武俠世界

朋友，再見！（「江湖流氓」故事集）傅紅雪·著

人，如果沒有了朋友，就等於猪八戒吃人參，白痴（吃）。人，如果沒有了朋友，就等於過了一輩子「吃菜不放鹽巴」的人生，淡得出鳥來。

朋友，再見！一生當中，你一定不只一次說過這句話。當時你的心情是怎樣呢？



第29年
16

$6.00

編者話

傅紅雪先生今期貢獻給各位讀友的巨型小說：「朋友，再見！」，故事結局洋溢着一片眞誠的友情，而其中的情節却是曲折離奇，感人肺腑，人生在世，誰沒有朋友？如果沒有了朋友，生活也就會變得無聊、寂寞，甚至孤獨得令你發狂，總之，人是不能沒有朋友的，你有嗎？而「朋友，再見！」這句話，在你一生中，你又說過多少次？

☆ ☆ ☆

長篇連載「蝶飛蘿蘭花滿樓」今期結束，情節發展迂迴曲折，出人意料，深受廣大讀者歡迎，下期，我們將推出馮嘉新著「天鸝」，故事情節詭異、驚險，喜讀馮嘉緊張刺激，奇情香艷的連載故事的朋友，今回請勿錯過！

☆ ☆ ☆

下期將刋出的一部巨型小說將會是雲劍飛先生的「智擒過江龍」。故事主角蕭原是個有名的「追捕手」，一向見義勇爲，好打不平，這回却被人誣爲姦殺女人的兇徒，令他蒙受奇耻大辱，爲了洗脫罪嫌，查出誣告者，他出生入死，四處追踪……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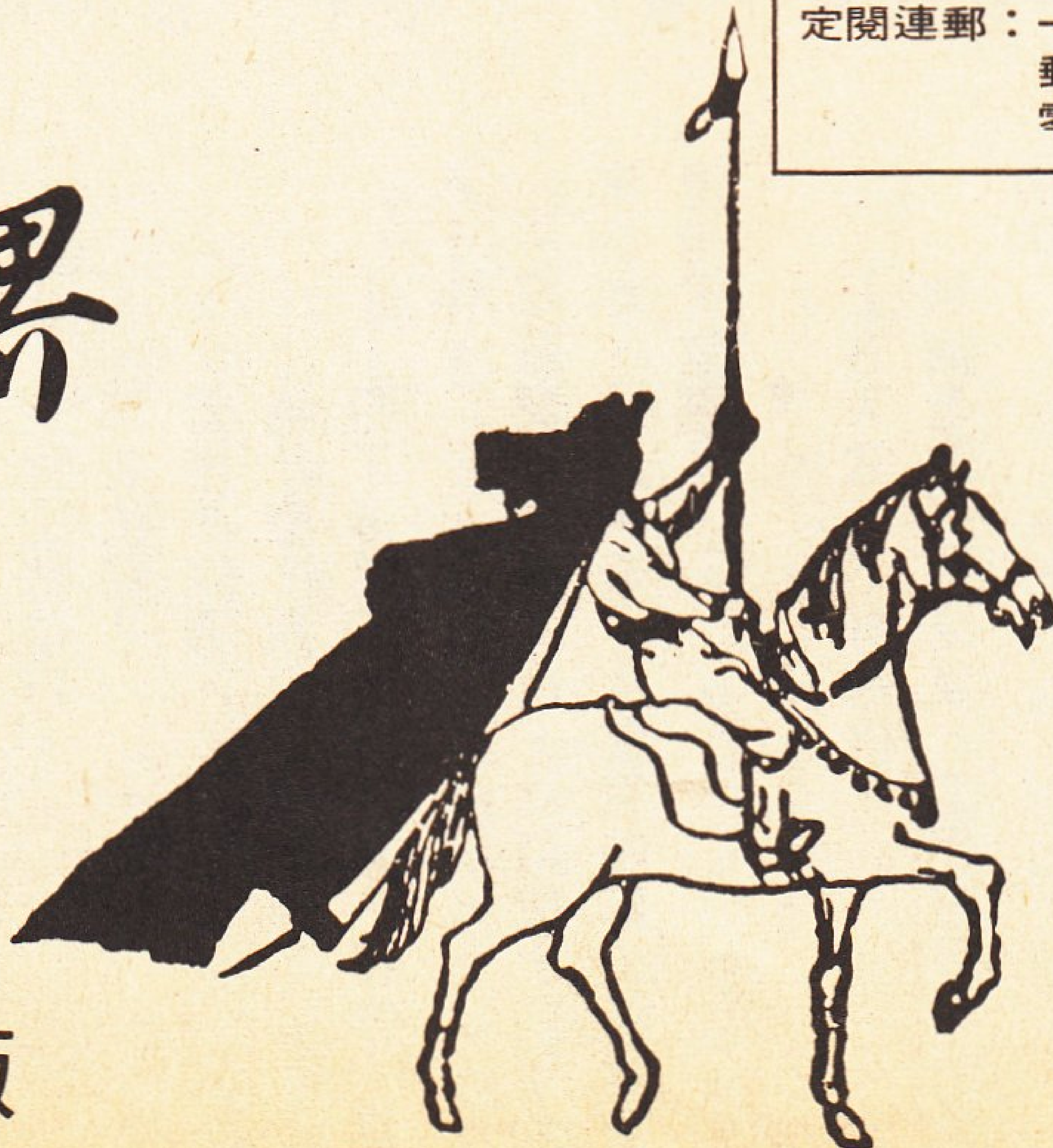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164.00
	一年港幣 $327.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190.00
	一年港幣 $379.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250.00
	一年港幣 $4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武俠世界

第29年
第16期
（總號1460）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册港幣六元 ·
H.K. $6.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秦淮河畔　好漢相識

人，如果沒有了朋友，就等於豬八戒吃人參，白痴（吃）。

人，如果沒有朋友，就等於過了一輩子「吃菜不放鹽巴」的人生，淡得出鳥來。

朋友，再見！

一生當中，你一定不只一次說過這句話。當時你的心情是怎樣呢？

這個世界眞奇妙，有人，男人與女人。

更奇妙的是，居然還有「好人」與「壞人」之分。

什麼叫好人？什麼叫壞人？

孟老夫子認爲：人之初，性本善——人的本質，都是好人。

荀老夫子認爲：人之初，性本惡——人的本質，都是壞人。

孔老夫子認爲：人之初，性無善無惡——人的本質，無好無壞，亦好亦壞。

王老夫子（王陽明）認爲：一念爲善，再念爲惡——人的本質，先善後惡。

傅老夫子（傅紅雪）認爲：口水多過茶。

——性善性惡，就如同有鷄先或有蛋先，冇得傾等等，有人不服氣。

哦，原來是曹老夫子，曹孟得先生。

嘩，瞧他面紅耳赤的樣子：「人，利我曹操者，好人也；不利我曹操者，壞人也。」

——傅紅雪頂禮膜拜，英雄之言也。

抬頭一瞧，忽又見一人悠悠而來。

嘻，這傢伙眞好玩，一身奇裝異服，身子矮得像三寸丁，頭上居然頂著一個破輪子。

原來是拿破崙先生。

——拿破崙先生，閣下不遠千里而來，有何指教乎？

——傅老頭子，依你看，在下我是好人還是壞人？

——本老頭子天縱英明，無所不知，就是不知道什麼叫好人壞人也。

——當年俺把義大利、奧地利以及埃及人打得落花流水時，法國人稱俺爲英雄，好人也；可是當我被英國人逼死於聖赫勒拿島時，他們說我是狗熊，壞人也。

——……………

傅紅雪痴然呆立，不知鬼佬所云也。

——傅老，強權者，好人也；衰仔者，壞人也。

傅老頭頓如醍醐灌頂，匍伏於地，三呼萬歲，並高喊曰：「聖言也！」

甫一起身，忽又見一人跚跚走來。

傅老頭凝目細瞧，又是一外國人。但只見步履蹣跚，一臉憂傷，有氣無力的，彷彿三天三夜沒吃過東西似的，有一步沒一步的踱上前來……

傅老頭甚覺面善，忽見其身背一副十字木板，恍然大悟曰：——原來耶蘇老兄，久違了。閣下那副十字架還背著呀？不嫌累嗎？

——累有什麼辦法，這是我的商標呀。

——閣下不是一向住在天堂舒舒服服的麼？怎麼下來了？哦，我知道了，復活節到了，您老想吃復活蛋是嗎？可惜我只有五香茶葉蛋以及五花肉滷蛋，只怕你吃了會拉肚子。

——我知道，我不是來吃蛋的。

——那……

——我是來告訴你，方才那個矮鬼拿破崙說的話不可信。

——那，什麼叫好人壞人呢？

——信我者，得救，上天堂，是好人；不信我者，有罪，下地獄，是壞人。

傅老頭忽然撲前去，一把扭住他。

——傅老，你怎麼抓我了？

——送你上法院呀。

——那裏法院？

——香港法院囉。

——爲什麼？我犯了什麼罪？

——犯了傳播「假消息」罪，關你一百八十年。

耶蘇聞言大驚失色，立刻把十字架丟棄於地，逃之夭夭，大聲驚叫曰：誰說香港是天堂哪？

＊　＊　＊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

無論是誰到過這裏，都相信這句話是對的。

特別現在是暮春三月，一片鶯飛燕舞，遠山含笑，青葱翠綠，再加上拂面不寒楊柳風，令你整個人的骨節彷彿就要鬆散似的舒服，暢快。

如果你很幸運是個男人，而又正好是個風流的男人的話，那麼你閣下肯定不會錯過一個地方——秦淮河畔。

程無恙是個男人，所以他來到秦淮河畔。

秦淮河畔，實在是男人的樂園與天堂。

見



江湖流氓故事集／傅紅雪・文

可飛・圖

朋友，再



當然還須加個註脚——有錢的男人的樂園與天堂。

程無恙不是有錢人，不過却也非窮人，因此這個千金買笑的地方他還花費得起。

但是他兜了老半天，却不見一個龜公鴇母招呼他，即連看一眼都沒有。

如果不小心正好看到的話，皆急急把眼光挪開，彷彿見了瘟神似的。

程無恙當然不是瘟神。

他其實長得五官端正，是個頗有氣質的男人。壞就壞在他身上那套衣服。

一套雖非破爛，但却領子都洗得發白的衣服。

——人要衣裝，佛要金裝。

連釋迦牟尼都不免從俗，何況是人？

因此程無恙的被冷落豈非理所當然？其實他算是很夠運的，如果他的衣著再舊一點的話，只怕早就被秦樓楚館的保鏢打手們轟走了。

——千萬記得，即使你想上吊或跳樓，也一定要衣冠楚楚，否則只怕閻王老爺一見你閣下之窮酸相，一怒之下，準將閣下隆重「驅逐出境」也。

——這個年頭，連鬼都厭惡窮也！

做人難麼？

不難。

其實你只要懂得把自己裝扮成「有錢人的樣子」，那麼不管你到那去，你都會碰到一張張美麗而不可愛的笑臉，甚至「六根清淨」的和尚老爺都會對你說「請上坐，泡好茶」這類話。

打腫臉充胖子？

當然不是。

——笑貧不笑娼也。

你不信？那麼，建議你穿得邋遢點，如果差佬不查你身份証，傅老頭輸你一文錢。

程無恙不懂這個道理麼？

他當然懂。他其實是個相當聰明的人。只可惜他正好也是個脾氣剛强得像牛的人。

——他生平最討厭的就是敬衣不敬人，見錢眼開的人。所以，他從來就是這身打扮。

好像有一段相當長時間了，他絕不穿新衣新鞋，就是剛買來的，他也要把它洗得發白，看起來宛似穿得老舊了，才肯穿上。他就是這麼一個古怪的人。

世上本就充滿著奇奇怪怪的人。不過像他這種怪人，好像並不多見。至少在紙醉金迷，春色無邊的秦淮河畔便見不到第二個像他這種人，即連路邊小販的衣著裝扮也要强過他幾分。

所以他現在看來，不僅是奇怪，而且還是個特別顯眼惹目的人。

尤其是他唇角上含著一絲冷漠的微笑，而走路又踏著八字步，一副大模大樣的樣子，實在叫人看不順眼。

誰看不順眼？

當然是高劍父。

* * *

高劍父。

好名字。可是他却偏偏不懂得劍術。

江湖上，每個人都知道他是靠一支一丈兩尺長的紅纓槍而出名的。

還有一點令你噴笑的是，他姓高，却又偏生得奇矮；如果你不認識他，你準以爲他只是個「發育中」的小毛頭而已。

世上就是有這麼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就像你家鄰居，男人叫什麼龍呀虎的，還有什麼雄的，偏就是連蚯蚓都不如；而女的叫什麼珠呀鳳的，還有什麼詩呀妮的，却偏又俗得要死。

高劍父就是這樣。他是個擁有好名字，而又不幸一身俗氣的粗人。

這當然並是因爲他矮的緣故。

人長得高矮，是天生的，誰也沒辦法，並不罪過；事實上自古英雄名人多出矮子，像春秋戰國時代的晏嬰啦，誰都知道他是齊國出色的宰相，不僅爲當世人所推崇，即連後世人也對他景仰有加。

人的高矮，實在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個人的內涵。

高劍父是不是個有內涵的男人？

從他外表上看來，一襲錦衣金袍亮得你幾乎要睜不開眼來，特別是那微突的肚腩上紮著一條幾近半尺寬的金腰帶，讓你看了有股透不過氣來的感覺。如果你有興趣注意他的話，那麼你就會發現，當他跟你說話的時候，他會有意無意的用手梳理一下頭髮，或是用手摸摸臉頰，或者慇懃的爲你斟斟茶什麼的……不管他做什麼動作，總是將手背向著你。

然後，你就會看到他的手指上戴著戒指。

男人戴戒指，其實也是潮流，不算什麼，若你戴得恰如其分的話，還頗能增添幾分光采呢。

問題是，高劍父是十個手指頭都戴上！

而且，每個戒指不但金光閃閃，亮得彷彿要刺破你的眼睛，而且每顆戒指奇形怪狀，有圓有方，有凸有凹，每顆都比龍眼粗大，令你不看都不行。

最令你不忍受的是，他居然還要帶著金耳環！

好像，自古以來，只有兩種動物才戴耳環——女人與牛。

高劍父不是女人也不是牛，可是他左耳上却穿了個大得像牛鼻圈的耳環玉墜，風一吹動的時候，或是他搖頭走動時，居然還會發出輕微的叮噹，令你誤以爲你家的風鈴被他偷了去哪。

這樣一個裝扮的男人，你會認爲他是個有內涵的男人嗎？

現在，他剛剛從「吟春樓」走出來，正好就和程無恙迎面碰上。

秦淮河畔的秦樓楚館，大大小小都認識高劍父這個人。

而且也都知道他出門的時候，身後必定跟著五名大漢。

這五名大漢，任何一個都要比高劍父高出兩個腦袋來，當然，滿身的橫肉也要比高劍父高强壯多了，可是他們看來還要比矮小的高劍父高而壯，但却對高劍父極爲恭謹而謙順。

當高劍父大刺刺的擋在程無恙跟前時，程無恙第一眼見到的並不是高劍父。

他實在太矮了，程無恙看不到他。程無恙看到的是一桿槍。

紅纓槍。這桿槍，除了一小綹紅絲纏之外，槍尖與槍桿都是精鋼打造，在三月的陽光下，冷冷生光，透著一股令你窒息的森冷之氣。

握住這桿槍的人不是高劍父，而是他身後的一名獨眼漢子。

「喂，朋友，」高劍父見程無恙居然不看自己一眼，略見蒼白的咀角泛起一絲慍怒之意，他用粗短的食指輕輕戳了戳程無恙的肚子，食指上一顆斗大的紅寶石漾起一片霞光琉璃：「是我在跟你說話哪。」

程無恙彷彿才發現了他，把頭垂下，這才看到高劍父微禿的頭頂差不多到他腋下而已。「對不起，朋友，有什麼話你請說吧；不過有一點務請包涵見諒，我這個人素來不習慣低頭跟人家說話。」說著，把頭一仰，又望住那桿紅纓槍。彷彿他對那把槍極有興趣的。

高劍父仰首瞪著他，語調已有幾分不悅：「你是打那裏來的？」

程無恙始終盯著那桿紅纓槍。「當然是從我家來的。」

「你家在那裏？」

「在王小八的對面。」

「王小八是誰？」

「就是我對面的鄰居囉。」

「王小八住在那裏？」

「自然是我家對面。」

高劍父眨著細細的眼睛，接著問：

「那你究竟住在那裏？」

程無恙淡淡回答：「那還用問，王小八住在我對面，我自然也是住在他對面囉。」

這時候，立在高劍父身後的五條大漢

已忍不住想笑了。

但他們沒有笑，他們不敢笑，因爲高劍父已在繼續問其他問題，在他說話的時候，通常很少人敢當他面笑的。

「你來這裏幹什麼？」

「不幹什麼，走走。」

「你是什麼人？」

「我是我爹的兒子。」

「你是不是壞人？」

「好像不是。」

高劍父又用手指戳了戳他的肚子：「好像不是什麼意思？」

「我的意思是說，」程無恙終於把目光投向他，隱隱地，有一股笑意，按捺不住的笑意：「我四肢、五官健全，全身沒有一個地方壞，你看我像壞人嗎？」

高劍父上上下下打量了他半晌，捂了捂鼻子，點點頭說：「的確不像。」

於是，揮了揮手，捲起一片金光飛漾，淡淡說：「沒事了，你可以走了。」

程無恙却沒有走。他紋風不動的站在那裏，看不出有走的意思，而且一雙眼睛含著怪趣的神情斜睨著高劍父。

高劍父愕了愕：「你爲什麼還不走？」

程無恙淡淡道：「你們一幫人擋在我前面，教我怎麼走？」

「對不起。」高劍父連忙挪身讓路，身後那五名大漢也跟著站到路旁去。

可是程無恙依然站著不動。

高劍父覺得奇怪了：「我們已經讓路了，你爲什麼還不走呢？」

「因爲，」程無恙學高劍父捂了捂鼻子，他不但人比高劍父高，連鼻子也要高出許多，「我突然想起了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你方才爲什麼問我那麼多問題呢？」

「因爲我以爲你是壞人。」

「爲什麼你以爲我是壞人？」程無恙望著他，高劍父不站在他跟前，他用不著再低著頭跟他說話了：「難道我的臉上寫有壞人兩個字嗎？」

「沒有，你的臉上沒有寫字，」高劍父搖搖頭：「不過，我看你的穿著模樣，有點像是大牢裏跑出來的犯人，所以我就查問你了。」

程無恙白晰的唇角忽然牽起一撮淺淺的笑，他的微笑，蠻瀟洒的，斯文裏透著幾分粗獷：「你問了我這麼多問題，我如果不回問你一些問題，好像有點不公平，你說是不是？」

「你想問我什麼？」

「那桿紅纓槍是誰使用的？」

「本來是我爺爺使用的，」高劍父挺了挺胸，臉上有幾分自負：「兩年前他老人家仙逝之後，這桿槍就理所當然的交到我手上了。」

「這麼說，」程無恙凝目注視：「你就是江湖上頂頂有名的『一柱擎天』高劍父了？」

「不錯」高劍父自負的神情更濃了：「『一柱擎天』正是江湖朋友送給在下的外號。」

矮矮的個子，居然被稱爲「一柱擎天」，眞是令人難以相信。

程無恙方正的臉上却沒有不相信的神色，他以頗爲肅穆的口吻說：「聽說，任何種槍到你高劍父手裏，那怕是彎的或曲的槍，都是變成又乖又聽話的直槍，直得可以頂天立地，不知道這句話可是眞的？」

這次，高劍父沒有回答，他只是朝程無恙露齒一笑。

居然是謙虛的笑，程無恙不禁也笑了。

其實，程無恙還知道：高劍父不僅「槍直」，而且還有其他「二直」——腦筋直與腸子直。

因此，江湖上的朋友私底下又叫高劍父爲「高三直」。

腦筋直與腸子直，程無恙已領教過了。

——他居然當街攔下素不相識的程無恙問：「你是不是壞人」；而程無恙回答「我住在我鄰居的對面」、「我是我爹的兒子」，高劍父居然接受這種回答。

這種人，只怕是世上最「直」的人吧。有時候是可以當「蠢」來解釋的。

高劍父是不是蠢人？這一點並不重要。

程無恙只想知道他手中的紅纓槍是否像傳說中的那麼「直」呢？這裏的「直」，當然不能當「蠢」來解釋啦。

事實上，世上有很多種槍，不管是那種槍，當然都是直的，你幾時見過有彎或曲的槍？

程無恙當然知道這個道理，可是他好像有意逗他，偏偏又問：「高劍父，你的紅纓槍眞直得可以頂天立地麼？」

「當然不是。」

回答這句話的人並不是高劍父。

程無恙與高劍父循聲望去，但只見一人當先踏步而來。

＊　＊　＊

這個人，看起來和程無恙、高劍父一樣年輕，三十還不到呢。但是他的身材却要比他們好，比程無恙矮，比高劍父高，不瘦不胖，極爲適中。特別是一襲比海水還藍的薄薄春衫，不僅質料高貴，款式新穎，而且裁剪得非常貼身，令你一眼望去，立刻就會湧起一股頗爲舒暢的感覺。

只有一點令人覺得不舒暢。他的頭髮居然是直立而且是彩色的，據說，這就是波斯鬼佬目下最流行的新型髮型「崩哥頭」。

程無恙與高劍父本來不認識這個人的，但是一見到他那五彩繽紛的頭，以及他手裏提著的一把大刀——一把足有五尺長的鬼頭金刀，他們立刻知道他是誰了——「鬼頭浪子」賀去病！

鬼頭浪子，賀去病，無論是外號或名字，總讓人有一種怪而邪的味道；但是他臉頰上的微笑，却讓人覺得溫文儒雅，尤其是他說話時的語調與速度，保持著相當程度的抑揚頓挫，字正腔圓：「這世上，從來都沒有頂天立地的人。以前沒有；現在也沒有；以後也一定沒有。」

高劍父細細盯著他瞧，皺了皺眉頭：「閣下就是『鬼頭浪子』賀去病？」

「當然是，」程無恙替他回答：「江湖上留這種髮型的人，或許有第二個，但是同時手中有一口價值昂貴的鬼頭金刀的人，大概就找不到第二個了。」

高劍父側首望住他：「我又不是問你，為什麼要你來回答？」

程無恙聳聳肩，淡淡回道：「我這個人，天生就有一個毛病。」

「什麼毛病？」高劍父哼聲問。

「狗拿耗子，多管閒事。」程無恙朝他咧咀一笑：「這就是我的毛病。」

賀去病瞇了瞇眼，緩緩的打量著程無恙，然後嘖嘖兩聲說：「這是個壞毛病，無論是誰沾上了這種毛病，通常總要短命一點的。」

「賀去病，」高劍父望住他，緩緩問：「你來幹什麼？」

「不幹什麼，」賀去病淡淡說：「我不像那傢伙那麼愛管閒事，我管的通常都是正事。」

「什麼正事？」高劍父問。

「殺人的事。」

殺誰？」

賀去病沒有直接回答，他徐徐的問了另外一個問題：「聽說十幾天前段干常笑到過這裏？」

「是的。」高劍父點點頭。

「人呢？」賀去病瞇了瞇眼。

「走了。」

「走去那裏？」

高劍父盯住他，緩緩問：「我為什麼要告訴你？我有告訴你的義務嗎？」

「沒有，」賀去病微微一笑：「你的確沒有告訴我的義務……」

一頓，緩緩又說：「但是你非告訴我不可。」

「為什麼？」

賀去病微笑依然，他那縷微笑居然還有幾分男性美：「因為他就是我要殺的人。」

「你要殺段干常笑？」高劍父很吃驚。

「不錯，我要殺段干常笑。」

賀去病語音沉沉的補上一句：「所以你必須把他的下落告訴我。」

高劍父倏地目光轉冷，語音也冷，冷如冰塊：「你知不知道段干常笑和我是什麼關係？」

「知道，當然知道：」賀去病淡淡笑著說：「我就是因為知道他是你最要好的朋友，所以我才要來問你啊，因為你一定知道他的下落，不是嗎？」

「我當然知道他的下落，」高劍父眉宇間已湧上一抹不悅之色：「你既然知道他是我高劍父最要好的朋友，那麼你更應該知道，我絕不會把他的下落告訴你，你以為我高劍父是個出賣朋友的人？」

賀去病聳聳肩，唇角的微笑依然，只是多了幾分譏誚揶揄：「這年頭，父母出賣子女，丈夫出賣妻子的事情早已像太陽上山下山那般平常了，你自小在秦淮河畔長大，應該比誰都清楚，那些淪落賣肉生涯的青樓妓女，有多少人是被自己的親生父母或丈夫硬生生推落火坑的？那麼，比較起來，出賣朋友算得了什麼呢？而且，出賣朋友也不是自你開始，你絕不會是第一個；我更敢保證，你也絕不可能是最後一個……」

不等他話說完，高劍父早已按捺不住，猛然狂吼一聲：「放你媽的屁！」

聲音之大，已驚動了四週行人嫖客，紛紛攏上前來看熱鬧……

賀去病卻不慍不火，慢條斯理的捂了捂挺直的鼻樑：「你說得對，今天的世界之所以弄得如此烏煙瘴氣，就是因為有太多人放狗屁的緣故。」

他居然承認自己放狗屁。

——然而，他方才說的話真是放狗屁麼？

——這是不是「假消息」？

程無恙認為不是，因此他插口說：「不錯，今天的世界，今天的江湖，早已成了狗屁世界、狗屁江湖。因此，現在的人如果把日子過得舒適一點的話，書可以不唸，武功可以不練，只要學狗放屁就可以啦……」

高劍父轉首瞪住他：「你跟他一路的？」

「不是，」程無恙搖搖頭：「我跟你保証，在此之前我從未見過這個人。」

「那你為什麼要幫他說話？」高劍父哼聲問。

「我不是幫他說話，我只是承認他說的話很對。」程無恙很認真的回答：「聽到有道理的話，即使是敵人說的，我也照樣忍不住要附和、讚揚，這也是我的毛病之一。」

高劍父皺了皺眉頭：「你這個人毛病怎麼這麼多？」

他望向賀去病，語音冷冷：「你和段干常笑有何仇恨？」

「沒有，」賀去病搖搖頭：「一點仇恨也沒有。」

「那，」高劍父以頗為疑惑的眼光望了望他：「那你為何要殺他？」

「錢，」賀去病淡淡道：「有人給我一筆錢，要我取他的命，事情就是這麼簡單。」

高劍父冷笑：「原來『鬼頭浪子』是個為錢殺人的殺手。」

「我本來不是，」賀去病瀟灑的聳了聳肩：「只因為這個世界上很多人靠殺人而發財，我不敢居於人之後，因此也幹起這種勾當來了。」

「不錯，」一旁的程無恙又開腔：「這年頭，的確是有很多人是靠殺人而發達的，特別是一些滿口仁義道德、一臉道貌岸然、比聖人還聖人的傢伙，一面高喊『維護正義』，一面卻拚命賣武器給別人……」

高劍父冷冷打斷他的話：「朋友，這件事好像不關你事，你能不能不說話？」

「唉，」程無恙忽然長嘆一聲：「這個世界居然連說話的自由也沒有了，真是個狗屁世界，做人還有什麼意思？」

「媽的，」高劍父有些惱怒：「既然你嫌做人沒意思，為什麼不去跳海？」

程無恙眨眨眼，哦了一聲：「跳海？這真是個好方法，可惜的是，我這個人還有一個毛病，生平最討厭海……」

話未完，高劍父已怒聲道：「我看你這個人的最大毛病就是……」

「高劍父，」賀去病打斷了他的話頭：「這個世界每個人都有毛病，別管他了。還是說說我們之間的事吧，你到底說不說段干常笑的下落？」

高劍父怒目而視，「說又怎樣？不說又怎樣？」

「說，當然有你好處：」賀去病始終掛著微笑：「不說，嘿嘿……」

「嘿嘿是什麼意思？」高劍父已經瞇起了眼睛，而且臉上也漾起了一絲誰都看得出的殺氣。

「嘿嘿的意思，」賀去病宛若未見，依然氣定神閑的說：「當然就是給你好看啦！」

「好！」一聲「好」仍在空氣中流盪，高劍父那矮小的身軀驀然像巨鵬般拔地而起，驟然撲向賀去病！

圍觀之人只覺眼前一花，便看到高劍父的拳頭已飛到了賀去病鼻尖幾寸的地方……

好快的身法！

衆人的心理忍不住這樣讚嘆著。

他們同時也爲賀去病暗暗捏了一把冷汗。

任誰看來，賀去病那又挺又直的鼻尖只怕要變成大扁鼻了。

可惜的是，就在千鈞一髮之際，賀去病突然一個怪異的迴身，便很輕易而又看起來很驚險的避開了高劍父那快如閃電的一拳。

一拳落空，高劍父並未再進擊，忽地倒掠而退，以快得不能再快的手法抓住了身後那名漢子手中的紅纓槍，呼的一聲，那桿槍便如毒蛇出洞般的刺向賀去病！

「好！好槍法，果然是一柱擎天！」喝采的人是段干常笑：「就這一槍，便足以傲視武林，睥睨江湖矣！」

不只是程無恙叫好，就連圍觀之人都不約而同的叫嚷起來。

賀去病顯然也識得高劍父這一槍的厲害，因爲他唇角上那縷微笑已不見，而且也以最快的速度揮出了他手中那把鬼頭金刀！

他這一刀，看似無奇，除了一個「快」字之外，無論是出招的角度或勁度，平淡得很。

刀對槍，在長度上而言，當然是刀吃虧，更何況高劍父這一槍不僅快而有勁，而且招式詭譎無比，捲起的槍影令人眼花撩亂，奪人心魄，無論如何賀去病那平淡無奇的一刀是很難擋住高劍父那凌厲的一槍……

大家都是這樣認爲。

只有三個人認爲不是。

一個是程無恙。

當賀去病的刀一揮出去的時候，他便露出了極爲讚佩的眼神。

另一個自然是賀去病。他揮刀的時候，臉上雖無笑容，但却流露著一股非常堅定的自信。

最後一個便是高劍父。他一見到賀去病把刀劈來時，立刻發現他那一刀深沈如海，完全看不出它的空門在那裏。

這絕不是平淡無奇的一刀。

刀或招式，光是好看是沒用的，就和人一樣，光靠外表是不行的。

賀去病那一刀的招式誠然不好看，但却十分有用，因爲高劍父那凌厲無比的一槍居然被他擋了回去；而且，他那一刀招式未老，勁力未失，竟然原招原式的攻向高劍父胸膛！

後發先至，轉守爲攻，扭劣勢爲優勢。這是高手中的高手。

高劍父想不到賀去病的刀法竟然如此神奇，神奇得令他佩服、神奇得令他無法招架。

其實，認眞而論，高劍父的槍法絕對是數一對二的，否則道上人物也不會稱他爲「一柱擎天」了；一柱擎天，多了不起的外號。一個人如果擁有這麼美好的外號，難免總會有顧盼自雄、沾沾自喜的心態；說貼實點，這種心態就是自滿、自傲。一個人，一旦有了自滿自傲之心，那麼無論他做什麼，只怕是有退無進，很難再有所突破了。

高劍父就是這樣。他方才那一槍雖詭秘凌厲，却是在非常自大的情況下出手。

自大，就是自以爲偉大。自以爲偉大當然不是眞偉大。

這種人的最終結果，十之八九肯定是會失敗的。至少高劍父便已經失敗了。他竟然無法躲過賀去病那一刀。

賀去病的刀鋒已隱隱的架在他的脖子上。只要他握刀的手稍一用力，那麼這個世界從此也沒有高劍父這個人了。

高劍父的五名隨從見狀自然大驚失色，紛紛拔刀吆喝，却沒有一個敢欺身前來。

因爲他們知道只要他們妄動，第一個先死的人肯定就是高劍父。

賀去病沒有將刀劈進高劍父的脖子，也沒有將刀收回來，只是溫和的笑笑：「高劍父，你輸了。」

高劍父的臉色相當難看，但却很有風度的說：「是的，我輸了。」

——人，無論是如何偉大的人總會有輸的時候，但是肯認眞承認或面對輸的人好像並不太多。

就這一點而論，高劍父顯然不屬於這類人。他不但認輸，而且輸得心服口服，毫無怨言：「賀去病，我既然敗在你手裏，要殺要剮，悉聽尊便，高劍父絕無怨言。」

「好一個死無怨言，」一旁的程無恙居然又開腔說話：「我生平最喜歡就是敢面對失敗的人，高劍父，你是條漢子，你的確有資格被稱爲一柱擎天。」

這次，高劍父自然沒有心理他了，他平靜的注視着賀去病：「你爲什麼還不下手？」

「你不怕死？」賀去病仍然沒有下手。

「自古艱難唯一死，這個世上有誰不怕死的？」高劍父的臉色已經不再那麼難看了，居然還浮起了一絲笑容：「但是人總是會死的，只不過是早死遲死之分吧了，一個人如果看破了這點，便覺得死實在並不是一件可怕的事了，你不認爲是？」

賀去病並沒有回答。

因爲一旁的程無恙又開腔了，這回他居然還拍著手說話：「說得好，說得好，世上任何一個人，不管他如何有錢有勢，終難免一死；死，的確並不是一件可怕的事……」

他意猶未竟的低歎一聲，接著說：「可惜的是，自古以來能看破這點的人好像少之又少，所以這世界上永遠充塞著該死而不死的人。」

這世上那些人是屬於「該死而不死」之

人？

賀去病當然不會問他這種話，他以頗為不耐煩的表情對程無恙說：「朋友，不管你是誰，你能不能安靜點？」

程無恙果然立刻安靜下來。

「死，或許並不是一件可怕的事，但也絕不是一件愉快的事；」賀去病望住高劍父緩緩說道：「畢竟這個世界雖然醜陋，但也有它美好的一面，一個人一生中只能死一次，難道你毫無留戀之意？」

「你的意思，」高劍父瞪著他：「是要我向你求饒？」他忽然冷哼一聲，接著說：「如果你有這個念頭的話，我奉勸你趕快改變主意。」

「為什麼？」

「因為我這個人天生就不懂得向人家搖尾乞憐，」高劍父冷冷的說：「即使你殺了我，我也不懂得求饒，你別浪費時間吧！」

「我並不想要你求饒，」賀去病微微一笑：「逼人求饒是件極為膚淺的事，我雖非正人君子，可也做不出這種事……」

「那你想幹什麼？」

賀去病沒有開口，因為那個安靜了沒多久的程無恙忽然又開腔了：「他只要你說出段千常笑的下落，便會饒你不死。」

這一次賀去病不嫌他多咀了。

因為他的確是這個意思。

但是腦直與腸直的高劍父卻不明白他的意思，他眨著眼問：「你怎麼不說話？」

「方才那位朋友已經代我說了，」賀去病沈聲說：「高劍父，這是你唯一生存的機會，只要你肯告訴我段千常笑在那裏……」

話未完，高劍父驀然瞋目狂吼：「放你媽的狗屁！賣友求榮的事，打死我也不幹！」

賀去病立刻拉長了臉，語音也倏地轉冷：「高劍父，你別咀硬，這年頭別說是賣友求榮，就是賣妻殺父求榮的人不知有多少，我不相信你真肯為朋友而死，像你這種人早已絕種了，你不過是死鴨子咀硬，佯充好漢吧了，待我先撕下你一隻耳朵，看你說不說？」

話聲中，他已出手如電揪住高劍父那隻戴有耳環的耳朵！

高劍父立刻痛得呲牙裂咀……

「我再給你最後一次機會，」賀去病目光森冷，語音冷峻而肅殺：「如果你仍執迷不悟，自命義氣的話，那麼我保証你立刻會少了這隻美麗的耳朵！」

賀去病的手勁顯然不輕，高劍父已痛得直冒冷汗，但偏就是咬著牙不出一聲……

倒是程無恙卻又出聲了：「傻瓜，快說啊，這年頭那還什麼義氣不義氣，朋友算什麼，只要有錢那怕交不到朋友呀？別蠢了，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這麼簡單的道理你都不懂麼？還跟人家跑什麼江湖？別死心眼了，現在的江湖已不是從前的江湖了哪，已經是臭氣燻天的狗屁江湖啦！」

高劍父終於開聲說話了，但却仍是那句「六字經」：「放你媽的狗屁！」

「好，撕下你一隻耳朵，看你還放不放屁？」賀去病冷哼一聲，手上已用力加勁。

「等一下！」程無恙忽然走前來對賀去病大聲說：「他不說我說。」

賀去病頗覺意外，不禁扭頭望住程無恙，同時也放下了揪住高劍父耳朵的那隻手，但那柄刀仍架在高劍父的脖子上。

「你知道段千常笑的下落？」

「喏，」程無恙伸手朝遠處一指：「他現在就在一艘畫舫上飲酒作樂哪。」

「那一艘畫舫？」賀去病順著他手指的地方引頸眺目。

賀去病甫一轉頭，眼角餘光便見一隻拳頭像流星殞石般的飛來！

這隻拳頭當然是程無恙的拳頭。

拳頭，通常每個人都有一對拳頭，賀去病當然也見過不少拳頭。

像程無恙那隻看來既不太大也不太小的拳頭，賀去病自然也見過。但是像程無恙那樣快的拳頭他還是第一次見到。

快得像箭，飛箭！

這樣快的拳頭賀去病無論如何已無法回頭去擋，他只能閃避，他閃得很好。

當他快速的跳開之時，程無恙那一拳已著實落空，堪堪擦過賀去病的眼梢眉睫。

但是，賀去病雖然成功的避開程無恙的拳頭，却也同時失去了高劍父。

——他的刀離開了高劍父的頸間。

「朋友，多謝幫了我一個大忙！」高劍父洪聲大叫，長槍一掄，挫的一聲，已如毒蛇吐信般的刺向賀去病！

程無恙連忙揮手道：「算了，別再打了！」

高劍父束槍而回：「為什麼？」

程無恙沒有回答。

他已無法回答。

因為賀去病那柄鬼頭金刀已挾著漫天刀影向他面門砸來！

高劍父見狀，急忙又掄起紅纓槍，可是他招出半式却又收槍而回。

因為他已看到程無恙快速的自腰間抽出一把軟劍。

劍雖軟，但迎風一抖，驀然成了千錘百鍊的精鋼緬鐵，其堅無比，而且，也犀利無比。

「鏘！」刀與劍在空中交合，響起了聲輕脆的兵器撞擊聲，同時也激起了兩撮小火星。

火星如流星，一閃而逝。

賀去病與程無恙削瘦頎長的身子也如激星，在半空中乍合倏分。

快。其間的過程，除了一個「快」字之外，再也找不出第二個字可供形容。

賀去病身形落地，忽束刀而立，怔怔的注視著程無恙，半晌，悠悠啓口道：「原來是你，『百鍊金剛』程無恙。」

「百鍊金剛？」一旁的高劍父訝聲道：「朋友，原來你就是百鍊金剛？」

程無恙軟劍歸鞘，纏於腰間，若不仔細注意，還真看不出他身上佩帶著兵器哪。

他朝高劍父笑笑，然後轉向賀去病淡淡道：「賀兄好眼力，不才程無恙放肆了。」

賀去病斜著眼瞧他，語調頗為冷漠：「你果然是個多管閒事的傢伙。」

程無恙淡淡一笑：「我說過，這是我的毛病之一，不是嗎？」

「是，的確是；」賀去病眸光冷冷：「方才你不是要高劍父說出段干常笑的下落麼？怎麼又幫著他了？難道你是個顛三倒四的人？」

程無恙聳聳肩：「這個年頭，肯爲朋友犧牲的人已成了稀有動物，珍貴得很；我方才不過是激他的，但他却能威武不屈，堅持到底，所以我只好管這趟閒事了，免得這種『稀有動物』眞絕了種……」

賀去病忽然輕笑了起來。

「你笑什麼？」

「我笑，是因爲你才是稀有動物。」

「哦？」

「至少，高劍父是爲朋友犧牲，」賀去病緩緩的說：「你呢？你跟他什麼都不是，但你却肯替他撐腰出頭，你得什麼好處？像這種人，我好像很久很久沒聽說過了，難道不是稀有動物？」

程無恙摸了摸鼻子，笑著問：「這麼說，我也是很珍貴囉？」

賀去病忽然歎了一口氣：「在今天的狗屁世界裏，越是珍貴的動物越是難生存，程無恙，你爲什麼不學那些人放放狗屁，做些狗屁倒灶之事，你就會發現日子好過得很哪，不是嗎？」

「放你媽的狗屁！」高劍父怒目瞪視，「狗屁」連天：「像你這種壞人，盡是滿口狗屁歪理，所做所爲也盡是狗屁不值之事，媽的，我高劍父今天若不除去你這個狗屁之人，枉稱一柱擎天了……」

罵聲中，他人已激飛而出，一桿丈二長的紅纓槍已如長虹貫日般的直搗賀去病心窩！

這下，高劍父自然不敢像上次掉以輕心，他這一槍果然比上次更兇狠、更凌厲，也要紮實多了。

只可惜他仍然沒有刺到賀去病。

因爲就在他一掄長槍的時候，賀去病整個人突然像振著翅膀的飛燕向遠外逸去！

高劍父顯然未料到他會突然開溜，而且也未料到他的輕功居然如此了得，就在高劍父怔忡驚愣的刹那，賀去病的身形已不知所踪了……

「好俊的輕功。」看熱鬧的人紛紛喝采。

連高劍父都忍不住露出欽羨的神情，低喃自語著：「這麼完美的輕功，只怕天底下再也很難找出第二個人了……」

他心中同時也昇起了一絲疑惑：「像他這麼高强的武功，我只怕不是他的對手，奇怪，他爲什麼要逃呢？難道是怕了我麼？」

當高劍父的「直腦筋」終於轉了過來，想出賀去病懼怕的人其實是「百鍊金剛」程無恙時，他也發現程無恙竟不知何時離開人羣了……

高劍父又碰到了一個想不通的問題，他不明白程無恙爲何不聲不響的走了呢？

他終於苦笑著歎氣：「現在的世界，眞是怪人怪事愈來愈多了……」

* * *

倚窗絲幃十里珠簾，燈船之盛甲於天下。

這是秦淮河畔的特色寫照。

特別是夜幕像輕紗低垂下來之時，你更會覺得秦淮河實在是一個很特殊的世界。

在這裏，你當然不必學那什麼「江楓漁火對愁眠」那般的可憐，你大可「十里珠簾任君挑」的風流瀟灑一番，那麼你就會知道「笑吐丁香舌」、「朱唇暖更融」是什麼滋味了。

但是當程無恙登上一艘燈光輝煌的畫舫，掀起一幕琉璃翠球的珠簾之時，並未看到香艷的「笑吐丁香舌」，也沒有「朱唇暖更融」的溫馨感覺；相反的，他的心底深處却不期然的昇起一片淡淡的「對愁眠」的蒼涼、落寞、以及一縷刻骨噬腸的痛苦！

因爲，他看到了多年不見的慕容雪心。

* * *

她，慕容雪心，依然還是那副樣子。

鵝黃衫子杏藍裙。

遠山眉毛櫻桃唇，笑痕淚影總相宜。

西子佳人自超羣。

「你來了？」慕容雪心爲他斟上第一杯酒，說了第一句話：「你終於來了。」

程無恙微微一笑，笑得却極不自然，他輕歎一聲：「我本不想來的。」

「但是你還是來了。」慕容雪心第一次微笑。那縷微笑，像春風。

柔和的春風，又吹皺了程無恙孤寂的心湖。

他靜靜的凝視著她；他曾經這樣凝視著她；他喜歡這樣凝視著她。

她也凝視著他。

四道目光在空中接觸、融合……彷彿，他們在彼此尋找對方的內心深處。

他們的內心深處是什麼？

慕容雪心忽然幽幽一歎：「你還是你，你並沒有變。」

程無恙低首喝酒。酒是陳年紹興，燙得香香的，溫溫的。

但是穿過程無恙的喉嚨，却有一絲冷意。

孤冷。

他慢慢放下酒杯，語調也頗緩：「酒，是老酒好；朋友，也是老朋友好。」

他徐徐抬起眸子，唇角緩緩泛起一絲苦澀的微笑：「我不喜歡變了質的酒，也不喜歡變了質的朋友，所以我這個人不喜歡變……」

慕容雪心那對烏澄澄的眸子忽然昇起一片朦朧，如煙、似霧：「但是，人却是世上最善變的動物，你不變，如何跟得上潮流？」

程無恙沉默。

有人說，沉默是金。

對程無恙來說，沉默就是他內心痛苦的時刻。

他現在就很痛苦。

因爲他的確是個不懂得跟潮流走的人。

他如果懂，只怕他現在早已飛黃騰達了。

什麼是潮流？

——潮流就是大家幹什麼，你就跟著幹什麼。

比如大家時興穿著最新穎但却非常難看的服裝，你雖然不喜歡，但也只好跟著穿了；又如時下大家專走偏鋒、逢迎拍馬、哈腰擦鞋、屁話兼鬼話連篇，你雖然覺得噁心，却也昧著良心跟著振臂高呼偉大、萬歲……這，就是所謂的潮流。

潮流，也就是時髦、也就是新的意思。

新，任何再新的東西，一過了一些時候馬上又變成了舊的東西了。

因此爲了時刻保持新的潮流，你只好跟著潮流變，否則你就要被譏笑守舊、落伍。

——你可以說這就是人生。

人生眞的就是這樣嗎？如果是，是否太膚淺了呢？

程無恙認爲是。

因此一直到今天，他永遠不跟潮流，他永遠不求變、不求新。

因此私底下有人稱他爲「頑固的小程」，也有人偸偸叫他「年輕的老頭子」。

程無恙沉默著。

他喜歡沉默。

慕容雪心瞭解他。

因此她暖了一壺酒之後，便默默的走到琴几旁邊，緩緩掀琴罩，用她如葱的玉指輕撥琴弦……

錚錚琴音陡如淙淙流水的流散開來，充塞了整個畫舫，也溫暖了程無恙孤寂的胸膛……

多悠美的琴聲。

慕容雪心的嗓音更悠美。她低吟淺唱著。

衆裏尋它千百度
驀然回首
那人却在
燈火闌珊處

* * *

石硬上。

這是一個人的名字，江湖上幾乎每個人都知道這個名字，這當然不是他的眞名字。

他姓石，外號叫「霸王弓」，霸王弓當然是硬上，否則怎會有「霸王硬上弓」這句話？因此大家乾脆叫他「石硬上」，久而久之，連他眞名字也忘了。

「霸王弓」石硬上，好威的名字。其實如果你見過這個人的話，你還會發現他不只是名字威，連人都威得很哪。

可不是，單瞧他那比「武聖關公」關雲長還要高大慓悍的身裁，你就不得不承認他的確是高人一等了。

再加上他那一臉威武的堂堂像貌，尤其是他肩背大鐵弓時，你更會發現他稜稜有威、虎虎生風，令你有不敢仰視的感覺。

如果，你很夠運曾親眼見過他一箭射死五個太行山的强盜土匪的話，我想，你除了佩服景仰他之外，一定會警惕自己千萬別惹上這等難纏的大人物了。

現在居然有人惹上他了。

是誰吃了熊心豹子胆，竟然有眼不識泰山，胆敢惹上這號人物？

說來你大概不肯相信，惹他之人竟是畫舫上的船伕。

船伕？其實說船伕是不對的，應該說「龜公」才對，因爲秦淮河上的畫舫，除了極少數的官宦之家，以及有錢的大爺的私人遊舫之外，其餘一概是「船妓」。

船上有妓，那麼船伕豈不是成了龜公？龜公其實是不撐船的，只因龜公二字難聽，大家也就避其諱而統稱船伕了。

龜公也好，船伕也吧，總是吃「四方錢」、靠和氣生財的，怎會去得罪人呢？而且得罪的還是頂頂有名的辣手人物「霸王弓」石硬上？

這當然是有原因的，原因其實很簡單。

只因他這條畫舫早已被人包下來了，而且未到夠鐘時刻，石硬上便想來個硬上。

船伕當然不肯，於是衝突也就發生了，衝突的結果其實也很簡單。

石硬上一拳就把那個龜公船伕打得躺在甲板上再也爬不起來了。

其他的船伕見狀雖然一湧而上，但結果也和那個龜公一樣，躺得四平八穩，連翻身都不能；有的更慘，連甲板都不能躺，被打落在水裏當落湯雞了。

石硬上，眞是名如其人啊。

石硬上跨入船艙，掀簾而入時，一眼便見到了兩個人。

——慕容雪心與程無恙。

其實，在石硬上硬闖畫舫時，打鬥聲相當大，至少在船艙裏面的人，應該聽得到才對；但是此刻的慕容雪心與程無恙不僅好像不知道外面曾經發生打鬥，即連石硬上的掀簾而入也宛若未見。

慕容雪心居然仍在彈琴吟唱；程無恙居然在閉目傾聽。

慕容雪心此刻唱的是曹孟德的「短歌行」：

對酒當歌
人生幾何
譬如朝露
去日苦多

「好，好，好個對酒當歌、人生幾何！」

石硬上一屁股在程無恙對面坐了下來，望著慕容雪心使勁的把兩隻蒲扇般的手掌拍得辟歷叭啦响，一面吆聲喝采，聲音之大，只怕連河裏的魚兒都被嚇跑了：「我他媽的最欣賞的就是曹操，單這一句對酒當歌、人生幾何，便可以看出他是個多麼有內涵氣質的豪傑，媽的，劉備與孫權，我看跟他提鞋都不配！」

他說得興起，居然伸手拍了拍程無恙的肩膀：「老弟，你說是不是？」

「是，說得極是，劉備與孫權的確不配替他提鞋。」程無恙居然也微笑著回答他：「只是不知道誰才配替曹操提鞋？莫非是你老兄？」

石硬上竟然笑著說：「現在時興擦鞋，喂，小子，你懂不懂得擦鞋？爲什麼還不替大爺我斟酒？」

又望著慕容雪心大聲說：「喏，慕容姑娘，久聞妳是秦淮河第一藝妓，人美、琴美、歌美，大家都叫妳慕容三美，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我石硬上今天總算大開眼界，世間上眞有這般絕色女人……好，好，慕容姑娘，請再來一曲……」

說著，他竟得意忘形的伊伊唔唔的唱了起來——

百戰英雄遲暮日
英雄不住住何鄉
當然是他媽的溫柔鄉
今朝有酒今朝醉
明日無酒只好殺人放火去
世界眞美妙
明天會更好
好個屁
屁話連天
×他老母的稀飯

天啊！居然有這種「歌」。

妙的是，程無恙居然也鼓掌叫好：「好，好一首『屁歌』，屁話連天，偉大過曹孟德，值得爲你擦鞋，值得爲你斟酒……」

說著，程無恙眞是爲他斟上滿滿的一杯酒。

「獻醜，獻醜。」石硬上好生得意，口中假裝謙虛一番，手裏却老實不客氣的端起酒杯，咕的一聲，喝酒像喝茶。

有這麼一個人硬闖進來，而且又唱了這麼一首「屁歌」，慕容雪心無論如何是沒有興緻再唱下去了，她推琴而起，微皺眉頭的注視著石硬上，冷冷的說：「你除了會說一些屁話之外，還會什麼？」

「當然還會很多，」石硬上把胸脯拍得咚咚响，「十八般武藝，我那樣不會？上山打老虎，下海捉大魚，閑閑地，家常便飯哪。」

「殺人放火呢？」程無恙突然冒出了一句。

「還不會，」石硬上似乎有些洩氣，聲音也低了下來說：「我的意思是說，這種事我還做不出來；我這個人就是有一個缺點，刀子咀、豆腐心，別說是殺人放火，就是阿諛拍馬、擦鞋的小事都做不來……」

程無恙嘖嘖了兩聲：「現在的世界，有武功，有學問，已是落伍了，若不懂得擦鞋，註定你這輩子是要過著兩袖清風的日子。」

「我知道，我已經想通了一點；」石硬上抓起酒壺對咀就喝，咕咕幾聲，一壺酒就這樣被他喝光了，他長吁一口氣，抹了抹唇角上的酒漬，有點像是喃喃自語的接著說：「所以我想改變自己，我決定跟著潮流走，我不願再對不起自己，我要過風光舒適的日子……」

慕容雪心抿著咀，冷冷的睨著他。

程無恙面無表情的兩手環胸，也以頗爲冷漠的眼神瞟著石硬上。

「可惜的是，我這個人骨頭太硬，就是彎不下腰來擦人家的鞋子；」石硬上緩緩的接著說：「更可惜的是，我這個人天生臉皮薄，就是無法跟著那般人睜眼說瞎話、屁話兼鬼話連篇，所以……」

「所以怎樣？」程無恙冷冷的問。

石硬上朝他露出一個古怪的微笑：「所以我就決定幹出殺人放火的勾當了。」

程無恙微蹙眉心：「殺人放火爲什麼要到這條船上來？」

「因爲，」石硬上揉了揉鼻尖：「殺人放火之事說來簡單，其實做起來可不容易，風險之大，隨時可令你喪命，因此我認爲在做這件事之前，應該好好享樂一下，否則萬一出師未捷身先死，豈不冤枉哉？」

「所以你就來秦淮河享樂一番？」程無恙輕輕歎了一口氣。

「不瞞你老弟說，」石硬上其實和程無恙根本是第一次見面，可却是狀似非常熟絡的稱兄道弟起來：「我石硬上殺過强盜土匪，捕過老虎獅子，就是沒摸過大姑娘的小手兒……」

頓了一頓，他好像顯得有些羞赧的接著說：「我想，你大概也曾聽人家說過，一個男人如果終其一生沒和女人上過床睡過覺的話，那麼這個男人就是白活一世了，你說是嗎？」

程無恙沒有回答，他目光冷冷的問：「你的目的，就是要找慕容姑娘陪你上床睡覺？」

石硬上忽然把頭低下去，顯得非常羞怯害臊的模樣；他那副樣子，實在很難令人相信他曾經一箭射死五名太行山的强盜土匪，他忸怩作態得像個未曾見過世面的大姑娘家：「是的，我正是這個意思……」

慕容雪心始終面無表情的站立於琴几旁，不發一言……

程無恙忽然長嘆了一口氣：「男人找女人，天經地義；你這麼大個男人居然沒和女人上過床，我實在很同情你，你的確是白活了那麼多好時光，你能及時醒悟，當機尋樂，總算不太笨……」

微微一停，語音轉爲生硬：「但是，在你想做這件事之前，你可曾探聽慕容姑娘是什麼人？」

「我知道，」石硬上依然低垂著頭，語音怯怯：「我知道慕容姑娘是秦淮河畔的第一藝妓，艷名四播，大家都稱她慕容三美。」

「你知道『藝妓』這兩個字的意思麼？」程無恙沉聲問。

「這我也知道，」石硬上回答：「藝妓的意思，就是賣藝不賣身……」

這時候，船艙外突然傳來一陣喧嘩聲……

＊　＊　＊

任何地方，任何碼頭，都有個「主子」。

秦淮河這等複雜的地方當然也有。

主子的意思，也就是所謂的「老大」、「靠山」之意，也有人稱他爲「地頭蛇」。

長久以來，從人類披樹葉到穿貂皮的今天，世界上一直存在著兩種「流氓」。

——「合法流氓」與「不法流氓」。

前者，我們稱它爲「政府」；後者，我們叫它爲「黑社會」。

政府與黑社會其實都是流氓。其間的差別，不過是前者强大而取得「合法」的地位；而後者弱小淪爲「不法」之地。

但對小民百姓來說，其實是沒什麼分別的。

因爲政府向百姓征「稅」，而黑社會向小民收「保護費」。

不管是「稅」或「保護費」，其實只是名稱上的不同，說穿了只是一個「錢」字。

——因此，除非人類死絕，否則我們永遠可以看到政府官吏與黑社會勾結，共同榨取小民百姓的血汗錢。

——因爲他們的本質都是「流氓」。

除此之外，世上還有沒有其他．流氓呢？

有，當然有。

——就是所謂的「江湖流氓」。

「一柱擎天」高劍父就是秦淮河畔的「江湖流氓」。

當然誰都不會稱他爲流氓，就像我們永遠也不會稱政府爲流氓一樣。

——以「文字遊戲」自欺欺人本就是人類的專長之一。

其實，流氓不盡然都是壞的，就像政府也有好政府與壞政府之分。

就拿高劍父來說，秦淮河上的秦樓楚館都認爲他是個「好流氓」。

因爲他不僅「保護費」收得合理而不苛虐，而且一旦有事發生，不管是刮風下雨或是三更半夜，他絕無第二句話便親身前來爲你排憂解難。

因此道上人物都不敢到秦淮河來惹事生非，白嫖白喝更不敢啦。

因此秦淮河畔的青樓妓院都視高劍父是他們「最有力的守護神」。

現在高劍父就提著槍、帶著一班弟兄趕到慕容雪心的畫舫。

當高劍父一馬當先的步進艙房時，第一眼就看到了程無恙。

「是你？」他微微一怔，脫口問：「你怎麼也在這裏？」

程無恙朝他咧咀一笑：「怎麼，難道我不能在這裏麼？」

這時一個被打得鼻青眼腫的船伕指著石硬上說：「高公子，就是那個大個子鬧事……」

高劍父走到石硬上身邊一站，哈，他站著的高度正好等於石硬上坐著的高度，一高一矮，相映成趣。但是高劍父却不因此而有懼色，他冷冷的瞪著石硬上：「朋友，是你打傷這些船家的？」

「不錯，是我。」石硬上面無表情的瞧著他點了點頭。

高劍父喝問：「媽的，你爲什麼打傷他們？你以爲這裏是你撒野之地麼？」

「我不是來撒野的，」石硬上淡淡的說：「我只是來尋歡作樂，他們不讓我上船，我這個人正好又脾氣不好，所以就打傷他們啦……」

船伕向高劍父訴苦：「不是我們不讓他上船，是因爲船已被那位公子爺包下來了，他不聽勸阻，硬是動粗猛闖……」

「媽的，這分明就是撒野，你還敢狡辯？」高劍父大怒：「看你這副賊頭賊腦的樣子就不是什麼好人，看我好好修理你這賊胚子！」

話落，他已出手如電，單掌一探，五指箕張，有如鷹爪般的抓向石硬上肩的膊……

他這一手「飛鷹小擒拿」，的確有幾分火候，無論是出手的角度、速度或勁度，堪稱一流。

但是他出手雖快，石硬上閃得也快，只見他肩膀微微一挪，便是輕鬆的讓開了高劍父的小擒拿。

「很好，」高劍父面色微變：「瞧你一副大笨牛模樣，身手倒是挺俐落的，原來你也是個會家子，怪不得敢如此猖狂！」一頓，冷喝道：「朋友，既然閣下是道上人物，那就請上岸，別在這裏壞人生意……」

「怕你的是烏龜兼王八！」石硬上拍桌而起，大聲道：「走，到外面去，媽的，俺就不相信你這個小不點兒三寸丁能拿我怎樣？眞是狗屎世界，像你這種戴耳環的陰陽怪氣小子，大爺我才看不順眼哪！×你媽個巴子，你爲什麼不學女人穿肚兜？眞他娘的噁心！狗屎世界，眞是幹他娘的狗屎世界！」

打蛇打七寸，罵人却不可揭人短。

石硬上左一句小不點，右一句三寸丁，再一句陰陽怪氣小子，已罵得高劍父火冒三丈，殺機驟起，只見他暴跳如雷：「老賊頭，大笨牛，今天我如果不剝下你這層皮，媽的，我『一柱擎天』高劍父就跟你叩三個响頭！」

「嘿，原來你就是這裏的地頭蛇，專靠女人吃飯的輭骨無賴！」石硬上不僅罵聲大，而且罵詞也非常苛薄，好像是吵架專家：「不是猛龍不過江，俺『霸王弓』石硬上生平最看不慣的就是這種吃輭飯的江湖流氓，他奶奶的熊，俺今天如果不打得你這個小鬼頭喊爹叫娘，俺就學狗爬，任你騎！」

「好哇，原來你就是那個大老粗，怪不得渾身上下找不出一絲人樣，」高劍父咬牙切齒，面青青的直罵著：「霸王弓硬上弓，呸，這年頭像你這種橫行霸道的大老粗早就死絕啦！媽的，狗養的賊胚子居然敢到秦淮河來橫行撒野，分明是個短命種，天堂有路你不走，休怪大爺我心狠手辣，將你碎屍萬段……」

嘿，兩人居然就這樣你一句、我一頓的罵將起來，老半天誰也沒有下船；而且，看樣子兩人似乎越罵越有勁，越罵越有趣，看不出有動手的意思，嗯，彷彿兩人都想藉口水「淹」死對方。

好像，任何種語言都有罵人的話，而且也最容易學，所以有人說，人其實也是一種最懂得「罵」的動物。

因此有人認爲「罵」是一種「藝術」。

據說，罵人最有本領的就是諸葛亮，羅貫中說他把周瑜活活罵死。

這究竟是不是眞的？

恐怕誰也不知道。

不過有一點是可以知道的，高劍父與石硬上既不是諸葛亮，也不是周瑜，只怕他們把全部口水都罵乾，肯定連隻蚊子也罵不死。

因此程無恙已皺著眉頭說：「你們兩個，到底罵完了沒有？」

「當然沒有，」石硬上氣呼呼的說：「俺還要罵他祖宗十八代，罵他個狗血淋頭，罵得他頭頂生瘡、脚底流膿……」

突然，一直默默不言的慕容雪心面色一寒，冷叱道：「夠了！你們兩個要罵到別的地方去罵吧，別把口水噴污了我的地方！」

高劍父這個直腸子這時才猛然省起，連忙張口道：「石硬上，你別在這裏狗吠蜀日，媽的，走，咱們到外面去手上見眞章！」

「龜孫子才怕你這個三寸丁！」石硬上氣虎虎的跟著高劍父踏出艙房。

全部的人都跟著到岸上去了。

艙房裡又剩下了慕容雪心與程無恙。彷彿，他們一點都不關心高劍父與石硬上的勝負。

慕容雪心坐了下來，默默暖酒。

程無恙靜靜的凝視著她。似乎，天塌下來他們都不關心。

他們關心什麼？

豪客歌妓　對酌談心

夜風激起了秦淮河的浪花，掀動了畫舫上的珠簾，也吹皺了程無恙孤寂的心湖。他接過了慕容雪心遞給他的酒杯。

酒杯裡有酒，滿滿的，溫酒。

他沒有喝，他只是用兩隻手捧著，小心翼翼的捧著。

然後，他便感覺到一絲暖意從酒杯緩緩透入他的心房。

「你為什麼不喝？」慕容雪心望住他，眼波也像酒那般暖。

程無恙沒有喝，他說：「我不是來喝酒的，我只是來看妳。」

慕容雪心默默的望住他，美麗的唇角漾起了一絲淡淡的、嫵美的微笑。

程無恙却慢慢的垂下眸光，望著杯中的酒出神了好一會，才又徐徐的說：「這種日子，妳要過了幾時？」

慕容雪心終於說話，却只說了短短的三個字：「你說呢？」

程無恙沒有說。

他仍然注視著杯中的酒，彷彿生怕杯裡的酒液會溢出來似的；半晌，他才又慢慢的開口，語音低沉而沙啞：「我順便還要告訴妳一件……我，我決定要殺聶羽軍……」

慕容雪心沒有應聲。

程無恙慢慢抬起眸光，他那本已有略微暖意的心田倏又凝凍起來！

因為他看到了慕容雪心美麗的眼眶正緩緩滑了兩行清淚。

她哭了。

程無恙也哭。

——心在哭。

杯裡的酒已逐漸冷却，程無恙連忙一口仰盡，他想捕捉那絲餘溫，他却覺得渾身冰凍，一滴暖意也沒有。

慕容雪心緩緩踱到窗口，兩隻淚痕未乾的眸子注視著熱鬧的秦淮河；窗外淒清的月光照著她苗條的倩影，却掩不住她眉宇間的哀痛與悲愁……

「你眞的要殺聶羽軍？」慕容雪心的語音在輕輕顫抖著。

「是的，我是眞的要殺他。」程無恙的聲音也在輕顫著。

「你殺得了他？」

「也許。」

慕容雪心驀地轉身：「殺了他之後，你呢？你有活命的機會嗎？」

「我不知道。」程無恙微微搖頭。

「我却知道！」慕容雪心突然激動了起來：「我不知道你是否能殺得了聶羽軍，但是我却能很肯定的知道你活命的機會微乎其微！」

程無恙却一臉平靜：「微乎其微，並不表示全無機會，不是嗎？」

「就算是，」慕容雪心似已控制不住激動的情緒，甫乾的淚水又奪眶而出：「你為什麼一定要去冒險呢？是為了我慕容雪心嗎？」

程無恙低垂眼睫，語音低沉而有力：「我說過，我不喜歡變了質的朋友。」

慕容雪心悲戚的閉下眼簾，淚水順著她的眼角溢出：「人要變，就像太陽要下山一樣，那是無可奈何的事，誰也無法改變他，你為何要這般死心眼？」

程無恙低低歎了一口氣，苦澀的撇了撇帶有稜的唇角：「我本來就是個死心眼的人，所以我討厭憎惡善變的朋友……」

慕容雪心睜開眼，眸光有祈求之色：「如果，我要求你別去殺聶羽軍，你肯答應我麼？」

程無恙緩緩的抬眼望了望她，但又很快的垂下頭去，低低的說了兩個字：「不肯。」

語音雖低，但慕容雪心却聽得清清楚楚。

而且她還能深深感受那短短的兩字「不肯」充滿了堅定不移。

——程無恙本來就是個堅定不移的漢子。所以江湖上的朋友都叫他「百鍊金剛」。

＊　＊　＊

程無恙走的時候，慕容雪心並沒有挽留他，她知道任何挽留都是多餘的。

就像聶羽軍離開她的時候一樣，無論她怎麼挽留都失敗了。

——人世間的悲歡離合，有時候就像太陽的運轉一樣，你除了感歎無奈之外，還是無奈。

——人，不管你多麼聰明，多麼偉大，或是多麼有錢有勢，總也有無奈的時刻。

——因此，人類並不眞是萬物的主宰；因此，人類其實是相當脆弱的動物。

慕容雪心現在就以極為脆弱的心情，以及極為無奈的痛苦目送著程無恙削瘦的背影踏出華麗的船艙。

就在程無恙的身影即將消失的一刹那，慕容雪心忽然說了一句話。「我等妳回來。」

程無恙沒有回頭。但是他頎長的身影却忽然輕輕顫震了一下，然後他以極為堅定的口脗留下了一句話。「我一定會回來。」

步下甲板，登上划向岸邊的小船，程無恙始終沒有回過頭。他只怕一回頭便會改變主意了。

遠遠的，程無恙便看到岸上擠滿了一大堆人。而且還隱隱聽到了此起彼落的叫罵聲。

——高劍父與石硬上的對罵聲。

天，他們居然還在比誰口水多。

＊　＊　＊

從古以來，這個世界天天在變。

特別是人變得最厲害。

——政客變成了睜眼說瞎話的撒謊專家；商人變成了不懂得笑的冷血動物；藝人變成了賣屁股的「寫眞專家」；文人變成了「擦鞋匠」；警察變成「跛脚鴨」的合法流氓；老師變成了摧殘幼苗的專家；學生變成了「四字經」的高材生以及吞服「丸仔」的

高手；男人變成了戴耳環的女人；女人變成了粗眉的男人……

變。世界本就應該變。任何事物有變才有進步。但是，如果變得黑白不分、亂七八糟、烏煙瘴氣、血光冲天；變得每個人神經兮兮，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整個世界成了瘋人院，那麼這個變還有什麼意思？倒不如不變來得好。

不幸的是，這個世界已變得令人摸不清方向，變得諸葛亮與大小喬談戀愛，變得侮辱成了「舞肉」；再變下去，也許孫悟空與豬八戒搞同性戀、唐明皇與吉永小百合驪山洗溫泉浴、馬龍白蘭度爲了貂蟬而與呂布爭風吃醋、史泰龍爲了西施而臥薪嚐胆、釋迦摩尼與耶穌打麻將而成了爛賭英雄……

媽的，說不定傳紅雪還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哩。

瘋狂世界。

瘋人世界。

因此高劍父和石硬上兩人像瘋子般的互指鼻尖大吼大罵，老半天却不曾動手，實在也不算一件稀奇的事。

——他們也受了傳染而顯得有些神經質，時而會做出連他們自己也不明白的莫名其妙事。

程無恙搖頭、苦笑、歎息。

他覺得自己幾乎也要迷失了。

幸好他並未迷失。至少他還懂得上岸走路。

但是就在他上了岸走沒兩步路時，却聽得高劍父在背後高聲叫他：「喂，朋友，多謝你方才的援手之情，請別走，等我把這頭大蠻牛擺平之後，咱們好好喝他三百大杯！」

程無恙沒有回頭，也沒有停脚，更沒有答話。

他實在不願再理那些瘋子。再理下去，只怕自己也瘋了。

但是他突又停步轉身，而且還朝他們走去。

因爲他聽到了石硬上的聲音，那令他憤怒的聲音：「×你十八代，矮冬瓜，那傢伙已經走啦，慕容雪心娘已經沒有客人了，我石硬上可以找她上床銷魂去了吧……」

程無恙走到石硬上面前站住，眸光冷冷的問：「石硬上，你知不知道慕容姑娘只是個賣藝而不賣身的藝妓？」

石硬上瞧睨著他：「知道；怎樣？」

「既然你知道，」程無恙面無笑容，他忽然變成了一個相當冷酷的人，語音像臘月寒冰：「而你竟要找她上床，你的意思，是否要來個霸王硬上弓？」

石硬上嘿嘿笑了起來：「這年頭掛羊頭賣狗肉，睜眼說屁話的人比野狗還多，慕容雪心賣藝不賣身，天曉得是眞是假，我聽得人家說她就曾經陪聶羽軍上過床，既然聶羽軍能跟她上床，爲什麼我石硬上就不能……」

石硬上話到一半忽然不說了。

他已無法再說下去，因爲他已經看到了程無恙的脚忽然飛了過來！

任何人，除了不幸天生畸形或後天傷殘的人，否則都有一雙健全的脚。

誰都知道脚的最大功用就是用來走路的。

但是你如果現在看到了程無恙那雙突然踢飛而起的脚，那麼，你就會知道，脚，原來還可以殺人的。

程無恙踢出了他那雙能殺人的脚。

好快的脚，好厲害的脚，快得令石硬上不敢再開聲說話；厲害得令石硬上倏然變色。

不過眨眼，程無恙的脚掌邊緣已像刀鋒的劈到了石硬上的胸前！

石硬上沒有躲，他根本已無機會躲。

事實上就算有機會他也不會躲，因爲他是個遇事絕不躲避的人。特別是在與人交手的時候，他的意識思維裡根本就沒有一個「躲」字，所以大家都叫他「石硬上」。

石硬上果眞已經硬上了。他居然挺起又寬又厚的胸膛，咬著牙硬是承接程無恙那雙飛脚！

「波！」程無恙踢到他的胸膛之時，發出了一聲輕响，然後便看到了石硬上那像東嶽泰山般的雄壯身子猛烈的搖晃了幾下，而且也可以看到他那緊抿的唇角溢出了一縷鮮紅刺眼的血絲……

但是，他並沒有倒下去，他甚至連馬步都沒有移動一下，而且，連眉頭也沒有皺一下。

一旁的高劍父忍不住低聲喝彩：「好一個十三太保橫練外功！」

石硬上好的地方不只在此，他不僅沒有倒下去，而且竟有能力反擊！

就在程無恙踢到他的胸脯之際，石硬上同時也五指箕張的扣住了他的脚踝。

石硬上的五根手指並不長，粗而短，但却像鷹爪般的鋒銳有力，戳穿了程無恙的小牛皮鞋統，而且還深入了他的肌肉！

程無恙只覺一陣椎心之痛自脚傳遍週身！他已無法掙脫石硬上那雙强而有勁的「大飛鷹撲爪」。於是，他也硬上了。

＊　＊　＊

人的一生之中，總會碰到「硬上」的時刻。

硬上，也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豁出去的意思。

說難聽點，也有點「狗急跳墻」的意思。

程無恙當然不是狗，他是人。

人和狗當然不一樣，其中最大的不同是，人急的時候不是「跳墻」，而是——殺人！

所以有人說人比狗可怕、人不如狗。

這句話眞不眞確？石硬上不知道。他只知道程無恙那即將用老的身形突然藉他一抓之力猛然彈起，然後就看到了他手中多了一把劍，兩尺多長的軟劍。

軟劍，即使是不懂武學之道的人也都知道，無論是誰練這種劍的先決條件便是要具備有雄厚的內力，否則無法將軟劍使得向「硬」劍那般流暢犀利。

因此江湖上使劍的好手雖然多如過江之鯽，但能將軟劍練得有一定水準的人好像並不太多。

——據說，最近新崛起江湖的年輕女人南宮雪就是使用軟劍的好手。

記得南宮雪與銀刀對決於八太子崖上時，轟動了整個江湖武林，石硬上也千里迢迢的跑去看了。

當他看到了南宮雪手上那把不過尺來長的軟劍舞得出神入化之時，他曾經很肯定的對自己說：「當今江湖，只怕再也找不出像南宮雪這麼高明的軟劍好手。」

現在，他發現他那句話錯了。

因爲，程無恙手中那柄軟劍，或許未必强過南宮雪，但是也絕對不比南宮雪差——至少他手中的劍鋒已像惡魔的利爪，正以快得不能再快的速度刺向石硬上那顆高突的喉結！

石硬上駭然驚叫，魂飛魄散！因爲他絕對躲不過程無恙那一劍。

——他死定了！

石硬上沒有躲。

他躲不過。

但是他却沒有死。

——就在程無恙的劍鋒即將刺入石硬上的咽喉那一刹那，斜刺裡冒出一桿紅纓槍。

紅纓槍，當然是高劍父的紅纓槍。光耀奪目、美麗無比、精鋼打造的紅纓槍，正以非常驚險的狀況擋住了程無恙的劍尖！

這一檔，當然也就救了石硬上一條命。

程無恙並未再進擊。

他本無意對石硬上下殺手。

只因爲石硬上那手「大飛鷹撲爪」抓得他足踝發痲，痛澈心脾，情急之下一怒拔劍。

因此他飄身落地之時，軟劍已歸鞘；他帶著幾分的疑惑望住高劍父，緩緩問：「高劍父，賀去病欲殺你時，我幫了你一個忙，我並不稀罕你回報，因爲那是我自己高興救你的；但是，你爲什麼要救石硬上呢？你這樣做不等於是扯我後腿麼？」

「我不是要扯你後腿，」高劍父提著紅纓槍走近他，大聲道：「我只是不願見到你一劍殺了他。」

「爲什麼？」程無恙頗感意外：「他到秦淮河來鬧事，我如果殺了他，豈不也等於幫了你一個忙嗎？」

高劍父很認眞的說：「你不能殺他，因爲他不是壞人。」

程無恙爲之一窒，隨即啞然失笑。

——笑高劍父的戇直可愛。

——他一直停留在「好人壞人」的觀念裡。

「石硬上這個人，不過是個子來得大大點，脾氣也來得大了些，」高劍父一臉正色的接著說：「其實他這個人是刀子咀、豆腐心；你一定聽說過，幾年前他曾單人匹馬勇闖太行山的土匪窩，救出了一對被挾持蹂躪的可憐母女，這種人你認爲該殺嗎？」

程無恙終於明白高劍父方才爲什麼光只是指著石硬上的鼻尖「噴口水」，老半天却不肯動手，原來他對石硬上起了「相惜」之心。

江湖上的人其實也都知道，高劍父雖然是「江湖流氓」，自命爲秦淮河畔的大哥，但爲人耿直憨厚，與他那陰陽怪氣的外貌很不相稱。

——人，本就不可貌相。

石硬上顯然也知道這一點，因此他也一直和高劍父展開「口水戰」，光打雷而不下雨。惺惺相惜，也是江湖人物的本色之一。

程無恙展顏而笑：「我本也無意殺他，我不過是警告他不可冒犯慕容姑娘……」話落一半，程無恙忽然臉色大變！

高劍父也驀地駭然變色！

因爲他們突然聽到了石硬上的叫罵道：「媽的，你這狗小子，居然趁我不注意時出手偷襲我，老子也要叫你嚐嚐被偷襲的滋味！」

石硬上的罵聲很大，像打雷。

但是程無恙與高劍父却是因爲他罵聲而大驚失色。

——他們聽到了另一種强勁的破空之聲。

——石硬上不知什麼時候已扳下了他肩後的大鐵弓，而且射出了驚天動地的一箭。

用驚天動地來形容石硬上那一箭並不誇張，因爲就在程無恙甫一抬眼時，便發現那支箭羽已像激星般的射向他的面門！

大家都叫「石硬上」，霸王弓所射出來的箭當然也就是「霸王箭」。

霸王箭，單聽這個名字，你就知道它的威力有多大了。

江湖上，大家都聽過石硬上曾經一箭射穿五名太行山上的土匪嘍囉，使得土匪們嚇破了胆，望風而逃；但是誰也沒有親眼見到，究竟是眞是假，總是令人存疑。

現在，程無恙相信了。因爲他發現他無論如何也躲不過那一箭。

高劍父手中正好有槍，他算是反應相當快了，但聞他一聲大喝，紅纓槍倏然一掄，猛力砸向那支急飛如電的箭羽！

不幸的是，他却一槍掄空。

箭，正以加速度的力量射向程無恙。

程無恙當然沒有拔劍。他拔劍的速度其實相當快，但是再快也快不過那支飛箭，肯定就在他拔出腰中劍時，那支飛箭若不是射來他的腦或心，便是射穿了他的咽喉！

無論是射中那裡，當然只有一個結果——程無恙必死無疑！

因此程無恙只有閃避ㄓ途。全力的閃。

只可惜石硬上那支箭實在太快了。

——程無恙無論如何已來不及閃避。

這次，輪到程無恙死定了。風水輪流轉，何其快啊！

風水雖然轉了，但是程無恙却眞的無恙，居然也沒有死。

——眼看他就要向閻王爺爺報到的時候，突然冒出來一個人。

程無恙不知道他是誰？他已無時間去看他。

他只知道那個人衝上來的時候，他就被他撞得踉踉蹌蹌的跌了出去。

就這樣，石硬上那要命的一箭便從他耳邊颼的一聲飛了過去，一直射到了水波瀲灩的河裡去。

* * *

程無恙站穩身子後的第一個動作便是先看看放暗箭的石硬上。

他怕他再射出一箭來。

江湖上的人都知道，石硬上的霸王弓

除了箭快、狠、準之外，最厲害的是箭如飛蝗，能同時連發十七箭，就像連珠砲一樣，能把你射得像刺蝟一樣。

因此程無恙雖是死裏逃生避過了一趟，可也不敢絲毫大意，立刻轉首去看石硬上。

還好，石硬上只是站在那裏瞪着他，並沒有進一步的攻擊行動。

他看來好像已無攻擊能力。方才他吃了程無恙一脚，顯然已傷及內腑；再加上他全力射出一箭，更加重了傷勢，咀角的血跡愈來愈多，也愈來愈紅。

程無恙這才放心的轉眸望向救了他一命的人。

一望之下，他不由得呆了一呆。救他之人竟然是「鬼頭浪子」賀去病！

程無恙凝視着他：「是你救了我？」

「是的，是我救了你。」賀去病淡淡的望著他，唇角也含著一抹淡淡的微笑，聲調語音也是淡淡的：「你覺得很意外是麼？」

「是很意外；」程無恙點點頭：「你爲什麼要救我？你有救我的理由嗎？」

「有，」賀去病兩手環胸，懷裏的鬼頭金刀在日光掩映下閃閃生光：「有兩點理由。」

「那兩點？」

「第一點，你不是壞人。」

「第二點呢？」

「第二點當然是因爲你是稀有動物。」賀去病一臉認眞：「保護稀有的動物人人有責，這不是你說的嗎？」

程無恙沒有回答。但是他笑了。

程無恙就帶著這抹笑容走向石硬上。

石硬上依然瞪著他，語氣倔强而冷硬：「要殺要烹，悉聽尊便，你若看到我皺一下眉頭，聽到我哼了一聲，那我就是他媽的狗娘養大的！」

程無恙沒有殺他。

他反而從懷裏掏出一隻精緻雅麗的小瓷瓶，「這是高麗國最名貴的『雪參天養丸』，對任何內傷皆有神速之效，一日三次，飯後食用，三天就可以完全康復。」

石硬上呆住。

當程無恙欲轉身離去時，石硬上忍不住叫住他：「你爲什麼要放過我？」

「因爲，」程無恙臉上那抹笑容仍然沒有消失：「你不是壞人，你是稀有的動物，所以我不能殺你。」

稀有動物的意思，就是某種動物越來越少，面臨著隨時有絕種斷代的危機。

這種動物自然很珍貴，必須大力保護。

程無恙想不到短短的半天工夫裏，居然碰到了這麼多的「稀有動物」。

所以他的心情很愉快，非常愉快。他就帶著這份愉快的心情離開了綺麗多姿的秦淮河畔。

＊　＊　＊

杜小甫。

其實他的年紀不小，過了今年的重陽，正好滿一甲子，便要做他的六十大壽了。

六十歲，的確不是小年紀，世上有很多人都活不到這個歲數。

雖然現在離重陽還有大半年之久，杜小甫才算眞正滿六十歲，不過以他現在的身體狀況來看，他每餐三大碗白米飯、一個拳頭大的窩窩頭、四兩燒酒、半斤滷牛肉……而且，每隔幾天便偷偷的跑去窑子館嫖妓，眞是所謂「愈老彌堅、雄風挺然」，誰敢說他活不到六十歲？

他當然可以活過六十歲。他甚至自信可以活過八十歲、一百歲不止。因此，他是一個快樂的老人。

——這年來，快樂的老人也成了稀有的動物，越來越不多見了。

除了年紀與身體令杜小甫感到快樂之外，他的快樂的原因還有很多。

首先，他是「天虎幫」的現任幫主。

天虎幫，江湖上每一個人都知道有這麼一個幫派。

或許，她比不上「飛鷹堡」或「冷星堡」來得輝煌顯赫，但是他無疑是當今江湖上的「十大幫派」之一，特別是在河洛一帶，絕無任何勢力集團、或幫派組織能與之相抗衡。

換句話說，在河洛一帶，「天虎幫」就是首屈一指的勢力組織。

杜小甫身爲這個組織龐大、勢力雄厚的首腦人物，當然也是一個極爲威風的老人。

——威風的老人倒是不少，居然有人威風到口出狂言：「長江後浪推前浪」。

——幸好沒說蘋果是往天上掉，否則牛頓先生準要被氣得從墳墓裏跳出來，然後再活活的被激死。

是的，杜小甫是個既快樂又威風的老人。

只可惜人世間沒有十全十美的事。

杜小甫也一樣，他當然也有他的苦惱之處。

他的苦惱說大不大，說小不小。

認識杜小甫的人都知道，他雖然是個叱咤江湖的武林豪傑，可也是個相當守舊的人。

——他深信「不孝有三，無後爲大」這句話。

他其實有後。

——他只有一個女兒杜麗娘。

這就是他的苦惱。他非常遺憾他的老婆未曾爲他生下一個可供「傳宗接代」的兒子。

——兒子一定比女兒好？

當然不是。就拿他的女兒杜麗娘說，無論是誰見到她都會說她是人世間少見的美人胚子；而且無論是誰與她共處幾日的話，肯定會承認她的武功劍術、經營謀略、聰明才智、辦事能力等等，都要强過一般男人很多。

——唯小人與女子難養也，說這句話的人居然被尊爲「聖人」，眞是他媽的活見鬼。

世上本就很多「活見鬼」的人，杜小甫不過是其中的一個。幸好是你，杜小甫雖有「重男輕女」的觀念，可也不太過分，他畢竟也付出了滿腔的父愛與心血，把杜麗娘培植調養得文武雙全，堪稱是江湖上的奇女子。

也因爲這樣，杜小甫更加痛愛杜麗娘了。痛愛得捨不得她嫁出去。

問題是，女兒長大了，難道叫他當老

處女不成？

但是如果把她嫁出去，那麼他那龐大的基業由誰來繼承？

當然，杜家是旺族，杜小甫還有一大堆叔伯兄弟等親戚，不愁無人繼承「天虎幫」；問題是，杜麗娘是塊料子，允文允武，特別是統御能力特强，如果能將「天虎幫」交給她繼承經營，肯定日後成就絕不輸給杜小甫，甚至大有可能超過他哩。

撇開私心感情不說，就以現實利益觀點來看，他由衷希望杜麗娘最好不要外嫁，永遠留在「天虎幫」。

——意思即是說，杜小甫希望能招贅一個乘龍快婿。

招贅，古已有云，這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

問題是，從古至今，人們都有一個根深柢固的觀念——好鐵不打針，好男不贅親。

這個觀念是好是壞，姑且不論；值得一論的是，像杜麗娘這麼一位家世顯赫，美艷驚天，才能出衆的傑出女性，她招贅的對象當然不是隨隨便便的阿狗阿貓，或是等而下之的張三李四，肯定是要物色一位能與之匹配的「好」男人。

什麼叫「好」男人？這個定義當然難下。特別是牽涉到婚姻感情的層面時，所謂對象的好與壞，絕大因素都取決於當事人的主觀看法。

——所謂情人眼裏出西施，也許你認爲他流裏流氣，她却偏認爲有型有款，而愛得死脫。

也就是說，杜小甫若想物色一個東床贅婿，首先必需要杜麗娘看得上眼。

杜麗娘雖眼高於頂，要求很高，但也不乏她看得上眼的男人，可惜的是，就是沒有一個男人肯「嫁」給她。

而肯「嫁」給她的男人她又偏偏瞧不上眼，因此她的終身大事也就這樣高不成，低不就的拖了下來。

杜小甫就是爲這件事而苦惱的。

不過，杜小甫終究是個幸運的老人。

——他終於在幾個月前找到了杜麗娘看得上眼、而又肯入贅杜家的男人。

——不久之前，他已宣佈杜麗娘與那個男人訂了親，婚期就訂在今年重陽他做六十大壽那天。

毫無疑問的，那一天對杜小甫來說，當然是雙喜臨門，因此最近他始終是笑口常開，快樂得像一尊彌勒佛。

那個男人就是：聶羽軍。

* * *

程無恙其實還未離開秦淮河畔。

因爲就在他想離開時，高劍父已尖著嗓子大駡賀去病：「媽的，你這個死鬼頭，居然還敢再來，你當我高劍父是病貓不成？」

——他已一槍刺向賀去病的心窩。

賀去病如果被他一槍戳中，別說是看槍，只怕從今以後什麼也看不到了。

幸好高劍父這詭異凌厲的一槍並未戳穿賀去病的心窩。

——程無恙已一個反身，再加上一個箭步，牢牢抓住了高劍父的槍桿。

「程無恙，你讓開，這不關你的事：」高劍父瞪眼說：「這傢伙要殺我的朋友段千常笑，我饒他不得，他是壞人，我非殺了他不可！」

程無恙不肯放手：「不，他方才救過我，對我來說，他是好人，我不能讓你殺他。」

高劍父不依：「你是你，我是我，我絕不允許他殺段千常笑，誰都知道他是我高劍父最要好的朋友，我如果坐視不理，豈非成了出賣朋友的不義之人？」

賀去病望住高劍父，忽地長長嘆了口氣：「我眞是倒霉，接了第一單的殺人生意，原本想好好開個利市，却碰到了你這個楞頭青，唉，算我賀去病晦氣不夠運，算了，算了……」

高劍父瞪住他：「算了是什麼意思？」

賀去病朝他露齒一笑：「算了，就是說我不想殺段千常笑啦。」

「眞的？」高劍父喜出望外。

「當然是眞的，」賀去病很認眞的回答：「騙你我是烏龜王八蛋。」

「你爲什麼突然改變主意了？」高劍父清澈憨直的眼神裏透著幾分疑惑。

賀去病沒有回答。

因爲一旁的程無恙已搶著替他說了：「只因爲他已經喜歡上你了。」

「他爲什麼喜歡我？」高劍父更加茫然。

程無恙還是那一句話：「因爲你不是壞人；因爲你是稀有動物。」

高劍父還是有些茫然，他顯然並不太懂程無恙那句話，但是當他看到賀去病那雙星眸裏眞摯而善良的眼光時，他不禁笑了，笑著走前去握住他的手，然後用力拍了一下他的膊肩，大聲道：「媽的，好小子，你敢不敢跟俺喝個他媽的三百大杯？」

「奶奶的熊，」賀去病一拳擊在他的胸膛上，聲音比他還大：「怕你的是小狗！」

* * *

江湖人事的確有他醜陋的一面，但是也有他可愛的一面。

——惺惺相惜、不打不相識，便是江湖人物可愛的一面。

程無恙、賀去病與高劍父就是這樣。

他們由打而相識、而相交。

只因爲他們彼此相惜。英雄相惜。

他們不是英雄，他們不過是江湖上的草莽人物，你甚至可以說他們只是一介「江湖流氓」。

流氓，世上有很多流氓，但是否所有的流氓都是「壞人」呢？

長久以來，世上總習慣將人一分爲二，歸類爲既天眞又單純的「好壞人」之分；那麼「流氓」呢？是否也應該把它分爲「好流氓」與「壞流氓」？

他們是屬於那一種流氓？

* * *

三月，是桃花盛開的季節。

四月，是牡丹盛開的季節。

現在是暮春三月，四月將到未到，桃花未褪色，雍容華貴、有「百花王」之稱的牡丹却已盛開在高劍父的「長飲山莊」上了。

長飲山莊，多豪氣的名字。

程無恙本是善飲之人，無論是什麼酒他都能喝，可是一住到高劍父的「長飲山

莊」，他才知道他那平素頗為自豪的酒量和高劍父一比，竟然是小巫見大巫。

起初，他是極看不起高劍父的，他認為像他這麼一個矮個子，就是比肚子大也要贏他，焉有喝不過他之哩，誰知一較量之下，當天晚上程無恙便被高劍父灌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

「鬼頭浪子」賀去病看不過眼，拔「杯」相助，只可惜他雖也是海量之人，竟也不是高劍父的對手，很快的便步上程無恙的後塵，掉到醉鄉裏去了。

翌日，程無恙與賀去病刻意復仇，改變「作戰方式」，除了聯手合攻之外，企圖以「急酒」擺平高劍父。

誰知高劍父無論是「慢酒」或「急酒」都穩如泰山，這一晚倒下去的依然是程無恙與賀去病。

第三天，他們用「雜酒」對付高劍父。

果然，這個方法好像有點效，高劍父居然跑茅坑吐了兩次。

問題是，當他從廁所搖搖晃晃的走回來時，程無恙與賀去病已四平八穩的躺在地下了。

第四天，程無恙與賀去病終於想出了一個「不敗之計」。

——開溜。

這的確是個好方法。因為這個方法雖然不能擊倒高劍父，但却也能使自己免於醉酒之苦。

只可惜他們這個方法雖然想得好，却做得不夠好。

——就在他們像賊般的偷偷的翻過「長飲山莊」的圍牆時，高劍父却像狐狸般的坐在牆角下等著他們。

不用說，一晚程無恙與賀去病差點就沒把胆汁都吐了出來。

第五天，他們只好拿出最後的一招：求饒。

有人說，朋友間「越賭越渾、越喝越厚」。

誰都知道，賭是六親不認的，你想贏我的銀子，我想贏你的鈔票，因此久賭之下，再好的朋友也會隨著荷包的薄去而變得感情越來越薄了。但是喝酒就不一樣了，你如果懂得喝酒的話，你就會知道無論是誰都會「很客氣」的要你多喝，決不會「虧待」你，唯恐你喝得不夠多，最好就是一杯灌死你，然後他們就會很高興的看你嘔吐、看你發酒癲。而且他們也會很興奮的聽你的「酒後眞言」：你也許會大罵馬勒當拿球技不如你；你也許會大譏戴安娜忸怩做作、愛出風頭、毫無淑女氣質；你也許會大吹大擂田中裕子愛你愛得肝腸寸斷、死去活來；你也許會大聲嘉許自己一晚能造N次愛；你也許……；不管你「也許」什麼，你的「酒友」都不會反駁你，而且還可能為你鼓掌喝采。

因此，朋友之間的感情也就「越喝越厚」。

這句話有沒有道理？它或許誇張了一點。

但是對程無恙、賀去病與高劍父三人來說並不誇張，他們經過了四天的「長飲」，無疑彼此之間的距離拉近了很多，彷彿已成了相交數十年的老朋友。

——任何人的一生當中，除非你天生是個白痴，否則你一定會有朋友、雪中送炭的朋友；有擦鞋拍馬、錦上添花的朋友；有互相利用、貌合神離的朋友；有難同担、富貴自享的朋友；有過河拆橋，落井下石的朋友；有當著你面笑、背後戳你一刀的朋友；有挖牆角、扯後腿，以求飛黃騰達的朋友……

朋友，眞是有千百種。

究竟是那一種朋友最可愛而又最珍貴？

——難道不是「老朋友」？

——一個人一生當中如果沒有一個「老朋友」的話，那眞是猪八戒吃人參，白痴(吃)了。

高劍父有很多好朋友，他喜歡交朋友，而且是個肯為朋友犧牲的人，這種人，在這個世界上不是沒有，只是不多，而且越來越少了。這年頭，不交到咬你一口的朋友已屬萬幸，算你祖墳冒煙、祖上有德了。

也因為這樣，程無恙才會救高劍父；也因為這樣，賀去病才會放棄「生意」而不殺段干常笑。

——只因為他們珍惜高劍父這種「稀有動物」。

因此當程無恙與賀去病向高劍父「求饒」欲離去之時，高劍父說什麼也不肯，他甚至勃然變色道：「酒，可以少喝，我饒了你們就是了；但是我可不讓你們離開這裏，媽的，你們不過在我這裏住了五天不到，我怎能這麼輕易的放你們走？格老子，你們是不是嫌我這裏地方不好？還是我高劍父慢怠了你們，惹你們不痛快了？」

賀去病苦笑着說：「矮冬瓜，我們不走，難道呆在這裏讓你養我們一世人不成？」

高劍父瞪著他說：「死鬼頭，你本來就是個浪子，沒家沒眷的，為什麼一定要走？好，就算是養你們，你還怕我高劍父養不起嗎？媽的，別說是一世人，十輩子也沒關係，你們難道不知我爺爺生前留下來的產業多到可以把整個秦淮河買下來嗎？吃，有本領儘管把我高劍父吃垮，我如果皺下眉頭，媽的，俺就是狗娘牠爺爺養的龜孫子！」

「拜託，」賀去病連忙大叫道：「我這個人天生愛流浪，你如果要我一輩子住在這裏，那你不如一刀殺了我還痛快。」

程無恙立刻接著說：「賀去病是浪子，我可不是，我一年前便接受了湘西『鳳家幫』的聘請，我是那裏的教頭，我這次不過是出來度假……」

程無恙話沒說完，高劍父忽然冷冷的打斷他的話：「是嗎？你這次是出來度假的？」

「是啊，」程無恙眨著眼說：「我本來就是來度假的，要不然你以為我是來幹什麼的？你總不會認為我是人口販子，來販賣雛妓的吧？」

「你不是人口販子，你當然不是來販賣雛妓的，」高劍父睨著他：「但是我知道你不是來度假的。」

「那你認為我是來幹什麼的？」

高劍父定定的注視著他，緩緩的說了兩個字：「殺人。」

程無恙怔住。他隨隨即含笑問：「殺誰？」

高劍父淡淡道：「聶羽軍。」

這回，連賀去病也怔住了。「聶羽軍？」他一臉驚訝的問：「是不是那個人稱『飛刀小聶』的聶羽軍？」

「是的，就是他。」高劍父點點頭：「他這次離開湘西『鳳家幫』的目的，其實就是要北上河洛狙殺聶羽軍。」

賀去病再次怔住。

他以頗為疑惑的眼光望住程無恙：「如果我的記性不錯的話，我好像聽說過『飛刀小聶』聶羽軍是你程無恙最要好的朋友，不是嗎？」

程無恙眼中閃過了一絲痛苦之色，喃喃道：「那是從前，他已經不是我程無恙的好朋友了……」

「為什麼？」賀去病頗感好奇：「是不是他做出了什麼對不起你的事？」

程無恙笑笑，轉首望住高劍父：「你為何知道這件事？」

「其實我早就應該知道的，」高劍父說：「如果我不是幾年前出外去闖江湖，而留在家裏的話，那麼的早就知道你和聶羽軍曾在這裏住過了一陣子……」

「你現在為什麼知道了？」程無恙問：「是誰告訴你的？」

「是一個老家僕告訴我的，」高劍父緩緩道：「他清楚你們兩個當時每天都去捧慕容雪心的腸，後來你先離開了，隔了一段時間，聶羽軍也離開了；我這才知道你原來和慕容雪心是舊識……」

一頓，他接著說：「既然我知道你們是舊識，那麼我就應該把她請來與你共敘，因此我昨天趁你們宿酒未醒時，便親自去邀請她；只可惜她不肯來，不過她卻把你們之間的關係說了給我聽…」

程無恙低下眸子，「既然你已知道我此行的目的是要殺聶羽軍，那麼你就不應該再挽留我了。」

高劍父忽然問：「你知不知道慕容雪心為何要把你們之間的關係告訴我？」

程無恙沒有回答。不過他很快就想到了，他試著說：「她是不是要你阻止我去殺聶羽軍？」

「不錯，」高劍父點點頭，緩緩的說：「她的確是這個意思。」

程無恙望了望他：「你强行留我住下，是因為你已經答應了慕容雪心的要求？」

高劍父忽然朝他笑了笑，沒頭沒腦的問了一句：「你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你程無恙和慕容雪心，誰才是我高劍父的朋友？」高劍父說這句話時一臉認真。

程無恙沒有回答。亦不需要回答。

誰都知道慕容雪心只是個秦淮河畔的藝妓，她怎麼會是高劍父的朋友。

但是高劍父卻一臉等待程無恙回答的神情，程無恙只好說了：「自然我程無恙是你的朋友。」

「那就好，」高劍父沉聲道：「你應該知道我這個人向來是胳臂望裏彎，我絕對不會出賣朋友，而且也一定幫朋友。」

程無恙孤寂的心靈深處倏然一陣翻騰，尤其是高劍父後面那番話更讓他激動得想哭出來，高劍父說：「我不但不會阻止你去殺聶羽軍，而且，我還要陪同你一起前去殺他。」

程無恙深深呼吸了一口氣。

再呼吸一口氣。一連長吸了兩口氣。

他必需如此。否則他怕他眼角的淚光會禁不住激動而掉下來。

他其實不是個容易激動的人。

他激動了。他激動的望住高劍父，吞動着喉結說：「你知不知道你像什麼？」

「我？我像什麼？」高劍父有些惘然，望了望一旁的賀去病，又望了望程無恙，然後揉着自已的鼻尖：「我不知道我像什麼，我只知道死鬼頭叫我矮冬瓜，那個大蠻牛石硬上叫我三寸丁、小不點兒，你呢，你說我像什麼？」

「傻瓜！」程無恙大聲說：「我說你是傻瓜，全世界最大號的傻瓜！」

高劍父楞住。但是他很快又笑了。

「你笑什麼？」程無恙也楞住了。

高劍父慢條斯理的說：「我這一生中，最大的遺憾大概就是父母生我這副小個子，自小到大，從來都是人家說我小，沒有人說過我大，你居然說我是全世界最大號的傻瓜，所以我笑了，高興得笑了。」

程無恙卻沒有笑，他似乎不欣賞高劍父的幽默，他冷冷的睨住他：「你知不知道我為什麼要駡你大傻瓜？你以為要殺聶羽軍是件容易的事？你以為憑你高劍父一桿紅纓槍就能殺得了他？你知不知道你如果跟我去河洛的話，八成是直着去，橫着被抬回來？聶羽軍和你素無瓜葛，你連他長的是像菠蘿或冬瓜都不知道，居然就要陪我去冒險送死，你說，世界上還有比你更傻的人嗎？你不是大傻瓜是什麼？」

「我同意你的說法，」一旁靜默良久的賀去病忽然開聲說：「江湖上每一個人都知道，就在不久之前，聶羽軍已與河洛第一大幫『天虎幫』現任幫主杜小甫的獨生女兒杜麗娘訂了親，即將在今年重陽入贅杜家，換句話說，聶羽軍實際上已等於是杜家的人，他現在就已經身居『天虎幫』要職；欲殺聶羽軍或許不是難事，運氣好的話說不定能得手。但若想全身而退的機會大概等於零，因為誰都知道『天虎幫』名將如林，高手如雲，想要逃脫『天虎幫』的報復與追殺，我想，那大概和登天一樣困難，只怕，不，肯定是死無葬身之地。」

「聽到沒有？」程無恙瞪着高劍父大聲說：「你聽到死鬼頭的話沒有？『天虎幫』乃河洛第一大幫，强將猛卒不計其數，個個驍勇善戰，惡過老虎，你居然不知死活的想陪同我去刺殺聶羽軍，你不是世上最大號的傻瓜，誰才是？」

高劍父張了張咀想說話，卻又停了下來。

因為賀去病突然吃吃怪笑起來。

他望住他想問，程無恙卻比他快一步：「死鬼頭，你笑什麼笑？」

賀去病仍然笑個不停，他突然睨着程無恙問：「你知不知道你像什麼？」

程無恙瞪着他。

高劍父也瞪着他。

「狗屎，」賀去病說了，說得很大聲：「不錯，你就像狗屎，一團又乾、又硬、

又臭的狗屎。」

「爲什麼他像狗屎？」高劍父不明白：「我以爲他只像個老古董，看他穿扮老式得像我爺爺的穿着，怎麼你說他像一團狗屎了？我怎麼看不出來？」

「不是狗屎是什麼？」賀去病一表正經：「他明知道刺殺聶羽軍是九死一生之事，你要陪他去，他罵你是世上第一號大傻瓜，可是他自己呢？他去了不也是準死無疑麼？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像他這種人，豈止是老古董可以形容的？難道不是狗屎？」

高劍父拍手大笑：「妙，妙，如果那傢伙是狗屎的話，媽的，我敢肯定絕對是世界上最大團的狗屎，死鬼頭，你說是不是？」

程無恙瞪了瞪他們，板着臉不說一句話，嗯，那模樣眞有幾分似狗屎，世上最大團的狗屎。

他忽然想起了一個問題，側看望住高劍父問：「小矮仔，你既然想要陪我上河洛，爲何又苦纏着不讓我走？你幾時變得這麼矛盾了？」

「不矛盾，」高劍父朝他咧咀一笑：「你知道，我可不比你們那般逍遙自在，我每日除了要管理我爺爺留下來那一大片家產，而且還要處理秦淮河畔那些秦樓楚館的雜事瑣務，我陪你上『天虎幫』少說也得三五個月，我自然得花幾天工夫交待一下管家的。」

「你，」程無恙攔斷他的話：「你眞的要陪我一起去？」

「廢話！」高劍父瞪了他一眼：「君無戲言，你幾時見過我高劍父說話不算話的？」

程無恙眼中有怒意：「如果我去死，你也跟着我去死麼？」

「才不，」高劍父眨了眨眼：「我高劍父只有一條命，要死你去死，我才不會跟着你去死呢。」

「那麼就不應該跟我去河洛，」程無恙忽然對他吼叫了起來：「死鬼頭已經說得很清楚，刺殺聶羽軍是九死一生之事，你若陪着我去，豈非等於陪我去送死一樣？」

高劍父淡淡的嗤了一聲：「死鬼頭是個胆小鬼，我可不跟他一樣，他是他，我是我，我跟他的看法不一樣，事在人爲，天下間絕對危險或絕對安全的事，做任何事總難免要靠些運氣的，說不定我們的運氣就好得逃過了九死而獲得了一生，誰敢保証一定不會？」

他知道無論他再說什麼，已無可能改變高劍父的主意。

——就像慕容雪心不能改變他的心意一樣。

程無恙的心境當然是激動的。

快樂的激動，感動的激動。

——他想不到，絕對想不到，他這一生人竟還能交到像高劍父這樣的朋友。

——一個肯爲朋友賣命的朋友。

——他原以爲他這一生人當中，除了聶羽軍之外他再也交不到眞正的朋友了。

什麼叫『眞正的朋友』？

程無恙心中激動。

像洶湧的海濤那般激動。

但臉上却一片平靜之色。

平靜得像個孤傲而冷漠的人。

——江湖的歷鍊、生活的磨鍊、以及人生無數次的成功挫敗造成了他的外冷內熱。

外冷內熱，世上很多這種人。

這種人無疑也是最不吃香而又最容易吃虧的人。

——長久以來，特別是現在，只有「巧言令色」，逢人擦鞋、見人脫褲的人才是最吃香的人。

——這，就是所謂「時代的潮流」麼？

如果是，那麼，人的尊嚴與人的個性跑那裏去了？

——人，如果沒有了「尊嚴」；人，如果失去了「個性」，請問，人和畜牲禽獸有什麼不同？

——令你搞不懂的是，某些人一面脫光屁股一面高叫「回復自然，爲藝術而寫眞」，却偏偏還用筷子刀叉吃飯，難道用手抓飯不是人類「最自然的寫眞」麼？

——藝術早已被她們「強姦」而死，就像「正義公理」早已被政客們賣到窰館裏當婊子一樣。

這是一個畸形而殘酷的世界。

程無恙活在這種世界。

他活得很痛苦。

可是他無奈。

同時也有一份深深的無力感，無力扭轉改造這個世界的無力感。

因此當他見到高劍父義不容辭的要幫他殺『飛刀小聶』聶羽軍時，他彷彿在黑暗中看到了一盞明燈。

——畢竟，並不是每個人都是現實冷酷的。

他珍惜那盞明燈，非常珍惜。

所以他對高劍父說：「你打算什麼時候和我一起出發北上？」

高劍父略微沉吟：「再幾天工夫便夠了。」

「好，」程無恙淡淡的應了一聲，隨即說：「那你現在還站在這裏幹什麼？」

高劍父微怔：「我不站這裏要站那裏？」

「拿酒去呀！」程無恙擊了一下他的肩膀，學着他的口頭禪：「媽的，老子今天要和你拚個三百大杯。」

世上有沒有人能一次喝三百大杯酒？

程無恙不能。他只怕連三百大杯的水都無法喝下去。

他只喝了兩杯便不喝了。

是不是又醉倒了？

是有人醉倒了。

只是這次倒下去的人不是程無恙。

也不是賀去病。

——竟是百喝不醉的高劍父。他醉得出奇的快，只兩杯就醉了。

＊　＊　＊

官道，長而直。

一輛斗蓬馬車揚塵而馳，車上有一個車伕，車蓬裏有兩個人，——程無恙與賀去病。

程無恙本是兩手環胸，上半身斜靠着車座閉目假寐，忽然急馳的馬車輾過一個較大的坑洞，而猛力跳動了一下，使得程



程無恙與賀去病要問後院溜去，却被高劍父擋住去路。

無恙被震歪了身子，他睜眼調整姿勢時，却發現坐在對面的賀去病怔怔的望住自己。

「你沒睡？」程無恙問。

「剛醒過來。」賀去病掩咀打了呵欠。

程無恙望住他：「你好像在想心事？」

賀去病淡淡一笑：「我只不過是在想那個矮冬瓜，他現在不知道醒過來沒有？」

「這麼快，」程無恙輕笑了起來：「我在他酒杯裏偷偷下的『醉裏香』，葯力少說也有兩個時辰之久，只怕不到天黑醒不過來。」

賀去病也笑了起來：「我想，他醒來之後發現我們不見了，準是會氣得跳脚。」

程無恙歎了一口氣：「如果你是我，你會讓他跟來麼？」

「我不知道。」賀去病搖搖頭。

微一頓，他接着說：「不過有一點我是知道的，如果我是你，我就不會去刺殺聶羽軍。」

程無恙微微一笑：「我知道你的好意，你不希望我去冒險。」

「我不是這個意思。」

「那你是什麼意思？」

「我只怕你殺不了他。」

「你是說我的武功不如他？」

「我知道你們的武功本在伯仲之間。」

「既然如此，我總有機會殺他的，不是嗎？」程無恙語音低沉。

「我不是指武功，」賀去病淡淡的瞥視了他一眼：「我是說，到時你未必眞狠得下心殺他。」

程無恙心中一震。他隨即冷然一哂：「你又不是我，你怎麼知道我狠不下心殺他？」

「世上有很多殺朋友的人，」賀去病定定的望住他：「但是你不是那種人，我看得出來。」

「你好像很瞭解我了？」

「世上有千百種人，要想瞭解一個人並非易事，有人做了一世人的夫妻，都無法瞭解自己的枕邊人究竟是屬於那一種人。」

賀去病微笑着接道：「但是也有好幾種人，你並不需要跟他深交，甚至一眼就可以看透他是屬於那一類人。」

「能不能舉個例子？」程無恙很感興趣。

「能，當然能：」賀去病很認眞的說：「比方說，白痴啦、瘋子啦、癲人啦……這些人你難道需要深交才能瞭解他們嗎？」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程無恙頗不以爲然的搖了搖頭：「除了是先天痴癲傻瘋的人，後天而瘋的人通常是受到了某種巨大變故或嚴重打擊的外來刺激，而致精神錯亂，他們往往有着不爲人知的悲慘事，你如果不去深入瞭解他們，怎麼知道他們原本是屬於那一類人？」

「這個問題見仁見智，你或許說得對，我不想跟你爭論，」賀去病淡笑着說：「我的着眼點是既定事實，瘋子就是瘋子，不管他過去是皇親貴族，或是聖賢才子，那終究是過去……」

一頓，他緩緩的接着說：「就拿你來說，不管你過去是什麼人，現在的你，我可以很肯定的瞭解你是個重感情、念舊而保守固執的人。」

程無恙忽然輕歎了一口氣。

「我說的不對？」賀去病含笑問。

「有一點不對。」

「那一點？」

「你不應該做個江湖浪子，」程無恙表情認眞：「如果你肯改行去做一名江湖術士，開個什麼鐵口直斷的相命館的話，我想，你早就發達了。」

賀去病大笑。

程無恙又說：「其實你還有一點說錯。」

「哦？」

「那就是，」程無恙一字一字的說：「我一定會親手殺死聶羽軍。」

＊　＊　＊

程無恙爲何非殺聶羽軍不可？

賀去病不知道。

他也沒有問。

因爲程無恙沒有說。

——賀去病是個懂得尊重別人隱私的人。

不過有一點他是可以確定的：像程無恙這麼保守而念舊的人，居然會狠得下心欲殺最要好的老朋友，肯定聶羽軍做出了令他無法忍受的事。

「飛刀小聶」聶羽軍究竟做了什麼事而引起了程無恙如此深切的殺機？

車蓬內忽然靜了下來。誰都沒有說話。

靜得只有馬蹄聲以及車輪磨地聲，間中有幾聲車伕的吆喝聲與馬鞭聲。

程無恙又閉下眼皮打盹……

賀去病則倚着窗口，不經意的望着窗外疾飛而退的景色。

程無恙似乎想起了什麼，睜開眼皮兒問：「對了，你還沒有告訴我，你究竟要去那裏？」

賀去病淡淡回道：「四海爲家的浪子，那裏不能去？處處無家，處處是家，五湖四海，我愛去那裏就去那裏，誰也管不到我。」

程無恙望住他：「你喜歡流浪？」

賀去病沒有回答。

但是程無恙已看到了他那雙星也似的眸子忽然湧上了一層淡淡的輕煙薄霧……

——他很痛苦。

「對不起，」程無恙眼中有歉意：「我不該問這句話。」

「沒什麼，」賀去病那雙深邃的眼神很快恢復了清晰澄靜：「我天生就是個浪人，我很小的時候便夢想能夠走遍全世界，我喜歡流浪，眞的喜歡……」

程無恙沉默。

他忽然有一個感覺：賀去病其實也是個外冷內熱的人。

洛陽。

這個地方，你或許沒去過，但是你一定聽說過，而且你也一定知道她是個既古老而又繁華可愛的大城市。

據司馬光的資治通鑑第一五六卷粱記，約模是一千五百年前的洛陽人口便多達四十五萬戶人口，若平均以每戶人家五口計，則當時的洛陽人口已高達兩百多萬人了。

兩百多萬人口的城市，就算是現在，也應該是大城市了，何況是一千多年前，當然是超級大城市啦。

提到洛陽，你很自然的會聯想到兩種東西。

——洛陽紙貴與洛陽的牡丹花。

關於前者的典故，你當然很清楚。

至於後者的傳說，或許你有興趣聽聽。

誰都知道，武則天是中國開天闢地有史以來的唯一女皇帝，一個女人，即使是在今天，能當上一國之尊，依然是件極其威風的事，在當時，武則天的威風當然是罄竹難書，不在話下。

據說在武則天當上皇帝的第一個春天，爲了在御花園宴請文武百官，以顯「龍威」，妙的是，這位女強人居然威到降旨「命令」御花園百花齊放。翌日，百花果然「依旨」爭妍怒放，獨獨牡丹花「不賣帳」。

武則天當然大怒（做皇帝就是這點好，隨時可以大怒，一怒就有人人頭落地，然後再牙擦擦的對人說「長江後浪推不倒前浪」，媽的×），一怒之下便把牡丹花「貶」到東都洛陽。

說也奇怪，自此之後，全國各地所開的牡丹花就屬洛陽城的牡丹花最靚、最美。

——什麼？你說我說鬼話、屁話？有什麼關係，潮流嘛，這個年頭，什麼話都可以說，就是別說「人話」，千萬牢記呀，升官發財之道也。

鬼話也好，屁話也吧，洛陽城的牡丹花又靚又美卻是千眞萬確的事實，特別是每年的四月，洛陽城眞是無處不飛花，牡丹花。

而洛陽城的第一首富陳追舟就是最愛牡丹花的一個人。

今年他已決定舉辦一個場面浩大、清一色牡丹花的「花展」。

——日期就在四月十五。

今天是四月初八。

曆書上記載：今日立夏，諸事不宜，忌破土、建灶、遷徙……。

——媽的，忌不忌吃飯？

程無恙和賀去病兩人現在就在吃着飯，晚飯。

這家客棧，說大不大、說小不小，但是生意卻出奇的好，只因爲她這裏有一道菜出了名——沙田乳鴿。

本來這家客棧名叫「城東客棧」，只因她的乳鴿太出名了，大家都乾脆叫她「沙田乳鴿」。

賀去病是個懂得吃、精於吃，而又很能吃的傢伙，當程無恙開始吃第二隻又油、又肥、又大的乳鴿時，賀去病已吃完第五隻，而且，正準備吃第六隻……

程無恙忍不住睜大眼問：「喂，老兄，你跟鴿子有仇？」

賀去病用力吸吮了一下油膩膩的手指，喝了一大口入咀辛辣的「汾酒」，然後長長吐了一口氣，再打了一個飽呃，這才懶懶的應道：「人生在世，有得吃就儘量吃，莫待老得無牙啃不動時，再來怨歎後悔，那就是世上第一笨人了，你不認爲

是？」

「說得極是，」程無恙望住他：「你來洛陽的目的就是到這家客棧來吃乳鴿？」

賀去病聳聳肩，淡淡道：「我說過，我是個浪人，天大地大我最大，走到那裏吃到那裏，皇帝老子都沒我舒服，就算我是專程來吃乳鴿，怎麼，你覺得很出奇是嗎？」

「我不是這個意思。」

「那你是什麼意思？」

「我想，」程無恙緩緩的說：「你一定知道，這裏已經是『天虎幫』的絕對勢力範圍了，是嗎？」

「是的，這個我當然知道。」

「那麼，你我是否應該到了分手的時候？」程無恙眼光深沉，語音也低沉。

「為什麼？」

「為什麼？」程無恙幾乎叫了起來：「這還用問嗎？你難道不知道你如果跟我在一起，特別是你那染得像大花臉的頭髮，引得連瞎子都往你身上瞧，自然也會引起『天虎幫』的人注意，連帶我也被注意了，那麼我刺殺了聶羽軍之後，如果僥倖能逃脫的話，但是你豈非會受我連累？所以你根本不能和我再在一起，這一點，你難道不知道？」

賀去病淡漠的瞥了他一眼，不發一言的抓起第六隻又肥美又鮮美的鼓油皇乳鴿，一口咬下了一隻大腿，濺滿了一咀的油漬。

「你怎麼不說話？」程無恙瞪着他。

賀去病忽然冒出了一句：「你唸過書沒有？」

程無恙怔住。

「我唸不唸書關你什麼事？」

「怎不關我事，」賀去病一邊嚼着乳鴿，一邊語音模糊的說：「如果你唸過書，你就應懂得當別人吃東西的時候，別開聲說話。」

「誰說的？」

「孔老夫子，孔大爺說的，」賀去病拉長着頸子，吞下了鴿子腿，慢條斯理的說：「子曰：『食不言、寢不語』，君子也……」

「君你媽個頭，」不等他說完，程無恙已狠狠打斷他的話：「媽的，那傢伙如果叫你去跳河你也去？你幾時變得這麼聖人了？」

賀去病忽然不理他，一副目不斜視、不苟言笑，正經八百的啃着他手中的乳鴿；嗯，那模樣，倒真有幾分「聖人」的樣子，道貌岸然得像從墳堆裏剛「出爐」的殭屍。

「你真的不走？」程無恙瞪着他。

賀去病連看都不看他一眼。

「好，你不走，我走。」

程無恙丟下這句話，真的就走了。

賀去病沒有動。

他正忙着吃另外一隻鴿子腿。

愛護關懷　患難與共

程無恙要求與賀去病分手是有道理的。

「天虎幫」的總舵就在洛陽城內，換句話說，整個洛陽城就是「天虎幫」的絕對勢

力範圍，自然耳目衆多，像賀去病這種「奇裝異服」，把頭髮染得「人妖」的裝扮，自然人人爲之側目，也就是說一定會引起「天虎幫」的耳目注意。而程無恙跟他一起，連帶的也被注意，那麼只要程無恙刺殺聶羽軍的行動展開，毫無疑問也會連累到賀去病。

程無恙或許不是個爲朋友賣命的人，但也絕不是個喜歡或連累朋友的人。

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的。

所以他非與賀去病分手不可。

——他不想連累他，也不想連累世上任何一個人。

程無恙就是這種人。他離開賀去病之後，獨自在城南較僻靜處的一家小客棧住了下來。

客棧小，自然價錢就便宜，價錢便宜，自然設備服務也就因陋就簡了。

但卻有一個絕大好處。

——清靜而不雜亂。

程無恙不是來享受的，他是專程來殺人的；對一名刺客來說，行動前的住所，清靜而不雜亂是絕對需要的，甚至可能是成功與否的最大因素。

＊　＊　＊

從秦淮河趕到洛陽，當然不是一段短路程。

程無恙趕了這麼長的路，無論如何是有點累的，因此冲了一個痛快的熱水澡之後，倒在床上便呼呼大睡。

——行動前，消除疲勞，保持體力的顛峯，是任何刺客殺手所必須注意的第一件要事。

＊　＊　＊

四月初九。

早上有陽光。

午後有雲。

臨晚起風。

一整天，程無恙都沒有出去。

除了吃飯、沐浴、如厠，他都呆在房間裏——睡覺、蒙頭大睡。

＊　＊　＊

初十。

陽光可愛，有勁。

程無恙精神飽滿。

他一早就出了門。

早上，他望東郊而走，到達白馬寺。

白馬寺，建於漢明帝，是我國最古老的僧寺。

下午，他參觀了「二程子」的故居。

二程子，程顥、程頤兩兄弟，宋之大儒、理學家，被尊爲「洛學」之首。

當他施施然的回到客棧時，正好最後一道陽光隱沒於西山。

這一晚，他吃得很多，也睡得很早。

而且，他還做了夢。

夢依稀，好像有慕容雪心，也有聶羽軍，又好像夢到了高劍父與賀去病。

令他驚異的是，他居然也夢見了石硬上。

＊　＊　＊

十一。

天氣突然變了。

厚厚的雲層，不大不小的雨，令人以爲置身於江南的梅雨季節。

這種天氣，令人煩，也不適宜出門。

但是程無恙仍然出門，而且比昨天還要早出門。

回來的也晚，幾乎是客棧打烊的時候才回來。

＊　＊　＊

十二。

雨在半夜就歇了。

但是太陽還是沒有出來。

陰霾天。

程無恙和昨天一樣，一早出門，半夜才回來。

＊　＊　＊

十三。

唯一有一點不同：他的臉色比昨天難看。

＊　＊　＊

陳追舟的臉色比昨天好看多了。

因爲黑黑的雲端上終於露出了一個紅紅的太陽。

到了中午的時候，他那圓圓胖胖，福泰得像是彌勒佛的臉上終於有了笑容。

——他深信，十五的花展必能如期展出。

初夏的黃昏，像少女又似少婦，既溫柔又嬈嬌，把西山染得一片嫣紅。

倦鳥歸林的時候，程無恙也踩著頗爲倦累而沉重的脚步回到了客棧。

甫一進門，他那原本相當難看的臉色忽然變得更加難看了。

——他一眼就看到賀去病坐在角落裏。

＊　＊　＊

賀去病跟著程無恙進入房間，屁股剛剛沾到又冷又硬的板凳時，耳中也同時聽到了程無恙又冷又硬的聲音：「你爲何什麼還在這裏？」

賀去病慢條斯理的自斟了一杯茶，輕呷了一口之後才淡淡道：「我爲什麼不能在這裏？」

程無恙睨著他：「如果你夠聰明的話，你早該離開洛陽的。」

賀去病朝他露齒一笑：「我本來就不是個聰明人……」

程無恙陡然打斷他的話：「我不管你是什麼人，你立刻給我離開這裏！」

賀去病動也不動，他又倒了第二杯茶，看來毫無離開的意思。

程無恙有些迷惘，用舌尖舐了舐乾燥的唇角：「告訴我，你究竟打算怎樣？」

賀去病沒有回答，他慢慢喝完第二杯茶時，忽然像懶蛇一般的躺到了程無恙的床上……

程無恙有些惱怒，正待說話時，却聽得賀去病開聲了：「你是否已經想到了刺殺聶羽軍的方法？」

程無恙瞪著他：「我爲什麼要告訴你？這件事，好像跟你毫無關係，不是嗎？」

賀去病兩眼望著天花板，翹起兩脚，彷彿是自言自語：「殺聶羽軍的方法好像只有兩個。第一個是明殺，第二個是暗殺……」

程無恙不哼聲。

「所謂明殺，就是光明正大的投帖去找他，你是他的好朋友，聶羽軍自然會接待你，而你們之間也必有獨處的機會，正是你下手的好時機……」賀去病說話的聲

音不大，但程無恙卻聽得很清楚，他接著說：「但是却有一個最大的問題，你如果持帖見他，無疑等於洩漏身份，就算你能得手，也難逃『天虎幫』的追殺與報復，你說是不是？」

程無恙沒有回答，因爲賀去病又接著說下去：「因此明殺是行不通的，除非你想死……」

「暗殺呢？」程無恙冷冷的插上一句：「你以爲暗殺這條路便行得通嗎？」

「只怕也行不通，」賀去病語音冷靜而平穩：「因爲聶羽軍是『天虎幫』的新貴，即將成爲杜氏家族的權力核心份子，由於他是藉姻親關係而晉身顯貴，對『天虎幫』並無一分汗馬功勞，自是難免招人妒嫉，因此杜小甫担心有人會因權力之爭奪而對聶羽軍有所不利，所以特別撥了一部份他的隨身侍衛保護他，這一部份的隨身侍衛，我想你也一定知道，那就是威震武林，名動江湖的『飛虎侍衛隊』……」

微微一頓，接道：「再加上聶羽軍與杜麗娘是你儂我儂，打得火熱之際，自然是形影不離，只怕是在床上，他們也都睡在一起的了；而杜麗娘劍法之高，據說連當今武當派的掌門人『疤面道長』也無法勝過她，這種情況下，憑你程無恙這團狗屎，難道有得手的機會？」

程無恙輕輕歎息了一聲。他同意賀去病的說法。他的確沒有得手的機會。

這三天來，他早出晚歸，就是出去「探路」——探刺殺聶羽軍的路子。

探的結果，正如賀去病所說的，無論是明殺或暗殺，程無恙都沒有機會。

這就是他這幾天臉色變得難看的原因。

賀去病微側身，把目光投向程無恙，緩緩說：「所以，『如果你夠聰明的話，你早該離開洛陽的』這句話，應該是由我對你說才對，你說是嗎？」

程無恙沒有回答，他忽然睨著眼說：「我有一點不明白的是，你爲什麼對聶羽軍的情況這麼瞭如指掌？」

「這有什麼好奇怪，」賀去病淡淡回道：「聶羽軍現在算得上是河洛一帶，不，甚至可以說是整個江湖上的大人物，要探聽他的情況比探聽一般小人物來得容易多了，比方像我這個居無定所，漂泊四方的小人物，你如果要探聽我的行踪，當然要比聶羽軍困難多了，你不認爲是嗎？」

「這個我知道，」程無恙仍然睨著他：「我不明白的是，你爲什麼要探聽聶羽軍的狀況？你跟他毫無關係，不是嗎？」

「是的，我的確跟他毫無關係，我甚至連他長得像冬瓜或菜頭也不知道，」賀去病仍淡淡的說：「但是，你程無恙却跟我有關係。」

「什麼關係？」程無恙瞪著他。

賀去病也瞪著他，緩緩的說了四個字，每個人都認得的四個字：「朋友關係」。

多麼簡單的四個字。

任何人都聽過或說過這四個字。

程無恙當然也聽過或說過。

但是他此刻聽到賀去病說出這四個字之後，驀然轉過身去，用背對住賀去病！

因爲，如果不這樣，他就會被賀去病看到他眼眶的淚水。

因激動而流出來的淚水！

程無恙竭力的控制自己，但是熱而鹹的淚水仍然滑到了他不住顫抖的咀角……鹹鹹的淚水，滋潤了他那孤冷而落寞的心田。

用力的吸著氣，程無恙緩緩走到窗前，一陣晚風迎面吹來，吹乾了他的淚痕，却久久不能平息他心中的洶湧波濤……

良久。

程無恙仰視著一輪新月，輕輕歎息一聲：「原來你也是個笨人，比那矮冬瓜還笨。」

「是嗎？你是第一個說我笨的人，」賀去病忽也歎了一口氣：「這個世界，聰明的人越來越多了，可是整個世界也變得越來越不可愛了，因此我寧願使自己變得笨一點，如果這世上每個人都『笨一點』的話，也許大家便可以活得愉快一點，你說是嗎？」

這個世界，的確是有很多聰明的人，特別是那些『自以爲聰明』的人更越來越多了，因之這個世界也就變得更加冷酷畸形與光怪陸離了。

——總有一天，建造這個世界的是人，毀滅這個世界的也一定是「人」！

程無恙不想毀滅這個世界，他熱愛這個世界，他只想毀滅想毀滅這個世界的人，他認爲聶羽軍就是這種人，他一定要殺他，雖然他一直都是他最要好的朋友。

因此當賀去病對他說：「如果我是你，我就會放棄這次行動……」

他毫不考慮的截住他的話，以極其堅定的口脗說：「不，我一定要殺聶羽軍，任何人、任何困難都改變不了我的主意！」

「但是，」賀去病坐了起來：「你已沒有機會殺他，不是嗎？」

「不，有，」程無恙緩緩的轉過身來，然後緩緩的接著說：「至少我還有一綫機會，我可以光明正大的去見他，他一定會見我，因爲他並不知道我要殺他，他也一直以爲我還把他當成好朋友，只要他見我，我也一定有和他單獨相處的機會，就是我殺他的最好機會，你不認爲是？」

賀去病目光灼灼的注視著他：「是，這或許是你殺他的好機會，但是，這也是你必死無生的機會，難道你不知道？」

「我知道，」程無恙微微一笑：「我的目的是要殺死聶羽軍，只要能殺死他，我的目的便已達到了……」

「可是，你也死了。」

「那不重要。」

賀去病沉默下來，但依然灼灼的注視著他。

程無恙避開他的眸光，望向窗外的夜色，語音低沉而肅穆：「當我下定決心殺聶羽軍的時候，我就知道希望非常渺小，我也知道我生還的機會更小……」

賀去病歎了一口氣：「所以你堅持不讓高劍父同行……」

「是的，」程無恙望住他：「這件事我不需要任何人幫忙……」

一頓，一字一字的接著說：「包括你賀去病在內。」

賀去病却淡淡的說：「其實，我始終沒有說過要幫你的忙，而我實際上也並沒

有幫你什麼忙，有嗎？」

「爲什麼沒有？」程無恙忽然走到他面前，一把揪住了他的胸襟：「你一路跟著我到洛陽，雖然咀巴沒有說幫我忙，可是你的行動實際上已參予這件事，我看得出，你其實是個很老奸的人，奸到不動聲色，不聲不响的干涉別人的行動，你憑什麼？」

賀去病端坐不動：「憑你我是朋友……」

「不！」程無恙驀然叱斷他的話：「你不是我的朋友，我也不是你的朋友！就算是，我們之間也不過是認識不到幾天工夫，萍水相逢，泛泛之交的朋友而已，你一廂情願的幫我忙，豈非熱心過頭？」

賀去病沒有掙扎，他任由程無恙揪著他的胸襟，他連說話的聲音都很淡：「朋友，或許是老朋友來得可愛可靠，但是眞正的朋友，並不一定要相交長久，時間絕對不是重要的因素，朋友相交，貴在一個『知』……」

程無恙慢慢的鬆開手，他凝神靜聽著賀去病未說完的話：「管仲與鮑叔牙、羊角哀與左伯桃、伯牙與鍾子期……他們之所以能把朋友之間的情誼昇華到最高境界，傳爲千古佳話，就是因爲他們能彼此『相知』。管仲說：『生我者父母也，知我者鮑叔牙也』，知就是瞭解，知而後能誠，誠而後能眞，眞而後能愛，這便是朋友相處之道。其實也是人與人之間應有的態度，人與人如果都能彼此『相知』的話，也就會彼此互相尊重，縱使有摩擦與衝突，也都能互相容忍下來了……只可惜，只可惜今天的世界已變成了『功利世界』，人人只知『功』與『利』，這是一個醜陋的世界……」

程無恙歎息，心中歎息。

他忽然覺得很瞭解賀去病了。

不知怎的，他忽然竟想念起高劍父來了。

他終於知道賀去病爲什麼要把好好的頭髮染得怪裏怪氣了。

他也終於知道高劍父爲什麼無端端的要像女人般的帶上一個像牛鼻圈子的大耳環了。

——他們，賀去病與高劍父，他們其實只是在『無言的抗議』，抗議這世上的人越來越墮落，抗議這世上的人越來越不像人，越來越不是人了！

——抗議，無聲而沉痛的抗議！

程無恙同時還知道了一件事。

——賀去病其實也和高劍父一樣是個既重情又重義的人！

雖然，賀去病外表上看起來陰陽怪氣；雖然，賀去病外表上看起來冷漠而孤僻；雖然，賀去病並不像高劍父那樣表明要幫自己殺聶羽軍，但他實際上已經在默默的幫了！

——刺殺聶羽軍，只怕連三歲小孩都知道是樁極其困難而危險的事，程無恙當然希望有人能幫他，三個臭皮匠或許未必能勝過諸葛亮，但多一個人總是多一分力量，特別是像賀去病與高劍父他們都有一身好武功，有了他們幫忙，程無恙得手的機會無疑要增多了許多。

程無恙當然懂得這個道理。

可是，他也是個重情重義而懂得珍惜朋友的人，他絕不願意看到有任何人爲他犧牲。

特別是賀去病與高劍父。他珍惜他們。他愛他們。

他逼視著賀去病：「你知我？」

「是的，」賀去病非常肯定的說：「雖然我們相識相交的日子短得可憐，但是我知你，從你與高劍父素不相識，見他肯爲朋友賣命而不顧一切的出手救他，我就知道你是個很重視朋友的人……」

程無恙歎了一口氣：「你本來是要殺段千常笑的，只因高劍父拚死不肯說出他的下落，所以你寧可冒犯江湖中殺手的規矩，中途退錢放棄殺段千常笑的行動，現在又跟著我到洛陽，你才是個懂得重視朋友與懂得珍惜朋友的人哪！」

「所以，」賀去病淡淡一笑：「聶羽軍這件事我是管定了。」

程無恙搖搖頭：「你眞是一個多管閑事的傢伙。」

「你不也一樣是嗎？」

程無恙定定望住他：「你眞的非管不可？」

「非管不可。」

程無恙又搖了一下頭，「你根本就不知道、也沒有問我爲什麼要殺聶羽軍，就這麼一廂情願，不問情由的幫我，你不覺得太傻了麼？」

「我不需要知道、也不需要問你爲何要殺聶羽軍，」賀去病微笑著：「我只知道你程無恙是我的朋友，一個值得重視、值得珍惜、值得幫忙的朋友便夠了……」

程無恙受不了，不待他說完，他已忍受不住的狂叱起來：「如果我去殺人放火你也幫我的忙嗎？」

賀去病忽然咭咭笑了起來。

「你笑什麼？」程無恙咬牙瞪眼。

賀去病神態懶散，世上有很多人殺人放火，如果你程無恙眞敢做出那種事的話，我想，那時候大概全天下的人都已成了強盜土匪了。」

「你以爲我不敢做？也許那麼有一天我變了，」程無恙突然想起石硬上：「就像『霸王弓』石硬上一樣，他不本也是江湖中的崢崢好漢麼？他不也說他要殺人放火了麼？他不也變了麼？」

「是的，人都會變，」賀去病瞟了他一眼：「唯獨你程無恙就是不會變。」

「憑什麼你這麼肯定？」程無恙很不服氣。

「如果你變了，」賀去病慢吞吞的說：「那麼你就不會去殺聶羽軍了。」

程無恙呆住。

他突然覺得心中一陣絞痛！

是的，程無恙的確是個不懂得變的人。

就是因爲聶羽軍變了，所以他才要殺他。

他不能容忍自己最要好的朋友背棄了自己最愛的女人，至死都不能容忍！

他生平最憎恨、最看不起的就是那些見利忘義的人，特別是一個男人，爲了己身的榮華富貴，不惜厚顏無恥的入贅權勢之家，而狠心的棄舊愛如敝履，毫無眷顧之心，程無恙更加痛恨這種人。

聶羽軍正好是這種人。

所以他要殺他！

他發誓一定要親手殺死他，即使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這個意志，程無恙是永遠不變的。

但是，他的心中也是極爲痛苦的，畢竟他這一生人自認從未做出對不起朋友的事，於今一旦要刺殺一生中最要好的朋友，他如何不痛苦啊！

賀去病靜靜的望住他。

他似乎很瞭解程無恙的心境。

「有人說，世上最親近的人是父母；也有人說，世上最親近的人是朋友。」賀去病語音低沉，却有力的震撼著程無恙的心房：「父母與朋友究竟那一個親？其實兩者是不能相提並論的。畢竟人並無選擇父母的能力與權力，誰生下你誰便是你的父母，即使是你最憎惡、最痛恨的人生下你，你也不能不認他們做父母；朋友就不一樣了，任何人都有選擇朋友的能力與權力，朋友不好，你可以憎惡厭恨他，當然也可以離開他；換句話說，任何人都可以擇友而交，選擇自認是好朋友的朋友相交。因此父母與朋友是不同的，至少並非是每個人都對自己的父母是無話不談的，多少都還有一點距離……」

「是的，朋友就不一樣了，」程無恙輕歎一聲，接著賀去病的話尾說：「眞正的好朋友，是無話不可談，無事不可商量的，否則就不是眞正的好朋友了。因此在情感上來說，朋友，眞正的好朋友，是應該比親生父母親來得更加親近，所以有人認爲世上最親近的人是朋友，這句話其實不無道理。」

賀去病微微一笑：「在你認爲，聶羽軍是不是你眞正的好朋友呢？」

程無恙沒有回答，但是賀去病已經知道了答案，因爲程無恙已一臉痛苦的垂下頭來。

賀去病凝注了他片刻，緩緩的步到窗前去，瞇視著夜空中的明月，眉宇間忽然湧上了一抹哀戚之色，語音也充滿著濃濃的感傷：「自古以來，弒父殺母被認爲是大逆不道之事，那麼，朋友呢？殺比親生父母還親近的『眞正好朋友』，難道不也是大逆不道之事麼？」

程無恙　倏然抬首！

他既驚異又迷惘的望住賀去病，「你的意思，是勸我不要殺聶羽軍？」

賀去病沒有看他，他仍然仰視著天空中的明月，「是的，既然我把你當成朋友，那麼我就有義務勸阻你別做出任何大逆不道之事。」

「但是，」程無恙更加不明白了，「你又爲何陪我到洛陽來？又爲何背著我私下去探聽聶羽軍的狀況？你其實一直在幫著我進行刺殺聶羽軍的行動不是嗎？現在又勸阻我，你不覺得自相矛盾嗎？」

賀去病淡淡一笑：「世上任何再親近，再要好的人也都有意見相左的時候，即使是自己也都會推翻或改變自己原本的意見或主張、看法等等，我以朋友的立場，語重心長的勸你再三考慮是希望你能改變主意，放棄刺殺聶羽軍的行動，但是……」

「但是什麼？」程無恙一臉疑惑，他發現賀去病並不是個很容易令人瞭解的人。

賀去病緩緩的聲沉道：「但是我知道你絕不會改變你的主意，所以我就幫你進行刺殺聶羽軍的工作了。朋友，眞正的好朋友，當其中的一個做出不爲另外一個所同意之事時，他力勸無效之後，便應該竭盡所能的幫助他、支持他，你不認爲是嗎？」

「不，」程無恙猛力搖頭：「他既然不同意，他可以不幫他，他可以離開他！我不同意你的看法，絕不同意！」

「我接受你的不同意，」賀去病微笑著說：「我說過，世上再要好、再親近的人也都有不同意見，不同想法，不同觀點的時候，不是嗎？」

程無恙心中那股激動又翻湧上來，他努力克制自己顫抖的語音：「無論如何，我很高興能交到你這種朋友，眞的很高興，我本不是個擅長言語的人，我只能說我眞的很高興，很高興……」

程無恙眞的很高興，高興得幾乎要哭起來。

但是他沒有哭，現在絕不是他哭的時候，他必須笑，笑著對賀去病說：「有人說，眞正的好朋友之間，絕不須要說『謝』這個字，我想，我也不需要跟你說謝，因爲我已經知道你是我眞正的好朋友了……」

賀去病笑了，眼睛也在笑。

程無恙却收束笑容，一臉正色的接著說：「你說得不錯，人與人之間總有看法相左的時候，對刺殺聶羽軍這件事，我的想法與你截然不同，我不認爲殺他是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我非殺他不可，任何人都改變不了我，這一點我相信你已經很清楚……」

一頓，一臉凜然續道：「現在，你也清楚想到刺殺聶羽軍是一樁有死無生的行動，我已經決定採用『明殺』的方式，你對我的幫忙顯然已到了盡頭，無論如何你我也已到了該分手的時刻了吧？」

賀去病轉身望著窗外：「當一個朋友有難時離開他，那算什麼眞正的朋友呢？豈非和一般朋友無異？」

「你！」程無恙震聲道：「你不肯離開我，難道要跟我一起去殺聶羽軍？」

「我說過，這件事我管定了。」賀去病緩緩的迴身來，淡淡的注視著他：「雖然你不顧生死的用明殺的方式，也未必能得手，如果再加上一個我，那麼得手的機會肯定要大很多……」

「不！」程無恙驀然打斷他的話：「有你加入固然增加很多的得手機會，但對於逃生的機會並無助益，你難道不明白？」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賀去病說：「兩個人的力量無論如何是要比一個人的力量來得大些，逃生的機會自然也相對來得大，這是我的看法。」

「就算你的看法正確，」程無恙沉聲說：「那也只不過是增加一點點的逃生機會而已，最終仍是死路一條；你的加入，其實只增加無謂的犧牲吧了。任何人做出無謂的犧牲，都是愚不可及之事，你難道連這個都不知道？」

「這個我知道，」賀去病點頭：「但是我同時也知道另外一件事。」

「那一件事?」

賀去病笑笑:「我絕不能眼睜睜的看著朋友去送死而無動於衷，這一點，我賀去病還做不到，永遠也做不到。」

賀去病低下頭去。

一顆晶瑩的熱淚快速的滴到地上。

他沒有讓賀去病看到，他長長吸了一口氣，神色自若的抬起頭，然後淡淡的凝視著他:「看來，我無論如何是趕你不走了?」

賀去病只應了兩個字:「是的。」

「那麼，我是非答應你不可了?」

「是的。」

「我如果堅持不答應，你也一定會尾隨著我向聶羽軍下手?」

「是的。」

「我們現在是世界上最要好的朋友了?無論是生是死我們都會在一起?」

「是的。」

「我們是不是已經說了很多話?」

「是的。」

「你一定很口渴了是不?」

「是的。」第六個「是的」。

「那麼，你是否應該到樓下去拿酒呢?」

賀去病這次居然不再說「是的」。

「你為什麼不說話?」程無恙望住他。

「你不想喝酒?」

「想。」

「那為何還站在這裡?」

「因為，」程無恙微微一笑:「我不想喝你的『醉裡香』，我不是高劍父，你不認為我比那矮冬瓜聰明麼?」

程無恙呆住。

旋即搖頭歎氣:「你果然很了解我了，看來我想不承認你是我的好朋友也不行了。」

賀去病緊抿的唇角緩緩昇起了一縷笑意，很得意的笑意……

但是他突然又斂起笑意。

因為程無恙突然出其不意的點住了他的穴道!

* * *

程無恙把他僵硬的身子平放在床上的時候，一字接一字的說:「我也絕不能眼睜睜的看著朋友陪我去送死而無動於衷，這一點，我程無恙也做不到，永遠也做不到……」

一頓，接著說:「現在，你就好好的躺在床上，當穴道自動解開時，我想，我大概已經殺死了聶羽軍。」

「程無恙!」賀去病雖穴道被刺，但仍能開聲說話:「你這個蠢蛋，你自己一個人去絕無生還之理，而且只怕也殺不了聶羽軍，白白送死吧了，如果你夠聰明的話，趕快解開我的穴道!」

程無恙沒有應聲，他只是灼灼的注視著賀去病，然後緊緊的握了一下他的手，低沉的說了四個字:

「朋友，再見!」

「朋友，再見!」

一生當中，你一定有很多機會講這句話。

對程無恙來說，這只怕是他最後一次機會了。

「朋友，再見。」

當你說這句話時，通常你心裡都存著能與朋友再見面的希望。

對程無恙來說，他的心中只有一股深深的，濃濃的絕望。

因為，只要他一踏入「天虎幫」，無論他是否能殺聶羽軍，他都要離開這個世界。

離開這個世界當然也就是「死」的意思。

任何人死了，當然也就無法與任何人見面，包括你最親近，最要好的朋友在內。

所以當程無恙走到門口時，他那本欲拉開門閂的手不由自主的停了下來……

他心中忽然湧上了一股衝動!

——一股想回過頭去再見賀去病一面的衝動。

他回頭了。

但他只是回了一半，却又猛力的轉過臉來，然後用力的抽開門閂，然後踩着踉蹌的脚步衝出了房間!

因為他看到了賀去病眼中的淚!

有人說，世上最珍貴的淚就是情人的眼淚。

這句話正不正確?

對程無恙來說，那是不正確的。

——朋友，只有朋友眼中的淚才是最珍貴的!

——如果，你的一生中，你曾經為你的朋友或是你的朋友曾經為你流下一滴淚，那麼你的人生肯定是世上最豐富的人生!

——人生在世，即使你已擁有了權勢、財富、親情、愛情……，却獨缺「友情」，到了你臨死那一刹，你會發現你其實只不過度過了一個「吃菜不放鹽巴」的人生吧了。

人，如果吃了一輩子不放鹽巴的菜，那種「淡得出鳥」來的人生有何樂趣可言。

鹽，是人類的活力泉源;朋友就是我們人生中的鹽，它創造了人類無止盡的活力，它使現實而殘酷的世界增添了一份溫馨，你同意麼?

程無恙同意，絕對同意。

所以他急急的衝出房間。

否則他怕自己會改變了主意而留了下來。

他不能改變主意，絕不能。

他並不打算今晚動手殺聶羽軍的，只因為他知道如果再不動手的話，一定會連累的賀去病。

這一點，他非常清楚。

所以，不管怎樣他今晚一定要行動!

眞正朋友　惺惺相惜

程無恙衝出房門的時候，頭是低的。

因為那時候他眼中也有淚。

反手把門帶上時，第一件事便是把身體靠在門上，深深的吸了一口氣，然後抬手拭去眼梢上的淚水，這才慢慢的仰起頭來……

一抬頭，他整個人呆住了!

因為，因為……他看到了兩種東西——

——紅纓槍與大鐵弓!

紅纓槍當然是高劍父的紅纓槍;大鐵

弓當然是石硬上的霸王弓。

——他們兩人就坐在對面房間的門口，房門沒關，所以程無恙便見了他們了。

高劍父，還是那麼矮小。

石硬上，還是那麼高大。

兩人並排坐在一起，就像是老鷹帶小鷄般的那麼惹人想笑。

程無恙沒有笑。

——他那甫乾的淚水又溢滿了眼眶。

＊　＊　＊

程無恙當然沒有走，他已經走不了。

當他拍開賀去病的穴道時，賀去病笑咪咪的說：「你果然是個有信用之人，我們眞的又再見了。」

程無恙一臉苦笑。

高劍父大辣辣的當桌一坐，拉開喉嚨：「媽的，俺是來找你們算帳的，是那個龜孫子在我的酒杯裡放了『醉程香』？」

賀去病大笑。

程無恙沒有笑，他望住環胸而立的石硬上：「你呢？你來幹什麼？我好像記得我並沒有在你的酒杯放了『醉程香』，有嗎？」

「沒有。」石硬上在椅上坐了下來，坐在牀子上的高劍父仍然比他矮了一個頭。

「那你來幹什麼？」程無恙瞇著眼看他。

「我是專程趕來送還你的『雪參天養丸』，」石硬上從懷裡掏出一個小瓷瓶送到程無恙面前：「這玩意果然好，我服了不到三分一，便覺得氣滿力壯，什麼毛病也沒有了，宛如脫了胎、換了骨，這麼珍貴的東西，你說我怎能不送還給你？」

程無恙却沒有去接，他用頗爲冷漠的眼光瞥著石硬上：「當初我是把它送給你，送給人家的東西怎能再和人家要回來？你把我看成什麼？你以爲我是那種人？」

石硬上沒有說話，只是朝程無恙咧咀笑笑，便又把『雪參天養丸』揣回懷中……

程無恙望著他：「你爲什麼還坐在這裡？」

「我爲什麼不能坐在這裡？」石硬上也望住他：「你的意思，是要趕我走？」

「是的，」程無恙不客氣的說：「我們之間已沒事了，我如果不趕你走，難道還要我留你下來嗎？」

石硬上却絲毫不動怒，反向程無恙傻乎乎似的一笑：「我如果要走，那我就不會來了。」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程無恙有些疑惑。

石硬上沒有回答，坐在桌子上的高劍父已替他回答了：「他的意思是說，他要幫你殺死聶羽軍才走。」

程無恙震住：「爲什麼？」

石硬上的回答很簡單，但却非常有力：「只因爲我們是朋友。」

＊　＊　＊

這一晚，程無恙醉了，醉得一大糊塗。

他是該醉的。

因爲他太高興了。

——人在兩種狀況下通常會設法一醉的。一是心情極惡劣；一是心情極爲快樂。

程無恙的心情非常快樂，所以他醉了。

因爲他絕沒想到就在他想殺他生平最要好的朋友聶羽軍時，竟突然會交到了更多的好朋友。

——人的一生，或許能交到好朋友，而且一交就是三個，這種事情顯然是少之又少。

程無恙却很幸運的交到了。

在那一刹那，他覺得自己是全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在那一刹那，他覺得這個醜陋的世界其實還是非常可愛的！

＊　＊　＊

四月十四日。

明天就是陳追舟花展開幕的日子。

程無恙醒來的時候已是艷陽高照，耀眼燦爛的陽光斜斜的透進窗子，照得程無恙幾乎睜不開眼來。

他揉了揉眼皮兒，又按了按因醉酒而隱隱發痛的額角，這才蹣跚的下了床……

一下床，便見高劍父與石硬上推門而入。

「起來啦？」高劍父咧咀說：「瞧你昨夜那副樣子，我還以爲你會醉死了哪。」

石硬上甫一坐下，忽又起身站到門口去，朝著樓下大聲吆喝：「伙計，麻煩你送梳洗水與早餐上來……哦，順便送碗醒酒湯……」

＊　＊　＊

吃早餐時，程無恙發現不見了賀去病，不禁問：「死鬼頭呢？」

「探路去了。」石硬上手裡一個拳頭大的饅頭，一口就被他幹掉了一半。

「你們爲什麼不去？」程無恙咬了一口油條。

高劍父低著頭喝豆漿，喝得唏哩嘩啦響：「他不讓我們去，他怕你會開溜，偷偷一個人跑去冒險，所以要我們兩個留下看住你。」

「他是個聰明人。」石硬上手中的饅頭已經光了。

程無恙苦笑。

他歎了一口氣問：「你們什麼時候到洛陽的？」

「昨天中午。」高劍父個子雖小，食量却相當驚人，他已經開始吃第四個燒餅了。

程無恙說：「昨天中午抵達洛陽，怎麼這麼快找到我們了？洛陽城可不比一般小城鎮哪……」

「還不是我聰明，」石硬上伸手去抓第六個饅頭：「我和三寸丁說，你爲了避人耳目，絕不可能住大客棧，所以只不過花了一個下午工夫便找到你落脚的地方了……」

「胡說，」高劍父搶著說：「若不是我懂得問店家說要找頭髮像大花臉，以及一個衣服舊得發白的年輕人，才沒這麼容易找到呢。」

一頓，口沫橫飛的接著說：「當我們問到你們住在這家客棧時，便上樓來找你們，一到門口便聽到你和死鬼頭的說話聲，爲免打擾你們，同時也想給你們一個意外的驚喜，於是就在對面開了一個房問……」

「你們兩個眞聰明，」程無恙歎了一口

氣，又問：「那大蠻牛怎麼會和你一起來洛陽呢？」

「你跟死鬼頭走後，大蠻牛便來找我了，他說要還給你那什麼丸的，同時他也專程來謝我救了他一命：」高劍父一邊吃，一邊喃喃的說：「你知道，他這個人外表兇惡難看，其實人不壞，我其實也蠻喜歡他的，便留他在『長飲山莊』住下，他一再追問我你到洛陽來幹什麼，我拗他不過，也就坦白告訴他，他知道了你的事情之後，說什麼也要跟著來幫你……」

話未完，高劍父忽然像是想起了什麼，皺了皺眉頭，噫聲問：「咦，這些問題好像你昨夜已經問過了，而我也好像已經告訴了你，你怎麼現在又問了？」

「是嗎？大概我醉得太厲害了，都記不起來了。」程無恙吃得很少，臉色有點蒼白，他用手指揉著太陽穴喃喃說：「昨夜一定是我喝得多了，到現在我都覺得腦袋一片空白，昏沉沉的，就像千斤重一樣，唉，我的酒意越來越退步了……」

「你的確喝過頭了，瞧你氣色壞得很，」高劍父放下燒餅，走到他背後去：「來，讓我幫你鬆鬆筋骨，在『長飲山莊』你和死鬼頭喝醉時，我幫你們抓龍按摩，馬上又能大吃大喝了，不是嗎？」

「可不是，」程無恙漫聲應道：「我和死鬼頭對你的鬆骨功夫讚不絕口呢。」

高劍父大樂，開始為程無恙按摩……

程無恙閉著眼，一臉舒服暢快的神色……

石硬上吃完第六個饅頭時，忍不住長吁一口氣：「嘩，好久沒吃過北方的早食了，真他媽的痛快！」

「大蠻牛，」程無恙忽然睜開眼叫他：「幫我一個忙，把那邊的窗子再打開一些，讓空氣多流通，那麼我就更快復元了。」

「沒問題。」石硬上轉身去開窗。

當他走到窗前時，程無恙忽然出其不意的反手點住了正在為他按摩得非常起勁的高劍父的穴道，然後一個凌空翻飛自背後點住了正探手開窗的石硬上的麻穴！

高劍父哇哇的叫了起來：「媽的，你這個老古董狗屎，原來你在扮豬吃老虎，賺我們上當，此後別再玩這種遊戲了，快放開我們！」

石硬上也在叫：「喂，你這個狗娘養的，奸得頭上生角，算什麼朋友嘛！」

「矮冬瓜，大蠻牛，」程無恙激動的說：「無論如何我絕不願意你們陪我去送死，朋友，再見啦！」

話聲中，他已飛快的撲門而出……

程無恙的動作很快。

他非快不可。

他怕賀去病萬一趕回來，那他無論如何也跑不掉了，所以他以最快的動作撲門而去。

但是，奇怪的是，就在他撲身而起，還未摸到門把時，門却自動開了。

門當然不會自動開，當然是有人推開它了。

——推門而入的人正是賀去病。

程無恙停下腳步，忍不住長歎一口氣：「你為什麼偏偏在這個時候回來？」

「因為我知道那兩個笨蛋絕對看不住你，所以我就急急的趕回來了。」

賀去病朝他咧咀一笑，然後走前去解開了高劍父與石硬上的穴道……

「媽的，死鬼頭你回來的正是時候，」高劍父活動了一下臂膀：「否則真要叫那個老奸仔溜了……噫，死鬼頭，你的頭髮怎麼不一樣了？」

高劍父突然注意到賀去病的頭髮「變黑」了，不再是怪裡怪氣的「崩哥頭」。

程無恙與石硬上當然也注意到了。

而且他們還注意到賀去病一身光鮮打扮，儀容整潔不說，光是身上那襲錦色大袍一看就知道嶄新而又名貴的衣料，除此之外，他手上還捧著一個包袱……

「嘩，死鬼頭，你幾時變得如此人模人樣的啦，簡直像個有錢佬哪。」

「哎喲，何止像有錢佬，簡直就像附馬爺一樣哩……」

「嘖嘖，如果你早就扮成這樣子，只怕秦淮河畔的姐兒就發痴啦……」

三個人你一句我一語的打趣著賀去病。

賀去病沒哼聲，微笑著把手中包袱往桌上一放，一面解開，一面說：「別嫉妒我，喏，你們每人也都有份。」

包袱打開，裡面竟全是質料極好，價錢極貴的新衣與新靴。

程無恙大惑不解：「這是給我們三個人的？」

賀去病點點頭：「我用目測你們的身材，我的眼睛一向厲害得很，無論是看人的內心或外表都很少出錯，這就是我浪跡江湖多年的心得，快換上新鞋、新衣吧，包你合身得很。」

程無恙最討厭穿新衣新鞋，首先叫了起來：「為什麼一定要換新衣新鞋？」

「是呀，」石硬上也幫腔叫了起來：「又不是新年，穿新衣幹嘛？」

賀去病一臉正色說：「那當然是為了方便刺殺聶羽軍。」

大家怔住。

「什麼？」高劍父眨著眼說：「殺人要穿新衣，我還是第一次聽到的哪。」

「俺也是頭一回聽到，」石硬上也說：「媽的，這是那門子的新規矩？」

程無恙也不明所以，「喂，死鬼頭，究竟搞什麼鬼？神秘兮兮的？」

「先別吵，我自然會說給你們聽，」賀去病高舉雙手說：「大家先把窗戶關上。」

＊　＊　＊

窗子關上之後，大家圍成一桌，賀去病壓低著嗓子說：「我已經找到了刺殺聶羽軍的好機會……」

程無恙一震，忙不迭插咀問：「死鬼頭，什麼好機會？」

「明天，」賀去病一臉凝肅：「明天就是洛陽城第一首富陳追舟舉辦有史以來最大的牡丹花展的日子，到時……」

話未完，高劍父又插咀：「陳追舟舉辦花展和刺殺聶羽軍有什麼關係？」

「怎麼沒關係，」賀去病瞪了他一眼：「到時聶羽軍會被陳追舟邀請去當第一個貴賓……」

「真的？」程無恙忍不住問。

「自然是真的，」賀去病回道：「我一早到花市去轉了一圈，聽到賣花的小販說

才知道這回事。」

一頓，他接着說：「後來我便到人多嘴雜的酒樓去打聽，原來陳追舟和『天虎幫』的關係極爲密切，本來他是邀請杜小甫前去當首席貴賓的，由於杜小甫有意培植他那未來的入贅女婿，意圖逐漸將權力交給他，希望他在接班以前能與當地士紳或有影響力之大人物建立良好關係，於是乃指派聶羽軍偕同杜麗娘做爲陳追舟明日的首席貴賓。」

「你的意思，」石硬上問：「明日聶羽軍前往陳府賞花時展開刺殺行動？」

「是的，」賀去病點點頭：「我的意思正是如此，那是個絕好機會……」

「絕好機會？」程無恙皺起眉頭：「爲什麼你認爲是絕好機會？」

「當然是好機會，」賀去病說：「最起碼他去賞花的時候，總不可能把全部『天虎幫』的人馬都帶去吧？充其量他也只不過帶些『飛虎侍衛隊』吧了，比較起來，難道不比要到『天虎幫』總舵去行刺來得容易得手？這簡直是天賜良機哪。」

「我同意死鬼頭的看法，這的確是絕妙良機，」高劍父顯得很興奮的說：「據我所知，名震江湖的『飛虎侍衛隊』眞正主力成員只有八名，所以又有人稱爲『八虎將』，就算明日八個『飛虎侍衛隊』的大將全都到齊，再加上聶羽軍與杜麗娘，也不過是十個人而已，而我們這邊廂有四個人，四對十，雖然是人數上佔劣勢，但是我們每個人都不是省油之燈，再加上敵明我暗，主攻權操在我們手裏，這一點我們是佔了極大優勢，只要我們運氣不太差，很可能一擊便能得手……」

「矮冬瓜，說你笨還眞聰明，」賀去病笑着對他說：「你分析得很好，我們猝然一擊得手的機會不但很高，而且我們全身而退的機會也相對提高……」

「我不同意你們的看法，」程無恙沈聲說：「衆所週知『飛虎侍衛隊』成員總共有四十名之多，雖然『八虎將』武功較高，但其餘的三十二名也不可忽視，再說陳追舟早年也是江湖人物，聽說還是少林寺的俗家弟子，練的一手少林拳頗有火候，還有他那衆多的家丁，雖說是武功平平，無論如何總也是股力量，實際上我們不只是四對十，說不定還上百哪，如果眞是這樣，這怎能說是好機會？」

石硬上接口：「好，就算你說的對，但總比要到『天虎幫』總舵去殺聶羽軍來得容易多了，我認爲這是好機會。」

程無恙搖頭：「是的，就刺殺聶羽軍的觀點來說，的確是個好機會；但是若以逃生的觀點來說，依然是渺小得很……」

吞了一口口水，接着一臉肅穆的說：「因此我還是堅持我的意見，刺殺聶羽軍的事還是由我自己來，無論如何我絕對不能要大家陪我去送死……」

「媽的，」高劍父打斷他的話：「我們三個人來都來到了，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啦，你還他媽的婆婆媽媽的，眞奇怪爲什麼沒有人叫你老太婆？」

「我看他比老太婆還老太婆，」石硬上把胸脯拍得咚咚响：「奶奶的熊，人生在世終不免一死，能爲朋友一死不也是人生一大快事嗎？總比要一世人窩窩囊囊的過來得好多了……」

「先別吵！」賀去病拍了拍手掌：「大家先別吵，別死呀死的，死鬼頭我自然山人有妙計，我保証到時不但能順利的殺死聶羽軍，而且大家還能順利的逃生，更重要的，『天虎幫』日後還無法找我們報仇哩！」

大家果然立即都安靜了下來。

但是大家望住他的眼神都充滿了不相信。

「不是我吹牛，」賀去病胸有成竹的說：「講殺人你們實在還早哪，簡直就是小兒科，現在的江湖，一味靠武功硬打硬殺早就落伍啦，眞正厲害的大人物，都是靠腦筋殺人的……」

「夠了沒有？」高劍父一肚子火：「別再又吹又擂的啦，媽的，老子知道你聰明，聰明其實也就是奸，快把你的奸鬼話拿出來，別再吊大伙的胃口啦！」

「我才不相信他有什麼好鬼計，」石硬上也嘟噥着說：「殺人憑腦筋，簡直是屁話……」

但是，當賀去病把他的「奸鬼計」說出來之時，大家的臉上都露出了佩服之色。

＊　＊　＊

賀去病如何能順利的殺死聶羽軍，如何能順利的逃出重圍，而且還能免去「天虎幫」日後的尋仇，他究竟用什麼方法？

方法其實很簡單。

他說：「明日陳追舟的花展，基本上是公開的，歡迎所有愛花的人士前往自由觀賞，但却有兩個條件……」

「那兩個條件？」石硬上問。

「第一個條件，」賀去病說：「前往賞花的人必須穿着整潔，禁止衣飾邋遢、奇裝異服人士進入……」

「我明白了，」高劍父恍然：「所以你洗去了你那大花臉頭，又要我們換新衣新鞋，爲的就是要順利進入明日的花展。」

「明天是花展開幕的第一天，除了聶羽軍與杜麗娘是首席貴賓之外，自然還有其他各地的名流士紳，甚至是江湖上有頭有臉的大人物都將應邀出席，因此我們必須特別注意我們的服飾，你們要知道，陳追舟乃洛陽第一首富，所謂龍交龍，鳳交鳳，明日出席的人必然衣飾光鮮，我們如果不穿得講究點，肯定會受到陳府那班狗眼看人低的僕從注意……」

賀去病微微一頓，掃了他們一眼，又說：「所以，矮冬瓜你明日絕不能再戴上你那牛鼻圈子的大耳環；狗屎當然也不能再穿那套老古董的衣服了，還有大笨牛，明天你進入陳府時，必須時時面帶笑容別再瞪着那雙大牛眼，否則準吃閉門羹。」

石硬上朝他露齒咪咪一笑：「喏，俺這副樣子好不好看？」

「別打岔，」高劍父用手肘頂了他一下，「死鬼頭，第二個條件是什麼？」

賀去病說：「第二個條件也是最重要的條件，那就是任何人都不准攜帶兵器進入。」

「這問題可大了，」高劍父立刻低叫起來：「不帶傢伙，如何殺聶羽軍？」

「爲什麼不准帶傢伙？」程無恙問。

「表面上，陳追舟的理由是，賞花乃

是一樁極其風雅的事，如果每個人都帶刀帶槍，無疑是件很煞風景之事：」賀去病緩緩的說：「但據我個人的分析判斷，骨子裏是為了保護聶羽軍與杜麗娘的安全……」

石硬上忍不住插上一嘴：「如此一來，咱們那有機會殺聶羽軍？」

「機會當然有，而且是絕大好機會，」賀去病微笑着說：「我們雖然不能攜帶兵器，同樣的，聶羽軍與杜麗娘他們也都不能佩帶傢伙啊……」

石硬上又插嘴：「你的意思是說，到時大家拳對拳，脚對脚，肉搏呀？」

「那倒不必，」賀去病說：「長兵器不能帶，咱可以暗藏短兵器混進去啊。」

他說這話時，從寬大的袖袍裏拿出了四把又小又薄又鋒利的匕首放在桌上……

「嘩，好小的刀。」高劍父說。

「哇，好利的刀。」石硬上說。

「不管是大刀小刀，能殺人的就是好刀；就如同不管是白貓黑貓，能抓老鼠的就是好貓一樣。」賀去病眯著眼說：「想當年，荊軻刺秦王用的就是這種又小又利的刀，唯一不同的是，這些刀都沒淬上劇毒，只因時間急迫來不及了，所以明日下手時，務必對準敵人的要害，力求一刀斃命，這一點大家行動時千萬要牢記，否則功虧一簣便太可惜了。」

大家點點頭，同時拿起桌上鋒利的匕首細細端詳把玩……

「有這鋒利的刀足夠致聶羽軍於死地了，」程無恙望住賀去病：「但是，你有把握我們一定能順利混進去麼？我的意思是說，陳追舟既然為了保護聶羽軍與杜麗娘的安全而下令禁止攜帶兵器，你難保他不會命家僕在入口處逐個搜身麼？」

「是呀，」高劍父有同感：「如果被搜到了，豈非馬脚頓露，無所遁形啦？」

「這就要碰碰運氣啦，」賀去病說：「照常理判斷，陳追舟為了加强安全措施，理應會命人搜身，但是我想也不致於對每個賓客都搜身，畢竟搜身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是一種極不禮貌的行為，因此我敢大胆的說，他們只敢對穿着普通而平常的賓客搜身，對有頭有臉的大人物或穿飾華麗的賓客，決不敢冒犯的，畢竟這個世界是敬衣不敬人的世界，特別是權勢富貴之家的門人家僕，十個九個是眼高於頂，狗眼看人低，只要我們明日打扮得像闊佬樣，態度從容，神色自若，他們必不敢對我們搜身的。」

「唔，有道理，」高劍父忍不住點了點頭說：「當今世界，只要你穿得像樣，別說是那些門從狗腿子，就是六扇門中的官衙狗爪，見到了你也會對你客氣三分，絕不敢小看你。」

——朋友，你是否也有「敬衣不敬人」的心理呢？或多或少吧了。你不承認？

程無恙、高劍父與石硬上他們都承認賀去病的看法，因此他們也都認為明日身藏小刀混入陳府應該是輕而易舉之事。

「不過，事情不怕一萬只怕萬一，」程無恙仍有一點不放心，他面色凝重的注視賀去病：「萬一事情並不如我們所料，他們對我們搜身時，怎辦？」「

「不難辦，」賀去病拍了拍他的肩說：「到時大家要眼明手快，萬一發覺他們有對我們搜身的意圖時，咱們要主動的上前去，很自然的賞給那個門從之首二十両大銀。你知道，世上有錢的人都有給小賬的習慣，這當然不是為了表示他們對下人的體恤，只不過是炫耀他們的財富吧了。」

賀去病輕呷一口茶，接道：「你也一定知道，那些門從下人一旦接受你的賞錢，難道他還會笨得想搜你的身？」

「妙！妙極！」石硬上撫掌笑曰：「如果是我，只怕對你哈腰擦鞋還嫌來不及，王八蛋才敢搜你的身哪，三寸丁，你說是不是？」

「誰說不是，這個世界有錢萬事通，別說是門從下人，就算是被尊為『聖人』的孔老夫子，如果你沒錢請他教你唸書，睬你才有鬼！」高劍父望住賀去病，「媽的，死鬼頭，你眞是看透人心哪。」

程無恙問了另外一個問題：「我們混進去之後，什麼時機下手呢？你應該知道，聶羽軍與杜麗娘的身邊一定有『飛虎侍衛隊』保護著，而且陳追舟以及他的得力家僕也一定陪侍在側，我們如何接近他呀？」

賀去病不慌不忙的說：「這是一定的，屆時聶羽軍是主賓，當然像衆星拱月般的被包圍着，我們很難有下手的機會……」

高劍父忍不住打斷他的話：「媽的，說了老半天，居然還是沒有下手的機會，搞個屁呀……」

「奶奶的熊，」賀去病堵斷了他的話：「我話沒說完，你急什麼急呀？」「

高劍父連忙住口不語。

賀去病這才接着說：「我想，大家都會想到一個問題，聶羽軍，不，其實任何一個人也都有單獨的時候，絕不可能一天十二個時辰從早到晚都有人陪在他身邊，你們可知道是什麼時候？」

「我知道，」石硬上立刻應聲：「人在睡覺的時候，都是獨處的。」

「不對，」賀去病搖搖頭：「聶羽軍和杜麗娘已訂了親，形同夫妻，只怕早已雙棲雙宿，就算沒有，他們並不打算在陳府留宿，明日巳時，聶羽軍將準時到達陳府，為陳追舟的花展主持開展儀式，之後賞一個時辰的花便開始午宴，用完餐略微休息，便打道回『天虎幫』，這是他們已排定的整個行程。」

「那，」高劍父思索着：「那一定是洗澡的時候了，人在洗澡的時候都是……」

話講一半，他自己忽又搖着頭說：「不對，不對，現在的人都流行洗鴛鴦澡了……再說，聶羽軍在陳府停留的時間那麼短，無論如何不可能在那裏洗澡，而且北方人不似我們南方人那麼講究天天洗澡……」

程無恙正欲張口，忽又見高劍父擊掌道：「嘩，老子想到了，人在上厠所的時候，身邊絕對沒有第二個人，死鬼頭，你說對不對？」「

「對極了，」賀去病笑着拍了一下高劍父的腦旬子：「媽的，說你笨還眞是除笨有精，不錯，任何人，不只是聶羽軍，也一定有上厠所的時候，我們就在聶羽軍上厠解手的時候下手！」「

「妙，眞是他媽的妙！」石硬上撫掌大笑：「到時一刀紮在聶羽軍的屁股上，不死才怪！」

「因此，」賀去病沉聲說：「明日我們四個人隨時要保持着高度的警覺，一發現聶羽軍上厠所的時候，我們立刻跟上去，就在厠所裏行動！」

「不錯，聶羽軍上厠解手時，身邊必無侍衛，杜麗娘也不可能陪着他上厠所，這的確是下手的好時機。」程無恙低首沉思：「但是，我想，到時那些侍衛也必會包圍住整個茅厠，不准任何人進入，如果是這樣，我們如何下手？」

「這一點你倒是多慮了，」賀去病緩緩道：「誠然，聶羽軍解手時，會有侍衛禁止其他人入內解手，但絕不可能將整個厠所包圍住，充其量是一兩名侍衛站在厠所門口吧了，畢竟任何人解手的時間都不會長，在那麼短的時間將整個厠所包圍住，無論如何是太小題大做了，你不認爲是嗎？」

「有道理，我同意你的看法；」高劍父附和着說：「任何人解手，無論是大解或小解，除非你是便秘，否則必然快得很，一般來說，任何大人物都不會派大批的侍衛把厠所圍住的，那不僅是小題大做，謹愼得離譜，而且實在是有礙瞻觀哪。」

程無恙無話可答。

「接下去，」賀去病清清喉嚨，輕咳着說：「當聶羽軍入厠解手時，如果侍衛是一個人，那麼由我假裝內急，出奇不意的點住他的穴道；如果是兩個人，矮冬瓜便和我一起行動，制住侍衛之後，狗屎立刻就進去殺你的聶羽軍，懂了嗎？」

「不懂。」石硬上瞪著他搖搖頭。

「那裏不懂？」賀去病問。

「我呢？」石硬上哼聲問：「我石硬上的任務呢？你好像漏了我，不是嗎？」

「你那麼個大個子，怎漏得了你，」賀去病洪洪一笑：「你自然是跟着我和矮冬瓜守住門口，以防隨時有變……當然，如果侍衛是三個人的話，你自然也要和我們一起出其不意的制服他們，不過我想這是不可能了，我敢肯定厠所門口的侍衛兩個已經太多了，絕不可能超過三個，懂吧？」

「還有一點不懂。」石硬上說。

「你說。」賀去病笑笑。

「既然你們兩個負責制住門口的侍衛，」石硬上一臉疑惑：「爲什麼不讓我和狗屎一起進去殺聶羽軍呢？你不認爲兩個人一起殺他比一個人殺他要來得容易得手嗎？」

「是呀，」高劍父也說：「狗屎的武功雖好，但聶羽軍的武功也絕對不差，江湖上的人都知道他的飛刀是十拿九穩，很少有失手的時候，若由狗屎一個人對付他，或許未必會輸，但也不一定能贏得了他哩，你這麼聰明的人，怎麼連這一點也想不到？」

「不，他有想到；」程無恙忽然長嘆一口氣，灼灼的注視著賀去病，緩沉的說：「只因爲他瞭解我，瞭解我絕不允許任何人殺聶羽軍，所以他只安排我一個人殺他。」

高劍父與石硬上怔住，幾乎異口同聲的問：「我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們會明白的，」程無恙眼中滑過一絲痛苦之色，「有人說，兒子是自己的好，即使自己的兒子是十惡不赦之人，寧可自己殺了他，也不容許任何人動他一根毫毛。朋友，眞正的好朋友也一樣，雖然你對他痛恨到極點，恨不得一刀殺了他，但你却又不捨得別人動他……這種矛盾的心理，我想，大概就是所謂的私心吧。」

高劍父與石硬上似懂非懂的望住程無恙，他們想問，但又看到程無恙眼中有隱隱淚光，更感茫然，一時也不知該從何問起。

不過，有一點他們已經懂了：

——程無恙除了帶着一顆極堅定的心來殺聶羽軍之外，同時也帶着一顆極爲痛苦的心前來。

畢竟，聶羽軍曾經是他最要好的朋友，於今一旦要殺他，程無恙的心境當然是痛苦的。

——究竟，程無恙爲什麼非殺聶羽軍不可呢？

這其中的原由，高劍父心已經告訴了高劍父，高劍父也告訴了石硬上，獨有賀去病還不知道；賀去病始終沒有問，他深信程無恙有他非殺的理由不可，就像當年他殺了自己生平最要好的朋友一樣……

所以，他瞭解程無恙的心境，非常瞭解。

這一瞬間，賀去病的星眸裏其實也閃漾着極爲痛苦的神色，高劍父和石硬上沒有注意到，程無恙却注意到了……

——賀去病爲何如此痛苦？

程無恙沒有問，他問了另外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對他來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就是事關大家生死的問題，不，他其實早已豁開，置生死於度外，他關心的是賀去病、高劍父與石硬上的安危問題，他絕不希望見他們三人中之任何一個人爲他犧牲，無論是誰在這次行動中喪生，他肯定自己會痛苦一輩子！

「接下去，你是否應該說我們如何能逃出重圍？」

「這不簡單，」賀去病不慌不忙的說：「如果我們出手得宜點住侍衛的啞穴及麻穴，而你又很順利的割斷聶羽軍的喉嚨的話，豈非是神不知鬼不覺？只怕我們四個人大大方方的從陳府的大門口走出，他們還不知道聶羽軍已死在厠所中呢。」

「妙，妙，眞是他媽的妙！」石硬上又「妙」個不停：「死鬼頭，你果然是好奸計，果然不是專說屁話之人，俺服了你。」

程無恙始終非常小心謹愼，他又問：「到這裏爲止，假設一切非常順利，雖然我們安然逃脫，但難保『天虎幫』不會依據陳追舟門人的描述，而發現可疑之人就是我們四個，若日後展開尋仇，那大伙豈不仍是難逃一死？畢竟『天虎幫』是一個實力雄厚的勢力集團，憑我們之力無論如何是難逃其掌心的，不是嗎？」

「這一點請放心，我當然也有安排。」賀去病笑咪咪的應了一聲，便從桌上那包衣服底下拿出了一個小布包，然後緩緩打開。

大家立刻見到了兩樣東西。

——假頭髮與假鬍子。

假頭髮與假鬍子當然是來易容之用。

賀去病說：「由於時間急迫，我無法去弄四張精緻的假人皮易容，不過有假髮與假鬚也夠了，畢竟明日的花展是洛陽城有史以來的最大花展，盛況之空前是可以預卜的，在人擠人，人山人海的狀況下，只要我們細心一點裝扮，我想應該是沒有人會注意我們戴假髮或假鬍子的，你們說是不？」

大家都同意他的看法。

「大家有沒有其他問題？」賀去病問。

高劍父與石硬上搖搖頭。

程無恙想了一下說：「如果，我們一刀割不斷聶羽軍的喉嚨怎麼辦？你知道，聶羽軍並非省油燈，要我無聲無息一刀致他於死地，這只怕是一樁相當困難的事，很可能我會和他在廁所裏展開激烈的格鬥，如果是這樣，肯定會驚動其他的人，那就不妙了，只怕到時我們誰都跑不了，最終仍是死在一起……」

「不會的，」石硬上打斷他的話：「任何人在上廁所的時候，肯定是內急才會上廁所，在那種情況下，聶羽軍一心只想到快點將體內的屎或尿拉出來，那還會想到有人會殺他？」

「大笨牛不笨哪，你說得對極了，」賀去病含笑道：「任何人在解手的時候，也就是警覺心最鬆懈的時候，只要你程無恙不手軟，必然能一刀令他斃命。」

「我當然不會手軟，否則我就不會從老遠趕來殺他了。」程無恙接著說：「我只是提醒大家，萬一我一刀殺不死他，也許要兩刀、三刀甚至是十刀、二十刀才能將他殺死，那時肯定會驚動其他的人趕來救駕，如此一來……」

高劍父插口說：「那你不用躭心，到時自會有我們三個對付他們，你儘管放心殺聶羽軍。」

「不，這樣不好，」程無恙低首沈思，緩緩道：「依我看，我認為就在我衝進去殺他的時候，你們三個就應立刻離去……」

「那怎麼可以？」石硬上叫了起來：「要我們把你一個人丟在那裏，那我們又何必老遠趕來幫你？乾脆讓你一個人行動就好了……」

「開玩笑，」高劍父也叫著說：「丟下朋友只顧自己死活的事，我高劍父永遠也做不出來。」

「我知道，」程無恙略顯激動：「我知道你們都是肯為朋友犧牲的人，但是如果你們在外面不走的話，只怕我反而殺不了聶羽軍。」

「為什麼？」高劍父不明白。

石硬上也不明白：「我不懂你這句話的意思。」

賀去病懂，他已經替程無恙回答：「他的意思，如果我們三人走在外面，那麼就會增加他的心理負担；人在殺人的時候，如果心有旁騖，心理壓力過重的話，往往非但殺不死人，反而會被殺死。」

「我還是不明白，」高劍父搖搖頭，耳上那個大耳環也跟着晃來晃去：「我們守在外面替他應變，他應該可以無後顧之憂，放胆去殺聶羽軍，為何反而增加他心理上的負担？」

賀去病嘆了一口氣：「因為，他担心我們會無法逃脫，他不願見到我們之中任何一個人在這次行動有所閃失……」

「是的，」程無恙顯得極為激動：「只要你們任何人有個三長兩短，那我程無恙即使僥倖能偷生，也將痛苦一輩子！」

高劍父與石硬上張嘴欲言，賀去病已揚手道：「我們就照他的意思做吧，如果我們堅持，那麼我們不僅幫不了他，反却害了他，豈不幫了個倒忙？」

高劍父與石硬上只好住口不語。

程無恙見他們不說話，沈肅的臉孔終於綻出一絲笑容：「我一衝進去的時候，你們便以最快的速度離開陳府，回到這裏拿走你們的東西，然後直奔回秦淮河畔，千萬不可停留……」

「那你呢？」石硬上瞪著他問。

「我？」程無恙笑笑：「如果我還活著，當然拚死也會趕回秦淮河與你們見面；如果我死了，你們也不必悲傷，十八年後又是一條好漢，我們十八年後再見吧。」

「不！」石硬上咬著牙：「萬一你死了，而聶羽軍仍活著的話，我石硬上願以我的生命向你發誓，我一定會殺了他替你報……」

不等他說完，程無恙已用力捶了一下他粗壯的臂膀：「誰也不准替我報仇，我說過，聶羽軍不管怎樣總是曾經是我的好朋友。在我活著，我絕不准任何人殺他，在我死後，也同樣不准任何人找他報仇！畢竟，是我主動刺殺他的，我若死在他刀下也是咎由自取……」

一頓，他掃視了三人一眼，然後一字接一字的說：「答應我，否則我死也不會瞑目！」

賀去病輕嘆一聲：「我答應你……」

高劍父與石硬上也只好點點頭。

不知怎的，程無恙心中忽然湧上一種酸酸的感覺……

他突然有「怕死」的感覺！

——他實在捨不得他們。

程無恙幾乎想放棄刺殺聶羽軍的念頭了！

他忍不住猶疑起來了……

＊　＊　＊

吃完午飯後，四個人便開始試穿新衣新鞋。

賀去病的目力果然極好，居然每人的衣鞋都很合身，簡直就像是訂做似的。

特別是戴上假髮與假鬚之後，每個人搖身一變，「江湖流氓」變成儼然富商巨賈。

大家對賀去病讚不絕口。

＊　＊　＊

卸下新裝時，程無恙突又想起了一個問題。

他問賀去病：「你的計劃雖好，但是我們並不知道陳追舟的廁所在那裡，我們是應該先瞭解一下地形，如此大家在心理上可先有了適應，到時才不致有陌生而手忙脚亂的感覺，你說是嗎？」

「當然是，」賀去病點頭應道：「刺殺這項工作，除了武功要夠斤兩之外，內在的心理因素尤其重要，能事先熟悉環境，當然對穩定心情有極大的幫助。」

一頓，問：「你的意思，是我們應該

先潛入陳府去觀察環境？」

「是的。」

「好，那我們晚上便潛入陳府去，夜晚行動較不易被人發覺。」

想了一下，賀去病又說：「今夜就由我們兩個去，大笨牛和矮冬瓜留在客棧內……」

話未說完，高劍父和石硬上已叫了起來：「媽的，爲什麼我們留在客棧？」

賀去病瞪了他們一眼：「人多總難免容易被人發覺，我和狗屎的輕功比你們兩個好，我們勘查地形回來，再解說給你們聽述還不是一樣。」

高劍父與石硬上嚅了嚅咀，却沒有說話。

——他們已對賀去病心服口服。

＊ ＊ ＊

十四的子夜，十五的凌晨。

天上的月兒，圓得像彌勒佛的臉。

月光似婚紗，又白又雪。

整個洛陽城安靜得像熟睡中的嬰兒。

座落於城中心的陳府透著一片安祥靜謐，嗯，也透著一陣陣濃郁的花香，牡丹花香。

花香令人醉。

程無恙與賀去病沒有醉。

他們不敢醉也不能醉。

他們帶著清醒而冷靜的頭腦，以及輕靈而快捷的脚步，像狸貓般的，無聲無息的翻過了陳追舟巍峨的朱牆碧瓦……

半個時辰多一點之後，他們又以同樣俐落的身手翻出了圍牆。

進去與出來的時候，他們都沒有說話。

不過，出來時的臉色要比進去時好看多了。

——他們很滿意這次夜探的結果。

＊ ＊ ＊

今晚的夜色實在美。

美得令程無恙與賀去病忍不住放慢了脚步。

踩著月光，兩人依然默默無語。「你爲什麼不說話？」賀去病首先打破沉默。

「你要我說什麼？」程無恙漫聲應著。

「說話能令人心情輕鬆，行動前保持輕鬆的心境，往往能一擊奏效的。」

「有道理，你說的話總是很有道理，你好像很有經驗，殺人的經驗？」

「人在江湖，殺人與被殺，就像太陽上山下山，那是極爲平常而又無可奈何的事，不是嗎？」

「是的，」程無恙輕輕歎息，歎出心中濃濃的苦澀，「人，本來就一直活在你殺我，我殺你的世界……」

一頓，微笑著問：「你殺過什麼人？」

「很多，」賀去病舉目望住皎潔如雪的明月，「男人女人，我都殺過。」

「朋友呢？」程無恙忽然問：「你殺過朋友嗎？」

賀去病突然停下脚步，目光冷冽的瞪著他……

程無恙也停了下來，目光柔和，「爲什麼不說給我聽？也許說出來之後你心中便不那麼痛苦了。」

「你知道我殺過朋友？」賀去病冷冷的瞪著他：「是誰告訴你的？」

「是你告訴我的。」

「我幾時告訴過你？」賀去病驚訝。

「如果你沒有殺過朋友，你爲什麼這麼瞭解我的心情？」程無恙望住他，「你非常瞭解我此刻的感受，我痛苦，我也不得立即一刀殺死聶軍羽，却又不准任何人動他一根毫毛……這種矛盾的心理，沒有殺過朋友的人怎體會得出？」

賀去病沒有應聲，他忽然快速的轉過身去。

在轉身的一剎那，程無恙非常清楚的看到他眼角上的淚光……

「其實，在我心目中，聶軍羽不只是我一生中最要好的朋友，我甚至把他視爲比手足骨肉還親……」程無恙語音低沉而感傷，「我跟他相處的時間或許不算太長，至少比不上人家幾十年的老朋友那麼長，但是我們同甘共苦過：我們一起闖江湖、一起走天涯、一起狂歌、一起痛哭、一起挨餓、一起狂醉、甚至一起嫖妓！……最後，我們一起愛上了一個女人……」

「慕容雪心？」賀去病緩緩問。

「是的，」程無恙痛苦的低下頭，「我和他在秦淮河畔同時愛上了慕容雪心……」

自古以來，兩個男人同時愛上一個女人，就和兩個女人同時愛上一個男人一樣，是非常平常，多過牛毛之多。但是它們之間却有絕大不同之處：

——兩個女人可以同時嫁給一個男人，但兩個男人却不能同時娶一個女人。

爲什麼？

——我怎麼知道，爲什麼不去問問偉大的孔仲尼先生或周公先生？要不然問問「擦鞋大王」朱熹先生也可以。

兩個男人既然不能同時娶一個女人，好像只有兩條路可走：

——一是「競爭到底」，一是「自動放棄」。

「結果，」賀去病轉身望住程無恙，「你自動離開了秦淮河，成全了聶羽軍？」

「我本不想成全他的，因爲我眞的非常愛慕容雪心。而那時候的慕容雪心也並未表態愛誰，她顯然都喜歡我和聶羽軍，我其實還有機會得到她，我如果堅持下去，誰能成爲慕容雪心入幕之賓，實在是個未知數……」程無恙在路旁的一棵大樹坐了下來，他瞇眼眺著如玉盤的月兒，「但是我却成全了聶羽軍，只因爲我覺得我大他一歲，在我的感覺上，我是他的長兄，他是我的弟弟，兄長不想跟弟弟爭，兄長本就有責任照顧弟弟，所以我就離開了他，也離開了慕容雪心……」

「你走了之後，聶羽軍爲什麼沒娶慕容雪心呢？」賀去病靠著樹幹，摘了一片葉子放在咀裡嚼著，苦苦的，澀澀的。

「那當然是他喜新厭舊，變了心，」程無恙握了握拳頭，「而且整個人都變了，變得唯利是圖，變得厚顏無恥，否則怎會入贅杜家？」

賀去病沉默，停了一下又問：「就因爲他移情別戀，遺棄了慕容雪心，就因爲他入贅杜家，追求權力，所以你要殺他？」

「這種人，」程無恙望住他，「不該殺嗎？」

賀去病吐了口中的葉渣，淡淡的瞥了他一眼，「移情別戀、唯利是圖，聶羽軍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像他這種人只怕多過街頭的野狗吧，你爲何不殺光那些人，獨獨要殺聶羽軍？」

「別人是別人，聶羽軍是聶羽軍，」程無恙的拳頭依然緊握著：「他是我的朋友，最好的朋友，我以他爲榮、以他爲恥。當他做出萬人歌頌的事蹟時，我第一個爲他喝采，當他做出不情不義之事時，我第一個不能原諒他，這是我交朋友的原則！」

賀去病歎了一口氣，「愛之深，責之切，人，一旦對某個人的愛達到頂點時，往往也就對他的期望特別高……」

他又摘了一片葉子放入口中，味道依然那麼苦。「我本來也有一個自小一起長大的要好朋友，我們親密的程度，大概只可以用一句說話來形容：穿同一條褲子長大的。後來我們分開了，他從文、我從武。我藝成歸來時，他已是一個地方官……」

程無恙靜靜的聽著。

「官字兩個口，不只是表示做官之人說話像放屁，其實也表示做官之人『口袋』比人多，口袋的作用當然是來裝錢的，而誰也知道他們那些錢都是搜刮民脂民膏而來的……」

賀去病語音緩沉：「而我那個好朋友正好是出了名的貪官，搞得怨聲載道、惡名昭彰……」

程無恙歎氣，「愛之深，責之切，所以你就殺了他？」

「是的，」賀去病那雙星眸忽湧上一層薄薄的淚光，「我殺得很絕決，不由分說，一刀就結果了他……」

「如果是我，我也一定會殺他，」程無恙眼中浮起了一絲迷惘，「但是，你好像很後悔，你認爲你這樣做錯了麼？」

賀去病無意也無法控制那奪眶而出的淚水，「殺了他之後，我無意中發現他平日的日記手扎，我才知道我錯了……」

賀去病已說不下去，因爲淚水，像黃河決堤的淚水已堵住了他的喉嚨……

程無恙默默的走前去，遞了一條手帕給他……

良久。

賀去病好不容易才控制住激動的情緒，他長吸一口氣：「官場，世界上最黑暗，最骯髒、最齷齪的地方應該就是官場吧，當年的陶淵明之所以不肯爲五斗米折腰，其實也是看透了官場的黑暗才罷官歸隱的……我的朋友，他只不過是一個芝麻綠豆的地方官，他身不由己，他如果不貪污，就無法『向上面交待』，當然也就無法在官場立足，所以他只好拚命貪污……」

程無恙苦澀的長歎一聲：「有人說，官不如妓，這句話或許是過份了點，不過衡量自古以來的官場，幾乎是官做得越大，而『人性』也就越小，特別是做皇帝的，簡直像禽獸一樣，殺父弒母，屠兄宰弟，誅臣戮將，姦娘淫妹，酒池肉林……像一頭亂倫的畜牲！」

一頓，他望住賀去病：「官場雖和江湖一樣使人身不由己，但你那朋友也可學陶淵明自請退隱啊，大可不必戀棧權位，魚肉百姓、『騎在人民頭上爲人民服務』，你認爲是不？」

賀去病苦笑：「退隱又如何，難道我的朋友一退隱官場就清明了嗎？世上就不再有貪官污吏了嗎？因此我的朋友就拚命貪污，將貪污得來的錢滿足『上面的人』，那麼他就有機會做大官，官大就權力大，權力大也就有辦法改革醜陋的官場……這一點，你懂了麼？」

程無恙肅然起敬：「我懂了。」

「但是我當時却不懂！」賀去病忽然咆哮了起來：「我不分青紅皂白的殺了他，待我懂時，他却永遠也活不過來了！」

賀去病突然又激動起來，他雙拳緊握，牙關緊咬，緊緊望住皎潔的明月，語音悲切而悔恨：「天呀！我殺了一個不該殺的好朋友！我是罪人！永遠是罪人……永遠是……」

他已伏在樹幹上痛哭！

程無恙也哭。

他終於明白賀去病爲什麼要流浪走天涯了。

——他在贖罪。

——他希望能找到一個可以知交、深切的朋友，然後爲他做任何事，以減低他殺友的痛苦！

顯然，他認爲程無恙是可以深交的朋友，所以他不惜一切爲程無恙做任何事。

問題是：他心中的痛苦是否減低了呢？

程無恙知道。

——他心中的痛苦永不會減低，而且，隨著歲月的增長，那痛苦自責也會越來越濃，越來越深！

程無恙抱住他，語音顫抖但誠摯：「相信我，只要我有活著的一天，那麼我就是你世上最要好的朋友，永遠都是！」

賀去病也抱住他，緊緊的，彷彿生怕失去了他似的……

＊　＊　＊

這一夜，程無恙回到客棧之後，翻來覆去，怎麼也睡不著。

他思緒如潮，一波又一波……

他想到了聶羽軍。

——他爲什麼要狠心的拋棄慕容雪心？

——他爲什麼要厚顏的入贅杜氏家族？

他應該不是這種人的。

——否則程無恙也絕對不會把他當爲最要好的朋友了。

他變了。

——是什麼原因使他變的呢？……

一直到雞鳴唱曉，程無恙才朦朦然睡去……

＊　＊　＊

四月十五。

大晴天。

陳追舟一反往常，天沒亮便起了床，而且一直笑得合不攏咀。

因爲他知道今天的天氣一定會使他的花展辦得更出色、更成功。

程無恙、賀去病、高劍父與石硬上四個人也笑得合不攏口。

他們笑的原因有三：

一、他們必需如此，這樣看來才像和氣生財的富商巨賈。

二、他們已在不久之前順順利利的進入了陳府，而且看來全無任何人懷疑他們的身份。

三、聶羽軍和杜麗娘已準時到達會場，出乎意料的是，他們所帶的隨從沒有想像的多，大概十個左右吧。

但是，他們雖然臉上掛著笑容，一顆心却蹦得緊緊的。

——下手的機會越來越近了。

＊　＊　＊

聶羽軍與杜麗娘抵達陳家之後，陳追舟以主人身份致歡迎詞，聶羽軍也以主賓的身份致答謝詞。

——不管是什麼詞，總是千篇一律的互吹互捧以及阿諛標榜之詞，令你有肉麻之感。

幸好陳追舟與聶羽軍看來都是識相的人，致詞都相當簡短扼要，反却引起了會場上熱烈的掌聲。

——如果閣下有幸發表什麼詞的話，奉勸你，拜托你、求求你，別像王大娘的包脚布又臭又長，最好就像亞洲小姐的裙子越短越好，也算陰功積德。

由於觀衆並未受到大人物的「口水疲勞大轟炸」所以大家的情緒顯得很高昂，爭先恐後的爭睹聶羽軍與杜麗娘的風采，但只見人頭鑽動，喧聲四起，一下子就把會場帶入高潮……把花展弄成了「人展」。

程無恙一行人不是來看聶羽軍的，他們是來殺他的，自然不擠在人羣之列，只是遠遠的注意著聶羽軍的一舉一動。

聶羽軍與杜麗娘在陳追舟慇懃的陪同下，開始步行賞花，而所有的觀衆便跟著他屁股走，把聶羽軍與杜麗娘簇擁得像天上的明星……

「唉，」高劍父忍不住低歎了一口氣，「別說是杜麗娘美得像天仙，單是這般被人重視、被人喝采的場面，我想，我大概也會和聶羽軍一樣移情別戀，甘願丟棄祖家入贅……」

話到末尾忽然吞了下來。

因為他已見到賀去病狠狠瞪來的眼光。

程無恙則痛苦的低下頭……

陳追舟是洛陽第一首富，自然是房子大，花園也大，聶羽軍與杜麗娘足足走了一個多時辰才繞完會場，之後便被陳追舟請入貴賓室休息，準備午宴了。

這時候，程無恙他們開始緊張起來。

——照他們的計算，聶羽軍應該是在這時候解手的。

他們已在昨夜探出陳追舟最豪華、最富麗的厠所所在地，所以他們很輕易的便找到了那個厠所，四個人若無其事的在那個厠所附近假意看花，實則密切注意著聶羽軍的出現。

「媽的，」等了半天始終不見聶羽軍出現，只見他的侍衛零落的上厠解手，高劍父忍不住嘀咕說：「我都已經解手兩次了，那傢伙竟還不出現，莫非他身體有毛病，可以一整天不解手的？」

石硬上也覺得奇怪，「喂，你們兩個有沒有攪錯呀，是不是這個厠所呀？」

程無恙和賀去病沒有回答。

他們已經不用回答。

——就在這時候，聶羽軍已遠遠的走來。

四個人的心弦馬上又咬緊。

令他們欣喜若狂的是，聶羽軍身旁居然只帶著一名侍衛，以及一名看來是陳府的下人。

下人走在前面領路，聶羽軍居中，侍衛殿後，三人一直線徐徐走來。

程無恙四人當然不敢望他們瞧去，只是閑閑的假意在附近瀏覽……

決定性的一刻終於來了！

到這裏為止，一切都依照賀去病的計劃進行，毫無差錯。

任何人都有計劃的經驗。

任何人也都知道世上任何計劃也都有漏洞的可能。

「天衣無縫」的計劃，實際上只是一個理想，你一定經驗過，幾乎每件事都不可能按照你當初的計劃進行，不是這裏不對，就是那裏出毛病，到頭來事情的變化與結果往往大出你的意料。

程無恙他們現在就是這樣。

——聶羽軍一行人居然向他們走來。

——而且是朝著程無恙的方向走來。

大家的臉色都變了。

程無恙還是很鎮定，他假裝仰頭看天，然後用最低而又正好只夠賀去病、高劍父與石硬上三個人聽得到的聲音叮嚀說：「無論什麼事，你們絕對不可以攻擊聶羽軍……」

聶羽軍漸走漸近，終於來到了程無恙跟前。

「這位朋友，」他朝程無恙抱拳為禮，「在下聶羽軍，我好像在那裏見過你？」

「哦，聶公子，」程無恙慌忙回禮，裝著嗓子，顯得手足無措，受寵若驚的樣子，吶吶道：「不才一介商人，不曾與公子謀面……您，您大概認錯人了。」

聶羽軍注視著他，一雙星也似的眸子炯炯有神，「你真像我一位朋友……」

「是嗎？」程無恙始終低眉垂臉，裝得誠惶誠恐：「世，世上長像相似的人很多……不，不知區區像您那位朋友？」

「程無恙！」聶羽軍有力的回答：「他叫程無恙，他是我這世上最要好的朋友。」

程無恙心中一陣澎湃，差點激動得淚水橫飛，但是他還是控制住了。

他非控制住不可，否則馬脚一露，這次的計劃肯定是全盤失敗了。

「唉，」聶羽軍長歎一口氣，「看到你不由得使我想起他，我已經好久沒看到他了，不知道他過得好不好……」

程無恙沒應聲。

他不敢應聲。

——計劃裏根本沒有「對話」這一節，他怕話說多了會露出馬脚。

聶羽軍沒有走，他看起來一點想走的意思都沒有，他忽然攬住程無恙的臂膀，豪邁道：「不管你是誰，你既然長得像我的朋友，也就等於是我的好朋友啦，我現在就鄭重邀請你到裏面去暢飲快談，以慰我思友之愁，希望你能賞光。」

聶羽軍口裏左一句「鄭重邀請」、右一

句「希望賞光」，其實不等程無恙回答，他已經拉著程無恙往屋裏走了……

事出意外，程無恙心裏毫無準備，想拒絕又不知道如何拒絕，也就矇查查的跟著他走了……

那邊廂，高劍父與石硬上一見事情有變，心中著實焦急，一時拿不定主意，又不敢莽動，唯恐壞了事情，只好把目光投向賀去病。

豈知賀去病狀至悠閑，若無其事的只說了兩個字：「看花。」

＊　＊　＊

程無恙很驚異。

聶羽軍帶他進入的房間，不錯，有酒有菜，但是却一個人也沒有。

偌大的房間裏只有他們兩個人。

杜麗娘呢？

陳追舟呢？

還有「飛虎侍衞隊」以及陳家的家丁們，他們都那裏去了呢？

程無恙很快便知道了答案。

因爲聶羽軍已經說了：「無論日後我如何飛黃騰達，你始終是我世上最要好的朋友，我知道你對我不滿，我也知道你不一定會來找我，這桌酒席是爲你特別準備的，全部都是你和我喜歡吃的菜，所以這頓飯只有我們兩人吃，任何人都不能和我們一起吃，連那杜麗娘都不能。」

程無恙瞠目結舌。

半晌，程無恙才冷冷的說了一句：「聶羽軍，你其實早已知道我是誰了？」

「化做灰我也認得你，」聶羽軍蕭洒的笑笑：「否則我怎算得上是你世上最要好的朋友呢？」

程無恙也笑，冷笑，冷冷的笑：「那麼，你也知道我這次是來找你幹什麼的了？」

「我知道，」聶羽軍依然微笑，他的微笑的確很有男人魅力，程無恙經常自歎不如。「我知道你是專程來殺我的。」

「你始終是一個聰明人，」程無恙面無表情，「我想，你也一定知道我要殺你的原因吧！」

「我知道，」聶羽軍收束笑容，定定的注視著他，「但是我還是願意聽聽你要殺我的理由。」

程無恙驀然拍桌而起，直指聶羽軍的鼻尖，忿然大罵，「你這無恥之徒，你狠心拋棄了慕容雪心，厚顏入贅杜家，單這兩點理由，就已經說明了你的無情無義、貪慕虛榮！我程無恙沒有這種朋友，我以你爲恥，所以我要殺你，懂麼？」

聶羽軍端坐不動，英挺的臉上毫無動怒之色，他只回了兩個字：「不懂。」

「你！」程無恙氣得渾身發抖，面色鐵青，腕袖一捲，手中已握著一把鋒利的小刀。

「聶羽軍！你給我站起來！」程無恙咆哮著：「念在你我曾經是朋友一場，我給你一個公平的機會，亮出你的飛刀，讓我們一決死戰！」

聶羽軍還是端坐不動，「犯人在被判罪處決以前，也都有申辯的機會；在你殺我之前，你是否也讓我說幾句話？」

「你說！」程無恙怒瞪著他：「事實俱在，我就不相信你還有什麼話說？」

聶羽軍緩的歎了一口氣：「不錯，我是愛慕容雪心，她也已經以身相許於我，但是，自始至終我都沒有對她有任何婚約的承諾，即連口頭上的承諾也沒有，因此我不認爲我拋棄了她……」

「你！」程無恙咬牙怒哼：「你居然說得出口，這種話是人說的嗎？妳如果不娶她，你爲何要跟她上床？她雖是秦淮河的藝妓，可也守身如玉，你佔有了她，然後一脚把她踢開，這不是拋棄是什麼？」

聶羽軍搖搖頭，「男女上床，兩情相悅，這是情慾上的本能，她未嫁、我未娶，我們彼此有權利做我們想做的任何男女事，說不上誰佔有誰，在我佔有她的身體時，她不也一樣同時佔有我了嗎？何況我們之間並沒有婚約的承諾，也沒有令她珠胎暗結，我爲什麼沒有權利離開她呢？」

程無恙咬牙切齒，忍不住要破口大罵，却聽得聶羽軍補上一句：「同樣的，慕容雪心如果碰到比我更好的男人，她也有權離開我，如果是這樣，難道你也要殺她嗎？」

程無恙啞住。

但他隨即說：「但實事擺在眼前，是你拋棄她，不是她拋棄你。」

聶羽軍緩緩一笑，「拋棄和離開是不一樣的，我既然有義務娶她，就不能說我拋棄她，充其量，你只能說我離開她吧，不是嗎？」

「好，就算是你離開她，」程無恙撇了下唇角，「當初你口口聲聲說愛她愛得要死，現在又入贅權大、勢大、財大的杜家，你如何能避免人家批評你喜新厭舊，嫌貧愛富呢？」

「我無意避免人家批評我，」聶羽軍語音深：「我實際上也承認我是嫌貧愛富……」

一頓，他灼灼的盯住聶羽軍：「你可記得當我們闖蕩江湖的時候，每當我們看到人世間不平或不幸的事時，你常說的一句話是什麼？」

程無恙沒有回答，因爲聶羽軍已接著說下去：「我永遠不會忘記，你常握緊拳頭，仰望著天空說：『我們要好好加油，有一天出人頭地，好好改造這個世界』，你忘記了嗎？」

程無恙楞住。

改造世界？多豪放的狂語啊！

他的確是經常說這句話。

那時候，他初出江湖，豪情萬丈，氣吞牛斗，大有捨我其誰，今日看我之英雄氣慨，因此「改造世界」這四個字便時常掛在咀邊。

可是，日子久了，江湖上打滾的時間長了，他那有稜有角的雄心壯志也逐漸被磨鈍、磨圓了。

他終於發現，憑他一己之力，沒被世界改造已屬萬幸，那還有能力去「改造世界」。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他已絕口不再提這四個字。

——也從那個時候開始，他才瞭解到什麼叫「無力感」。

改造世界？程無恙早已忘記他曾經說過這句話了。

想不到聶羽軍却沒有忘，而且牢記得

如此之深，他說：「世界是要改造的、漸進的、有秩序的、和平的去改造這個世界，終於有一日能令這個世界更加完善、更加美麗。但是，世界的改造絕不是空口說白話或空喊口號便可達成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這個世界永遠是强者支配的世界，也只有强者才有能力改造世界，你說是麼？」

程無恙沒有說。

但是，他臉上的怒意已經沒有了，而且，還換上了濃濃的羞慚之色。

這一剎，他忽然想起賀去病那個「貪官朋友」，他也是爲了成爲一個「强者」才拚命貪污的啊！

是的，這個世界永遠是强人的世界，也只有强人才有力量改造世界！

聶羽軍懂了，他終於懂了！

——追求權勢、追求財富、甚至是追求名望與地位，只要你運用得當，對這個世界有所助益，那就絕不是罪惡，而且還是值得歌頌的英雄行爲！

——消極遁世、自我放逐、自鳴清高……那其實只是不負責任的「駝鳥行爲」！

「其實，我在決定入贅杜家時，我曾經在內心裏激烈掙扎過，」聶羽軍眼角忽然湧上一層淚光，「我一直都很愛慕容雪心，到現在我對她的感情都沒有變，我眞的很愛她，眞的……」

末後，他已哽咽不成聲。

程無恙的眼中也有淚。

「爲了改造世界，就一定要有權勢，要有權勢就一定要有代價；」聶羽軍喃喃道：「而我犧牲的代價就是我一生中最愛的慕容雪心，魚與熊掌，我不能兼得，我不知道我這樣做對不對，值不值得；也許，以後我會悔恨莫及……」

程無恙已收起那把小刀，他默默的爲聶羽軍斟上一杯酒，同時也握住了聶羽軍冰冷的手，「當年，李世民爲了得到權勢，不惜弑兄殺弟，逼父親退位，但是他也把天下治理得很好，贏得後人的歌頌與景仰……爲了成爲有權勢的强人，李世民付出的代價更大，但是他成功了。」

「你肯原諒我了？」聶羽軍望住他。

程無恙也望住他，「我想，這句話應該是由我向你說才對。」

「我們還是不是朋友？」

「當然是！永遠都是！」

「世上最好的朋友！」

四道眼光、四隻手臂、兩顆心，已經緊緊的揉合在一起了！

＊　＊　＊

程無恙離開洛陽的時候，聶羽軍親自駕著馬車送他們出城門，他對程無恙說道：「你見到慕容雪心的時候，你打算怎麼跟她說？」

程無恙想了一下，「我想，我大概會對她說：『愛，眞正的愛，並不一定要佔有對方』、『有情人並不一定要終成眷屬』……」

沒說完，一旁的高劍父已拉開喉嚨大嚷：「嘩，老古董居然也懂得說這麼新潮的話，世界變了，眞的變了……」

衆人大笑。

分手的時候，程無恙忽然想起了一個問題，他問聶羽軍：「我實在感到奇怪，那天我對自己的化粧易容相當滿意，連我自己都要不認得我自己了，爲什麼你一眼就看出我了呢？難道眞是我燒成灰也看得出？」

聶羽軍沒有回答，因爲賀去病已經解釋這個問題了：「當然是我事先去見他的，哦，你還以爲眞的他這麼厲害呀，就算他眞的一眼能認出你，你想，在那時候，他怎麼還有工夫去看你呢？」

程無恙恍然大悟：「怪不得我們的計劃這麼順利，一切都在你賀去病的意料中，原來你們早已套好了哪！」

高劍父哇哇大叫：「操你娘的死鬼頭，幹嘛不偷偷跟我先講，害得我緊張得一晚上連撒五次尿！」

石硬上睜著銅鈴大眼：「媽的，我早就說過這傢伙是世界上第一老奸的混蛋！騙得我大笨牛團團轉，害我差點沒先拔刀出手，格老子，萬一我眞吃上聶羽軍的飛刀，豈不進了枉死城？他媽的，山不轉路不轉，總有天我大蠻牛會好好修理修理你！」

就在一片哇叫聲中，大家依依不捨的分了手……

當聶羽軍的身影逐漸在程無恙的瞳孔裏消失時，他禁忍不住熱淚滿盈的大喊一聲：「朋友，再見！」

（全文完）

梁山泊英雄傳之十一

高石 · 編繪

清風寨（三）

〖水滸傳〗是我國一部古典文學名著，此書描寫宋江等一百零八名好漢，他們各有不同的出身、背景和遭遇，有朝廷官員，有家財萬貫的富户，有普通老百姓，但在各種不同的原因之下，他們終於聚合在一起，構成一節又一節精彩動人的故事。



97　此時天已大明，花榮等五位好漢正坐在聚義廳上。衆軍士把秦明推到廳前，花榮一見，連忙上前解了繩索，向着秦明便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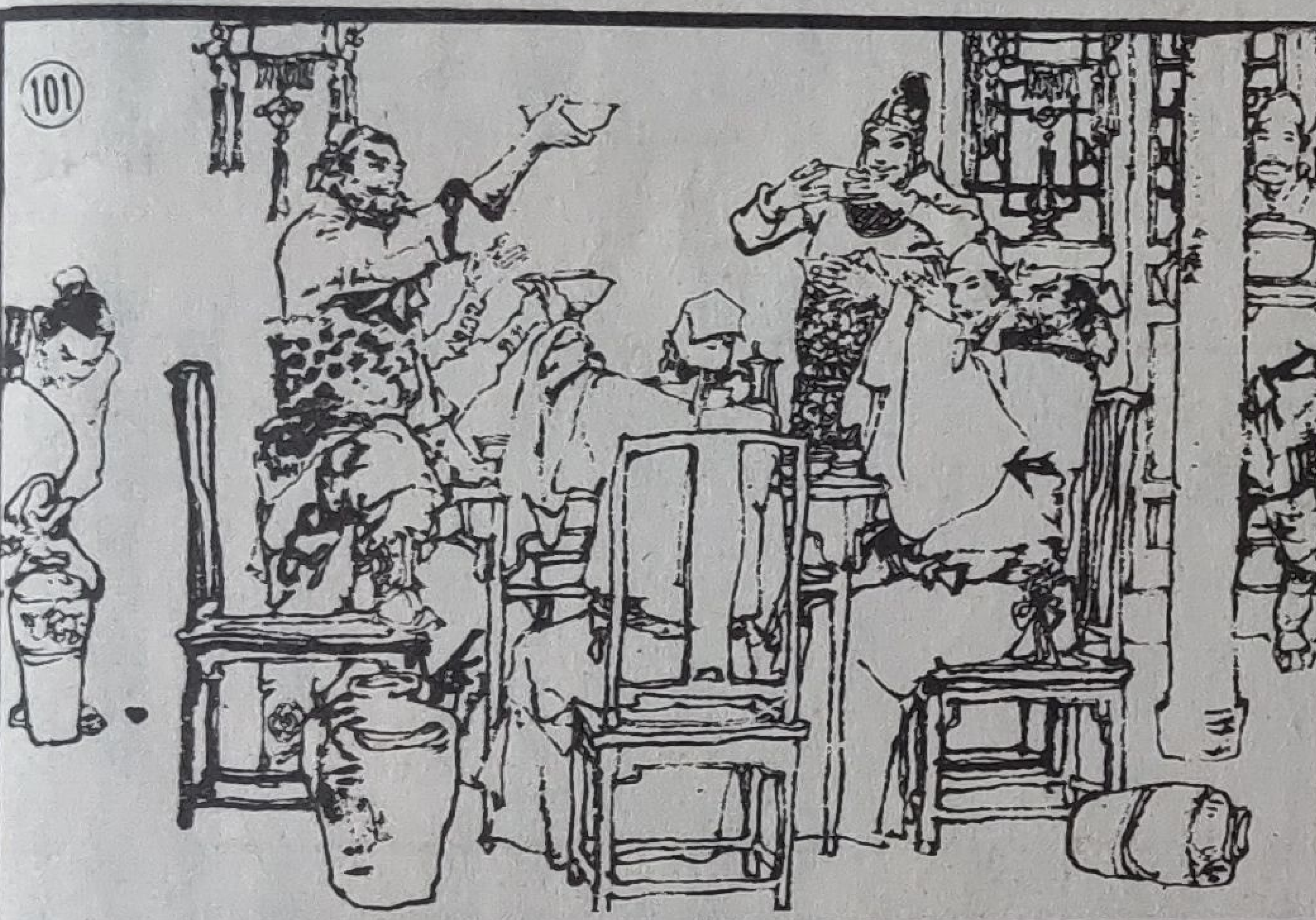
98　秦明慌忙答禮，花榮叫取錦衣給秦明穿了；將四位英雄名字，一一說與秦明。



99　秦明聽說宋江名字，連忙下拜。宋江也忙上前答禮。



100 秦明問起宋江爲何腿脚不便？宋江將被劉高拷打之事說了，秦明聽了，搖頭嘆息。



101 當下燕順等安排酒宴款待秦明。



102 秦明吃了幾杯酒，起身告辭。燕順等上來勸說，要秦明就在本山落草。秦明哪裏肯依，定要索還衣甲回去。



103 花榮連忙下來拉住，勸他少留片時，等酒席終了送他回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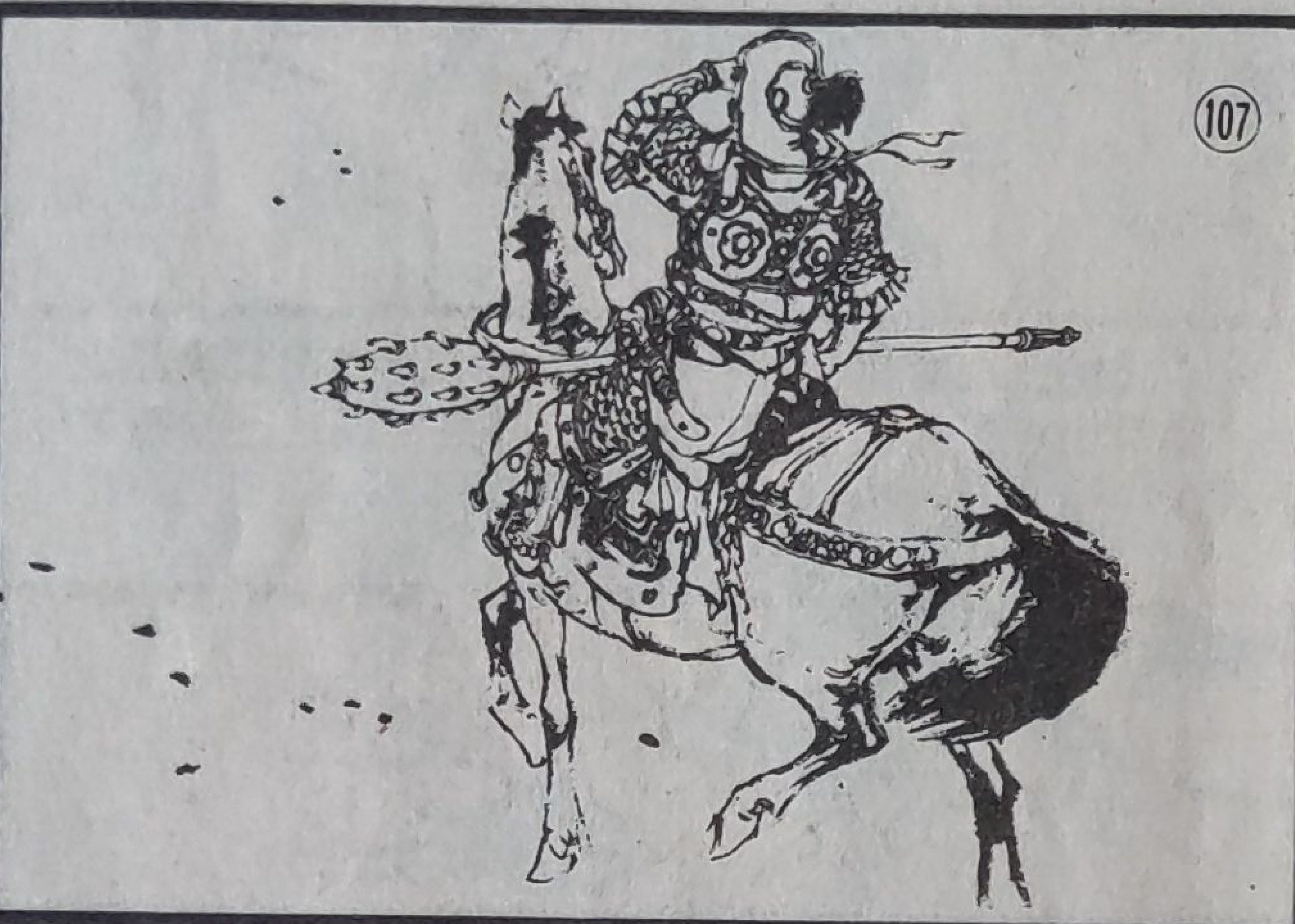
104 秦明只得又坐下，五位好漢輪番把盞，秦明禁不住衆人相勸，不覺吃得醉了。



105 花榮命人將他扶入帳房睡下，悄悄與衆好漢商議，調撥人馬行事去了。



106 秦明一直睡到次日辰時才起身，立時就要下山。衆好漢又來相留，秦明執意不肯，衆人才送還衣甲，將他送下山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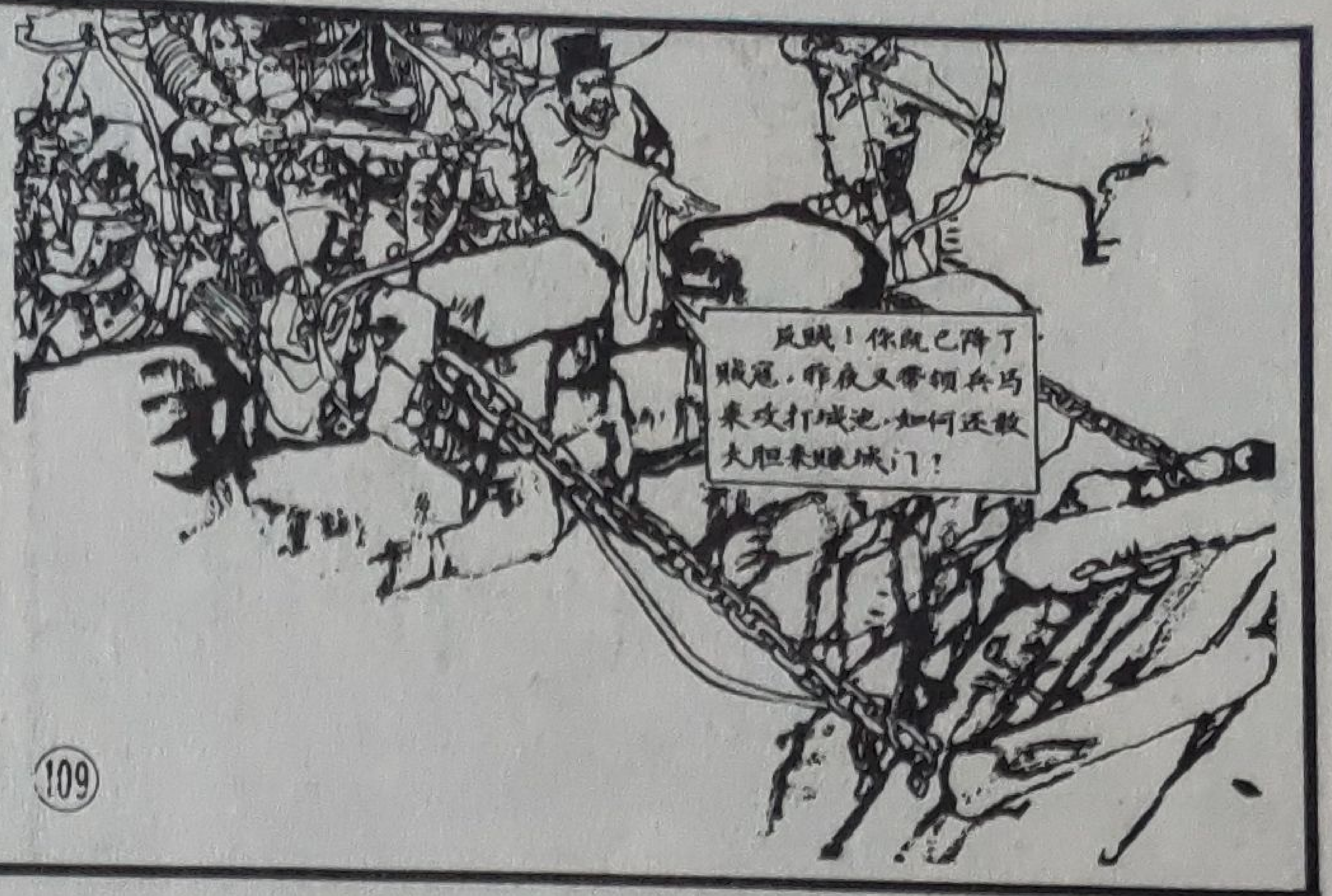
107 秦明離開清風山，取路奔青州來，走到距城十里左右，遠遠望見烟塵亂起，並無一人來往。



108 秦明來到城邊，只見吊橋高高拽起，城上擺列着軍士、旌旗、檑木、炮石。秦明連忙大叫城上開門。



112 宋江等忙請秦明再回山寨敘話，秦明走投無路，只好隨衆人回清風山來。



109 只見慕容彥達立在城樓上大罵反賊，又命軍士放箭。秦明不敢向前，只急得有口難以分辯。



113 衆好漢到了山寨，讓秦明大廳當中坐了，又一同苦苦相勸，邀秦明入伙……宋江說出昨晚假扮秦明去攻城之事，五位好漢齊向秦明請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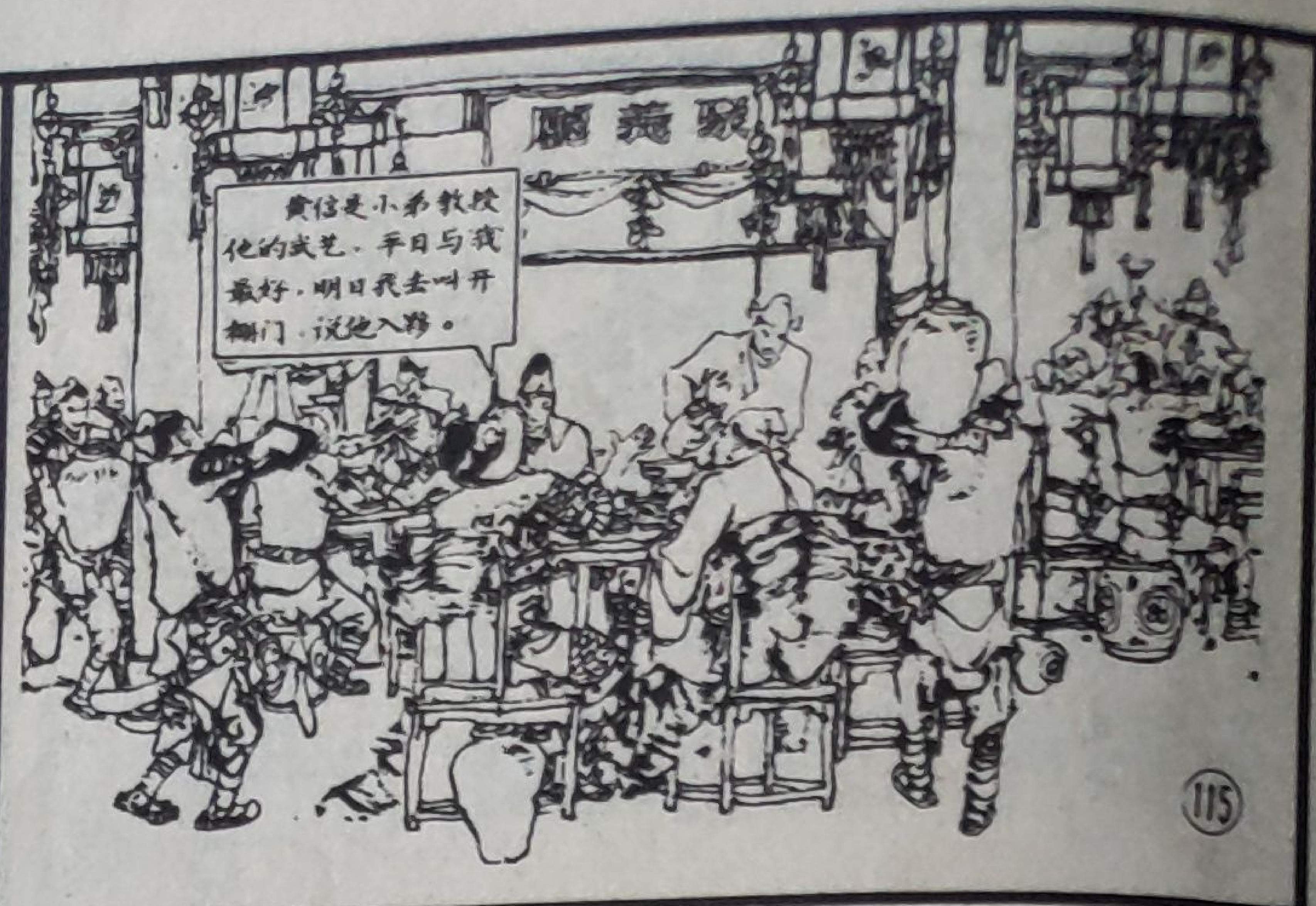
110 秦明還想分辯，城樓上早將秦明妻子的首級懸掛出來。秦明一見，氣破了胸肺。這時城上弩箭又如雨點般射將下來。秦明無奈，只好再回舊路。



114 宋江等再三告罪，又將花榮之妹許配秦明爲妻。秦明見衆人如此相愛，又絕了歸路，只好安心歸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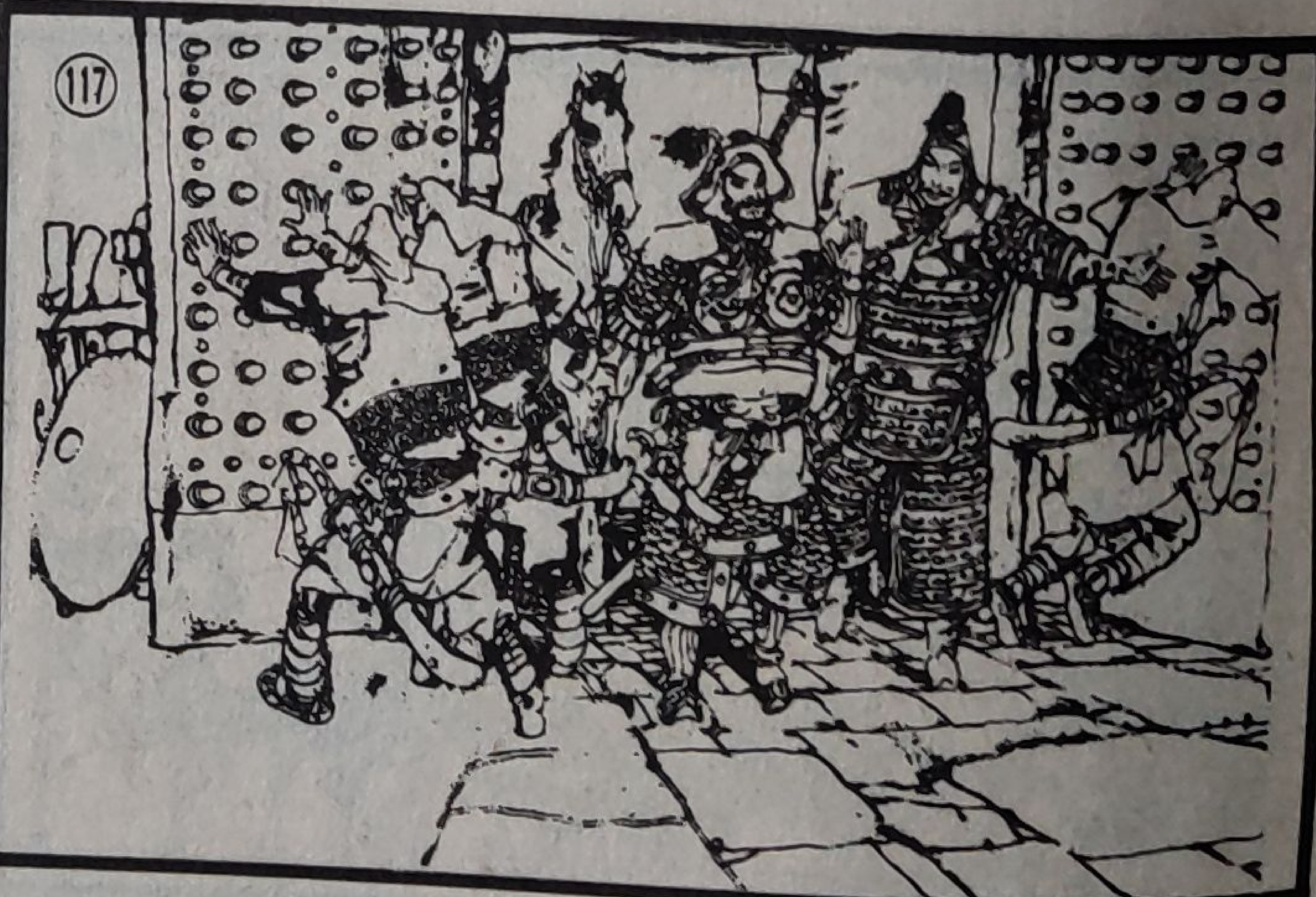
111 秦明又急又恨，走不到十里路，林子裏忽然轉出一伙人馬，正是宋江、花榮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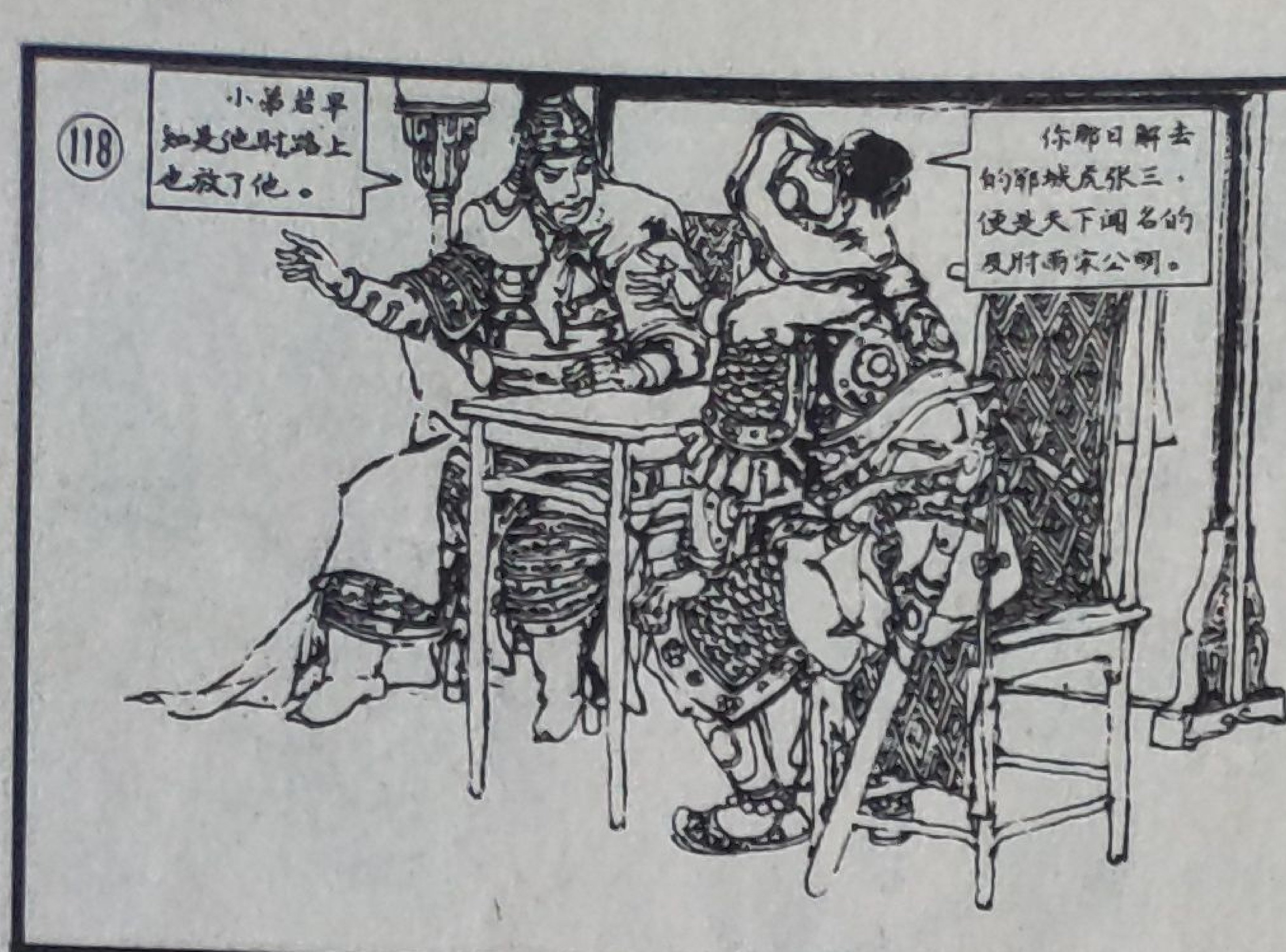
115 衆人推宋江當中坐了，秦明、花榮等依次定了坐位，大排筵宴，商議打清風寨之事。



116 次日一早，秦明披掛上馬，拿了狼牙棒，直奔清風鎮來。



117 黃信正在清風鎮上防守待援，聽說是秦明一人一騎到來，忙叫開門相迎。秦明走進柵門，到大寨前下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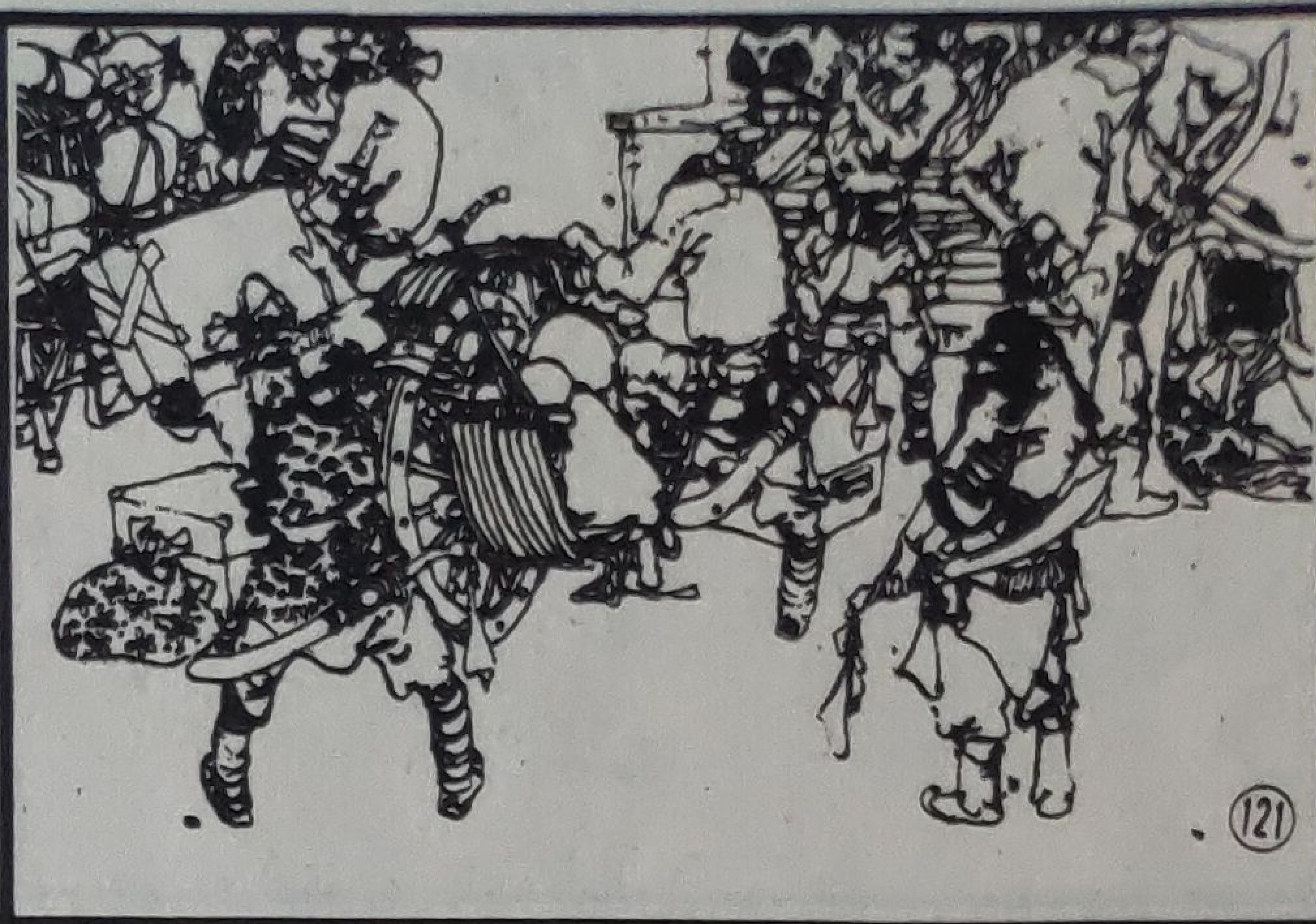
118 秦明向黃信訴說損折軍馬等情，又說到山東及時雨宋公明如何仗義，如今自己已入了伙，便勸黃信也入伙。黃信被他說得心也動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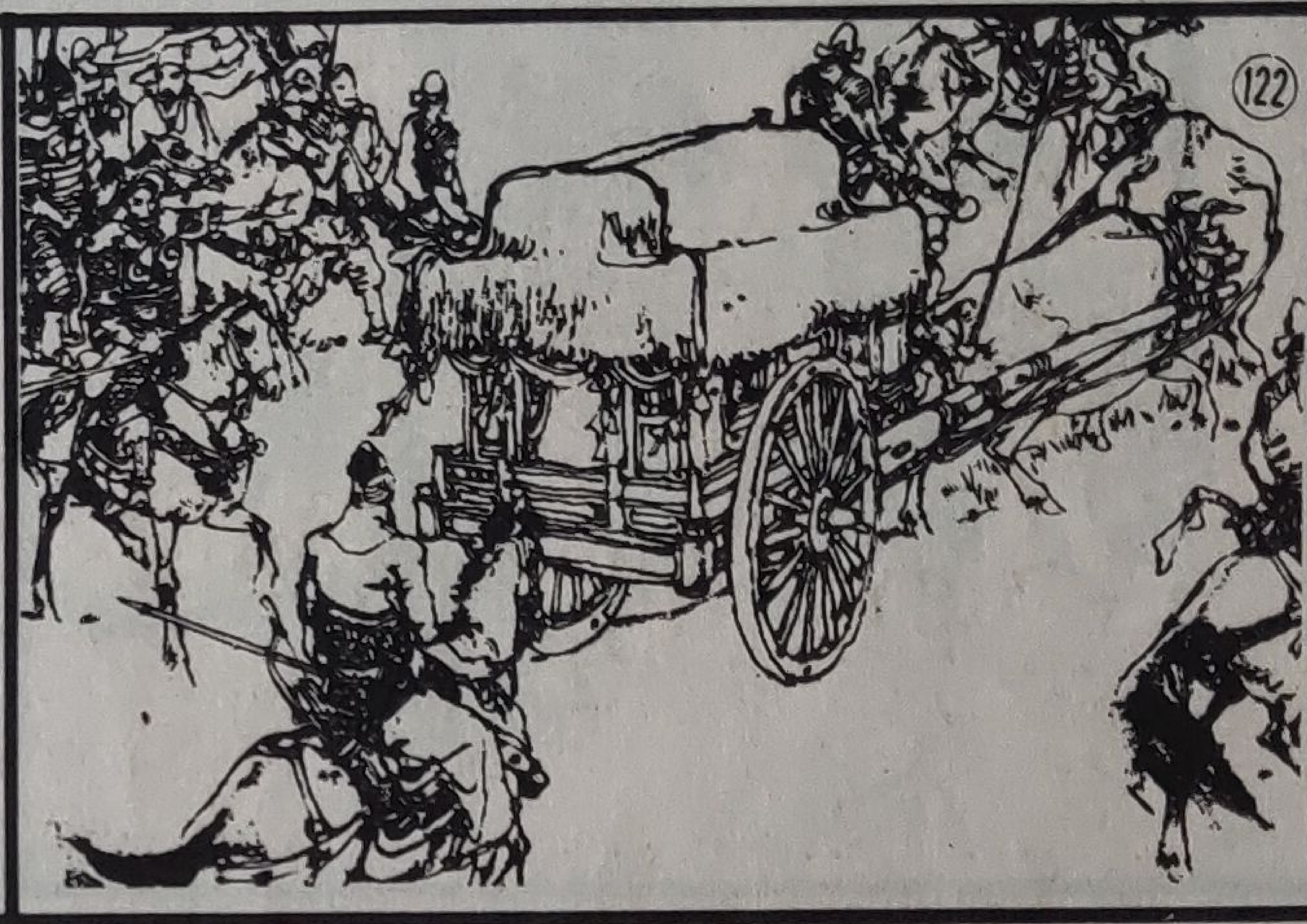
119 二人正在商議動身，忽然寨兵來報，說有兩路軍馬殺奔鎮上來了。二人疑是官兵，急忙上馬前來迎敵。。



120 二人來到柵門外看時，原來一路兵馬正是宋江、花榮；一路卻是燕順、王矮虎。他們各帶一百五十人前來。黃信叫寨兵放下吊橋，大開寨門。



121 兩路人馬來到鎮上，宋江傳下號令，不准害一個百姓、傷一個寨兵。衆人先打入南寨，把劉高老婆殺了，將財物箱籠都裝了車。



122 花榮自往家中，搬了妻子和妹妹，隨衆英雄離了清風寨，回轉山寨裏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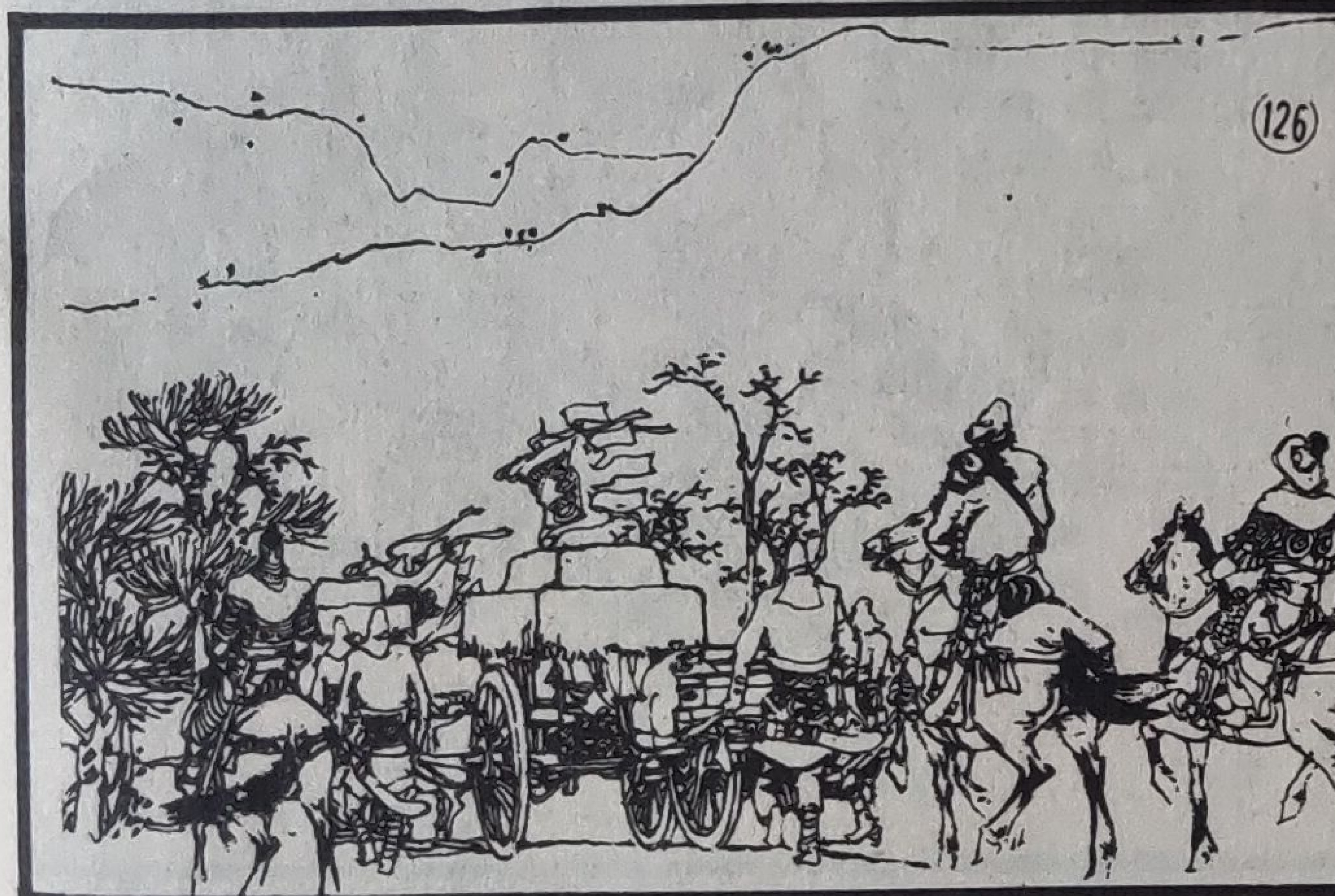
123 車輛人馬到了山寨，鄭天壽迎接衆人來到聚義廳。黃信和衆英雄見過禮，在花榮下面坐了。宋江叫把劉高的財物分給手下軍士。衆人大喜。



124 第二日，宋江、黃信主婚，燕順等三人作媒，把花榮妹子嫁與秦明。



125 過了數日，探子來報，青州知府慕容彥達已申報東京中書省，不日即派大軍前來征剿。衆英雄當即商議迎敵之策。宋江勸大家棄此小寨，同去梁山泊大寨入伙。衆英雄聽罷大喜。



126 當日商議已定，將金銀財物、家眷老小裝上十數輛車子。將三、五百名軍士和二、三百匹好馬都編成隊伍，裝做去搜捕梁山泊的官軍，向南進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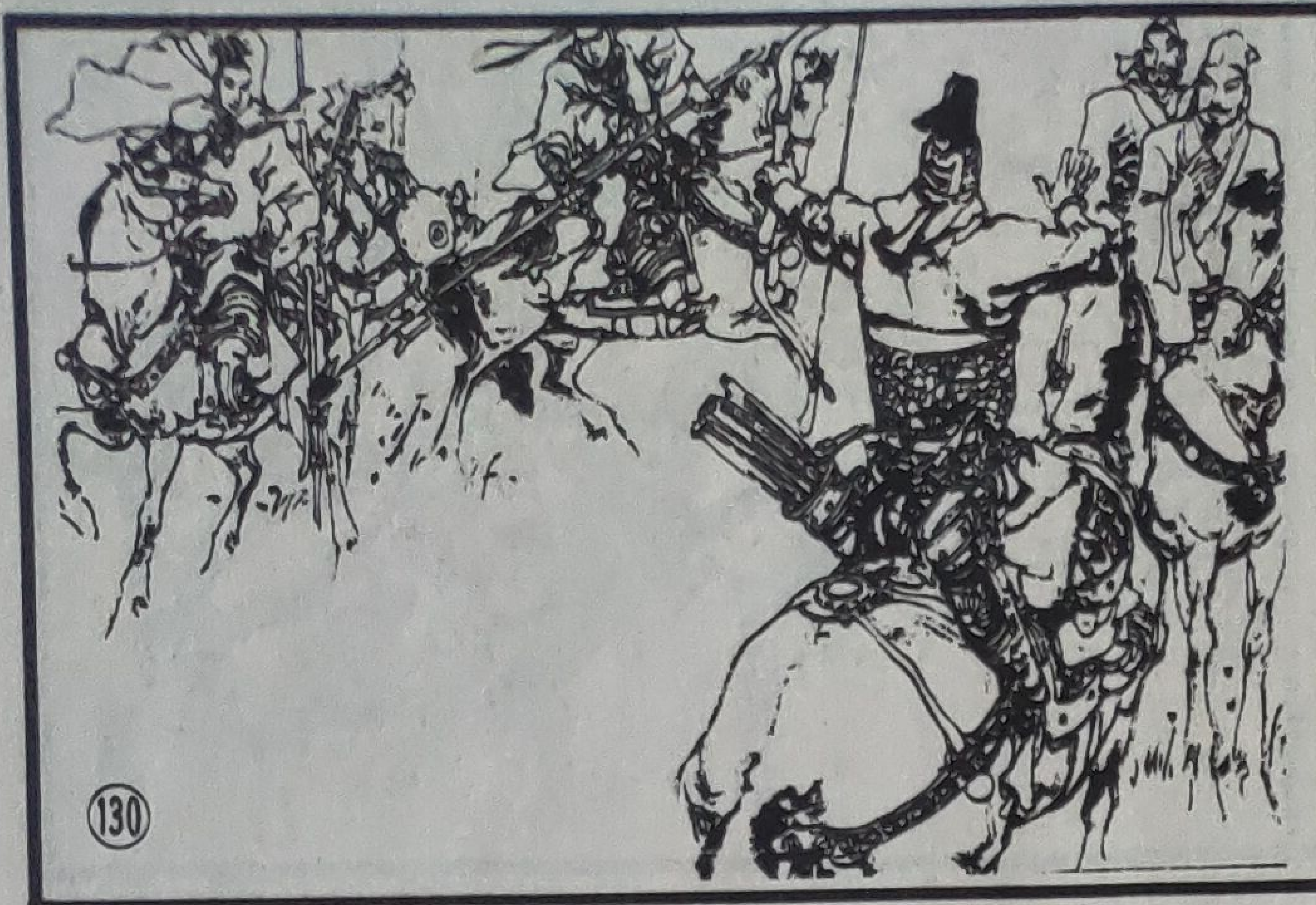
127 宋江、花榮引着四、五十人，在前先行，不一日來到兩座高山之間。此處名喚〝對影山〞，離青州已很遠了。



128 正行走間，只聽得前山裏鑼鼓响，見有兩簇人馬，俱是一百餘人；一隊紅衣紅甲，一隊白衣白甲，列陣相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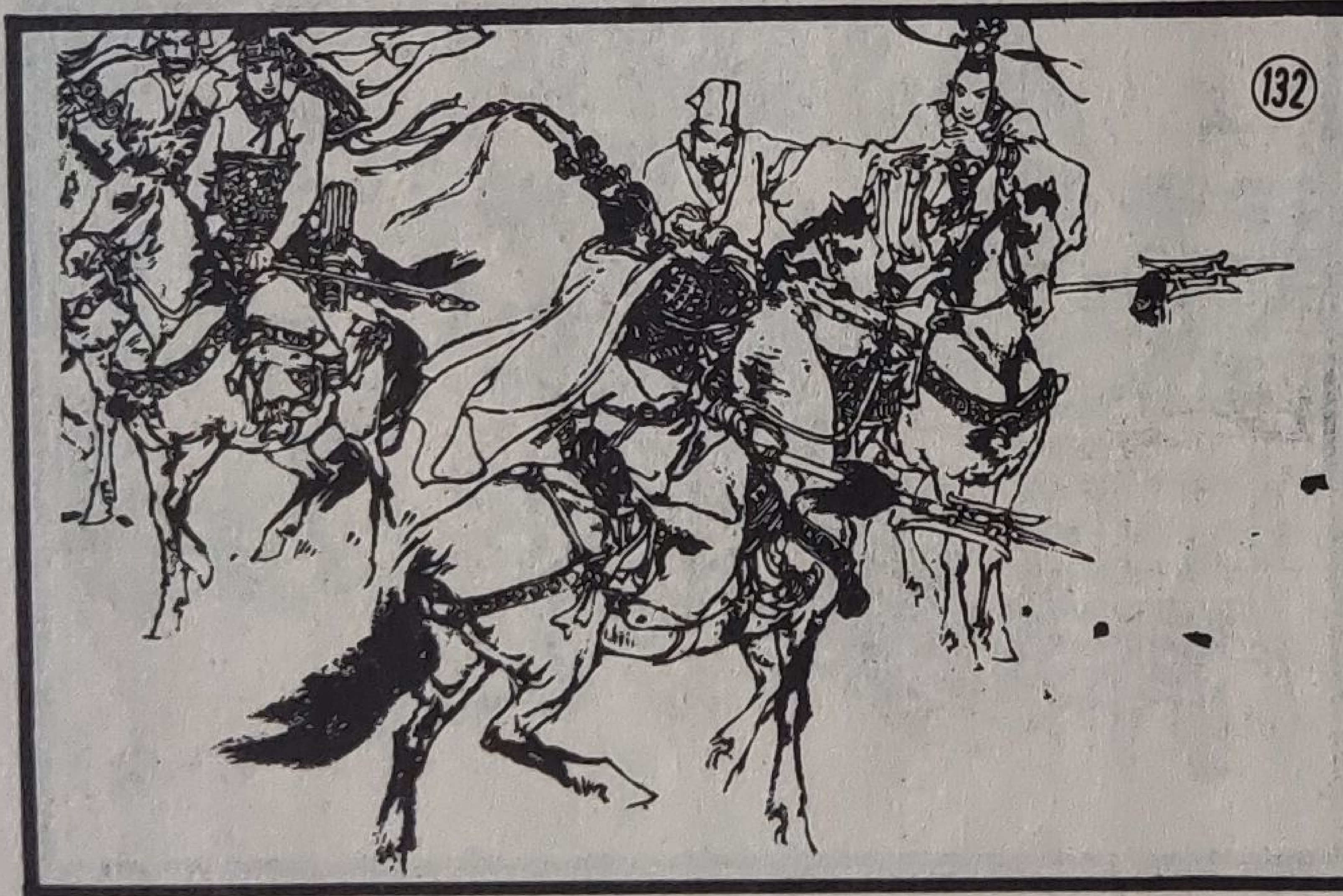
129 兩隊人馬中，擁出兩員少年壯士，都手使方天畫戟。見面也不答話，各人挺手中戟，就在大闊路上，鬥了起來。



130 花榮欲待上前分解，只見兩支戟上的絨縧已攪結住了。花榮引弓搭箭，颼的一聲，恰好把絨縧射斷，兩支戟就分開來。衆人不覺一齊喝采。



131 兩個壯士便不再鬥，都就馬上欠身爲禮，請問姓名，花榮說了姓名，又引見了宋江。他二人急忙下拜。原來穿紅的叫做〝小溫侯〞呂方，穿白的叫做〝賽仁貴〞郭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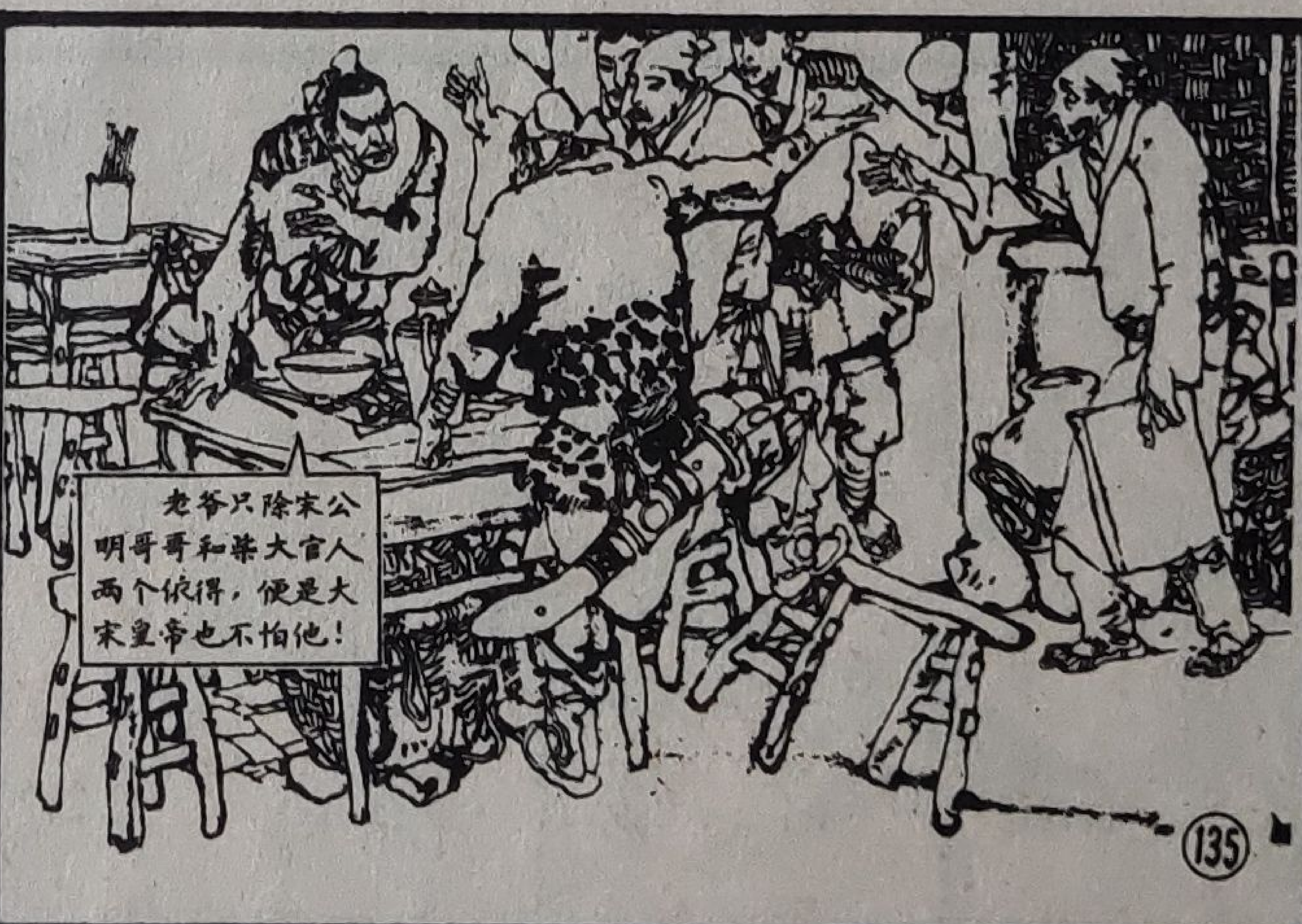
132 呂方原在對影山占山落草，郭盛要來奪山寨。兩人正爭奪不下，卻遇宋江等人來到。宋江勸二人和解共投梁山，二人大喜，都依允了。



133 宋江等先到呂方寨中歇息片時，等候秦明、燕順等到了，將衆人留作後隊。宋江自己帶了燕順和十幾個軍士先投梁山泊去聯絡。



134 宋江、燕順在路上行了兩日，來到一家酒店，進了酒店看時，見有一個大漢在一付座頭坐了。



135 宋江人多，要與那人調換座位。那人不依，三言兩語，便爭吵起來。燕順和那個大漢動手要打，宋江連忙上前勸住。



136 宋江看那人出語不俗，上前問過姓名，才知是"石將軍"石勇。原來數月前石勇從柴進莊上特意到鄆城投奔宋江不遇，因此要到白虎山孔太公莊上尋訪宋江。



137 石勇在包裹內取出一封書信，說是宋江的兄弟宋清寄與宋江的。宋江接過一看，叫了聲苦。原來信中說到宋江的父親宋太公染病身亡。



138 當下宋江捶胸痛哭，即刻就要回家奔喪。石勇、燕順忙上前勸慰，宋江執意要走。當下討了紙筆，給晁蓋寫了一封詳細的信，交給燕順，叫他帶了石勇和清風山人馬一起上梁山。宋江飯也不吃，飛也似的獨自向鄆城家中趕去。清風山一伙人馬隨後趕奔梁山入伙去了。（本段完）

武林珍聞

大俠霍元甲

李藝・文
可飛・圖



遜清末季，直隸霍家以拳術聞名華北五省，兄弟十餘人，在老爺子秉承數代家傳的調教下，一個個孔武有力，勇悍無比，其中尤以霍元甲更為出類拔萃。

霍家原本是要幼子元甲讀書識字，以期學業有成，也好躍登芷榜，圖個出身；雖然不一定出仕為官，至少也可以改變家風，光耀門楣，免得人家老是認為「霍家拳」雖然難逢敵手，但却不過是一羣大老粗罷了。

霍元甲自幼就體質不佳，生來一副面黃肌瘦的樣子，根本就不是練武的材料，老爺子要他潛心攻讀詩文，衆兄弟也未曾把這個「小可憐」放在眼裏，想不到在天津教案鬧得如火如荼的當兒，霍元甲却捲入了是非漩渦，扶弱濟傾，保境安民，發揮「人饑己饑，人溺己溺」的慈悲情懷，轟轟烈烈的把暴亂份子打得落花流水；因為他面色蠟黃而又勇猛莫擋，因之「黃面虎」的稱號便不脛而走，一般人固然畏之如虎，霍家上下人等更是嘖嘖稱奇，咸認：這個小兄弟並沒有正式練習拳術，何以有此神奇功力。其實霍元甲雖然未被家人允許練習武藝，但却暗地裏偷覷諸兄弟的招式，再於神不知鬼不覺的僻靜地方勤加習練，功力突飛猛進，家人猶絲毫未察覺也。

在天津搞出了紕漏，適有友人在上海來信相邀，乃兼程南下，遂於滬上創設「精武學堂」開館授徒，一般人看見他這副「病夫」的模樣，對他的功力自然大為懷疑，因而武館在友人的協助下，雖然堂而皇之的建立了起來，可是前來習武者却寥若晨星。

正在進退失據之時，遠從太平洋彼岸來了一位大力士，據說力能扛鼎，舉世無匹，此番環遊世界，到處找人較量，尚未遇到敵手，友人謂霍元甲道：「君之勇猛，諒不弱於此人，若不與之較量，適啓彼藐視之心，不惟侮君，兼且辱國矣！」

霍元甲正苦於無處發洩，乃投袂而起云：「此大力士乃匹夫之勇耳！在北方固司空見慣，不足畏也。」遂決定約期與大力士一較高下，友人代為安排一切，滬上人士也拭目以待好戲登場；詎料該大力士對「中國功夫」頗有戒心，表面上雖然答允定期比試，骨子裏却慄然不安，約期將屆，大力士聲言突接電報，有要事待理，遂登輪離開上海，此番雖然未見真章，但由於新聞紙騰載，道路喧傳，霍元甲之名已為滬上人士家喻戶曉矣！

當時有東海人趙天昂，練就一身的拳腳功夫，亦在滬上設館授徒，人高馬大，氣勢豪雄，每昂首闊步過市衢，路人輒為之側目而視；聽說洋人與霍元甲約期比武而臨陣退縮，而霍某不費吹灰之力，一夜之間聲名大噪，羨慕之餘，嫉妒之心隨之而起，乃馳書至霍元甲住處，欲與其較量拳腳以分高下，霍接書語人云：「與人比試，可挫彼氣燄而揚我國威，同室操戈，則毫無意義。」因此將書信擱置一旁，未作任何處理及答覆。

然而趙天昂却不是如此想法，他認為霍元甲有意藐視他的功力，再不然就是膽顫心怯，不敢與之交鋒，不管是屬於前者抑或後者，都構成了他心理上的激盪，因之四處宣揚，說成是霍元甲膽怯，不敢與趙天昂對陣。

道路傳言紛紜，報紙連日登載，迫使霍元甲不得不覆書趙天昂，約定次日至張園相會。翌晨霍元甲率徒先至張園，愛看熱鬧的民眾亦紛紛聞風而至，裡三層外三層把張園僅有的一塊空場，包圍得水洩不

通；俄而趙天昂亦至，雙目虎視眈眈的注視著對方，在趙天昂的眼睛裡所看到的霍元甲是一個標準的「東亞病夫」，特別是那一張蠟黃的面孔，怎能經得起他的老拳一擊，不由得暗自好笑。心想：「外國的大力士眞是差勁兒，沒見到面便先開溜了，其實眼前這個弱不禁風的人，再了得也成不了多大氣候。」

趙天昂雖然是虎背熊腰，紫黑的面龐上有一雙銅鈴似的大眼睛，挺胸抒臂大有氣壯山河之勢，但霍元甲並沒有被眼前的景象所惑，悄聲語其徒謂：「看此人來勢洶洶，其實是個外强中乾之輩，決鬥時汝可先試之，不必使出全力，初時應避其鋒，務須嚴密自護，久之彼必生驕，驕必玩忽，玩忽則有隙可乘，敗之不難矣！」徒唯唯領命，退向一旁，靜待乃師調遣！

趙天昂那廂發話了，先是一串江湖禮數，遂邀霍元甲交手，霍元甲稱：「攜有小徒俱來，先讓他討教幾招吧！」趙天昂心中老大不是滋味，繼而一想：「霍元甲大概是丟不起這個面，故意拿徒弟來搪塞一陣，徒弟敗了也就順水推舟的甘拜下風，既可分出高低，又能免傷和氣。」不由得暗暗佩服霍元甲的處事老道，再說敗其徒，亦足以辱其師，得饒人處且饒人，又何必太過予人難堪呢！

雖然如此，趙天昂逞强好勝心仍然高居不下，意欲一舉擊垮霍某之徒弟，也好顯示他的威風，因此甫經交手，奮拳猛橫，只見霍元甲之徒左閃右躲，一路退縮，趙天昂拳拳落空，但攻勢凌厲，一直把對方逼向墻角，嘴裏發出一陣笑，揚揚自得的說：「小兄弟不足以當吾之老拳，可請爾師來與吾較量。」言未已，左臂突然結結實實的中了一拳，雙足站立不穩，踉踉蹌蹌的向後一路退去，幾至傾倒人堆中，看樣子如果再跟上去順勢一脚，怕不就要鬧出人命了，但是霍元甲喝住了其徒，圍觀衆人鬨然呼曰：「趙君敗矣！」趙天昂站穩了脚跟，正自忸怩不安，以爲接下去就要遭受對方的奚落了，然而霍元甲却一語不發，領着他的徒弟，昂首出園而去了。

趙天昂在滬上已立足多年，此番居然馬失前蹄，敗在一個尚未出道的混小子手裏，越想越是是嚥不下這口氣，於是憑恃他的交遊廣闊，四處尋訪高手，以期扳回失去的面子。尋尋覓覓，終於在川西找到了一位峨嵋派的入室弟子，專程應邀來到滬上，趙天昂喜不自勝，連忙再度修書約霍元甲比試武藝，大意是說某友人過滬，特挽之奉邀領教。

霍元甲接書大笑道：「如此以來，霍某不就成了隨時聽候差遣的人了嗎？然則欲拒無由，只好來者不拒了！」即就來書之末寫上「明天如約」四字，交來人攜回。

這次比武的地點仍在張園，趙天昂與其友聯袂先至，霍元甲到場時，已經是人山人海，觀者如堵了。雙方打過招呼，霍元甲仍命其徒與賽，兩人交手，彼此功夫不相上下，你來我往，數拾回合不分勝負，一個時晨以後雙方皆已精疲力盡，汗流浹背，氣喘如牛，動作也已有些力不從心，但仍然是雌雄莫決。

棋逢對手，將遇良材，彼此勢均力敵，就怕一方有所閃失，霍元甲惜徒心切，即謂趙天昂道：「貴友之勇力過人，已受教矣！且爲衆目所共睹，可以就此罷手了！」趙天昂也深恐他千方百計請來的這位高手敗下陣來，當然願意見好就收，但是這位峨嵋弟子却不肯善罷甘休。

霍元甲高聲道：「今日到此爲止，必欲一較高下，明日再行比試，吾當挺身受教，今日已經疲累不堪，吾不欲乘人之危佔人便宜也。」

第二天同一時間，同一地點，由於霍元甲親自出馬，前來看熱鬧的人更多於日昨，霍元甲與峨嵋弟子雙方客客氣氣的作了一揖，輕捷的來往縱跳，看不出拳脚及身手，而峨嵋弟子已痛苦萬分的倒地不起，良久才由趙天昂攙扶起立負痛離去，圍觀者齊聲喝采，霍元甲慷慨陳言道：「吾之始終不願與人較量者，非畏懼也，乃是不願自殘同胞也，人不能諒解區區微忱，不得已迫而出此，內心實不甘願，自今而後，凡我同胞，幸勿再相擾也。」

從此霍元甲的大名不止是在滬上，而是全國，甚至擧世都耳熟能詳，他所主持的精武學堂更是門庭若市，原先是無人問津，如今收錄生徒却要精挑細選了，他重視生徒的體質，更計較他們的品性與人格，時時以尚武精神激勵之。嘗謂衆徒云：「苟欲强國，必先强種，中國近百年來積弱不振，先是受害於鴉片，而後是信心崩潰，遂至一蹶不振。倘若人人抱持尚武精神，悉心鍛鍊身體，則中國之强盛指日可待也。」

霍元甲認爲武術第一要職，必須要持之以恒，無論何種技藝，都須研究數十百年，始克有成，西洋人之卓然有成，不獨在船堅砲利，諸事均孜孜矻矻的研究不輟，因而方能精益求精，更上層樓。並謂：「吾之拳術亦夙秉家傳，祖上鍥而不捨的研究創造，至今已七世矣，殆不啻是數百年也。」

西方人有擅長拳擊者，聽說中國出了個了不起的人物，正在華洋雜處的十里洋場出盡鋒頭，忌其盛名，復受人慫恿，遂相率來華，擬與霍元甲擧行拳擊之戰。在滬洋人凡事講求條理與計劃，於是覓妥寬敞場地，搭建擂台，印製海報，出售門票，且聘請公正人，訂定契約，議定：「但分勝負，生死不論。」

比賽前夕，西洋之精於拳擊者皆紛紛抵達上海，先來的頂尖好手聚集在旅館中研究出戰細節，談到中國功夫莫測高深時，竟然面面相覷，究由何人出戰，始終議論不定，而箭在弦上又不得不發，萬不得已乃委請公正人出面向霍元甲疏通，希望能使西洋人保住顏面，取消這場比鬥。

公正人啣命前往精武學堂拜見霍元甲稱：「中西交手，勝負難卜，而且對方勢大，何必以卵擊石，倘若就此罷手，未嘗不可以從其他方面彌補君之損失；如必欲一博，亦不必迫人太甚，花拳繡腿一番，雙方打個平手，只要騙過觀衆眼睛，不致於傷到了彼此的和氣，豈不大佳。」

霍元甲一聽，不以爲然的說：「彼此決鬥，各憑本事，豈有點到即止之理，怕死就不必前來挑釁，不怕死始可放手一博，此外別無考慮餘地也。」

話到此處，已經沒有轉圜餘地，公正

人理屈詞窮，只好要求西洋拳擊好手如期出戰。及期擂台之下萬頭鑽動，場面之轟動，在滬上尚稱首次；只見台上雙方各據一端，鑼聲一響，霍元甲又命其徒先行出戰，不旋踵連敗西洋拳擊手五人，接著有一個身長體大者挺身而出，裸裎上身，肌肉結實，步履矯健，霍元甲知為上駟之選，連忙揮退其徒而親自出馬，面對西洋人大漢重申前議，一但分勝負，生死不論」，也許是西洋大漢聽不懂他說的話，或者是懶得同他多費唇舌，遽爾快速揮拳相向。

霍元甲身輕如燕，眼捷如鷹，盤旋四周，恍如游龍一般，西洋大漢怒不可遏，而霍元甲忽前忽後，活像是一個身手敏捷的小頑童在逗弄一個笨拙的大猩猩；一個魁梧高大，一個則是矮小精悍，西洋大漢藉身高之利，覷定霍元甲頭顱拳如雨下，霍元甲縱跳自如，無一拳能夠擊中，如此這般已累得西洋大漢氣衰力竭，而霍元甲仍然精神百倍毫無倦態。料想西洋拳擊不過如此耳，乃伸長脖子，佯以頭顱承其拳頭，台下觀眾咸為霍元甲捏了一把冷汗，不料西洋大漢之拳頭甫下，而霍元甲迅即以手仰而格之，只聽見卡察一聲悶響，西洋大漢之手臂已折斷矣！

西洋大漢暴跳如雷，其餘人等也羣起指責霍元甲爽約，霍元甲理直氣壯的說：「事前已有定議，臨事又加重申，衆目共睹，各憑本事，何又瞎扯胡鬧？」台下衆人皆為霍元甲喝采，西洋人料想衆怒難犯，於是狼狽相率離去。

眞個是惺惺相惜，不打不相識，過了不久霍元甲突然接到了西洋人的請帖，邀請其赴宴討論武藝，雖然古語有云：「宴無好宴，會無好會。」但霍元甲一向是以誠懇待人，不疑有詐，遂坦然赴約。

及期，西洋人在一家西餐廳內大排宴席，咸誇霍元甲神勇猛健，霍元甲則對以：「余久患咯血病，是以面黃肌瘦耳！」對曰：「何不治之？」霍元甲道：「遍訪名醫，迄未痊癒，病魔纏人，莫可奈何！」

衆人指著日前折臂之西洋大漢對霍元甲說：「此君乃吾國良醫，日前因君所傷，不數日間經過悉心調理，今已舉動如常矣！」視其臂果能隨意曲伸，了無痛苦之狀，不禁大為詫異。

傷者顧視霍元甲道：「曩與君為敵，今與君為友，吾有良藥，可療君疾。」說著由篋中取出藥劑一瓶，一再叮囑每次服食十粒，三次可癒，霍元甲以為遇到了貴人，前此他對於西醫是沒有多大信心的。

雙方盡歡而散，霍元甲回到了住處，按照西洋大漢的交代服用十粒，逐漸昏迷不省人事，翌晨醒來，但覺神志飄忽，四肢柔軟無力，俄而腹痛如絞，繼而欲嘔，極以面盆承之，吐血盈盈，憤憤然的擊床捶胸道：「吾中碧眼兒狡計矣！」數日後病情更形加劇，羣醫束手無策，遂含恨而歿。

西洋人聞霍元甲已死，迅即揚帆離開上海，霍家兄弟及精武學堂諸徒雖然悲憤塡膺，但却始終找不到「寃有頭、債有主」的對象，委實無可奈何，久之霍元甲含恨而歿這件事，也就成了一樁無頭公案。

（完）

上文提要：溫如風隨着謝公愚任雲秋等回到白雲觀，大家談起暗助任雲秋盜得化血神刀的人可能是接引童子樂天生，春申君心中甚喜；為了踐約九仙陽之會，武林盟將所有人員分為三撥見機行事，三月十五日九仙陽會正式開始，雙方旗鼓相當，黑衣教氣焰囂張，武林盟豪氣干雲，雙方同意輪流作主，派人出場應戰決勝負，可算是正與邪、善與惡的最終總結……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新月刀

武林盟同仇敵愾　黑衣教損兵折將

萬鎮山鏘的一聲掣劍在手，嗔目喝道：「你們兩個，秉性兇殘，怙惡不悛，老夫早有為世誅惡之心，如今又與黑衣教沆瀣一氣，助紂為虐，速來領死，何用多說？」

公孫坤聽得大怒，沉笑一聲：「老匹夫，我把你劈了。」呼的一聲迎面劈出。

萬鎮山不閃不避，左手揮處，迎着拍出一掌。

兩道掌風撞在一處，發出一聲蓬然大震，兩人居然勢均力敵！

公孫坤右掌出手，左掌又緊接着劈到；但萬鎮山也長劍疾揮，一道匹練般劍光隨着橫掃過去。

在兩人動手之際，公孫乾也立即發動，身發如風，朝李公健疾衝過來，右手一記「獨劈天門」，一道凌厲掌風直撞而至。

李公健呵呵一笑：「來得好！」

右手一挑，龍頭拐捲起斗大一個圈花，把直撞過來的掌風接住，手腕一振，拐頭宛如一支長箭，從圈花中射出，直搗公孫乾心窩。

公孫乾身形斜轉，左手一掌拍向拐身。

四人這一動上手，當真有風雷迸發，雷電交擊之勢！

萬鎮山身為黃山萬松山莊主人，黃山萬家祖孫三代，都榮任過武林盟主，為江湖第一世家，一套家傳黃山劍法，集眾家之長，博大精深，萬家的人雖然很少和人動手，但百年來還沒有被人擊敗的紀錄，這時但見劍光閃闔，如龍盤鳳迴，匹練夭矯，果然威勢非凡，名下無虛！

李公健人稱獨角蒼虬，今年已是六十開外的人，他憑仗一支龍頭拐，闖蕩江湖數十年，獨創青龍幫，威勢長江上下游，成為各大門派之外，黑白兩道之間，獨樹一幟的怪傑，武功自有其獨到之處，此老不僅功力深厚，龍頭拐上更有精湛造詣。

此時使展開來，拐風呼嘯，真如風雷迸發，覆蓋數丈，除了漫天拐影，一個人已經若隱若現，無法看得清楚！

祁連雙兇一生從不使用兵刃，他們一雙肉掌，有如四柄開山巨斧，直劈橫掃，雖是徒手，和兵刃卻也不遑多讓。

大家都知道祁連雙兇掌下從無活口，在黑道上算得是頂尖高手之列，能接得下他們兩人聯手的人，已是不多，但此刻兩人一上手，就遇上勁敵，被萬鎮山、李公健一對一纏住，雙方勢均力敵，一對一差堪平手，自然無暇兼顧，再作聯手合擊了。

萬鎮山和李公健心意相同，今日之戰，雙方高手不在少數，除了這一場，只怕再也輪不到自己了，那麼這一場的勝負，對武林聯盟還無所謂，但自己卻成敗攸關，是以一下場，就下了決心，不論對方何人下場，自己都非勝不可，後來看到下場的是祁連雙兇，那更非把這兩個兇人誅殺不可，因此，一經動手，就施展殺着，步步緊逼。

祁連雙兇遇上這兩個棘手的人物，動手之初，一時輕敵，未能及時聯手，一旦動上了手，業已被對方纏住，再待聯手，已是不及。

他們原是一對孿生兄弟，自幼一起練



武，心意相通，兩人一經聯手，可以相輔相成，攻守兼顧，威勢自然要比單獨作戰易佔優勢，如今兩人分開來和人動手，又是素負盛名的萬、李二人，上場之初，還並不如何，時間稍久，雙兇就未免漸漸相形見絀，落了下風。

高手過招，有不得絲毫差失，一着屈居下風，就再也扳不回來了！

公孫坤以徒手和萬鎮山力拚，已經吃了虧，何況萬鎮山無論劍法、內力，都在公孫坤之上，短時間當然很難分得出來，時間稍長，兩人的優劣之勢，也顯著了。

激戰之中，但聽萬鎮山斷喝一聲，以一招「黃山烟雲」，劃起一片耀目寒光，但在這片寒光中，突然飛出一道劍影，就像電光般一閃！

公孫坤驟見一片寒光扇面般展開，方自一驚，就被突然飛出的劍光劃過，一條左臂齊肩砍落，口中不覺悶哼出聲！

正在和李公健奮力激戰的公孫乾，孿生兄弟心意相通，聽到兄弟一聲悶哼，心頭就猛然一震，避開李公健一記拐勢，口中叫了聲：「老二，你怎麼了？」縱身朝公孫坤撲去。

李公健看他捨了自己飛撲過去，擊去的拐勢落了空，就勢疾落，往地上一點，一個人隨着拐頭一點之力，身如離弦之矢，緊隨着公孫乾身後凌空撲來，身形未到，左手一記劈空掌，對準公孫坤後心追擊過去。

萬鎮山一劍斫下公孫乾左臂，公孫坤劇痛之下，身子往後疾退，萬鎮山正待追擊，正好公孫乾手足連心，急急掠來，身形還未落地，發覺背後掌風如濤劈擊而來，心頭一驚，他究竟是功力深厚的高手，身在半空，立即揮手一掌，往後拍出。

但他只顧身後，忘了身前還有一個萬鎮山，右掌向後揮出，因為用力之故，身子很快往下一沉，萬鎮山遇上這一機會，豈可錯過？就長劍橫拋，使了一招「白雲出岫」，劍鋒掃過，公孫乾大叫一聲，雙足齊膝刖斷。

李公健趁着拐頭一點之勢，飛撲而來，來勢何等勁急，公孫乾雙足被刖，跌倒地上，他飛撲之勢未衰，一下落到公孫坤身側，龍頭拐一記「橫掃千軍」，攔腰掃去。

公孫坤左肩血流如注，在劇痛之際，反應自然也較為遲鈍，李公健來勢奇快，龍頭拐勢道沉重，等他警覺，急急向右閃出，已是遲了半步，被龍頭拐擊中右腰，口中大叫一聲，撲倒下去。

那公孫乾雙足被刖，自知難以倖免，舉手一掌，自碎天靈而死。

這一段話，從萬鎮山砍斷公孫坤左臂，到祁連雙兇同時畢命，前後只不過眨眼間事，兩個兇名久著的兇人，終於惡貫滿盈，同時伏誅。

但就在公孫坤被萬鎮山砍斷手臂，公孫乾飛撲過來又被萬鎮山趁機劍刖雙足，却激怒了北首棚中兩人，兩道人影點足從棚中激射飛出。

任雲秋低喝一聲道：「菁菁，現在該咱們出場了。」

葉菁菁點點頭，兩人同時站起，縱身朝場中飛去，對方兩人堪堪落到地上，他

們也隨着雙雙掠到。

舉目看去，對方兩人一個是身影瘦小的灰衣老道，面目黧黑，肩頭却排着一柄四尺長劍。另一個則是身穿一襲織錦道裝的道姑，年已五旬出頭，還畫着兩道濃濃彎彎的柳眉，臉上也施着脂粉，看去妖裏妖氣，腰懸長劍，手中執一支鐵柄拂塵，目光森冷如刀，朝兩人投來。

任雲秋迎着兩人道：「二位來做什麼？」

那瘦小老道沉喝一聲：「小娃兒快讓開。」揮手一掌朝任雲秋推來。

任雲秋喝道：「你懂不懂規矩？」口中說着，舉手朝前迎擊出去。

他經邋遢和尚、酒肉道士在他喝醉之時，一人拉着他一隻手，說是給他貫輸酒氣，實則是每人輸送給他二十年內家眞氣，這兩位異人的二十年修爲，足抵得任雲秋五十年勤修苦練。

此時雖然只是隨手推出，一道勁氣，依然十分强勁，但聽蓬的一聲，雙掌並未擊實，但瘦小老道已被震得脚下浮動，身不由己後退了一步。

這一躭擱，爲時雖然極爲短暫，祁連雙兇已經喪命在萬鎭山、李公健劍拐之下。

瘦小老道不由一怔，眼看祁連雙兇業已畢命，一雙三角眼中厲芒閃動，怒笑道：「小子找死！」

李公健手持龍頭拐，呵呵一笑道：「任少兄，這兩位道友大概是衝着老夫和萬老哥來的，你和葉姑娘請退，還是由咱們來吧！」

瘦小老道厲笑道：「不錯，老道和甄仙姑本來是衝着你們來的，現在這小子既然擋橫，老道要先廢了他們兩個再說。」

原來這瘦小老道俗家姓廖，自稱邛崍眞人，錦衣道姑出身西崆峒，叫做甄仙娘，和邛崍老道臭味相投，美其名曰雙修，實則是邛崍老道的姘婦。

他們應祁連雙兇的邀約，擔任了黑衣教供奉，方才眼看雙兇危急，才趕出來的，不料被任雲秋、葉菁菁這一攔，雙兇畢命，他們自然遷怒到任雲秋和葉菁菁的頭上。

任雲秋朗笑一聲道：「萬前輩、李幫主已經勝了一場，且請回棚休息，方才黑教主和盟主約定，雙方各主一場，交手如有傷亡，只怪祁連雙兇技不如人，惡貫滿盈，但半途中出場，就是破壞了雙方訂立的規矩，在下和葉姑娘出來攔阻，並無不對之處，這老道居然出手傷人，像這等不遵規矩、不講信義的江湖敗類，在下和葉姑娘已足可應付，也非教訓他們不可。」

萬鎭山、李公健早已知道這一對青年男女，武功極高，是盟主春申君手下最得力的健將，這就頷首微笑，退了下去。

瘦小老道目注任雲秋喝道：「小娃兒，你亮兵刄。」

任雲秋軟劍束在腰間，聞言一笑道：「在下對江湖無名之徒，向來不亮兵刄，你先亮個萬兒讓在下聽聽？」

瘦小老道目中精芒閃動，嘿然道：「邛崍廖眞人，有否聽你師傅說過？」

任雲秋笑道：「姓廖的道士，在下倒沒有聽人說過，但在下却聽過有兩句話，叫做：蜀大無大將，廖化作先鋒，那廖化，大概是道長……」

邛崍老道聽得大怒，口中大喝一聲：「小子看劍！」右手抬處，長劍出鞘，一道劍光直劈過來。

任雲秋大笑道：「道長清修了一輩子，火氣還有這麼大呀。」

身形輕旋，軟劍已經出鞘，他爲了要掂掂這老道的斤兩，並未舉劍去削對方長劍，只是劍隨身旋，避開劍勢之後，揮手發劍，反攻過去。

就在邛崍老道發劍的同時，葉菁菁對面身穿織錦道袍的道姑兩道濃眉一挑，刷的從肩頭撤下長劍，妖聲妖氣的道：「丫頭，妳也該亮刀了。」

葉菁菁冷冷一哼，說道：「我和任大哥一樣，不和無名之輩動手，妳先報上名來。」

老道姑怒笑道：「小丫頭，在我甄仙娘面前，也敢裝腔作勢。」

葉菁菁給她兩聲「丫頭」叫得心頭火發，冷笑道：「原來妳這老丫頭姓甄！」

「錚」的一聲掣出新月刀，喝道：「老丫頭，妳可以發招了。」

甄仙娘在江湖上，誰不尊她一聲甄仙娘，這「老丫頭」三字，還是今天第一次聽人叫，不由得一怔，尖聲喝道：「小丫頭妳是找死！」刷的一劍，急刺過來。

葉菁菁和任雲秋同一心理，自己手上是一柄斬金削鐵的寶刀，一下把對方長劍削了，那有什麼意思？因此不願和她刺來的長劍接觸，身形一側，避開她劍勢，橫刀掃出。

這時任雲秋和邛崍老道已經交手了七、八個照面，老道士一手劍法，果然有極深的造詣，劍勢展開，一個瘦小人影，周身劍光繚繞，來去如風，攻勢像銀蛇亂閃，出手奇快。

任雲秋也展開了「九轉分身法」，人隨劍走，在對方縱橫交織的劍光中，遊走自如。

兩人打到十幾個照面，任雲秋漸漸感到對方劍勢愈來愈强，寒光飛繞，隱挾風雷，自己如果不再加緊，便有被逼落下風之感，口中朗笑一聲：「廖眞人原來也不過如此！」長劍連綿揮出。

他這一展開「九疑劍法」，身形也隨着運轉，每一轉都有九道劍光，從不同的方向漾起！

不，他人影迷離，已由二而四，由四而八，刹那之間，就有九個人影，圍着邛崍老道發劍，這還是任雲秋並未使出最後幾手絕招來，（九疑劍法最後一招九九歸一，九個人影，每個人影同時可以發出九劍，合爲九九八十一劍）已是威勢逼人，眼爲之一花！

邛崍老道身如陀螺，接連急旋，口中驚異的道：「小子，你是九疑傳人！」

任雲秋軟劍揮洒，朗笑道：「你知道就好。」

邛崍老道怒聲道：「本眞人昔年和九疑老兒也有過一面之緣，你小輩敢對本人如此說話？」

任雲秋大笑道：「憑你黑道邪惡，助紂爲虐之人，也配如此說話。」

邛崍老道雖然心存顧忌，但在急怒之

下，凜喝一聲：「小輩目無尊長，本眞人就劈了你！」

他身在急旋之中，長劍劃起一道匹練，繞身一匝。

這一下以他的功力，原可把身外任雲秋的幻影一齊盪開，無如任雲秋手中是一柄削鐵如泥的神物，方才只是任雲秋處處留意，不肯用劍刄和長劍接觸而已，這回老道士匹練乍展，耳中就聽到一陣輕快、輕微的「嗒」「嗒」連響！

等到身子像陀螺般轉了一圈，應該已經把對方劍影一齊盪開了，那知任雲秋八、九個幻影，九道細長青芒，竟然像尖錐一般，從九個方向密集刺來，並沒被自己長劍盪開！

這一瞬間，老道士才發覺右手忽然輕了許多，急忙低頭看去，自己一柄百煉松紋長劍，不知何時已被人家削斷，只剩了掌心握着的一個劍柄！

密集刺來的九道劍影，在刺到他身前五寸光景，倏然隱沒，任雲秋手中握着一支細長長劍，冷然道：「任某若要殺你，此刻你身上已經有了九個窟窿了，我是看在你從前和家師有過一面之緣，才饒你不死，你可以走了。」

邛崍老道聽得羞怒交迸，一張老臉色如喋血，口中一聲長歎，擲下劍柄，舉掌往天靈上拍去，但聽「拍」的一聲，登時腦漿迸出，倒了下去。

任雲秋只是氣憤之言，不想此老竟然老羞成怒，自碎天靈，口中「咦」了一聲，要待搶救已是不及。

再說甄仙娘和葉菁菁打了一陣，還是奈何對方不得，心頭已是沉不住氣，長劍突然由下翻起，一下壓住葉菁菁的銀刀，身形倏然欺上，左腕隨着一抬，掛在中指的一柄拂塵閃電般朝上揚起，千百縷銀絲一下暴長開來，化作一蓬千頭萬縷的銀絲，朝葉菁菁當胸戳到。

這一蓬銀絲是甄仙娘劍拂同施的絕招，每一根銀絲上都暗蘊眞力，根根掙得筆直，密集有如尖錐！

西崆峒一派，原是左道旁門，練的氣功也以陰寒爲主，這一下拂塵突起發難，從她拂塵千百縷銀絲中同時激射出千百縷陰寒眞氣，森冷有如涼針！

葉菁菁早就防着她左手那支拂塵，因此對方長劍翻起，壓住自己銀刀，就故意讓她壓住，要看看她拂塵上又有什麼厲害殺着？這原是誘敵之計，但也太以輕敵了。

試想甄仙娘若是沒有幾手絕招，黑衣教豈會奉之爲供奉？

却說葉菁菁眼看對方拂塵突然揚起，朝自己當胸戳來，口中不禁冷笑一聲，廻身橫刀，一道新月般銀光，隨着橫掃出去。

這一段話，說來較慢，其實雙方動作，快得何殊電光石火，千百縷銀絲堪堪戳到，一道鉤形銀光也同時掃到，剎那間登時響起了一陣極輕的「絲」「絲」細響，這眞是快刀斬亂麻，但見千百縷銀絲立即散作九朵飛蓬，洒落一地！

不，同時銀鈎漾處，甄仙娘慘叫一聲，新月刀已從她纖纖「老」腰上揮過，斬作了兩段；但葉菁菁也覺得胸腹間一寒，被對方陰寒之氣滲入，身不由己的打了一個冷噤！

她這邊腰斬了甄仙娘，和任雲秋削斷瘦小老道長劍，老道士自碎天靈，幾乎是同一時間的事！

但聽半空中傳來一陣桀桀怪笑，尖聲道：「好毒辣的丫頭！」

笑聲宛如經天長虹，從遠處飛來，但一句話還未說完，五、六道人影，同時從天空瀉落！

那尖聲說話的是一個手拄一支彎曲桑木杖，白髮披散的青衣老婦，她正是桑老妖。

另一個長着一頭披散紅髮，貌相猙獰，身穿一件半短不長黃衣的老者是紅髮老祖。

還有一個白髮白髯，腰背微駝，雙手特長，臉如鳩形的老人，是白髮猴王龍大海。

另外還有兩個道人，髮椎白玉如意簪，身穿青紗道袍，年在四旬以上，白臉黑鬚，修眉朗目，看去頗有些仙風道骨。

在兩個道人身側，則是一個俗家裝束，身穿紫色衣裙的女子，年紀不過三十來歲，柳眉鳳目，窄窄的腰身，束一條金連環腰帶，懸着雙股劍，但神情却顯得十分冷艷。

紅髮老祖和桑老妖是黑衣教最大的靠山，白髮猴王龍大海是敗在花花公子溫如風手下，含憤而去，臨行時聲言三月十五日必定趕到，如今果然趕來了。另外和他們同來的兩個道人和那紫衣女子，自然是他們邀來助拳的人了。

就在這六人瀉落場中，葉菁菁只覺胸腹間如放了一塊寒冰一般，絲絲寒氣，又冷又痛，身上禁不住起了一陣顫抖！

任雲秋忙道：「菁菁，妳怎麼了？」

葉菁菁微微搖頭道：「我……覺得有些冷，沒什麼。」

南首棚上的鳳簫女眼看桑老妖、紅髮老祖等人同時趕來，急忙叫道：「雲秋、菁兒，你們快回來。」

桑老妖綠陰陰的目光一抬，尖聲道：「慢點走，這廖道友和甄仙娘是你們兩個殺死的麼？」

任雲秋抗聲道：「下場較技，刀劍無眼，就算是我們殺死的，也不爲過。」

那紫衣女子冷哼道：「看來武林盟果然排除異己，手段毒辣得狠！」

葉菁菁聽得心頭有氣，口中哼了一聲，要待開口反駁，只覺身上又是一陣奇寒，身軀顫動，後退了一步，幾乎搖搖欲倒！

任雲秋覩狀大驚，急忙伸手把她扶住。

這一瞬，南棚中人因葉菁菁身子忽然不住的顫抖，似是受了人家暗算，鳳簫女首先走出，接着少林定心、定善二位長老、丐幫幫主向傳忠、八卦門古太希、武當飛雲子、花花公子溫如風等人均紛紛迎出，打算接應任雲秋、葉菁菁兩人。

也在這同時，但聽「嘶」的一聲輕響，一道人影輕如落葉，一下落到葉菁菁面前，問道：「菁兒怎麼了？」

這人來得好快，是個四十來歲的青衣婦人，高顴狹臉，目光如刀，她身形剛落

，任雲秋軟劍當胸，正待喝問！

葉菁菁叫了聲：「師父……」突然雙脚一軟，嘴唇發黑，跌在任雲秋懷中，昏了過去。

那青衣婦人突然轉過身去，朝桑老妖冷冷喝道：「桑大姐，妳也算是成名多年的人了，菁兒那裏得罪妳了，一見面就暗施毒手，妳不怕天下人笑妳欺凌後輩麼？」

青衣婦人正是葉菁菁的師父，自稱天下第一刀的刀魔女邢無邪。

桑老妖一怔，接着呷呷笑道：「原來邢大妹子也趕來了。」

鳳簫女心頭一喜，連忙迎了上去，叫道：「邢姐姐……」

邢無邪朝她擺擺手道：「妳莫過來，我要向桑老妖問問清楚。」

一面冷聲道：「我不是幫那一邊助拳來的，我是看我徒兒來的，妳用什麼手法傷了我徒兒？」

北首黑衣敎的人看紅髮老祖、桑老妖、龍大海同時趕來，而且還邀約了二道一女，副敎主閔長庚、總護法韓自元慌忙迎了出去。

韓自元趨上幾步，朝紅髮老祖、龍大海二人躬身道：「二位老供奉請三位貴賓一起去棚中奉茶。」

紅髮老祖點點頭，首先舉步往北首棚中走去。

龍大海朝二道一女抬抬手道：「三位道友請。」

他們相繼走近蘆棚，黑衣敎主也親自迎了出來，把五人讓入棚中，自有一番寒暄，不必細表。

閔長庚朝韓自元道：「總護法，快請令師到棚中稍息。」

韓自元趨到師父身邊，剛好刀魔女邢無邪飛身落地，向桑老妖責問，韓自元垂手又走上一步，說道：「啓稟師父，敎主，副敎主請妳老人家到棚中去休息。」

桑老妖最惱火的就是人家叫她桑老妖了。如今聽刀魔女竟然當面叫自己桑老妖，這下氣可大了，她朝韓自元揮了下手道：「你叫他們先進去，爲師要和刀魔女說幾句話。」

她說話之時，連頭也沒回，只是眨動着水泡皮下垂的三角眼，冷然道：「老婆子沒碰妳徒弟。」

邢無邪道：「我徒兒明明是被陰毒功夫所傷，不是妳，還有誰？以妳桑大姐的功力，出手傷人，還用得着碰上人體嗎？」

桑老妖水泡眼一翻，桀桀笑道：「這倒好，妳竟然把徒弟的傷勢，硬裝到我老婆子頭上來了，就算妳徒弟是老婆子傷的，老婆子還會怕妳刀魔女，不敢承認？」

邢無邪道：「妳承認就好。」

桑老妖越聽越氣，尖聲道：「承認了又怎麼樣？」

邢無邪盛怒的道：「這麼說，妳向我徒兒出手，明明就是衝着我使的了。」

桑老妖桑木杖猛力朝地上一頓，怒笑道：「衝着妳就衝着妳，刀魔女又不是王母娘娘，衝不得的。」

邢無邪沉笑道：「難道妳桑老妖是王母娘娘，誰還怕了妳不成？」

「好，好！」桑老妖氣得頻頻點頭，說道：「口裏逞強沒用，咱們還是手底下見個眞章，看看誰强過誰？」

邢無邪沉笑道：「那好，妳就發招好了。」

桑老妖白髮飄動，一雙三角眼中綠芒大熾，手拄桑木杖，一步步朝邢無邪逼近，口中呷呷笑道：「妳刀呢？」

她雖然不怕刀魔女的武功會比她强，但刀魔女一向自稱天下第一刀，如果沒有兩下，豈會如此狂法，把天下所有使刀的人都抹煞了。她對刀魔女的刀，實在也有點戒心，是以要對方先亮出刀來。

刀魔女邢無邪冷冷一笑道：「刀就在我身邊，等到要用刀的時候，妳就會看得到的。」

「老婆子不信邪。」桑老妖尖聲道：「妳不亮刀，老婆子可要不客氣了。」呼的一杖，凌空飛擊而來。

邢無邪在她杖勢初動，身形一閃，便自避開，揮手一掌，拍了過去。

在兩人對面之時，鳳簫女已要任雲秋抱着葉菁菁回轉南首蘆棚。

這一回工夫，葉菁菁一張春花似的臉上，已經凍得發紫，菱角似的嘴唇也變得烏黑！

春申君等人都圍了上來，鳳簫女緊攢雙眉，說道：「看來菁菁是中了旁門陰毒功夫，陰寒之氣已經侵入經絡，目前除了把她體內陰寒之氣逼出體內，別無辦法。」

少林定慧方丈道：「定心師弟，咱們佛門心燈禪功是否有用？」

定心長老合十道：「心燈禪功，是可以消除旁門陰功，只是施行禪功，不能有人驚擾，需要有一間靜室，方能施行。」

衡山青雲道長道：「敝派離火神功，也可以尅制旁門陰功，但惟有對玄冰掌無效，貧道可以爲葉姑娘一試。」

春申君道：「雲秋練的是『九陽神功』，不知如何？」

定心長老合十道：「阿彌陀佛，『九陽神功』乃是乾天之陽，也就是衆陽之陽，正是專門尅制極陰寒旁門諸般陰功的最上乘功夫，老衲忘了任少施主是九疑老施主的高足，如此就好，可由任少施主施展九陽神功，替葉姑娘打通全身經絡，再由老衲和青雲道長運功相助，就可順利把葉姑娘體內陰寒化去了。」

春申君點頭道：「那就這麼辦吧！」

當由冉嬤嬤從任雲秋手中接過葉菁菁，扶着她席地坐好。任雲秋就在她對面盤膝坐下，雙手和葉菁菁掌心相抵。

然後由青雲道長、定心長老二人一出左掌，一出右掌，按在任雲秋後心「靈台穴」上，緩緩運起神功，各把本身內力，輸了過去。

其實任雲秋經邋遢和尚、酒肉道士各輸給他二十年內力，一身功力，可說已和青雲道長、定心大師並不弱到那裏了，此時再經這一僧一道輸入內功，經他運起「九陽神功」，先把外來的兩股內力，化爲己用，這化爲己用，就是說把外來的力道先化爲「九陽神功」，再從掌心輸入葉菁菁的掌心，催動眞氣，循臂而上，分向十二經絡循行。

要知此時從任雲秋掌心輸出的內功，乃是集三大高手畢生修爲之力，尤其定心長老使的是佛門「心燈禪功」，青雲道長使出來的是衡山「離火神功」，性質和「九陽神功」頗相類似，自然更容易融和，這份力道何等强大？

甄仙娘練的雖是西崆峒「三陰功」，就是擊中人身，原也沒有這麼厲害，這是因爲葉菁菁剛才太以輕敵，甄仙娘的三陰眞氣又練在拂塵之上，把一股眞氣練成千百縷銀絲發出，葉菁菁沒有躲閃，也不作預防，一刀截斷拂絲，凝聚在拂絲的眞氣甄仙娘無暇收回，一下全鑽入葉菁菁心腹之間。

心腹間是內臟所在，人身最脆弱、也是穴道最集中的地方，這千百縷「三陰眞氣」，侵入的穴道不同，各奔前程，侵入了不同的經絡，才會有如此厲害。

此時經任雲秋運起「九陽神功」，就是傷在「九陰神功」之下的人，也可悉數化去，何況，西崆峒一派練的只是「三陰眞氣」，比之陰中之陰的「九陰神功」，還差了一層，因此「九陽神功」相氣所至，那凝結在經絡中的陰寒之氣，立時如湯沃雪，消失於無形，有如水到渠成，順利通過，毫無半點阻力，運行得也就極快。

十二經絡，本來互相貫通，這一條經絡的終點，也就是另一經絡的起點，前後不過一頓飯的工夫，任雲秋已替葉菁菁把十二經絡都運氣完畢。

不，任雲秋替她運行到手心陰心經，葉菁菁已醒了過來，自己能運行眞氣，與任雲秋輸入的眞氣會合，是以更能順利運行，縮短了要別人替她打通經絡的時間。

任雲秋運行完畢，立即雙手一收，忙道：「道長，大師，已經好了。」

一面朝葉菁菁道：「妳還要多運氣才好。」

葉菁菁道：「我已經好了。」

這次任雲秋替葉菁菁運行眞氣，却也無意之間得了很大的好處。那是青雲道長的定心長老積數十年修爲，兩人輸入眞氣，比任雲秋輸出去的多，因爲他們發現任雲秋功力極深，就源源大量輸入，任雲秋却因葉菁菁內力不如自己，不敢輸出得太快太猛，是以這番運氣完畢，任雲秋體內還有不少輸入的眞氣，不曾輸出去，豈不是有了盈餘嗎？

定心大師收回手掌，合十道：「阿彌陀佛，任少施主年歲不大，一身修爲，竟然不在老衲數十年苦修之下，實在敎老衲欽佩之至。」

青雲道長接口道：「大師說得極是，任少施主一身功力，不在咱們數十年勤修苦練之下，內功修爲，必須循序漸進，絲毫無法取巧，但任少施主年事極輕，似乎不可能有五、六十年以上的修爲，實在令貧道深感不解了。」

任雲秋俊臉一紅，說道：「道長、大師有所不知，上個月能通大師和風道人要在下陪他們喝酒，二位老人家嫌在下酒量不夠大，說每人輸給在下二十年酒氣，其實二位老人家輸給在下的却是二十年內家功力。」

青雲道長連連點頭道：「這就對了，這二位老前輩功力何等深厚，每人輸給你二十年功力，足可抵得貧道等人六十年苦練還不止呢！」

這一陣工夫，場中桑老妖和刀魔女邢無邪兩人，已經力拚硬搏進入了高潮。

這是武林中百年來難得一見的場面，一妖一魔，兩位江湖上著名已久的特甲級高手在各顯神通，各出奇招，使得南北兩座蘆棚中雙方高手莫不屛氣凝神，目不暇接，偌大一片廣場，肅靜得不聞一點聲音！

桑老妖一支彎曲桑木杖，幻成一條條的黑龍，少說也有十七、八條之多，在半空中張牙舞爪，彎彎曲曲，不住的下撲，威勢之盛，幾乎籠罩了兩三丈方圓，勁急風聲幾乎達到五丈以外。

刀魔女邢無邪使的不知是一柄什麼刀，連一點光華也沒有，一個人只是站在鬥場中間，隨手揮出一道刀影，那刀影也有尋丈來長，看去只是一柄極普通的短刀，刀長不過兩尺，她能夠揮出丈許刀影，大概是完全憑仗着刀魔女深厚功力，實在看不出有何出奇之處。

但這是一般人的看法，和她動手的桑老妖，絲毫也不敢輕視她，十七、八條桑木杖幻起的黑龍，此起彼落，只是圍着刀魔女急攻，生似拚了老命，却一點也攻不進去。

敵我雙方之中，使刀的人，凝目注視着的當然是刀魔女的刀法，覺得她每一刀出手之奇，招式之精，幾乎都可以把桑老妖劈成兩半，自然看得如痴如呆。使杖、使棍的人，凝目注視的當然是桑老妖的杖法，覺得她能把一支鋼杖，幻起了十七、八條黑龍，手法之奇，可以說涵蓋了少林寺伏虎杖法和丐幫打狗棒法，每一記出手，却有十七、八條杖影，隱挾風雷，如雷霆交擊，刀魔女應該連封架都不容易，遑論反擊？但刀魔女也依然揮刀如故，毫無落敗迹象。

場中兩人，可說是各有各的精到之處，誰也佔不到誰半點上風。

北首棚中，白髮猴王龍大海看得不耐，站起身往場中走下。

任雲秋立即站起身來，花花公子溫如風含笑起身道：「任兄稍待，他是找在下來的了。」

話聲未落，只聽龍大海沉喝道：「溫如風，你可以出來了。」

溫如風回頭一笑道：「對不，兄弟早就料到他非找我不可。」瀟洒的手搖摺扇，走出棚去。

任雲秋道：「兄弟去給溫兄掠陣。」也隨着走了出去。

龍大海雙目厲芒閃動，喝道：「溫如風，咱們不用說過場話，你們兩個人一起上吧！」

溫如風笑道：「任兄是給本公子掠陣來的，閣下要要些什麼，只管使來，不過在未動手之前，本公子有一句良言奉勸，黑衣教多行不義，覆亡就在眼前，閣下成名不易，不如懸崖勒馬，尚可保存……」

「住口！」龍大海厲聲喝道：「老夫說過，咱們不用多說，今日老夫非報你削斷十根指甲之恨，除非你小子此時自斷十指，老夫還可饒你不死。」

「老匹夫！」溫如風臉色一沉，哼道：

「你眞是不到黃河心不死……」

他話聲未落，龍大海已怒吼一聲，雙手箕張，縱身撲來，十道烏光銳利如劍，閃電朝頭抓來。

那十道烏光，原來是他十隻手指上，各自套了一隻五寸長烏黑有光的鉄指甲，那自然是他十指指甲被削斷之後，新近才鑄製的，而且鉄甲上還淬了劇毒。

溫如風摺扇豁的打開，側身避開正面，反手一扇，橫劃而出。

白髮猴王因爲個子瘦小，雙手特長，才有猴王之稱，江湖上凡是外號帶上猴字的人，必然身法靈捷，擅長縱躍功夫，龍大海撲來的人，因溫如風側身閃開，本該招式已老，飛落地面才對；但他却憑着一口眞氣，撲到的人，脚未着地，已經輕旋，帶轉雙爪朝溫如風背後抓落，這一式使得輕捷如風，兇猛已極。

溫如風生似背後長着眼睛一般，橫劃的扇面原式不變，人也像陀螺一般轉了過去，摺扇依然橫劃如故，而且扇隨人轉，橫掃之際，也更爲快速，幾乎一轉之際，就已掃到了龍大海左腰。

龍大海口中發出一聲怒嘯，身子直拔而起，一下縱起三丈以上，嘯聲未落，人已在空中一個觔斗，頭下脚上，雙手在先，撲了下來。

他雙手在半空中連連抓動，刹那之間，幻起一片錯落指影，足有笆斗大一圈，像魚罩一般當頭罩落。

溫如風不避不讓，右手翻起，摺扇劃起一圈扇影，朝上迎去。

龍大海下撲之勢何等迅速，自然很快就和一團扇影接觸上了，但覺對方向上迎去的扇影之中，暗寓一股無聲無息的極强震力，硬把自己十道指風擋住，居然撲不下去。

龍大海冷笑一聲，雙手用力，一個人就這樣頭下脚上，倒竪在空中，運起全身力道，貫注十指往下壓落！

這一手可是江湖上從沒有人如此使過，也等於一個人被溫如風打開的摺扇托在空中。

白髮猴王龍大海在黑道上名頭之響不亞於桑老妖，少說也有五、六十年修爲，他這一運起全力，何殊一方數百斤巨石，壓在一柄紙扇之上？

紙扇能承担這樣巨大的壓力，自然全憑溫如風一口眞氣。

這是奇特的比拚上眞力，龍大海雖然身在半空中，無處着力，但他的兩手十指都用上了力道，溫如風擧扇上托，雖然站在實地上，却只有一隻右手執着摺扇承担壓力，因此兩人誰也說不上吃虧。

一個十指下戳，一個揮扇上托，方才還是動態的，一刹那間，雙方就這樣凝住了，誰也沒動一下，完全變成了靜態。

南首棚中盟主春申君和各大門派的掌門人，看得不禁暗暗攢眉，龍大海數十年修爲，功力何等精深？溫如風縱然武功極高，但究竟年事還輕，和龍大海比拚內力，豈不是不智之擧？

就在此時，突聽溫如風一聲淸叱，喝聲：「龍大海，你敢使出歹毒之物，本公子那就不能饒你了！」

喝聲方起，突然揚手棄去摺扇，從他右手衣袖中飛射出一道白光，像匹練般朝龍大海激射過去，那是溫如風縱身揮劍，劈了過去。

龍大海大笑一聲，身向後躍，右手一探，已從他袖中取出一支烏黑的鉄尺，迎着白光揮出。

但聽「噹」「噹」兩聲大震，接着又是一聲悶哼，血光飛洒，龍大海只接下了溫如風兩劍，第三劍就被劍光斫下右臂，脚下連退了三步，口中厲笑道：「小子，你中了老夫鉄指中所藏屍毒，活不過三個時辰！」

溫如風斫下龍大海一條右臂，人已搖搖欲倒，聞言不由大怒，口中又是一聲淸叱，抖手之間，飛射出一道雪亮的劍光，朝龍大海貫胸投擲過去。

龍大海話聲甫落，沒想到溫如風中了屍毒的人，還會把長劍脫手投出，眼看劍光閃電般射出，再待閃避，已是不及，一支長劍穿心射到，口中慘叫一聲，往後倒去。

溫如風一劍出手，人也隨着砰然跌坐下去。

原來龍大海那十隻鉄爪之中，暗藏了腐屍奇毒，在運功下壓，拚上眞力之時，已把屍毒暗暗逼出。這腐屍奇毒，乃是僵屍門煉製的毒物，不論人畜，只要聞上少許，立可致人於死命。

溫如風和他拚上內力，却也不防他鉄爪之中會暗藏如此歹毒之物，正在運功之際，鼻上忽然聞到幾縷腐屍的奇臭之氣，立時感到頭腦一陣昏眩，他練的究是玄門正宗太淸眞氣，心知上當，急忙棄去手中摺扇，身往後退。

他本來還待龍大海知難而退，但這一發現對方使的竟是腐屍之毒，那還容他後退，自然非把他誅去不可。

任雲秋看到溫如風猝然倒地，急忙飛身過來，問道：「溫兄怎麼了？」

溫如風擲出長劍，右手已從懷中取出一個白玉小瓶，但因中毒之後，又運功擲劍，未能及時把吸入的毒氣逼出，此時雖已取出玉瓶，人却不支倒地，口中低低的道：「在下……手中……是……解毒……」

話未說完，雙目緩緩閉上，昏迷過去。

任雲秋急忙從他手中取過玉瓶，打開瓶蓋，傾到掌中，藥丸只有米粒大小，但鼻中已聞到一股淸香，一時也不知道該給他服幾粒才好？心想：這藥丸如此小法，大概不須服得太多，這就取了三粒，納入溫如風口中，雙手抄起他身子，回轉南棚。

一名丐幫弟子也及時閃出，拾取了溫如風的長劍，退入棚中。

任雲秋雙手抱着溫如風的身子，忽然發覺他身子極爲柔軟，着手處豐滿細膩，不像是男人肌肉，心中暗暗一驚，但當着衆人又不便多說，把他放到地上，一面朝鳳簫女兩個使女秋兒、雲兒招招手道：「秋兒、雲兒姑娘，這位溫兄已經服下了解毒藥丸，麻煩妳們照顧他一回。」

秋兒道：「任少俠放心，小婢省得。」

任雲秋走近葉菁菁身邊，低聲說道：「妳道這位溫兄是男的還是女的？」

葉菁菁聽得大奇，睜大一雙秋波，說道：「聽你口氣，好像他是女的了？」

任雲秋點點頭，輕聲道：「很可能是，但他不肯說，我們只作不知道好了。」

就在此時，只聽鬥場上響起一陣驚心動魄的金鉄交鳴，這一陣金鉄交鳴，少說也有十七、八聲之多，密如連珠。在金鉄交鳴聲中，也夾雜起了刀魔女和桑老妖的怒喝厲笑！

激戰了將近五百招的兩人，此時忽然分開，這一瞬間，大家已可清晰的看到在刀魔女前面洒落了一地被劈碎的桑木釘，少說也有近百支之多，在一堆散落的桑木釘中，還有一支三尺長的細劍，也被齊中截斷，那是桑老妖的杖中劍。

桑老妖以「乙木掌」、桑木釘、杖中劍，號稱桑木三絕，如今杖中劍和桑木釘都被刀魔女削斷了！

不，站在對面的桑老妖，手中一支六尺長彎彎曲曲的桑木杖，此刻已經只剩下了三尺來長一截，那也是在方才那一陣急如驟雨的金鐵交鳴中被削斷了。

桑老妖白髮飛揚，一雙綠陰陰的眼睛，快要冒出火來，氣得尖聲厲笑道：「好、好，邢無邪，老身居然敗在妳手下，哼！那是因爲妳手中有一把削鉄如泥的天刑刀，一年之後，老身自會找妳算算今天這筆帳的……」

刀魔女臉上沒有一絲笑容，冷冷的道：「邢無邪隨時等着妳。」

桑老妖口中說了聲：「好！」雙足一頓，一道人影破空飛起，劃空朝山外虹射而去。

她劃空橫掠，離地面少說也在三丈以上，去勢如電，朝山外飛去，那是何等迅速之事；但不知怎的到了山口上空，忽然像飛鳥中了彈丸一般，身子往下直落，一下墮落地面！那是落到山口外面一片雜草叢生的空地上。

桑老妖是在飛行之際，被一股極大吸力吸下來的，她敗在刀魔女手下，心頭正在忿怒無比，此時突然遭遇到一股吸力，把她吸了下來，一時還不知道遇上了自己那一個勁敵對頭？落到地上，一雙水泡三角眼厲芒四射，這一打量，她發現自己一丈數尺周圍，站着五個道人，正好把自己圍在中間。

這五個人，年歲不大，最多不過四十以上，其中四人身穿灰色道袍，只有一個穿的是青色道袍。

桑老妖是什麼人，只要看上一眼，就可以看出他們一身武功並不見得如何高明，那麼把自己從空中吸下來的，分明另有高人，不可能會是這五個道人。

桑老妖口中發出一陣懾人的桀桀厲笑，喝道：「你們師父呢？躲在那裏？這般藏頭露尾，算得什麼？」

五個人按五方位凜立如故，除了眨動眼睛望着她，沒有一個開口說話。

桑老妖因對方師長並未露面，倒也不好輕舉妄動。

那是她發現把自己從空中吸下來的人功力遠在自己之上，是以並未立即發難，如果換了她平日的脾氣，早就把這五個道人撕裂了。

她看五人不言不動，心頭不由火發，目中綠芒暴射，桀桀厲笑道：「很好，你們師長既然躲躲藏藏，不敢和老婆子見面，老婆子先斃了你們，看你們師長出不出面？」

話聲甫出，人已像一陣風般朝穿着青袍的道人欺去，雙手箕張，（她那支被削斷的桑木杖早在飛縱起之時，憤憤擲到地上）大有把那青袍道人一把撕裂兩半之概！（她認爲五個人中，只有一個身穿青袍，自然是五人之首了）

桑老妖行動如風，何等快速？相距不過一丈數尺，她自可一閃而至，那知她身形方動，陡聽身後響起一聲極輕的尖銳破空之聲，閃電般貫心射到！

不，第一聲堪堪入耳，接連着又是幾聲輕微的尖嘶從身邊四周響起！

正因這破空之聲極爲輕微，若非具有桑老妖這等功力的人，極難聽得清楚！

桑老妖不禁一怔，因爲她聽出這幾聲破空輕嘶無論手法功力，均極爲高明，迥非一般普通的人所發的暗器，她是何等功力的人，在這一瞬間，前撲之勢登時剎住！

也就在這一瞬間，但見五道天藍刀光，已從五個不同方向朝中央激射而來。

桑老妖目光一注，不覺凜然叫了聲：「化血神刀！」

正因是化血神刀，她就不敢大意，雙袖一揮，側身避讓。

那知在這電光石火之際，化血神刀已經由五柄變成十柄，再由十柄變成二十、四十，漫天飛舞，來去如梭！

化血神刀原是紅髮老祖最厲害的「法寶」，一共有四十九柄，如今當然全出籠了！

原來這五個道人，正是邋遢和尚和酒肉道士向盟主春申君要去的五個「小道士」——衡山派門下的玄慧、玄通、玄璣、玄修（四個穿灰衣的）和武當派門下的元音。（穿青衣的）他們經一僧一道加以集訓，練成了「化血飛刀大陣」，四十九柄飛刀，由五人一手接刀，一手發刀，動作如電，往返交織，在這兩丈方圓，上下左右，織成了一幢藍汪汪的刀山，光芒四射，有如籠罩一般，竟然把兇名久著的桑老妖罩在其間。

照說，以桑老妖這樣一等一的高手，僅憑飛來飛去的四十九柄飛刀說什麼也不可困得住她，縱然她此時手無寸鉄，但只需雙手一揮，發出來的「乙木神功」，也足可把四十九柄飛刀一起震飛出去；但說也奇怪，桑老妖白髮飛揚，身形不住的閃動，雙手揮舞，一個人神色獰厲，好像飛天夜叉一般，口中發出連聲厲嘯，却似凍蠅投窗一般，到處亂鑽，就是無法脫出四十九柄飛刀交織成的一幢刀網！

就在桑老妖被逼落到山前一片草坪中，突然飛起五道藍汪汪的刀光虹影的同時，北首蘆棚上有人洪喝一聲：「好小子，竊取了祖師爺的飛刀，還敢在祖師爺面前亮出來！」

一道人影，隨着喝聲，飛出蘆棚，凌空朝山口虹射過去。但就在他身子凌空飛越廣場上空之際，不知從何處飛起一條瘦小人影，凌空飛來。

天空何等遼闊，天上的飛鳥從來也沒

有互撞過；但這兩條人影，如今却一來一去，連成了一條直線，但聽半空中發出砰然一聲，兩個人撞個正着，也撞了個滿懷！

天空當然留不住脚，於是兩道人影就同時往下直墜，落到了廣場間。

兩人是撞上了才落下來的，因此落到地上，兩人還是面對着面，相距不到五尺，舉手可及。

南北兩座蘆棚中人，所有目光自然全投向這兩人的身上。

從北首蘆棚飛出來的一個身材高大，身穿一件半長不短黃衫，一頭紅髮披肩，貌相獰惡的老者，此人不用說是邪魔外道中第一號魔頭紅髮老祖了，他是看到山前飛起的五道化血神刀刀光，才凌空飛出來的。

在他面前，却是一個身穿天藍長衫，年約十二、三歲的童子，生得臉色紅潤，修眉朗目，一頭烏黑有光的頭髮，梳着一條辮子，看去像是念書的小相公。

這兩人面對面站停下來，紅髮老祖就顯得身材更魁梧，那童子也就更矮小，站直了還不到紅髮老祖胸口。

這藍衫童子，敵我雙方的人，竟然沒有一人認識他的，但能把紅髮老祖從空中撞下來，當然不會是普通人了。

南首蘆棚中，少林定慧方丈雙手合十，低低唸了一句佛號：「阿彌陀佛，這人大概就是不老仙樂老施主了！」

武當紫陽道長忙道：「普天之下能和紅髮老祖互撞，一同落到地上的，除了這位老神仙，只怕也沒有第二個人了。」

突聽耳邊有人哼了一聲，說道：「誰說沒有？不信，你要紅髮老兒和我老道來撞一下試試看，難道老道撞不過他？」

接着另一個人的聲音接口道：「酒肉道士撞得過他，我和尚也一樣撞得過他！」

紫陽道長聽得一怔，心知說話的是酒肉道士風半仙和邋遢和尚二人了，慌忙稽首道：「原來二位前輩仙駕也已蒞臨了，晚輩眞是失言了。」

定慧方丈看他剛才還在和自己說話，忽然向空稽首，說二位前輩蒞臨，和自稱晚輩失言，立時想到是二位老人家來了。

春申君當然也看到了，心中不禁暗喜，有二位老人家到場，今日之事，武林盟已是穩佔勝算了。

再說場中紅髮老祖一雙炯炯目光，隱射金芒，目注面前的藍衫童子，洪笑道：「能把老夫從空中撞下來，閣下應該不是普通人了，你就是專門和黑道中人作對的接引童子不老仙樂天生了。」

北首棚中黑衣教主等人聽到紅髮老祖喝出他對面的藍衫童子就是黑道中人聞名喪胆的接引童子不老仙樂天生，不由得心頭齊齊一怔，相顧失色。

據說此人已是百歲以外，却依然像是十二、三歲的童子，可見一身修爲，高不可測，已經到了返老還童的上乘境界，武林盟有此人撐腰，今日之會，只怕兇多吉少。

紅髮老祖問出這句話之後，全場之人，立時肅聲下來，不聞半點聲息，有之，那是山口外被困在化血飛刀大陣中的桑老妖不時發出尖銳的厲嘯，聲若夜梟，遠遠傳來，依然十分懾人！

站在紅髮老祖對面的藍衫童子却一句話也沒說，既不否認，也不承認，只是靜靜的站着。

紅髮老祖臉色獰厲，對方沒有說話，他也就不開口；但他身上一襲半長不短的黃衫却緩緩鼓了起來，連一頭披肩紅髮也隨着像刺蝟般根根直豎，這一來，他本已獰厲的貌相，就更像兇煞，令人望而生怖，當眞變成了「紅髮老怪物」。

雙方之人自可看出來，紅髮老祖此時業已運起了全身神功，如箭在弦，引滿待發，這一發，不用說定然是石破天驚，舉世無匹的一擊了。

再看藍衫童子依然和方才一樣，站在紅髮老祖面前，也不見他運氣行功，有什麼戒備。

定慧方丈看得不禁暗暗點頭，心中忖道：「樂老施主已經修持到不着相的境界，反觀紅髮老怪劍拔弩張之勢，自是落了下乘，勝負之分，業已於此可見了。」

這時雙方的人都集中目光注視着紅髮老祖和接引童子不老仙樂天生兩人的動靜，突聽山口外面傳來一聲悽厲的憐嗥，這聲音劃破了沉寂，也聽得人毛骨悚然，簡直比鬼哭還難聽。

南北兩處蘆棚中人，都已目覩桑老妖落到山前，被困在一幢藍光交織的刀陣之中，那一道道的藍虹，正是紅髮老祖的化血神刀。

方才還不時傳來桑老妖的連聲厲嘯，此時聽到這聲悽厲的憐嗥，誰都會想到：「是桑老妖。」

（未完・廿九）



上文提要：

享有劫富濟貧美譽的「貪花大俠」唐寶牛被涉嫌爲姦殺談公璧掌珠的兇手，在途中遭談公璧及兩名助手阻截砍殺，唐寶牛百詞莫辯，只得施計逃脫糾纏；此刻唐寶牛、方恨少正忙於籌措十五萬両銀子，以幫助「三陽村」災民免受朝廷官府的迫害，他們決定去找富家子弟侯小周借銀，侯表示可以資助但唯恐「將軍」不肯拿出錢來，因爲……

七大寇故事／溫瑞安・文
可飛・圖

將軍（二）

唐寶牛見義勇爲　沐利華恃勢凌弱

衆人一時都噤了聲，眼簾人影一閃，珠簾一陣晃動，唐寶牛別過頭去，只看見高髻烏髮上嵌着一塊翠瑩欲滴的碧玉，一個黛衣麗人已端立在堂間，向衆人盈盈一福。

這時，本來正在喧嘩鬧事的人，幾乎連呼吸都停頓了。

那麗人斂衽爲禮後，那十四個年輕女子的音樂便奏了起來，香姑也就悄悄的退了開去，剩下那麗人也不說話道歉，便舞了起來。

她這一舞，彷彿場中儘管只剩下一個人，因爲人人都被她舞姿吸引住了，分不開去看別的東西。此刻，就算官老爺要在這兒開法場斬首，也失去了示衆的效果，因爲不管會不會欣賞舞蹈藝術，但人人都目不轉睛的看着那麗人之一舞。

麗人的神態是憂怨的，可是她那麼地明艷，她嘴唇美麗的翹着，唇上那美麗的弧度令人驚疑造物者的偏心，竟有那麼令人怦然心動的艷紅，在襟頭上那一塊翠玉。她的唇沒有完全合攏，微微啓着一道縫，露出白得連雪也慚色的貝齒，這又對襯着她伶俐柔和的明眸。

可是這樣一個麗人，儘管神情那麼憂怨，給人的感覺還是活生生的，跳潑潑的、活色生香的美人，她的氣質裏那一眼活力似乎告訴人們那憂怨表情只是僞作的，是她的表演，也是她的藝術。

唐寶牛一見，整個人都痴了。

他覺得四周已經沒有人了。只剩下她和他，只有他在看她一舞，而她之舞是爲求他一覷。

他整個人像坐在炭爐上，很快地，臉上熱辣辣地燒了起來。

他只記得她一笑，這一笑，一定是爲他而笑的，他坐在那兒，不知該用什麼表情來報答她一笑；他又看見她一顰，這一顰，分明是向着他顰的，他怔怔的楞在那兒，不知要用什麼方式來表達他的心意。

他心裏只在狂喊着：她注意我了，她在看我了，怎麼辦？死了死了，今天沒換衣服就匆匆上了來，一定衣冠不整了，給人第一印象多壞呀！

他腦裏儘是胡思亂想着。忽然看見麗人那一雙像一片會飛的水似眼神，向他瞟了一眼，好像帶着微訝，又有些微嗔的喜意。

他忽然想起，這會不會就是俗稱的「拋媚眼」，既然她這樣，自己應該怎辦呢？也一個「媚眼」飛了回去，還是……單起了一隻眼睛，向她示意？

就在這時，他忽然聽到身邊的人，嘆了一口氣。

這一聲嘆氣裏，無限愁傷，比李後主的「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還要多幾分無奈，增幾分傷懷。

* * *

唐寶牛開始時還以爲是方恨少在嘆氣，所以他用肘部碰了碰方恨少：「你嘆什麼氣？世間居然有這麼美的女子，還有什麼可歎的？」

方恨少白了他一眼，沒好氣的道：

「誰在歎氣！」

唐寶牛這才望見，他身邊有一個人。

這人身段頎長，劍眉星目，唐寶牛跟

他比，顯得太粗魯不雅，若拿方恨少跟他來比，又顯得太文弱秀氣。他那一身粗布衣衫襤褸而寬闊，穿在他身上却剛好反映出他能令女子心碎的不覊，他不紮方巾的頭髮散落額上，恰好可以襯托他使人心醉的落拓。

這人除了嘆息一聲外，顯得異常沉默；他的嘴角翹上而稜形優美，使人覺得他有很多話要說但並沒有說出來的那種緘默。

唐寶牛本來想粗聲喝問他爲什麼嘆氣，但見他如此風度，也就把話吞回肚裏，把視綫拉回翡翠動人的舞姿裏。

這麗人的舞姿優美，但却不是含蓄婉約的，而是舉手投足都充滿活力與魅力，她的曲線像跳動的彩虹，讓人生起狂亂的燙貼上去的衝動。

唐寶牛平時總是「自作多情」，而且更要命的是「自命風流」，加上他自己「孤芳自賞」，所以一個男人最令女人討厭的「三自」他都有齊了。這時他這「三自」脾氣又發作了，所以他興緻勃勃，充滿希望的對他那一向愛美而不好色的朋友方恨少道：「我發誓。」

方恨少知道他又有狂言妄語要說，但作爲他親密戰友只好知情識趣的問：「發什麼誓？」

唐寶牛喃喃地道：「她……她對我有意思……」

方恨少明知不可置信只好問下去：「何以見得？」

唐寶牛瞪了他一眼，就好像在用眼神責備一個瞪着眼睛的瞎子：「她在對我笑啊！你難道沒看見！」

方恨少差點沒衝口而說：從我這個角度看去，她對我笑多於對你笑！但還是忍住沒說，只問：「那你發什麼誓？」

唐寶牛道：「我……我發誓有一天，一定要脫下她的衣衫……」他其實只想「發誓有一天要把她追求到手」，不料因看着她令人怦然心動的扭動，只覺喉嚨發熱心跳加速，一失口，說成了那一句話。

但這却是他的由衷之言。

方恨少搖搖頭，道：「眞是恬不知羞，有失斯文。」

忽聽背後有人叫他，轉過頭去，原來是侯小周，侯小周笑嘻嘻的望着他，道：「來。」

方恨少問：「去那裏？」

侯小周道：「有人想見你。」

方恨少實在想不起在這兒還有誰會認識自己：「誰？」

侯小周笑道：「你去了便知。」

方恨少指了指侯小周道：「他要不要一起去？」

侯小周眨眨眼睛，道：「唐大俠只怕請不動了。」

方恨少看見唐寶牛色迷迷的目不轉睛的看着翡翠之舞，沒奈何地道：「我看他是不會去的了。」說罷起身隨侯小周進入內室。

方恨少走了，唐寶牛因太專心看女孩子，所以毫無所覺。

他心裏想：那麼美麗的女孩子，這番給自己看見了，可眞是緣份，如果她嫁了給別人，投在別人的懷抱裏，那多可惜啊。這樣一個女孩子，値得自己花一生去寵她愛她，要是叫別人佔有了，那眞是天大的遺憾！如果這活色生香，只給自己欣賞，那才是莫大的幸福。

他想着想着，心頭發熱，耳自鳴，氣自促，却不懂如何過去搭訕是好。其實人只要對事物一注重起來，自然就會患得患失，進退維谷，豁達不起來。

忽聽那雙眉倒豎的男子怪叫一聲：「脫！」衆人皆哄笑起來，七嘴八舌的叫脫。

翡翠只是笑笑，也不生氣，繼續舞她自己的。剛才那不住霎眼睛的大漢吆喝道：「脫！脫啊！沐少爺可不是說笑的！」

這種呼聲此起彼落，漸漸人人都此起彼落地叫嚷起來，那叫香姑的女人又忙出來圓場道：「諸位大爺，這……這……翡翠姑娘可不是不正經的女子，只陪酒不陪宿，怎……怎可以在這種場合裏脫衣服呢？要是大爺賞面嘛，裏面倒有雅室，不如……」

麻皮大鼻漢截道：「沐公子要她在這裏脫，就是這裏脫，又不是叫你脫，你多囉嗦什麼？」

香姑出來混熟了，自然知道「沐公子」存心整人，當下把笑臉盛得滿滿的道：「敢情是翡翠不知天高地厚，有得罪沐公子的地方，還請沐公子大人不記小人的過，也請兩位司馬大爺包涵則個……」

那麻臉大鼻漢忽一個縱身，已到了香姑跟前，一拍摑去，香姑鼻血長流，跌在丈外，這漢子身形極快，比眨眼還快的他已離開座席到了香姑身前，而原先香姑的地方已空無一人，香姑已躺在丈外，這些事情都好像上蒼裏有一隻無形的手把兩人的位子更換，才會發生得那末倏忽莫測，迅快絕倫，旁的龜奴別說去救，連看也來不及。

那麻臉大鼻漢戟指道：「沐公子叫她脫，她就得脫，沐公子沒叫你講話，幾時輪到你說話！」

香姑這次捂着打塌了的鼻子，哼哼唉哎的沒說得出話來。其餘的客人和龜奴看來都甚懼於那姓「沐」的來頭，暗裏磨拳擦掌，但都怒不敢言。

那翡翠姑娘却鎭定如恒，露齒一笑，呢聲道：「我道是誰，威風如此，原來是大名鼎鼎的司馬不可司馬三爺。」

麻臉大鼻漢子板着臉孔道：「你胆敢開罪沐公子，現在來巴結我也一樣沒用。」

翡翠向那眼眉倒豎的中年人福了一福，嫣然笑道：「原來是沐公子教訓賤妾來了。」

那豎眉漢子的眉，忽然垂掛下來，倒見像條狗尾巴，可豎起來搖擺，必要時也可夾着尾巴逃一樣：「你如果知機得早，好好的賠償賠不是，說不定，這苦頭就吃輕一些，只要你乖乖的做我上次叫你做的，少爺我一高興，就饒了妳也不難。」

翡翠依然笑道：「不知沐公子要我怎麼個賠罪？」

沐公子的眉又豎了起來，邪笑道：「你眞要我在這裏說？」

翡翠道：「怎麼？難道沐公子要我的賠償法子大家聽不得？」

沐公子變臉叱道：「死賤人，不是老子不說，而是怕你聽了臉黃！」

翡翠道：「不是臉黃罷？而是臉紅！諸位聽聽，他上次要我做的事，連他自己也不敢說出來！他嘛，只敢在外面動拳頭，充大丈夫，在房間裏，就丈夫不起來了。我賣舞、賣藝，獨力難抗時連身也賣了，但恕不招待未成年兒童！」

衆人聽了，都知所指，哄笑起來，又快快收住笑聲，怕惹上大禍。沐公子脹紅了臉，粗着脖子罵道：「賤婦！今日不把你大卸八塊，我沐利華算是烏龜王八蛋！」

衆人見這沐家大少動了眞怒，都惶恐起來：金寶城一帶沐家是絕對惹不得的世家，沐家主人沐浪花外號「飛星劍客」，又號「飛聲劍影」，據說他單憑劍光星花，即可殺人，口裏一聲呼嘯，即可擊敗敵手。

但是沐家最難惹的，是沐家的關係：據悉沐家上通官衙，下結匪黨，在武林中，跟「將軍」還是聯盟共幟。這樣子的關係，誰敢招惹，一旦惹上了，官家通緝，強盜暗殺，加上江湖上武林人視之爲過街老鼠，簡直上天遁地也無處可容。

金陵樓座上不乏高手，其中不少人雖愛姐兒俏，要挺身作護花使者的，都因爲懼於沐家的聲威，而三緘其口。

——「飛聲劍影」沐浪花只有沐利華這個兒子，得罪沐少爺等於自絕門路……何況，沐家的兩員大將：司馬不可與司馬發，也是在江湖上字號叫得响拳頭硬得來的好漢！

所以金陵樓上的客人，有的頹然，有的不忿，但大半都懼然離座，不敢插手此事。

翡翠卻神色如常，道：「哦？你有能耐把我大卸八塊麼？」

衆人都哈哈笑了起來，因爲是大家一起笑，可以不必蒙上單獨得罪的險，所以大家越發笑得盡情，彷彿這樣便可以洩憤，可以打擊沐利華，可以使自已英雄感一些。

沐利華更怒了：「你…你不要後悔！」

翡翠高傲的神情十分漂亮：「你殺吧，殺了我，也不見得就是大丈夫！」

金陵樓上大半客人，都是在銷金窟，溫柔鄉裏混熟了的嫖客，自然知道沐利華和翡翠此恩怨是怎麼結下的，可是，唐寶牛可完全不明白。

他們看來人人都好像都懂的樣子，只有自已不懂，便不敢問。

在旁的司馬發大喝一聲，一拳向翡翠擂去，沐利華尖叫一聲：「留她性命！」

司馬發道：「對！好好折騰她！」蓬的一聲，一拳已兜擊在翡翠小腹。

翡翠哀呼半聲，柔軟地倒落，五指扯下了幔帳，輕柔披蓋在身上，一刹那間，她臉都白了。

沐利華尖聲怪笑：「再給我打！」

忽聽一聲春雷般的大喝，震得樓裏宮燈燭火閃爍，珠簾斷落，杯盤格登碰响，「姓沐的，你這烏龜，王八蛋，不是人養的，猪狗不如的東西！」只聽格登格登連聲，有一個膽小的頓時嚇得往後退了兩步，不小心直滾下樓梯。

罵人的人聳然立起，托塔金剛也似的一名漢子，衆皆失色。

其實衆人駭怖的不是這樣一名濃眉亂髮恰可撕虎裂獅的好漢，而是這人一開口，不止罵了沐利華個狗血淋頭，連他祖先也一樣不放過。就算有人跟出來挑樑子，又有誰敢這樣毫無忌憚去觸沐浪花霉頭？

然而這漢子膽敢如此！

沐利華也被跟前這漢子的威猛震住，怔了一怔，道：「你談什麼？」

那漢子當然是唐寶牛。唐寶牛反問：「我說的你不會聽？」

於是他作了一個手勢。

這是江湖上一個極粗魯不文的手勢。

「你既然不會聽，我便用手勢做給你看。」

到這時沐利華不得不發作了，他發出一聲尖嘯，「你是什麼東西？」

唐寶牛反問：「你又是什麼東西？」

沐利華怒笑道：「我是沐家少爺，沐利華，報上你的狗名！」

唐寶牛搖搖頭道：「我不是東西，你有狗名，我沒有。」

沐利華氣極：「油嘴滑腔的東西，你活不耐煩了？」

唐寶牛道：「我是活不耐煩了，正想找個人來耐煩耐煩。」

司馬兄弟見這樣彪形大漢有恃無恐的站出來，料必有相當斤両，他倆是沐浪花手下大將，大場面司空見慣，保護少主爲重，司馬發當即一閃，已攔在沐利華與唐寶牛中間，向唐寶牛拱手道：「閣下這算出來做架樑了？」

唐寶牛仰首望望，「我像塊木頭麼？架樑在屋上。」

司馬發臉色變了變，强笑道：「這件事本與閣下無關，我看閣下就賞兄弟幾分薄面，回頭，我們作個東道主，跟閣下交個朋友如何？」

唐寶牛笑道：「我的朋友有殺猪的、屠狗的、甚至做小偷的，但就是沒有打女人的。」

司馬發正待發作，司馬不可一手按住他肩膀，沈聲向唐寶牛道：「水裏憑風力，岸上靠道走，宋溪、朱毛、廣南興，你是那一條道上的朋友？」

唐寶牛聽了這許多「黑話」，一句也沒聽懂，只說：「我是採野花來的，」

「採野花來的」這字號，饒是老江湖的司馬昆仲也沒聽說過，兩人怔了一怔，你望我，我望你，都道對方來路非同少可。司馬不可當下試探地道：「兄台是……外地來的？」

唐寶牛昂然哼了一聲。

司馬不可沉着氣又問：「不知兄台要採……那一支花？」

不料唐寶牛卻指着沐利華，哈哈笑道：「他，茉莉花！」

這下可逗得全場都笑了起來。司馬兄弟這才知道自已遭了戲弄，原來唐寶牛借「沐利華」的諧音爲「茉莉花」，沐利華登時幾道眉毛也變了紅色。

司馬不可沉下了臉。

他這一沉下了臉，笑聲立止。

而他的指骨，也炒豆子似的劈拍劈拍响了起來，他臉上的痳子，竟像跳蚤一樣，彈動了起來。

他沈着聲音道：「好小子，有種！」

唐寶牛道：老小子，有種就打我，不要打女人！」

司馬不可道：「好，我就把你打成女人！」一語未畢，一拳飛擊，兜槌唐寶牛的下腹」

唐寶牛大喝一聲，也一拳擊出！

兩拳相碰，均是一晃。

司馬不可緩緩收拳，笑道：「好拳。」

唐寶牛也笑道：「你也不差。」

司馬不可道：「你膂力强。」

唐寶牛道：你拳勁厲害，是什麼拳？」

司馬不可退了兩步，道：「『殭屍拳』。」

唐寶牛也沒聽過，但他的右手拳頭痛澈心肺，正放到背後用左手拚命按摩搓揉，一面敷衍道：「久仰，久仰。」目光掃瞄，發現方恨少不在場裏，心裏暗暗叫苦，看來這司馬兄弟及那姓沐的王八，當眞不是好惹的人物，這次自已獨力撐持，可要糟了。

司馬發現兄長司馬不可滿面笑容，卻不搶攻，倏至他身側，在他耳畔低聲問：「怎樣？」

司馬不可低聲道：「我左手無名指的骨節斷了。」臉上笑態依然。

司馬發道：「我去。」

刷地跟前，五指一伸，噗地刺入柱中，直沒指根，這等鐵指功力，簡直神乎其技，衆皆震怖。

唐寶牛望了望柱子，再瞄了瞄他的手指，然後看着司馬發，道：「我說過，我不是柱子。」

司馬發笑道：「我知道你不是。你的身體比不上木頭硬。」

唐寶牛問：「你怎麼知我比不上木頭硬？」

司馬發眨着眼睛問：「你想試試？」

唐寶牛沉默了半晌，嘆了口氣，問：「如果不想試呢？」

司馬發見對方氣餒，心裏不禁有些得意洋洋，「那麼，你得要先跪下來，叩頭，再……」

他的話當然沒有說完。

唐寶牛倏地抄起一張大桌子，連同桌上的酒杯菜餚全部向他右臂砸下去！

司馬發怪叫一聲，左手五指穿入桌面，抓住桌子，但唐寶牛已全身飛起，右膝自上壓下，壓在他右手腕骨上。

司馬發右手五指還留在柱子裏。

這刹那間他沒有機會拔出五指。

五隻手指的骨折聲，在杯翻碗砸的亂響裏毫不聽到。

但唐寶牛確知他目的已經達到。

他已破了司馬發右手的「達摩鐵指功」。

司馬發痛得大叫起來。

「十指痛歸心」。司馬發雖是武林中人，但忍痛的本領跟一般人也沒有太大差異。

司馬不可已經出手。

他在唐寶牛壓斷他弟弟五指之時，已一拳擊在唐寶牛的胸腹間裏。

這一拳結結實實地命中。

唐寶牛像一隻蝦米地弓了起來。

這完全合乎司馬不可的想像。

他下一步出手，便是雙拳合併，力擊而下，右膝上枱，這招「天人地」足可叫一頭大水牛腦漿迸裂而亡。

可是他雙拳才合併，對方忽然以雙手抓住他合攏的十指。

他馬上聽見指骨碎裂的聲響。

他的右膝正撞在對方的左膝上。

這一下互撞，他的右膝雖不敢當時碎裂，但也站立不穩。

他下盤一浮，勁力便無法運聚，同時間，對方鬆了手，一拳把他像破傘一般打飛出丈外去！

唐寶牛在數招間打倒了司馬兄弟，憑的是勇氣，一身銅皮鐵骨，以及運氣。

他也沒想到自已能那麼快就大獲全勝。

司馬不可和司馬發倒了，只剩下這個看來手無縛鷄之力的沐利華似並不足畏。

沐利華冷冷的看看唐寶牛怎樣挫傷了司馬發，又擊倒了司馬不可，這些，都像跟他全無關係一樣。

等到唐寶牛擊倒了兩人後，轉過身來，逼視他，他才笑了一笑，拍掌。

「打得好。」

「你拍手掌是不是怕我下一個要打你？」

「不是。」沐利華道：「我是為下一場你和我的將來決戰而鼓掌。」

「既然如此，」唐寶牛無奈地聳肩道：「我不得不連你也打了。」

忽然翡翠叫道：「你要小心。」

唐寶牛回身，看見翡翠的笑容，很亮，很麗，但又媚得入骨，登時心都酥了：「謝謝你，我會應付他的。」

翡翠粲笑着，又担心地道：「他既不是……眞的丈夫……但在武功上，他的確是個人物。」

這次是沐利華道：「謝謝。」

唐寶牛這次有點明白什麼「眞丈夫」，「好漢子」了，心中驚疑未定，沐利華向他問道：「你的三魂七魄回來了沒有？」

唐寶牛豪笑道：「你那麼瘦小，打贏你不算好漢。」

沐利華臉色變得甚是怕人。他沒有回答，只是走到一張八仙桌前，有兩張檀木椅併排着，他用手在右邊椅子拍了一拍，道：「我們坐在椅子上，誰離開椅子，便算誰輸。」

唐寶牛大聲道：「好。」

沐利華指一指右邊的椅子，讓開道：「坐。」

唐寶牛哈哈大笑，逕自找左邊那張椅子坐下去邊道：「我才不上當，那張椅子，一坐下去就——」

蓬地一聲，他所坐的椅子粉碎，他臀部撞地，却用脚一勾另一椅子，借力地躍起，失聲道：「這……這是什麼掌力？」

一掌間能將一張椅子擊碎，本非難事，難在出掌的人輕描淡寫，若無其事，而椅子保持原狀，一坐而垮，更不可思議的是沐利華只向右邊椅子出掌，倒的却是左邊椅子。

沐利華傲然一笑道：「須彌金厲手法。」

唐寶牛怒道：「你毁了椅子，這不算，這不能作算。」

沐利華道：「你沒有椅子，便是輸了。」

唐寶牛眼睛一轉道：「這椅子你還沒坐下去，怎麼知道是你還是我的？」

沐利華冷笑道：「坐下去還不簡單！」呼地退及椅前，就要坐落，唐寶牛大喝一聲，一腳往沐利華肚子踢去！

沐利華吃了一驚，連忙一閃，唐寶牛哈哈一笑，收足反身，大屁股往椅上坐。

可是沐利華身法如蛆附身，又閃到唐寶牛身後，雙肘齊出，撞在唐寶牛臀上，把他撞飛出去！

沐利華一面坐落，一面笑道：「你搶得過少爺我？」不料砰地一响，椅子倒了個四腳朝天，沐利華一時不備，也跌個四腳朝天。

可是他一跌即起。

唐寶牛嘻嘻一笑道：「剛才我摔了個仰不叉，爬起來的時候便摔斷了這椅腳。」

沐利華的臉脹得通紅。

唐寶牛繼續道：「現在我沒有椅子坐，你也一樣坐不到，大家平手。」

沐利華尖喝一聲，一掌擊出。

唐寶牛閃身避過，沐利華雖一掌擊空，但唐寶牛只覺右頰却似中了一擊，直打得金星直冒，熱辣辣的很不好受，心知這「須彌金厲手法」非同小可，自己若眞打實鬥，未必是其所敵，忽道：「姓沐的，你有沒有種？」

沐利華怔了一怔，道：「你想怎樣？」

唐寶牛道：「只怕你不夠胆。」

沐利華怒笑道：「有什麼我不敢的！」

唐寶牛一長身，一拳擊破了宮燈，摘下一支蠟燭，揮臂如鞭，橫掃沐利華面門。

沐利華面頰青筋閃現，運勁於手，豎臂硬接，只聽一聲沉响，唐寶牛與沐利華二臂筋肉賁現，相持不下，蠟燭却彈跳而起，隨即落了下來。

蠟燭落在兩人雙臂之間。燭火仍燃燒着。

燭燄炙在兩人臂肌上。

唐寶牛運勁橫臂推壓過去。

沐利華全力豎臂反挫起來。

燭火灼痛了他們。

唐寶牛額上全聚滿了星星點點的汗珠。

沐利華臉上的青筋像一羣青蚓亂閃。

沐利華的「須彌金厲手法」雖然强厲，但唐寶牛天生神力，沐利華一時也取之不下。

然而火燄的灼痛却非同小可。

旁觀的人全都屏住了呼息。

這時司馬兄弟已站了起來，這兩人雖傷得不輕，但捱傷的經驗更不少。

一個人受傷多了，自然懂得怎樣忍痛。

司馬兄弟掩向唐寶牛。

這是重要關頭，更是生死關頭。

全場的人，明知不對，但沒有一人敢挺身出來說話。

唐寶牛四肢發達，天生蠻力，雖武功平平，但頭觸決不照例愚騃。

他立時發覺情形不對勁。

他即道：「如果你有種，不要人幫你！」

沐利華全身像隻燒開了冒蒸氣的熱水壺，雙眉一剔，尖叫道：「滾開！」

司馬兄弟頓住，唐寶牛立即道：「有種！」

沐利華此時只覺手臂已痛得刀切錐刺一般，右手揮擊唐寶牛之鼻樑。

唐寶牛卻先一步一腳踩在沐利華腳踝上。

沐利華怪吼一聲，拳擊偏，他回手撥掉蠟燭，唐寶牛退倒七尺，道：「你忍不住痛，你輸了。」

沐利華叱道：「我們比武功，不是比忍痛！」冲步一拳擊出。

唐寶牛架開一擊，沐利華第二拳又到，唐寶牛架開一招又一招，招架下去，已感力不從心，知道憑武功招式決不是沐利華的對手，忽把胸一挺，硬生生捱受沐利華一擊。

沐利華這一拳，擊在唐寶牛的胸膛上。

沐利華笑了，他對自己的「須彌金厲手法」可謂極有信心。

可是唐寶牛並沒有吐血倒下，反而一拳兜擊，打在他小腹上。

他只覺得四肢百骸的神經全都一起呻吟叫痛，連剛才手臂上的灼傷比起來已經不是痛只能算癢，這尖銳的劇痛使他幾乎要像一個胎兒一般蜷縮起來。

他雖然極痛，但出拳依然猛如虎。

唐寶牛擊中他的同時，他第二拳又擊在唐寶牛臉上。

他恨不得一拳把唐寶牛這張可惡的臉像熟柿子一般打塌。

唐寶牛只來得及把頭偏了一偏。

拳頭擂在他左頰上，他的眼角、鼻孔、唇角同時淌出了鮮血。

可是他仍然不倒。

而且就在沐利華因痛楚喪失了行動的敏捷時，再一拳打在對手同一地方。

沐利華發出一聲銳呼。

他感覺像一頭犀牛的獨角，搠進了他的肚子，痛得幾乎連一切感覺都離開了他，沒有站的感覺，沒有交手的感覺，沒有捱打的感覺，也沒有恥辱和憤怒的感覺，一切感覺就只剩下了痛楚。

該死的痛楚。

這痛楚使他完全忘了掙扎，沒了鬥志，只想找個地方舒服地蹲下來，捱過這場痛楚。

過了好半晌，他才醒覺自己跪在唐寶牛跟前，而唐寶牛用手擦去臉上的血，半笑半欣賞的望着他，問：認輸了沒有？」

其實唐寶牛心裏也很欣賞沐利華，不料他一句問話未了，沐利華倏地像被踩着尾巴的毒蛇一般疾撞了過來，一面叫：「動手！」

唐寶牛剛想抵抗，便發覺到右手給司馬發纏住，左手給司馬不可扣住。

跟着他便吃了沐利華一掌。

他怒叱着一腳蹬去，踢翻了沐利華，但背後、脅下，各中司馬兄弟一擊。

他搖搖擺擺的晃了幾步，胸膛又捱了沐利華一掌，一掌之後，是五六七八拳。

唐寶牛就算是個鐵人，骨頭也給這一輪打拆散了。

翡翠哀叫：「住手。」

沐利華狠狠地住了手，狠狠地問：「你跟他，什麼關係？」

翡翠搖頭：「我不認識他。」

沐利華滿臉青筋，眉頭給汗水浸得又濃又黑：「可是我打他，你心裏疼？」

翡翠唇頰現出一片恍似燃燒似的火紅：「你們三個打一個，不公平！」

沐利華怒笑道：「不公平？就讓他到枉死城裏做寃死鬼吧！」

說完了這句話，他對司馬兄弟做了一個神情。

司馬兄弟馬上知道沐利華所做的神情是什麼意思。

那是說，唐寶牛不能是個活人。

不是活人，當然便是死人。

唐寶牛雖然受了傷，可是這人硬得簡直像斧頭劈上去也得崩了口，絕對死不了。

如果要他死，當然要動手。

司馬不可已經抽出了匕首，司馬發也摸出了刀子，他們當然不能明目張胆的殺了他，但卻可以刺進他的要害，再把他推出窗外，然後說他是打鬥時摔下樓撞着利器而死的。

司馬兄弟這種事做的也不算少，已經可以說是做得得心應手、駕輕就熟了。

他們的刀子和匕首，又短又小，鋒利無比，沒有幾個人能看得見他們已掣刀在手，除了座上一些歷過生死的老江湖才感覺得出來：殺氣。

殺氣大盛，殺人難免。

翡翠在這時候驀然叫了一聲：「笑玉。」

* * *

那個劍眉星目，神情落拓，眉宇傲岸，意態不羈的人徐徐地站起身，漫聲道：「放了他。」語態就像一個清高僧士不想計較蠅頭小利那麼不耐煩。他胸前還裹着傷。

沐利華怒得「赫」了一聲，道：「原來是你這個窮酸。你活得不耐煩啦？」

那人皺着眉，從未看過沐利華一眼，只低聲淡淡問了一句：「你要我幹什麼？」

沐利華一呆，却聽翡翠答道：「要他們放了那個漢子。」

那人一仰脖子，把桌上的酒飲盡，嘀咕道：「酒不好喝，但我渴了。」

沐利華一時倒不知如何應付這怪人。

司馬發卻眨着眼睛道：「喂。」

那人不應。

司馬發冷笑道：「小伙子，你傷勢如何？」

那人道：「死不了。」

司馬發道：「你的錢呢？」

那人聳一聳道肩，道：「花光了。」

司馬發又問：「你餓幾天了？」

那人淡然笑道：「你應該問我有幾天不餓才對。」

司馬發笑道：「沐公子有的是黃金寶劍，你跟他叩頭，他或會賞你一些。」

那人想了想，道：「我不要他叩頭，我只要他放人；」他指了指翡翠，道：「我欠了她一個人情；」然後指了指被擒拿住的唐寶牛道：「放了他，我就誰也不欠。」

語音十分慵懶，像嫌夏日太漫長。

唐寶牛道：「別救我，我不認識你，我不想欠你的情。」

那人倒覺唐寶牛有趣，微笑道：「江湖漢子患難相救，那有誰欠誰的情，才是萬萬欠不得的。」

司馬不可對於弟弟設法招攬那人本就不滿，「他是什麼人？就憑他能怎樣？」

司馬發道：「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姓任，叫笑玉，三天前，他跟『奇門隱俠』蕭竹天打賭，可以中蕭老一劍而不死，結果，他眞的去捱蕭老一劍，反而把蕭竹天給吓跑了。」

沐利華暴怒地叱道：「我管他是什麼東西！去他娘的——」

這話沒有說完。

任笑玉就已經動手了。

他突然衝上前去。

司馬不可驟放了唐寶牛，攔腰抱住任笑玉，因為至此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出來，任笑玉的危險性跟唐寶牛比起來，一個似蛇一個像牛。

牛雖力大體巨，但未必傷人。

一條蛇的危險性就大得多了。

何況任笑玉不單是蛇，而且絕對是毒蛇。

司馬不可職業的本能叫他捨唐寶牛而戰任笑玉。

但他這一攔抱，並沒有抱着任笑玉。

任笑玉的劍鍔卻撞中了他的腹部。

司馬不可仿似一頭被抽了筋的龍，飛了出去，叭的倒在地上。

司馬不可倒地的時候，司馬發的刀子已貼近了任笑玉的背後。

他只要手指再一伸，明利的刀尖就要刺入任笑玉的背心裏去。

却在這刹那間，任笑玉的長劍劍鞘已撞在他的肋骨上。

一下子，司馬發只覺得有一千一百隻蜜蜂同時在他左肋上叮一口，他痛得眼淚從眼眶裏流出來也像針刺似的萎然軟倒於地。

任笑玉依然衝近沐利華。

擋他的人和阻攔他的人全倒下了。

任笑玉這才出劍。

看沐利華現在的神情，似乎也在懊悔為何不聽任笑玉的話放了唐寶牛，而致惹上這樣的一個人，一把劍。

在淡然如銀波洸漾下的劍光下，沐利華的臉孔成了銀灰色，他雖然揚起了雙掌，似要以「須彌金厲手法」來接這一劍，但雙手手掌仍是銀灰而不是金色的。

就在這時，有人像四記春雷迸响般迸出了四個字：

「劍，下，留，人！」

任笑玉乍聽這幾個字，劍眉一震。

這幾個字並不能使他的劍停止，但這說話的聲音足能改變他殺人的意向。

可是他不能在出劍後停止他的劍。

就在這電逝星飛的刹那間，他的劍忽然改變了方向。

「噗」地一聲，劍入柱樑，連鍔而入。

「噗」地劍自柱另一面穿破而出，任笑玉已至柱後，一手抓住劍鋒，連鍔拔了出來。

這一劍之威，不但銳無可當，連劍鍔也一樣無堅不摧！

沐利華「啊」了一聲，正運聚「須彌金厲手法」的雙臂僵直，臉如死灰。

而今他已清楚意會，剛才那一劍如若攻向自己，他斷斷接不住。

這時候，格勒勒一陣連响，那人抱偌粗的柱子，不只爲任笑玉一劍穿破，柱身未破之處也爲劍氣而毀，摧枯拉朽地倒塌下來。

柱樑一倒，椽瓦齊飛，人客、妓女紛紛走避，驚呼四起，當眞是雞飛狗走。

不過，金陵樓建築得還算牢固，其中一柱既倒，但是也只塌了一小片，餘並無碍。

塵煙彌漫中，一個白面長鬚人，寒着臉淺笑，對任笑玉輕輕地道：「多謝。」

任笑玉劍已神奇地還入鞘中，就似驚天動地的一劍與他全不相干一般：「謝什麼？」

長鬚人道：「不殺犬子之恩。」

任笑玉眉毛一挑，道：「他是你兒子？」

長鬚人嘆道：「他雖該打，但未該死。」

任笑玉微微笑道：「我本來也無意殺他。」

長鬚人道：「任少俠的『稚子劍』，威力之鉅，老夫平生僅得一見。」

任笑玉笑道：「你以前見過我出劍麼？」

長鬚人自然就是沐利華的爹爹沐浪花。沐浪花搖首：「沒有。」

任笑玉望定沐浪花，等他說下去。

沐浪花道：「我看過同等威力的一擊，不是劍，而是刀。」

任笑玉目光銳利起來：「刀？」

沐浪花肯定地頷首？目意遙遙：「對。是刀。」

任笑玉動容道：「什麼刀？」

沐浪花悠遠地道：「阿難刀。」

任笑玉一震道：「沈虎禪的阿難刀？」

沐浪花道：「除了沈虎禪，誰還可以使阿難刀？」

任笑玉臉色轉變，好一會才迸出了幾個字：「好，好，好，」別人根本聽不懂他說「好」是什麼意思。

沐浪花道：「犬子劣行，老夫自當嚴罰，少俠劍下留命，老夫感恩不盡。」

任笑玉忽道：「你也不必謝我。」

沐浪花不說話，他知道任笑玉會說下去。

任笑玉果然說下去：「我此來不是爲了殺你兒子。」

沐浪花微詫問：「那麼任少俠的來意是……」

任笑玉笑容一斂，道：「殺人。」

沐浪花緊問道：「殺誰？」

任笑玉自牙齒舌尖迸出一個字：「你！」

此字一出口，任笑玉身上每一個部位每一寸肌肉都是動作。

他拔劍。

因而在拔劍前，他已衝近沐浪花。

在他劍未抽出來之前，他的一手雙脚，已攻向沐浪花。

沐浪花無視於任笑玉任何攻勢。

他是懼於任笑玉的劍。

對他而言，那些犀利攻勢只不過是邪魔各種幻化，任笑玉的劍才是眞正的魔頭。

其他的攻擊，到了沐浪花身上，僅似柳拂分花，毫無作用。

沐浪花大喝一聲，臉上發出淡金之色。

他的雙手金芒更厲。

他雙手一合，在劍刺入胸之前，雙掌挾住劍身！

劍身銀色。

雙掌金色。

掌劍之間，所呈現的是一股死色。

這一掌的威力，沐利華所使，完全不能相提並論。

劍不能前進半分，亦不後縮半分。

這時冒上了紅色。鮮紅的血色。

鮮紅的血色，漸漸自任笑玉胸襟的白衫上染散開來，很快擴佈成一塊血雲。

大堂人雖不少，可是極靜。

靜得連流血聲也清晰可辨。

流血聲卻不是响自任笑玉胸前，而是地上。

沐浪花雙掌合着劍，劍鋒滴下鮮血，落到地上。

任笑玉一笑。

這一笑，充滿慧黠、傲慢與倦意。

他一笑就收劍。一笑就收劍。

這下驀然收劍，就如同出劍一般驀然。

沐浪花的雙掌，居然合不住劍鋒。

沐浪花一個踉蹌，向前搶了半步，他畢竟是武學宗師，及時收穩了步樁，又變得無瑕可襲。

劍已回到任笑玉鞘中。

任笑玉除了胸前一片殷紅，宛似完全沒有動過手、出過劍一樣，神態仍是瀟洒、冷峻。

沐浪花的雙掌，淌血不止。

司馬不可和司馬發一齊掩撲上來，沐浪花一揮手，制止了他們，苦笑道：「任少俠，果然好劍法。」

沐利華忍不住抗聲道：「爹，你也震傷了他要害——」

沐浪花怒叱：「胡說！他的胸創，乃是三天前跟蕭竹天蕭大佳打賭說胸口中劍不死而留下的，適才是他二度出劍震裂創口，如果不是，我絕對接不下他這一劍。」他的雙手仍在淌血，但神態自若。

任笑玉忽道：「剛才我可以一劍殺了你。」

沐浪花怔了一怔，即道：「剛才我是失了一招。」

任笑玉笑道：「與人交手怎能失手？」

沐浪花也笑道：「一失足成千古恨，更何況失手。」

任笑玉問：「你可知道我爲何沒有把握機會刺殺你？」

沐浪花撚髯問：「老夫倒極希望知道自己是怎麼撿回一條老命的？」

任笑玉道：「如果我攻你於不備，而又沒有受傷，必能一劍得手，是不是？」

沐浪花坦然道：「不但是，而且就算你受傷在先也一樣。」

任笑玉看了沐浪花一眼，眼中有一絲暖意，「但我那一劍殺不了你。」

沐浪花道：「只傷了我雙手。」

任笑玉道：「所以我不明白。我總要弄清楚你是怎樣知道我要對你出手之後，方才殺你。」

沐浪花撚鬚笑道：「一點也不錯，正如沈虎禪所料。」

任笑玉望定沐浪花，一字一句地道：「原來又是沈虎禪。」

沐浪花微笑道：「便是沈虎禪。」

任笑玉臉色變得極是難看，但他越是不悅，越有一種特別的貴氣，似王孫公子在小恙裏更顯出他的尊貴，英雄豪傑在歷難裏襯出他的氣慨。

「他爲什麼要幫你？」

「因爲他要向我借錢。」沐浪花拈着鬚道：「他要借十五萬兩銀子；一個人有錢，不但可以買屋子買官位，也可以買到人心壽命，」他自得地接道：「有錢，總是比沒有錢好太多太多了。」

任笑玉一笑。

他這一笑充滿譏誚與無奈。

「我看錯人了。」

「你看錯他，他可沒有看錯你，他說我能接下你的一擊，你一擊不中，必定要弄清楚才會再出手；」沐浪花道：「你也是爲了錢才殺人，對方是誰？」

任笑玉笑了：「你想我會說嗎？」

沐浪花道：「對方給你多少錢，我給你五倍。」

他笑笑又道：「要知道，對方是給你十萬兩買我的老命，我可以給你五十萬兩，而且，價是你自己開的，我不還價。」

任笑玉道：「我奇怪你怎麼會有那麼多錢？」

沐浪花哈哈大笑道：「跟在『將軍』身邊的人，怎會沒有錢？」

任笑玉道：「『將軍』的錢是怎麼來的？」

沐浪花反問：「是誰派你殺我的？」

任笑玉忽道：「可惜。」

沐浪花問：「可惜什麼？」

任笑玉道：「可惜沈虎禪忘了。」

沐浪花道：「忘了什麼？」

任笑玉道：「我一劍殺不死你，還是可以殺第二劍的。」

沐浪花神色如恒：「他沒有忘。」

他撫鬚睨目奸奸地笑道：「他收了我十五萬兩銀子，他就要替我保住這條性命。」

他笑笑補充道：「必要時，也取了你的性命。」

任笑玉冷笑道：「果然是萬能的銀子。」

唐寶牛忽然大喝道：「胡說八道，沈大哥不是這樣的人！」

忽然一人嘆了一口氣，道：「你錯了。」

「砰」地一聲，崩倒的柱子四分五裂，木片紛飛，現出一個人。背插一把刀，木鞘刀鍔長於髮頂。

這漢子道：「我是這樣的人。」

唐寶牛喜叫道：「大哥。」

漢子道：「你受苦了。」

任笑玉道：「你怎麼知道我要殺沐浪花？」

沈虎禪道：「因爲你殺了『長風劍客』宓近秋。」

任笑玉沒有作聲。

沈虎禪道：「宓近秋畢竟是『三代第一劍』，你雖殺了他，但也爲他『長風劍氣』所傷，就傷在胸部。」

他指了指前胸，道：「宓近秋的長風劍氣，傷處赤紅，你怕爲人識破，故意逗蕭竹天跟你打賭，讓他一劍刺入你前胸，滅了長風劍氣的傷痕，也藉濺血以消瘀傷。」

任笑玉沒有否認，只問了一句：「我爲什麼要殺宓近秋？」

沈虎禪道：「這跟你殺沐浪花是同樣理由。」

任笑玉神色不變，即問：「我爲什麼要殺沐浪花？」

沈虎禪淡淡一笑。在他一笑時兩道眉毛和兩撇鬍子同時揚起，像兩把黑刀同時交鋒：「因爲你最終目的，是要殺一個人。」

任笑玉平靜地問：「誰？」

「將軍。」

＊ ＊ ＊

此語一出，衆皆動容。

「將軍」的名號，在這一帶武林已奉若「神明」，殺「將軍」簡直就如「武神」一般不可思議。

沈虎禪繼續道：「武林人稱『長風、須彌、鐵將軍』，誰要殺將軍，就先得把他在外的左右翼除去，」他指沐浪花道：「他是將軍左翼，宓近秋是右翼。」

任笑玉笑笑，笑意落寞，「就算殺了這兩人，還要把『將軍麾下，三面令旗』拔掉，才能殺將軍。」

沈虎禪道：「憑你，要殺舒映虹、王龍溪及楚杏兒，都並非不可能的事。」

任笑玉微微一笑：「我只是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子，承蒙你看得起。」

沈虎禪道：「你尚有餘裕，不必過謙。如果我猜得不錯，事實上有五十二宗一流高手離奇死亡案，跟你都有點關係。」

任笑玉這才有點震訝：「你注意我有多久了？」

沈虎禪道：「剛才。」

任笑玉道：「剛才？」

沈虎禪道：「我本來是猜想江湖上有這樣一個人，年輕、深沉、機智、可怕，但並不肯定；剛才看了你那一劍，我覺得，我還漏說了幾樣特質。」

這次是沐浪花問了下去：「什麼特質？」

沈虎禪聳眉，有力地吐出了幾個字：「像你這種人，得意的時候是英雄，失意的時候也是人傑。」他加了一句：「你現在是人傑。」

任笑玉笑了。

他笑着說：「謝謝你，這一切形容，對於一個殺手來說，是最高的讚語。」

然後他揮手道：「謝謝你，後會有期。」轉身便走。

沈虎禪道：「慢著。」

任笑玉停步，卻沒有回身：「你要保護沐浪花，我就不殺他，應該再沒有我們兩個的事了罷？」

沈虎禪道：「可惜你還是殺了宓近

秋。」

任笑玉道：「人死不能復生。」

沈虎禪道：「這是句老話。」他頓了一頓接道：「老話還有一句。」

任笑玉道：「殺人者死？」

沈虎禪道：「就是這一句。」

任笑玉道：「宓近秋是你親人？」

沈虎禪道：「不是」

任笑玉道：「宓近秋是你的朋友？」

沈虎禪道：「富貴人家的朋友我一向很少。」

任笑玉道：「既然我殺的不是你的親戚，也不是你的朋友，那你又何必為他報仇！」

沈虎禪搖頭：「我不是為他報仇。」

任笑玉道：「那是為了什麼？」

沈虎禪道：「十五萬兩銀子，保住沐大爺的性命；另外十五萬兩銀子，殺掉那個殺死宓四爺的凶手。」

沈虎禪表示無奈似的道：「人為財死，鳥為食亡，為了多十五萬兩銀子，我只好殺了你。」

沐浪花忽然加了一句：「別忘了，要是能追查出究竟誰支使他來殺我們的，再加十五萬兩銀子！」

沈虎禪冷冷地道：「要是我能連那個元兇也殺了呢？」

沐浪花笑道：「那就連本帶利六十萬兩銀子，半文不少。」

沈虎禪嘆了一口氣道：「沐三爺好多的錢！」

沐浪花忙道：「這些都是將軍的賞賜。」

沈虎禪向任笑玉道：「看來，你找錯了主子了。」

任笑玉道：「不是找錯了主子，而是看錯了人。」

「我聞說沈虎禪和他的朋友都是大賊、盜寇，但我以為他們的所作所為，都是俠義行徑，心裏一直佩服欽儀；沒想到——」任笑玉道：「沈虎禪見了銀子，什麼都肯幹！」

沈虎禪笑了。

「這叫臨死前的大徹大悟。」他笑着說：「很多人臨終前才領悟到一個人的忠奸善惡，你今天發現了我沈虎禪的眞面目，實在是死前預兆。」

「不行！」唐寶牛跳起來叫道：「老大，咱們什麼不好幹，為了銀子幹這算什麼？」

沈虎禪淡淡地道：「我是拿銀子去賑濟災民，有什麼不應該？」

唐寶牛道：「賑濟災民，十五萬兩銀子就夠了！」

沈虎禪道：「還有十五萬兩呢？」

唐寶牛氣咻咻地道：「還有……還有十五萬兩……十五萬兩由我和小方來籌得了！」

沈虎禪道：「好，那末，我多賺一些銀子，供自己花用，也是天經地義的事。」

唐寶牛撐紅了臉：「我們——我們不賺這個錢！」

沈虎禪道：「這人殺人，殺人償命，也天公地道，這錢有什麼不對！」

唐寶牛情急道：「那鐵劍將軍不是好人！」

沐浪花厲色道：「你說什麼？」

唐寶牛索性罵下去：「鐵劍將軍沽名釣譽、假仁假義，暗底裏幹的是不見天日的勾當，是個大壞蛋，咱們不要他的錢！」

沐浪花笑道：「敢情你看這位唐世兄是忠的還是奸的，憑他們身上穿的衣服不就得了，白衣是忠的，黑衫是奸的，好像看戲一樣，白臉是奸臣，紅臉是義將！」

唐寶牛怒得跳了起來：「你——」

沈虎禪截道：「小唐，銀子沒有分忠的奸的，白花花的能買到一切便是銀子。」

唐寶牛吼道：「我們不要賺這種銀子——」他吼着的時候，正走到沈虎禪與任笑玉之間。

倏然間，他感覺到背後急風陡起。

同時間，眼前白光一閃。

白光乍閃，亮如電殛，唐寶牛剎那只覺眼前盡白一片，反應都僵住了。

這時只聽一聲兵刃交擊之聲，不知在身前還是身後，左右還是頭上響起。

跟着便是一聲淸脆的長嘯，一人倉皇破窗而出，斜裏一道白影飛襲，人已掠出，白芒回到那人手中。

那人正是沐浪花。

沐浪花劍尖上有血。

沈虎禪正手按背後刀柄上，唐寶牛一時也沒弄清楚他出過刀沒有。

沐浪花却讚嘆道：「好刀法！」

沈虎禪道：「你那一劍飛襲，襲隨劍意，劍隨襲至，好劍法！」

沐浪花道：「要是沒有你那一刀擊破了住任笑玉的稚子劍銳氣，使他惶然敗退，我這一劍還傷不了他。」

語音一落，道：「只是，我不明白。」

沈虎禪道：「不明白什麼？」

沐浪花道：「沈兄為何不乘勝追擊，斬之於刀下？」

沈虎禪道：「我要賺的是六十萬兩銀子，不是三十兩銀子。」

他笑道：「六十萬兩和三十萬兩相差一倍，這是誰都知道的。」

沐浪花詫然道：「那你是知道誰指使任笑玉來殺我的了？」

沈虎禪道：「當然不止殺宓近秋和你，還有王龍溪和將軍——」

他淡淡笑道：「所以，這秘密，將軍也一定很想知道，說不定，比你所出的價錢還要高一點——」

沐浪花冷笑道：「其實沈兄不該當刀客，而應改行去做生意。」

沈虎禪道：「刀客和生意人其實都一樣，一個是能賺錢就幹；一個是能贏就出手。」

沐浪花道：「你把那主使人告訴我，並且殺掉他，我給你七十五萬兩銀子。」

沈虎禪悠然道：「我這次趕來金寶城，原本目的只為籌到十五萬兩銀子，就很滿足了——」笑了一笑，又道：「可是，現在我籌到了五倍的銀子。」

沐浪花道：「所以，你也該滿足了。」

沈虎禪道：「可惜銀子越多，越想更多，那有滿足的道理！」

（未完．二）



上文提要：柳花花獨孤美研究大痲來自何處，葉小英的母親或許會知情，於是二人前往「春大波妓館」爲葉母贖了身，並詳細詢問葉小英的父親是向誰購買毒品的，但總找不出可疑線索；柳花花派出張快和李穩，將檢獲的小包大痲藥粉送往飛鷹堡，讓司馬如虹作個定奪，因爲朱媚是失鏢案與事者之一，柳亦書函告訴了她，然後偕同獨孤美前往青山鏢局……

江湖外史秘辛錄／傅紅雪・文
可飛・圖

快樂的毒藥

青山鏢局重重受困　販毒集團殺人滅口

他已經有了心理準備。

當他飛也似的掠到大門口時，那股急驟如雷的蹄聲倏然停止。

——正好停在青山鏢局的大門口外。

柳花花一打開大門，便見到一排排的大隊人馬將整個大門出路團團圍住。

柳花花的心中在歎息。

這麼訓練精良、有條不紊，上百個人的動作如出一轍，一看就知道具備了極佳的作戰能力的人馬，他已經很久沒見過了。

所以他忍不住暗暗讚歎。

但是他的神色並沒有表示出來，此時此地，他只能以淡漠的眼光與肅穆的口脗對當中而立的蒙面人問話：「閣下，半夜三更大隊人馬圍住青山鏢局，可否說明來意？」

這時候，朱媚已奔上前來，手中握著長劍，英姿凜凜的立在柳花花身旁。

緊接著，馬連良也來了。

當然，整個青山鏢局的人馬也已列隊而立，嚴陣以待……

氣氛相當緊張。

特別是青山鏢局的人馬個個都顯出緊張之色。

因爲他們的人數大概只有五六十名而已，還不到對方的一半。

若以人數論實力，無疑居於下風，情況相當不樂觀，甚至可說是極爲危險。

柳花花問完話之後，當中那個人高馬壯的蒙面人並沒有立刻回話，他像一座山般的坐在馬鞍上，一對精光四射的眼睛掃了衆人一眼，這才好整以暇的開口說話，語聲低沉而有力：「你就是花花大少柳花花？」

柳花花點點頭：「正是在下。」

「很好，」那人打量著柳花花：「你比我想像的還要年輕。」

「你是專程來找我的？」柳花花睨著他問。

那人答非所問：「聽說你不但武功高強，腦筋尤其好，我請問你，如果我一聲令下，發動攻擊，你認爲誰將會是贏家？」

柳花花沒有回答。

這種問題根本不需要回答。

只要稍爲有眼光的人，一定可以看得出青山鏢局無疑會落敗，慘敗。

即使會勝利，也一定是「慘勝」。

柳花花當然心裏雪亮，所以他沒有回答這個問題，他不想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

不過他還是回答了，他回答得相當巧妙：「你知不知道歷史上有名的『赤壁之戰』與『淝水之戰』，最後是誰贏了？」

「好，好，」那人先是一楞，隨即大笑道：「答得好，答得妙！誰都知道『赤壁之戰』與『淝水之戰』這兩大戰役的最終結果是，以弱擊強，以寡勝衆。」

「所以，」柳花花很仔細的聽那人說話的語調與口音，只可惜一片陌生：「任何戰役，並非人多便可以穩贏，人少也不一定穩輸，你說是嗎？」

「的確，」蒙面人朗聲一笑：「兵貴於精，不在於多，如果儘是一些烏合之衆的庸兵，再多也沒用，肯定是吃敗仗無

疑。」

話落，他忽然回首大喝一聲：「弟兄們，下馬！」

「是！」

一聲洪諾，百多騎的黑衣殺手立刻翻身下馬，動作整齊俐落，顯示個個身手不錯。

那些黑衣殺手落地之後，為首那個黑衣蒙面人忽又大喝一聲：「上馬！」

「是！」

又是一聲洪諾，那些人又再翻身上馬。

動作依然快捷靈活，令人歎服。

柳花花這邊人馬俱皆楞住。

他們不明白對方為何突然會有此動作。

正當他們一臉疑惑之色時，為首那蒙面人忽然朝行列中伸手一指：「你，出列！」

「是！」

一人立刻翻下馬鞍，快速的跑到他面前，垂手而立，一動也不動，站得像支標竿那麼直。

蒙面人又朝另一邊伸手一指：「你，出列！」

「是！」

又一個人翻身下馬，也像標竿般的站到了蒙面人的面前。

「你們兩個，」蒙面人目光森冷，語聲肅殺：「一個是下馬動作最慢，一個是上馬動作不靈活……」

一頓，冷冷的又說了三個字：「去左手！」

「是！」

又是一聲是，彷彿他們只懂得說那個字似的。

天，不，他們——那兩個站得像標竿的殺手還會做其他的事？

——一件令你，也令所有青山鏢局的人馬，包括柳花花與朱媚大吃一驚的慘事，那兩名殺手居然拔出佩刀砍斷了自己的左手！

但只見兩隻手掌齊腕而斷，血，像湧泉般的噴了一地！

那兩名殺手卻連哼都沒哼一聲，彷彿砍斷的手掌並不是他們的。

蒙面人眸光冷冷的說了一聲：「入列！」

「是！」

兩名殺手立刻跑步回到自己的坐騎上。

柳花花楞住。

朱媚呆住。

馬連良傻住。

青山鏢局的所有的人馬全都瞠目結舌！

為首那名蒙面人若無其事的望住柳花花，淡淡道：「烏合之眾的庸兵是不堪一擊的，柳大少，依你看，我這些人馬是不是庸兵？」

柳花花歎了一口氣，目露尊敬之色：「這是我生平所見過最精良的人馬……」

一頓，又是一歎：「而且你也是我所見過最懂得兵法的人，『攻心為上』，你只不過用了兩名屬下的手掌，便已完全瓦解了我方的鬥志。這一場仗，勝負已分，已不需要再打了，我認輸了！」

「好，好，識時務者為俊傑，」蒙面人仰首大笑：「柳大少果然是個聰明人，我最喜歡跟懂得進退的人打交道……」

「你想和我打什麼交道？」柳花花問。

「我想，你心中已有數，」蒙面人淡淡的盯住柳花花：「如果你肯答應不再追查大麻的事，那麼我就放過你這一次。」

柳花花也用冷漠的神色睨著他：「你以為你一定能殺得了我？」

「或許能，或許不能，」蒙面人冷冷道：「我知道你有能力突圍，但是，你跑得了，青山鏢局那些人呢？他們跑得了嗎？你不認為他們全都會死光嗎？」

「你在要脅我？」柳花花有憤怒之色：「你應該知道，這件事和他們根本無關……」

「我是在要脅你，」蒙面人冷冷打斷他的話：「我也知道這件事和青山鏢局無關，所以我並不想殺他們，你最好能答應我的條件，否則我便把整個青山鏢局殺得雞犬不留、片瓦無存！」

朱媚忍不住開聲怒喝：「盜亦有道，你如果濫殺無辜，豈非無恥之人？」

蒙面人看也不看她，冷冷道：「這年頭，為了求生存各有各法，誰還管他道不道、恥不恥的；這個世界，誰有力氣，誰就能說話，不是嗎？」

一頓，盯住柳花花，冷冷又道：「柳大少，我已經把話講明了，你意欲如何？我希望你立刻答覆我，順便提醒你，我並不是個很有耐性之人。」

「我想，」柳花花說：「這件事我管不管已經不重要了，我已經命人將那包大麻送到飛鷹堡去了，你應該知道，司馬堡主一定會偕同五大門派追查此事，因此就算我肯答應也已經太遲了……」

「一點也不遲，」蒙面人冷笑一聲：「你那包大麻並未送到司馬如虹手裡，他並不知道這件事。」

柳花花大吃一驚：「你怎麼知道那包大麻未送到司馬如虹手裡？」

蒙面人冷冷一笑：「因為你那兩名車伕已在半路上被我截住了，他們當然無法將那包東西送達飛鷹堡，死人是永遠無法送東西的。」

「你殺了他們？」柳花花震驚。

「不錯，」蒙面人點了一下頭：「而且那包東西也已落在我們手裡，只要你撒手不管，司馬如虹永遠也不會知道這件事的。」

「我如何相信你已殺了他們？」柳花花不肯相信。

「我自然能令你相信。」蒙面人單手一揚，便見他身後一名殺手飛身下馬，捧著兩個木頭盒子送到柳花花面前。

柳花花打開木盒子一看，呆住。

身旁的朱媚立刻翻過臉去，她只覺得胃裡一陣翻騰，差點吐了出來。

——因為她看到了木盒子裝著兩顆人頭，張快和李穩的人頭。

柳花花眼裡有憤怒之色：「他們只是車伕而已，為什麼一定要殺了他們？」

「殺都已經殺了，你再問豈非多餘？」蒙面人冷漠道：「現在，你究竟答不答應？」

柳花花面色鐵青。

他忽然有了一絲不祥的感覺。

他發現他中計了！

他已經掉入敵人的圈套。

非常惡毒的圈套。

＊　＊　＊

獨孤美眞的很緊張。

長了這麼大個人，還未曾經歷過這麼大仗陣，嚇得一顆心噗噗亂跳。

人一緊張，難免思緒就會亂，她雖然急著要趕去通知朱海靈與關山月躲起來，但是一時竟想不起他們的房間在那裡。

關山月新傷未癒，無論如何已失去作戰能力，而朱海靈也和獨孤美一樣，武功奇差無比，肯定是無法加入戰鬥的，非躲起來不可，否則不小心吃了敵人一刀，豈非死得寃枉？

人一緊張起來，不僅是腦筋混亂，即連手脚也不靈活了，獨孤美只覺得手脚發軟，一勁子不聽使喚，越想快點找到朱海靈與關山月，却偏是快不起來。

她兜頭瞎撞了半天，終於想起了客房在那裡，急急忙忙的奔去，剛到迴廊轉角時，她忽然見到一條人影急速掠過，獨孤美看不清那人的臉孔，不過却覺得那人的背影好熟悉，似曾相識。

她沒有去想他，她以爲那是鏢局裡的人聽到警號聲而匆匆趕去前院，她現在心只想能立刻見到朱海靈與關山月。

一推開房門，她果然一眼便見到了他們。

獨孤美却差點昏過去。

因爲她見到的朱海靈與關山月已不需要再躲藏起來了。

——他們已倒在血泊中氣絕身亡！

獨孤美嚇得臉色發青，驚呼一聲，立刻狂奔而出！

是誰殺死關山月與朱海靈的？

獨孤美沒有去想。

她已經慌亂得無法再去想任何事情。

不是她胆小，畢竟她行走江湖的日子短得可憐，而且一直有柳花花陪伴在身邊，只要有柳花花在，她便有一股說不出的安全感。

所以她現在只希望能快點見到柳花花。

她跑得很快。

只可惜不夠冷靜。

一個錯脚，竟然絆了一交，整個人仆跌於地！

眞是欲速則不達。

這一跌，却讓獨孤美冷靜了下來。

她長長吐了一口氣，儘量使自己平靜下來，然後再慢慢站起來。

她爲自己的驚慌失措感到好笑。

這一鎭靜，却讓她發覺怎麼這麼安靜，爲何聽不到格鬥廝殺聲？是否那幫人不是敵人？

但是朱海靈與關山月又是誰殺的呢？

獨孤美忽然擊掌暗叫一聲：「糟了！中了敵人的調虎離山計！」

獨孤美來到前院迴廊時，遠遠的便聽到柳花花正和敵人談什麼赤壁與♥水什麼戰的，她本想趨前去，忽又心中一動，暗忖道：「媽的，殺人我不敢，打架又不夠人家打，我此去徒然增加花花柳的負擔吧了，雖然我可以用毒來對付敵人，但是敵人如果識得我必會提高警覺，只怕毒不到他們，不如找個隱密處，俟機下手，把那幫人全部放倒，哈，如果成功，再也沒有人敢小看我獨孤美啦，對，就這麼辦。」

主意打定，獨孤美便悄悄的朝前院的水池假山走去，她努力的使自己不發出任何聲音。

她做得很好。

當她繞過水池來到圍牆邊時，竟無一人發現她。

她一顆心房噗噗的跳。

她當然有點緊張，但却不慌亂。

青山鏢局的圍牆還不算太高，獨孤美勉强能一躍而上，可是她又怕會發出聲音，驚動了敵人那就不妙了。

獨孤美不禁猶疑起來。

她考慮要不要跳上去。

忽然她眼睛一亮。

她想到了一個好辦法。

她發現靠圍牆角落邊有一棵古榕樹，榕樹不高，剛好高出圍牆一點點，而且枝葉茂盛，如果能爬上那顆樹，敵人或許不會發現。

獨孤美自小在山居長大，小時候野得很，當然爬過樹，而且爬樹的本事相當不錯，她小時候的綽號便叫小猴子。

猴子當然是最會爬樹的動物之一，獨孤美長長吐了一口氣，驅走了緊張之後，便把羅裙下擺攬起，繫在腰帶上，然後開始爬樹……

獨孤美的運氣很好，她今晚正好穿深紅色的衣服，正巧月亮也已偏斜，月光恰恰被圍牆擋住，所以當她小心翼翼的爬上樹梢之時，竟然全無一人發現她。

獨孤美好生得意。

因爲她正好可以看到門口外面的所有敵人，當然也可以看到柳花花他們。

可是當她坐穩身子之時，却差點沒摔了下來。

因爲她正好看到那兩名殺手拔刀自斷手掌的血淋淋一幕。

獨孤美連忙閉眼掩咀，總算沒叫出聲音來。

柳花花與蒙面人的對話，獨孤美可以一字不漏的聽到。

她已經可以十分確定那幫人便是「大痲集團」的殺手了。

既然是敵人，當然不必對他們客氣，獨孤美決定放毒。

其實，獨孤美雖然懂得放毒，可是却不願意放能致人於死的毒，她通常只携帶着能令人短暫喪失內功，或是能使人昏迷不醒的「善意毒藥」。

這已經很夠了，如果能使那幫敵人失去戰鬥能力的話，無疑是立了一件大功。

但是她却碰到一個難題。

她雖然有把握暗中施毒，但却無法下手，因爲風向不對。

施毒粉必須在上風頭，順着風把毒粉施放出去，才能令敵人中毒；如果是逆風，那就慘了，正好擺了個大烏龍，非但無法擺平敵人，反却放倒了自己人，這可是越幫越忙了。

——現在，獨孤美正好處於逆風。

獨孤美不禁急得滿頭大汗。

她希望風向能改。

否則她勢必成了英雄無用武之地。

她只好靜坐等機會。

或許，風向能改也說不定。

＊　＊　＊

柳花花的手心已經出汗。

他正面臨着痛苦的抉擇。

因爲他已經碰到了强而有力，而且也非常聰明奸狡的對手。

他知道自己上當了。

對方既然殺了李穩與張快，奪去了那包大痲，顯然是有意毀去物証；而對方明目張胆的圍住青山鏢局，之所以不用偷襲或突擊的方式，主要是把所有的人都引出來，然後再命人刺殺關山月滅口。

如果是這樣，那麼「人証」與「物証」都沒有了。

沒有了証據，柳花花自然就無法指控岳光輝的罪行了。

這一點，柳花花沒有想到。

所以他現在心裡很急，他不知道關山月是否已經被殺了，還有獨孤美，她跑到那裏去了？

她會不會也遭到敵人的毒手？

還有一點，對方故意命自己的部下自斷手腕，除了可收「攻心」之效外，其實也是在拖延時間。

——以便有充份的時間殺關山月。

因此，柳花花可以確定，一旦關山月被殺，則敵人必會全力猛攻，他們希望夷平青山鏢局，包括殺死柳花花，那麼「大痲事件」便可以壓下來了。

由此看來，對方問柳花花答不答應不再管這件事，這其實只是一個障眼法，拖時間吧了。

柳花花心知肚明，對方若發動攻擊的話，青山鏢局只怕要被夷爲平地；對於自己，他沒有把握能殲滅所有的敵人，但是却有自信突圍的。問題是，他能不顧一切的一走了之麼？

當然不能。

青山鏢局本來和這件事情完全無關，是被柳花花拖下水的，他如果一走了之，豈非成了無義之人？

柳花花或許不是君子，但也絕非是無義之人。

他絕不能丟下青山鏢局不管。

還有朱媚，那個對柳花花傾心的女人，他怎能丟下她不管啊。

最重要的是，於公於私，他絕不能棄獨孤美於不顧，絕不能！

現在，他應該怎麼辦？

——與其坐以待斃，何不來個先下手爲强？

既然柳花花不能抽身溜走，那當然只有一條路可走了。

——拚！

這時候，那個爲首的幪面人已以頗爲不耐的神色瞪住柳花花問：「喂，柳大少，你怎麼不說話？你究竟答不答應啊？」

凝神戒備的朱媚似也已發覺不對，她忍不住冷冷道：「就算他肯答應，難道你不怕他日後反悔食言麼？你這個條件豈非不智得很？」

幪面人格格笑了起來：「妳果然很聰明，我所提出的要求的確其蠢無比，柳花花如果日後反悔，那麼我豈不白白上當？」

一頓，又是格格一笑：「多謝妳提醒我，唯一能使人不管閑事的最好方法就是……」

「殺！」

這個「殺」字不是出自幪面人口裡。

是柳花花說的。

這個「殺」字仍在風中激盪時，他人也已像箭般的激飛而出！

快！

除了一個「快」字之外，再也找不出第二個字來形容他的身法了！

柳花花之所以會猝然發動攻擊，是因爲他知道已到了全力一拚的時刻，他相信敵人必已順利完成刺殺關山月的任務了，接下去敵人必將展開全力的攻擊，所以柳花花當機立斷，驟然發難！

——猝然不意的攻擊往往能收意想不到的戰果。

柳花花做得很好。

他出其不意的出手，不僅敵人沒有料到，即連青山鏢局的人也沒想到。

更令人想不到的是，他居然不是撲向爲首那個幪面人，而是撲向他身後那些殺手。

他這一手很絕。

依舊傳統的作戰方法，打敗敵人的最佳上策是「擒賊先擒王」，如果能將「賊王」一舉拿下，那麼敵人便將陷於「羣龍無首」之困境，勢必嚴重打擊對方之志氣與鬥志，甚至無心戀戰，落荒而逃。

無可否認，這種戰略的確是有可取之處。

問題是，「賊王」是這麼容易便可手到擒來的嗎？誰都知道，任何所謂的「王」必有過人之處，特別是帶兵作戰的將領，當然是有一身過人的武功，否則怎能服衆？又怎能成「賊王」？

所以，「擒賊擒王」理論很好，實際上却並不容易做到。

柳花花瞭解這一點。

他深信爲首那個幪面人絕不是省油之燈、易與之輩，要想一舉擊垮他恐非易事，所以他選擇對那些殺手做爲突擊的目標。

至少敵人便沒料到他會來這一手。

所以柳花花一擊奏效。

——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踢翻了一名殺手，然後又藉反彈之力，猝然一個猛力廻旋，拳脚齊舞，頓見敵人已有五六人落馬！

一片馬嘶聲與人嚎聲立刻响起，交織成一首恐怖的樂章……

這短暫而猛力的一擊，雖然擊倒的並非是敵人的主將，但無疑已令敵陣措手不及，亂做一團，而且還大大提高了己方的士氣與鬥志！

——這就是「先聲奪人」的效果。

——戰鬥如人生，能掌握「主動」的人往往也是成功之人。

最起碼柳花花已成功了。

就在他以快得不能再快的手法擺平了五六名敵人之時，朱媚與馬連良也已雙雙舉劍撲前，另外本已無鬥志的刀劍手也已精神爲之一振，轟然一衝而上！

這只不過是短短工夫所發生的事。

快得令那為首的幪面人來不及應變，等到他大喊一聲殺，然後拔刀、彈身，猛力撲向柳花花之時，柳花花最少已擺平了他十個以上的手下。

「柳花花，有種的咱們一對一！」

暴喝聲中，他那把鋒利的刀鋒已像鬼魅般的劈向柳花花後頸！

柳花花沒有回頭。

他根本就不理他。

他似乎已打定「擒賊擒卒」的戰略，他像狡兔般的閃過幪面人的刀鋒，一拳把策馬舉刀而來的殺手打得飛了出去，然後單手一探，撈住了一把大刀。

刀在手。

刀是用來殺人的。

柳花花不喜歡殺人。

但他已無選擇的餘地。

——某些時候，為了生存，你往往會身不由主的去做你不喜歡做的事。

柳花花現在就是這樣。

他開始殺人了。

刀光血影。

強橫的刀。

顫慄的血。

在空中、在風中、在月光下，激飛、飄舞……

戰鬥。

殘忍而無情的戰鬥。

已在血腥中展開！

＊　＊　＊

獨孤美坐在枝幹上，一動也不動。

她嚇呆了。

她從沒見過這麼多人在斷殺撲搏。

吆喝聲、刀劍聲、哀號聲，還有那濃濃的血以及血肉模糊的殘肢斷首，織成了一幕令你慘不忍睹的畫面。

她終於知道：——世上最殘忍的動物原來就是人！

獨孤美有些遺憾。

如果風肯幫忙的話，她也許就能制止這場殘酷的斷殺了。

她本來想好好表現一番的。

只可惜天不從人願。

所以她只能眼睜睜的看「人殺人」。

戰鬥很激烈。

慘烈。

柳花花始終不和「賊王」正碰，他用遊鬥的方式，專找那些實力較弱的殺手出手。

他不知道他已經殺了多少人，大概有二三十個吧。

朱媚的武功自然不弱，她嬌悍得像一頭出柙的母獅，大概也殺了十來人了。

馬連良的武功也還過得去，他那鋒利的刀鋒也已沾滿了敵人的鮮血。

然而敵人的數量實在太多了，雖然柳花花搶盡先機，曾令敵人陷入慌亂，但畢竟無法一舉殲滅敵人。

無論如何，那些敵人是經過嚴格訓練的，是世上罕見的精兵。

慢慢的，他們已有效的控制了戰局。

——青山鏢局的人馬已漸漸不支。

終於，他們已逐漸向後退。

退到前院裏。

敵人當然也跟着殺了進來。

看樣子，敵人是想趕盡殺絕的。

獨孤美的驚懼變成了憤怒。

深切的憤怒！

因為她已看到了青山鏢局的鏢師與趙子手們，一個個的躺在血泊中。

最起碼已死傷了一半以上。

獨孤美憤怒裡有悲痛。

那些被殺死的鏢師趙子手，有幾個獨孤美是認識的，他們都曾經很親切而又有禮貌跟她打過招呼。

他們本是生龍活虎，個個體力充沛的漢子，想不到就這麼短短的一刹裡，他們已變成了一具具的死屍！

多殘忍啊！

獨孤美悲痛得想哭。

但是，哭又有什麼用呢？

此時此地，任何眼淚都是懦弱的表示。

此時此地，只有強者才能生存。

只可惜獨孤美不是強者。

她不過是個文弱的女人。

她除了懂得放毒之外，武功奇差無比。

她真後悔，為什麼年少時不好好學武功呢？

她如果有一身好武功，現在就不必躲在這裡、眼光光的看敵人橫行肆虐，她早就挺身而出了。

她真想挺身而出。

她沒有。

因為她知道她如果貿然現身，非但殺不了敵人，只怕一刀便被送去見閻王了。

獨孤美忍不住自責自己是個沒用的東西。

她真的是沒用的東西麼？

不，天生我才必有用。

獨孤美突然面露喜色。

——她發現自己已經身居上風頭。

風向並沒有改變，改變的是人。

當鏢師們節節敗退，而敵人步步進逼時，早已越過了獨孤美藏身的古榕樹。

獨孤美驚喜異常。

現在正是她放毒的好時機了。

雖然，她如果現在放毒一定也會連自己人都迷倒，但是總好過被敵人殺死呀。

主意打定，獨孤美的「送做堆」已帶着一股淡淡如蘭幽香，隨風飄散了……

＊　＊　＊

門外有三處戰場。

柳花花、朱媚與馬連良。

柳花花已停止他的「擒賊擒卒」戰略，因為那為首的幪面人已洞悉了他的策略，他命令殺手們避開柳花花，轉而攻擊朱媚與馬連良，如此一來，柳花花想不跟他硬碰都不行了。

碰終究是要碰的，只不過柳花花是想先殲滅部份敵人，以免自己人遭受過多的壓力，現在既已到了「王見王」的時刻，那當然全力以赴了。

——他不輕易與人交手，一旦交手必然是「全力以赴」。

全力以赴，等於就是不低估敵人。

甚至可以說是「尊重敵人」。

——尊重敵人，其實也就是尊重自己。

與人交手，懂得尊重對手的人，絕不

會有「大意失荊州」而落敗的事發生。

——必然是懷著一顆戒愼戒懼的心情與人交手。

柳花花現在就是這樣。

他已經出刀。

比敵人先出刀。

主動的出刀。

出刀的角度平淡無奇。

出刀的勁度也平淡無奇。

出刀的速度也是平淡無奇。

一切看來都是平淡無奇。

幪面人眼裡有譏誚之色。

——他看不起柳花花那一刀。

他眼裏甚至有了笑意。

勝利的笑意。

他已暴然出刀。

利刀。

勁刀。

快刀。

無論怎麼看，你都無法否認他那一刀要比柳花花來得快、狠、準！

但是，當他甫一出刀，眼裡的譏誚與笑意立刻化爲烏有！

他驚駭！

他震驚！

因爲他發現柳花花那本是平淡無奇的一刀，突然令人匪夷所思的變成了又詭譎、又怪異、又快速、又有力的一刀！

就像是原本不過是個七老八十，有氣無力的老頭子，突然變成了孔武有力的精壯大漢一樣，令你措手不及，根本來不及應變！

多奇怪的一刀。

多可怕的一刀。

就這麼一刀，幪面人已被迫得收刀暴退！

他非退不可。

否則他當場就要血濺五步。

他現在終於相信，花花大少的武功果然高得離奇而不可測。

他本以爲一個被稱爲花花公子的人，成天在女人堆裡打滾，即使不弄淘了身子，也不可能保有絕世的武功，這不過是江湖傳言而已。

江湖傳言往往是不確實的。

——不幸的是，這件事却偏偏是又確又實。

確實得令幪面人魂飛胆裂！

幪面人退。

盡所有的力量向後退。

他退得很好。

因爲柳花花那神奇詭異的一刀已然砍了一個空。

可惜的是，幪面人雖閃避得快，却露出了一個小缺點。

不，是大缺點。

——他奮力暴退，正好退到朱媚那個方向去。

這是個要命的缺點。

——朱媚正好抓緊這個機會，一劍戮進了他的腰眼！

「留個活口！」

柳花花大叫一聲。

但是，一切都太遲了。

血仍噴在半空中時，幪面人已仆倒於地，嚥下了他這一生中的最後一口氣！

一場血腥的戰鬥已進入了尾聲。

前院的人除了氣絕之外，所有的人都中了獨孤美的「送做堆」而昏迷於地。

門口外還有柳花花、朱媚與馬連良。

他們仍然面對著數十名的黑衣殺手。

爲首之幪面人遭朱媚一劍刺死，對他們的士氣無疑是一項沉重的打擊。

他們已無心戀戰，而且也顯得驚慌失措。

柳花花自然看得出，他把握機會倏地一彈身，整個人飛射起了半天來高，然後將身子「停」在半空中，猛然大喝一聲：「朋友，你們的頭領已死了，若不放下武器乖乖投降，你們將死無葬身之地！」

所有的人都驚住了！

柳花花居然能在半空中「停住」，而且還能開聲說話，這是什麼功夫？

——是的，這就是武林中絕傳已久的「輕鴻浮鵝十八飄」輕功術。

朱媚與馬連良都是熱衷武學的人，而且也有相當的造詣，他們自然聽說過這個武學。

但是他們僅止於聽說而已，從來也沒有見過，一直以爲只是虛構傳說，想不到世上居然眞有這麼絕妙的武功。

所以連他們也呆住了！

輕鴻浮鵝十八飄，當然無法將身子「停」在半空中，只不過是慢慢的往下飄吧了；由於它下飄的速度慢得出奇，乍見之下使人誤以爲「停」在半空中了。

更令人驚異的是，柳花花身在半空居然仍能開聲喝話，而不致使體內眞氣因說話而竄散，可見他內功的修練已達令人咋舌之境！

至少那些殘餘的殺手已被柳花花這一手驚嚇得瞠目結舌，如中魔般兀立於地……

柳花花的身子如鵝毛般的飄在半空中的時候，藏身在樹上的獨孤美自然也見到了，她忍不住揮手嬌呼：「花花柳，我在這裡呀！」

柳花花一聽到獨孤美的聲音，整個人利時輕鬆了起來，他長吸一口氣，一個廻旋，忽然像燕子般的掠向獨孤美……

柳花花像猴子般的攀住樹枝，「妳這個胆小鬼，原來躲在這裡，我還以爲妳躲到茅厠裡去了呢。」

「誰說我胆小，」獨孤美瞪目鼓頰，道：「喏，你看，下面的敵人都叫我獨孤美擺平了啦。」

「我就知道，」柳花花瞇着眼瞧她：「當裡面的厮殺聲忽然停下來的時候，我就知道是妳搞的鬼了，妳這個小奸鬼……」

一頓，頗爲緊張的問：「朱媚不是要妳去和朱海靈、關山月一起藏起來的麼？怎麼只有妳一個人在這裡？他倆呢？」

獨孤美神色一黯：「死了……」

柳花花面色倏變，半晌說不出話來。

他歎了一口氣：「敵人太聰明了，用的是最簡單的調虎離山與聲東擊西之計，居然都把我們騙過了，現在可好，我們什麼証據都沒有了。」

獨孤美的心頭不禁沉重了起來……

——「大廠集團」果然是一個非常可怕的祕密組織與勢力集團。（未完・十三）



怪異奇情中篇故事／黃鷹・文
可飛・圖

借屍還魂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張道士以爲將雷老大的鬼魂帶到義莊，由雷老大挑選強壯的大隻屍體，準備借屍還魂，找來找去，才找到一具，一個作法，一個附體，搞來搞去，原來不是死屍，是一個被緝捕的叫冷血殺手，匿藏在義莊內，躲入棺材睡覺，準備明天找世仇方家父子報仇。張道士看清楚才知道是聞名的殺手，便和雷老大跟踪他到方家觀鬥，冷血結果是被方鵬擊斃，一屍三用，方鵬父子領賞銀；捕頭借屍弄權術升官；屍體放在義莊內，張道士利用借屍還雷老大之魂。世上有斷肢再植，換心等科學實現，張道士茅山術還魂，是否成功？

像人又像鬼　似鬼不成人

方老頭當然更開心，面前一席好酒好菜擺開，還有七十五兩銀子，他一面數着銀子，一面喝酒，一面得意忘形大笑。

方鵬在對面坐着，難免有些沒精打采，難得喝杯酒，挾箸菜！

老鼠看着也忍不住。「少爺，吃多些吧。」

方鵬歎口氣。「眼巴巴看着幾十兩銀子化水，還有什麼心情？」

「你看老爺多開心。」

「他當然開心。」方鵬看看。「可是這樣笑，很容易笑死的。」

方老頭實在太高興，繼續大笑，笑聲越來越低沉，斷斷續續，面色也開始變了，逐漸的漲紅。

方鵬終於發覺不妥，瞪大眼看着方老頭。

方老頭突然連人帶椅翻倒，笑聲一斷，兩眼瞪大，一動不動。

方鵬却也不緊張，搖頭。「是不是，話未說完便倒下來了。」

「老爺他——」老鼠有些着慌，方欲走過去，被方鵬一把攔住。

「緊張什麼，你又不是沒見過這種事情。」

「少爺，有些不同。」

「當然不同了，前一次他是給我氣着，怒氣攻心，這一次可是興奮過度。」方鵬伸手一拍老鼠胸膛。「他昏倒可就好了，在這兒喝酒，有什麼意思，我們去酒家喝，不醉無歸。」

說着他站起身子，老鼠仍有點担心。

「老爺他——」

「一會便醒來的了。」方鵬推老鼠一把。「趁這機會快走。」

主僕二人於是急往外跑，並沒有留意方老頭的面色已經逐漸由紅變白，變成死白。

×　　×　　×

義莊內，一切借屍還魂的工具又已準備妥當，冷血臥在棺材內，直挺挺的，燈光下面色有如死魚肉一樣。



張道士脚踏七星步，一身汗濕，滿頭汗落淋漓，一面手扣鐵釘念咒。

這已是第幾遍，連他也忘記了。

雷老大傻瓜也似立在棺材末端上，已有些不耐煩。

咒念罷，張道士停在雷老大後面，大喝一聲，聲音已變得沙啞。

冷血的屍體沒有彈起來，雷老大在張道士一喝同時撞下去，撞進棺材內，一彈而起，跌翻地上，已跌得攤攤腰。

張道士舉袖抹汗，從懷中取出筆記。

「怎會這樣的，已經八次了，都不成。」

雷老大按着腰走到道士身旁。「你到底弄錯了什麽地方？漏了那一部份？」

張道士筆記送到雷老大眼前。「喏，你看，我是照足了筆記施行的。」

雷老大懷疑的。「會不會學法的時候你打瞌睡，聽漏了一截。」

「沒可能，我那個師父一眼關七，沒有人偷懶可以逃得過他的法眼。」

「那是你的師父收起了部份，沒有全教給你。」

「怎會的，他是我的爹。」

「叫你爹來。」

「他死了。」

雷老大面色一變。「我不管，今夜你不跟我弄妥，我——」他伸出雙手。

「我們再來。」張道士搖手苦笑，收起筆記，脚踏七星，又開始醉酒也似遊走起來。

× × ×

方鵬老鼠果然不醉無歸，主僕兩個相互攙扶着，邊唱着醉歌邊走，手中仍然拿着酒瓶。

方鵬搖着酒瓶，一面大叫：「不醉無歸——」

「醉了才歸家——」老鼠應着，一面打着酒呃。

兩人都是醉眼惺忪，東倒西歪地走進大堂。

方老頭仍躺在原地，一動也不動，方鵬老鼠當然不在意，打了一個轉，一齊醉倒在方老頭身旁！

方老頭的面色，這時候已然慘白如白堊。

× × ×

冷血的面色始終死魚肉也似，也始終毫無反應，張道士滿頭大汗淋漓，在棺材後氣喘喘的，聲嘶力竭，好像狗吠也似，叫出一聲。

這一叫，雷老大使撞身下去，冷血還是沒有反應。

雷老大掙扎而起，面上露出了焦急憤躁的表情。

一聲鷄啼就在這時候傳來。

道士一怔，停下動作。

「鷄啼——」雷老大亦一呆。「糟了——」一急忍不住一頭往冷血撞去，不等道士喝令。

這一次冷血突然從棺材中彈起來，雷老大迎面一撞，立時彈飛出去。

張道士看着呆在那裏。

冷血隨即殭屍也似轉身，躍出棺材外面。

「你——」張道士口震震地說不出話來。

冷血目光電閃般一亮。「我兼練旁門七傷七殺絕命內家功夫，傷一次，內功好一次，要我死，除非打碎我的天靈蓋！」

冷血接一聲冷笑，身子殭屍般彈起，三個起落，出了義莊！

雷老大張道士齊皆呆着，看見冷血已到了義莊門口，雷老大再也忍不住，怪叫一聲，凌空飛撞過去。

冷血隨手關門，雷老大正撞在門上，又跌一個元寶翻身，隨着日光湧現，消失無踪。

「沒可能，金手指也會判斷錯誤？」張道士垂頭喪氣的，對金手指的判斷他一向很相信。

× × ×

金手指並不知道對冷血的死因判斷錯誤，翌日下午，應方鵬的邀請，到方家診斷。

方鵬當然是完全清醒才有這個打算。

以他的推測，方老頭應該到此爲止，壽終正寢，可是仍然寄望萬一。

金手指手指一會才從方老頭的腕脈移開，眨着一雙老花眼！

方鵬關心地忙問道：「怎樣了，金大夫——」

金手指一抬手。「拿來——」

「診金？」

「死亡證——」

方鵬吃一驚。「我爹眞的完了？」

金手指乾咳一聲，老氣橫秋的問：「他有風濕兼心臟病是不是？」

「你診斷到的。」方鵬很奇異。

「昨天晚上他是否很興奮？」

「興奮？」

「不管他開心抑或傷心，總之就是情緒很激動，很興奮，是不是？」

「是啊——」方鵬簡直佩服到五體投地。

「還喝了一點，是不是？」

「是啊——」

「幾十歲人了，心臟又這麽壞，怎受得起這麽大的刺激，還喝酒？」

方鵬忍不住問：「金大夫是如何得知的？」

「就憑我這隻手指。」金手指豎起中指。

「眞是名符其實的金手指。」方鵬大讚出口。

「診金——」金手指手再揚。

方鵬連忙將銀兩奉上，一面吩咐：「老鼠，快帶金大夫去弄妥死亡證。」

「是——」老鼠有些手忙脚亂的。

× × ×

方老頭的後事弄妥了，方鵬人又龍精虎猛起來，大清早起來，在桌上擺弄銀兩，自得其樂。

老鼠看看奇怪，問道：「少爺——老爺——」

「後事都弄妥了。」

「不錯，但，怎麽少爺你一些也好像不怎樣傷心的？」老鼠到底問出來。

「我爹爹這麽一把年紀，而且，又去得這麽開心興奮，實在沒有理由爲他傷心的。」

「又是道理。」老鼠點頭。

方鵬坐正了身子，學着方老頭生前的模樣，乾咳一聲：「老鼠——」

「少爺有什麽吩咐？」

「叫我老爺——」方鵬老氣橫秋的。

「嗯……」

「這個家，由現在開始，以我爲主，不過你放心，我不會像我爹那麽孤寒，刻薄，專制，野蠻——」

「是，老爺——」

「你現在去替我準備酒菜。」

「少爺，老爺他才……」

「管他，現在他在棺材裏，那由得他怎樣。」方鵬胸襟敞開，二郎脚架在桌面上：「飲飽吃醉了，我們便帶些金銀衣紙給他，他雖然平日難得有一兩銀子給我，我是不會跟他算賬的。」

老鼠連連點頭，覺得這個少爺實在太不錯了。

× × ×

金銀衣紙一燒便大堆，方鵬老鼠一齊動手，倒是燒得興高采烈。

燒罷，方鵬一拍雙手：「這裏幾千萬的了，在陰間够用够威的了，爹，我這個做兒子的也算是這樣吧。」

老鼠亦帮腔：「是啊，老爺，少爺眞是太孝順你老人家了。」

「走吧——」方鵬往老鼠肩膀搭一把：「我們一會兒還有很多消遣。」

老鼠立時眉飛色舞。

這主僕二人一走，張道士便從樹叢中冒出頭來：一頂無人的空竹笠接從旁邊冒起，當然就是雷老大的鬼魂。

雷老大即時問：「你那天晚上説死的老東西，屍體可以合我用的就是這個方老頭？」

「合適到極了。」張道士點着頭：「那一次他死不了，這一次不會假的了。」

雷老大沉吟着：「太老了。」

「你自己考慮清楚，你這個魂魄沒有多少時間留在人間的了。」張道士一本正經，並不像危言聳聽。

雷老大考慮了一會，突然問：「方鵬這個臭小子很害怕他爹爹的啊！」

「這個我可不清楚，但做兒子的當然害怕做爹爹的。」

「這……我若是變了他的爹爹……」

「當然害怕你了。」

「這豈非什麽仇都可以報了。」雷老大突然「咭」一聲笑出來。

張道士一呆，然後很突然的，雷老大好像想起什麽樂事，放聲大笑，那頂懸空的竹笠亂搖，周圍的枝葉亦一陣搖動。

張道士傻瓜也似左看看，右看看。

樹葉竹笠終於停止搖動，雷老大笑聲一頓，大叫：「好，那就做他的爹爹。」

張道士點頭：「一言爲定，我動手的了。」反手從樹叢中拿出一柄鋤頭走前。

竹笠亦跟前。

與樹叢分開同時，亦露出雷老大本人的屍體，死狀更恐怖，血跡當然都已乾透了。

花老二、馬老三也就在這時候遠遠走來。

走着花老二伸手一推馬老三。「老三，我看算了，別再找了。」

「又是你要找下去的。」

「一場結拜兄弟嘛。」

「你不是一向甚有正義感，說不大欣賞老大的所作所爲的。」

花老二一笑道：「人也死了，還說什麽？」

馬老三突然轉過話題。「聽說方鵬的爹爹死了。」

「人遲早一次，難保很快便輪到你和我——」

「亂講，怎麽說這種不好意頭的話，吐口水再說過。」

花老二轉頭方準備吐，突然一呆，以指按唇：「噤聲，你看——」

「看什麽？」

「那邊——」花老二手一指。

馬老三循指望去，只見張道士正在那邊舉起鋤頭挖方老頭的墳墓。

「那個茅山道士啊。」

花老二奇怪地一望再望：「掘人家山墳，攪什麽鬼？」

「不管那許多，過去問問他可知道老大的屍體在那兒。」

「看多一會再說。」花老二蹲下身來，冷不防樹叢開處，看見雷老大的屍體。

馬老三亦一眼瞥見，要叫，被花老二掩住嘴巴。

「大……」馬老三手指雷老大屍體。

花老二壓着嗓子：「一定是道士藏在這兒。」

馬老三推開花老二掩着嘴巴的手。「你說他這樣做有什麽目的？」

「我不知道，但很想知道。」

「那看下去好了。」

於是兩個人便躲在一旁，靜觀其變。

張道士不知道花老二馬老三找到來，繼續努力的發掘墳墓，終於將方老頭的棺材掘出來。

到他撬開棺蓋的時候，夜幕亦低垂，雷老大的鬼魂亦出現了。

花老二馬老三沒有鬼眼，看不見雷老大的鬼魂，仍然只見張道士一個。

撥開了棺蓋，張道士以袖擦汗，探頭一望，方老頭的屍體躺臥棺中。

雷老大亦探頭一望：「看來又好像不大老。」

張道士喘着氣：「你認爲沒有問題，我歇一會替你弄妥這件事。」

雷老大搖頭，道：「先搬我的屍體過來。」

張道士奇怪，「你未還魂才要近着自已的屍體，必要時也有個地方棲身，現在還要來幹什麽？」

「瞻仰遺容嘛。」雷老大有些傷感。

「眞是吃你不消。」張道士搖搖頭，拖着脚步走過去，將雷老大的屍體拖了出來。

雷老大很自然的肅立在屍體前面，脫下竹笠放在胸前，默默致哀。

張道士可不管他那許多，自顧準備借屍還魂的東西法寶。

花老二馬老三那邊越看越奇怪，對望一眼，馬老三大搖其頭。「你說那個道士是不是腦袋有毛病，一時間自言自語，一時間搬來搬去。」

花老二揉一下眼睛。「那頂竹笠够奇怪的了，離地五尺，老是不跌下去的。」

這句話還未說完，雷老大的鬼魂已將手中竹笠放在自己屍體面上，瞻仰遺容完畢。

張道士即時一聲，說道：「成了，過來這兒。」

雷老大熟練地凌空一飄，上了棺材的末端，張道士七枚釘左三右四扣好，立即念動咒語，脚踏七星，繞着棺材打轉。

花老二馬老三更奇怪了。

「我明白了。」花老二突然有所領悟：「這個茅山道士一定是拿老大的屍體來練什麽茅山邪術。」

「一定是——」馬老三有些激動的，「人死入土爲安，這樣擺弄老大眞是死不瞑目。」

「不成，我們一定要阻止他。」

「就這樣衝過去，被他發現，驅屍來對付我們如何是好？」馬老三有些担心。

「我可以悄悄的走過去，出其不意，一下子拿着他。」

「好辦法——」

兩個人於是借着樹木掩護，走向張道士那邊。

張道士咒語這時候已念至最後，也正好來到雷老大的鬼魂後面，一聲大喝。

七星香應聲冒出七股白烟，方老頭的屍體同時從棺材中彈起來，雷老大喜極撲撞過去，兩下相撞，雷老大的鬼魂竟然完全進入方老頭的屍體內。

張道士把握機會，立即撲上，大喝一聲：「釘——」左手三枚鐵釘一齊釘進方老頭的屍體內。

方老頭的屍體一震，發出一陣怪聲。

七星香烟冒得更濃了。

方老頭屍體眉心的銅錢同時一陣閃光，張道士右手四枚鐵釘正準備插過去，馬老三花老二後面出現，一下子撲上，抓住了張道士的雙臂。

張道士掙扎着一聲：「釘——」手探前，却隨即被花老二拉到後面，花老二接將張道士手中的鐵釘一枝枝拔去，一面叫：「釘，釘什麽，釘……」

那四枝鐵釘隨即被他扔得遠遠的。

「喂喂——」張道士急叫。

馬老三截住，道：「豈有此理，你也算黑心的了，我們老大找你到來，你帮忙不了也罷，還要偷他的屍體來這兒整古做怪？」

張道士目光及處，呆一呆。「是你們兩個，哎唷，這一回可慘了。」

語聲未落，方老頭的屍體已跌回棺材內。

馬老三不管那許多，一聲：「慘，還未算。」一拳打在張道士的腰眼上。

張道士慘叫一聲：「你們弄錯了。」

「親眼看見，還會弄錯？」馬老三再一拳，打得張道士兩眼翻白。

兩人隨將張道士舉起來，齊喝：「一、二、三——」將張道士拋出丈外。

張道士摔落地，四脚朝天，連聲哀呼：「我是在替你們的老大借屍還魂啊。」

花老二馬老三正欲再撲前，聽說齊皆怔住。

張道士哭喪着臉：「你們老大的魂魄整天纏着我，我對這件事又甚有興趣，很想知道靈驗不靈驗，成不成。」

馬老三急道：「成不成？」

「成一半，我右手的四枝鐵釘再釘進去，便應該大功告成的了。」

花老二慌忙轉身：「我立刻去找回那四枝鐵釘。」

馬老三苦笑：「到處黑漆一片，那兒找？」

張道士哭喪着臉：「找到也没有，你們都看見，屍體已掉回棺材裏頭了。」

馬老三搖頭望一眼：「這屍體不是方鵬的爹爹？」

張道士苦笑：「你們老大是一心要借他爹爹的屍體還魂，做他的爹爹，好好折磨他一番。」

花老二不由笑出來，「這倒好玩！」

花老三瞪他一眼：「你還笑——」

花老二收住笑容，急問張道士。「那可有什麼辦法補救？」

張道士突然省起：「糟，你們快將屍體上釘着的三枝鐵釘拔出來。」

花老二追問：「為什麼？」

「別問這許多。」張道士掙扎爬了起來。

花老二馬老三不敢怠慢，急上前去，方要伸手拔鐵釘，方老頭的屍體突然張開眼睛。花老二馬老三一呆，方老頭突然張口發出淒厲的叫聲，從棺材內跳出來，仰天亂叫，雙手亂抓，看樣子痛苦之極。

張道士三個人傻了臉。

方老頭跟着轉向三人，面目猙獰，作勢欲撲。

張道士面色大變，一聲大叫：「走啊——」轉身連滾帶爬地逃走，花老二馬老三一見張道士這樣，連忙亦轉身逃命。

方老頭即時怪叫一聲，一頭怪獸也似凌空飛撲下來，正撲向花老二，花老二驚叫往前急衝，裂帛一聲，衣衫給方老頭撕下了大片。

花老二一衝倒地，葫蘆般倒地滾開，方老頭把手中的碎衣拋下，怪叫着又撲前來。

張道士馬老三魂飛魄散，來到了草坡上，不約而同，急滾而下，花老二亦來到了草坡前，睹狀不由自主亦往下滾去。

方老頭追不到草坡前，面上已露出了痛苦之色，仰天又發出一聲淒厲已極的怪叫聲。

張道士馬老三回頭方接下滾下來的花老二，聽得怪叫聲，回頭望去。

方老頭作勢欲撲，怪叫不絕，看見他欲撲的樣子，張道士三個一聲驚呼，連滾帶爬，連忙逃命。

方老頭並沒有撲下去，似乎舉步也甚艱難，突然大叫：「我做鬼也不罷休，我要扼死你們三個王八蛋。」

這聲音分明是雷老大的聲音，花老二一聽便分辨得出，脫口一聲：「是老大的聲音。」

張道士連忙接上一句道：「不是我的錯——」

話未說完，馬老三已截住：「還說什麼，趕快逃命吧。」

張道士一聽也是，脚步連忙放開，花老二馬老三更不敢怠慢。

雷老大恐怖的叫聲一陣接一陣從後面傳來，三人顧不得他說什麼，只管逃命。

× × ×

夜深人靜，街道上只有打更六一個在打着更鼓，張道士花老二馬老三三個狂奔而來，張道士先與打更六撞了個滿懷，將打更六撞翻地上，自己亦撞得打了一個旋子。

他也顧不得那許多，轉定了身子，立即踏着打更六的身子一跨而過。

打更六被踏得一聲悶哼，方要爬起來，後來馬老三花老二已到，亦是踏在他身子上。

到他爬起來，已沒有張道士三人的踪影，一面揉着腰骨，一面不由奇怪地嘟喃：「花老二馬老三跟那個道士半夜三更走得這樣倉惶，到底出了什麼事？」

然後他不由往三人的來路望一眼。「那邊可是山墳。」

這句話出口，他便覺得陰風陣陣，不由打一個寒噤。「莫非是遇鬼？」

到底是不是他不敢肯定，總覺得街上不甚安全，更鼓一收，亦往旁邊開溜。

× × ×

張道士三個由街頭跑到街尾，轉過街口，又跑到另一條街的盡頭才停下來，一字兒靠在牆壁上，拚命的喘氣。

花老二喘了一會才吐出一句話：「老大說要扼死我們。」

馬老三由心寒出來，顫抖着：「他生前心胸狹隘，脾氣暴躁，我們破壞了他借屍還魂的好事，就是親生兄弟只怕他也要算賬，何況是結拜的，我絕對肯定，他一定不會罷休，一定會找我們算賬。」

花老二回頭看了一眼張道士，忍不住問道：「道爺，現在老大他到底變成怎樣了？」

張道士再喘一口氣：「我也不清楚，總之是有問題。」

「七枚釘子都釘進去又怎樣？」

「借屍還魂成功，軀殼是方鵬的爹爹，只是思想是你們老大的。」

「連聲音也是啊。」馬老三省起來。

「聲音應該也是方老頭的，現在却是你們老大的，而且看樣子，他是辛苦得要命。」

「會不會他現在一半是人，一半是鬼呢？」

張道士沉吟着，然後道：「應該是人多一些。」

花老二長歎一聲。「這一次可是要命，我們怎麼辦？」

張道士不假思索。「還是暫時避開，看你們的老大到底變成怎樣子。」

花老二馬老三怔怔的看着他。

「不過，若是他眞的一半是鬼，那可就麻煩了。」張道士突然又吐出這句話。

「怎樣麻煩？」花老二馬老三一齊緊張起來。

「你們就是躲到那兒，他一樣能夠找到去。」

「那如何是好？」

張道士想想。「有兩種地方是鬼見了害怕，不敢進去的，有一種方法是可以令鬼看不見你們的。」

花老二急問：「那兩種地方？」

「一種就是寺院。」

「佛法無邊，我明白了。」花老二突然變得聰明起來。

張道士目光一轉。「另一種地方就是衙門。」

「煞氣大？」馬老三接問。

張道士點頭，馬老三隨即歎一口氣。「可惜我們都是不受歡迎人物，經過衙門都要躲過一旁。」

花老二跟着再問一句道：「監倉又如何？」

張道士想想道：「只要是衙門之內便成。」

「一定的？」馬老三接問。

張道士有些懷疑。「每一種地方都碰碰運氣好了。」

「那種鬼看不見的方法是什麼？」花老二接問。

張道士看看他們，道：「你們不會做的。」

「到底怎樣？」花老二馬老三齊聲再問。

「戴綠帽——」張道士一些不像在開玩笑。

花老二馬老三相顧一眼，一齊搖頭。

× × ×

綠帽是以芭蕉葉造成，張道士戴在頭上更覺得怪模怪樣，而綠帽到底是綠帽，對一個男人來說，象徵什麼更就是人盡皆知，也所以張道士雖然身穿道袍，頭戴綠帽出現在小酒家，所有人亦爲之瞠目。

連妓女萬人迷亦不例外。

店小二迎上前，開口便不由一句：「道爺，怎麼弄到要戴綠帽？」

張道士唯有苦笑，一旁坐下。

萬人迷隨即一聲說句：「唉，這種事眞是寧可讓人知，也不可讓人看見啊，笨蛋。」

張道士看萬人迷一眼，別過頭去問店小二。「先來半斤五加皮。」

店小二應聲走開，萬人迷說話已接上。「不過也不要緊，正所謂綠帽不怕戴，只要丟得快。」

張道士悶哼一聲，目光及處，不由頭一縮，雙手抓緊了那頂芭蕉葉綠帽。

方老頭正出現在小酒家門外，探頭內望。

萬人迷目光一轉，亦發現了方老頭，抬手打一個招呼：「小方——」

方老頭亦不由揮手回一個招呼，他思想既然是雷老大所有，與萬人迷當然多少也有些交往。

現在他却是方老頭的樣，看情形，方老頭平日多少與萬人迷也有些關係的了。

在方老頭的眼中，却也只見萬人迷店小二等人，看不見頭戴綠帽的張道士。

那頂綠帽果然是鬼眼不見。

方老頭打過招呼，隨即一旁走過，他目的在找平日習慣在這間小酒家喝酒的馬老三花老二，不見他們便往別處找。

張道士目送方老頭離開，不由手按綠帽，洋洋得意的半唱半說：「眞是綠帽啊不怕啊不怕戴啊。」一頓一歎。「馬老三花老二不知道那一個倒霉了。」

× × ×

花老二這時正在小酒家附近的家中，面對一面鏡子，揮動剃刀，將頭髮剃下。

一面剃他一面喃喃自語：「要我戴綠帽，如何有面目見江東父老，還是削髮爲僧算了。」

他的女兒花鳳也就在這時候自內走出，看見花老二這樣，大感奇怪。

花鳳年華十八，相貌也甚爲漂亮，花老二也一直以有這個女兒爲榮。

他並不知道花鳳走來，頭髮剃來越剃越興奮，不由大吹口哨。

花鳳左看右看，忍不住走到花老二身旁。「爹，你在幹什麼？」

「不就是剃頭——」

「好好的怎麼將頭髮剃去？」花鳳追問。

「要做和尚不落髮怎成？」

「做和尚？」花鳳更奇怪。

「爹以前壞事幹得太多，寃鬼纏身，要進去和尚寺住上一頭半月，誠心懺悔，消災解難。」

「爹你不是說笑吧？」

「這個時候，爹那裏還有心情說笑？」花老二長歎了一聲。

花鳳亦不由一聲歎息。「爹，我也早已勸你不要跟雷老大他們混在一起。」

「以前的事情不要說了。」

「和尚寺吃的是青菜豆腐，沒有酒肉，爹你可以抵受得來？」

「一頭半月不怕的，清清腸胃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其實你有心懺悔在家中也可以，用不着進去和尚寺的。」花鳳實在想不透。

花老二長歎。「你不知道的了，別在這裏嚕囌，一下分神錯手，不難將命根子也剃去，你去幹你的，我沒有多少時間的了。」

花老二揮動剃刀，將最後一綹頭髮也剃下。

敲門聲也就在這時候傳來，花老二刀停下，壓低嗓子。「問清楚是那一個。」

敲門聲再响，花鳳看看花老二，嬌聲問：「是那一個？」

「我——」雷老大的聲音。

花老二一下子從櫈上躍起來，腳尖跟着翹高，無聲的走向房間。

花鳳回頭看一眼，正要問，雷老大的聲音又傳來：「開門，開門！」

花鳳應一聲：「你到底找那一個？」

雷老大咆哮傳來：「花老二，你快快開門，否則我一腳將門踢破。」

花鳳不由一句：「這個人也算兇的。」然後她一呆：「像是雷老大的聲音。」

她過去將門拉開，出現在眼前的却是方老頭，不由她又一呆：「你是——」

方老頭一把將花鳳推開，闖進來周圍一看，花老二已沒了踪影。

花鳳上前一步問道：「你到底是那一個？」

方老頭回頭瞪着花鳳：「你爹爹花老二跑到那兒去了？」

花鳳眼珠子不由溜到房間那邊，尚未開口，方老頭已一個箭步闖進去。

「你——」花鳳如何攔得住。

房間內一樣沒有人，一扇窗戶却大開，方老頭衝到窗戶前，探頭一望，正好看見花老二挺着大肚子在小巷中往外奔，他大喝一聲，立即翻身往窗外躍去。

花老二回頭一望，連忙快跑。

（未完・四）



上文提要：

秦君燕被海鯊幫兇手擊落海中，由於不諳水性有被溺斃之危，得一漁夫救起幸免於難，稍後在海灣岸畔邂逅一身世成謎的黃衣少女，在七日之內學會演簫技藝，該女又諾言一年之後將再傳授武功予秦君燕；秦以爲師妹早已葬身大海，變得情緒頹喪，每以酗酒吹簫渡日，在漁村酒肆喝酒解悶時，遭人欺凌和追殺，因寡不敵衆遂欲投海輕生……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簫劍情仇

三劍老勤授劍術　斷腸人再傳簫技

「是蜜蜂的叫聲！」展砌道：「我在島上除了讀書練武之外，日子清閑得很，又沒人陪伴，所以養了兩窩蜜蜂……紫薇，你喜歡這島兒麼？」

莫紫薇由衷地讚道：「這是人間仙境，誰不喜歡？要小妹終生在此也願意！展大哥，你以後有件了！」

展砌心頭一跳，爲掩飾歡慰，忙轉身向一轉竹舍走去，道：「咱們先去見師父們，日後再帶你慢慢遊玩！」到竹舍外，他大聲叫道：「師父，砌兒回來了！」

竹舍顯然是三劍及展砌的居所，周圍環境十分整潔清雅，附近還有一座以竹子蓋的涼亭，亭上棲着好些鳥兒，見到人來，吱吱喳喳的歡唱着。

莫紫薇看得痴了，暗道：「人間怎會有此仙境？」

竹舍內傳來一個孩子似的聲音：「砌兒，你還帶了誰同來？」

展砌向莫紫薇扮了個鬼臉，道：「大師父，你猜猜看！」

竹舍內那人歇了一陣才道：「唔，嬌喘細細，自然是個女娃……哦，莫非是括蒼派那個丫頭？」

展砌向莫紫薇打了個手勢，示意她莫作聲，竹舍內的人不見回音，急道：「小砌子，你爲何不作聲？到底爲師猜着了沒有？」

「錯了！」

話音剛落，竹扇已打開，露出一個牛山濯濯，但後腦却披着一匹濃黑的長髮，頷下一匹長髯，臉色紅潤，笑起來神情有如一個大孩子的老人！他目光一及，雙掌一合，跳了起來：「小砌子，你騙我！爲師沒有猜錯！哼，到外面跑了一趟，便變得不老實了！罰你今日做飯、洗滌和打掃地方，明天開始整理花木！」

展砌笑嘻嘻地道：「大師父不罰我，砌兒也想做！」

劍心板着臉道：「爲師要吃黃酒煮兔肉、紅燒鷄、清蒸魚！」

展砌道：「有紫薇相助，全沒問題，砌兒便先去釣魚！紫薇，你替我宰鷄烹兔！」

劍心道：「爲師已摘了菜，但還未洗！快去快去，爲師正在想一個問題，別來煩我！」言畢走了進去。

展砌帶莫紫薇進竹舍，裡面有個小廳，傢具全是竹器，廳後有寢室，還有一條竹廊通向灶房和澡房。展砌交代了幾句，抄起魚具，便出去了。

展砌在空中翻了幾塊石頭，找到兩條肥大的蚯蚓作魚餌，便到岸邊垂釣，今日的運氣不錯，只過了頓飯工夫，便讓他釣到三條大魚，幾條小魚，他興冲冲地返回竹舍。

莫紫薇正忙着呢，見他回來，悄悄問道：「怎地不見你二師父和三師父？」

「大師父嫌他們吵，所以二師父和三師父另在山上闢石室練劍，吃飯的時候，他們便會來！」

「你去請他！」

展砌笑嘻嘻地道：「不用，烟囱不再冒烟，他倆老人家自然知道煮飯已熟了！」

莫紫薇覺得他們師徒間的感情和相處

的方式，與別的不同，甚感新鮮。兩人分工合作，過了一個時辰，終於將飯煮好，莫紫薇把飯菜捧到廳裡，只見劍痴及劍狂，已坐在竹橋上等候。

劍痴滿頭白髮，連鬍子和眉毛也白了，看來有點痴呆，咧牙對莫紫薇一笑，道：「咱早已料到你會跟小砌子回來了！如果不是你，他絕對不會到今日才回來！」

莫紫薇粉臉登時一紅，怔怔地道：「老人家好！」

「好好，看見你更好！嗯，老大怎還不出來試試女娃的烹調手法？」

劍狂道：「砌兒，怎還不叫你大師父出來！」

展砌對竹門喚了一聲，裡面沒有聲音，劍狂道：「別管他，咱們先吃，剩一點給他就行了！」

莫紫薇尚在猶疑，劍痴已道：「咦，你這女娃怎還不坐？你一向站着吃飯的麼？」展砌忙招呼她坐下，莫紫薇紅着臉，坐在他身邊。

劍狂抓起竹箸，道：「來吧！」

話音剛落，竹扇打開，劍心走了出來，叫道：「等一等！」

莫紫薇見他情急之色溢于言表，不由又「噗嗤」一笑。劍心不忙地道：「女娃，你居然幫老三他們欺侮我老人家，該罰！」

劍狂道：「罰她一個月之內，練好一套劍法！」

劍心沉吟道：「一個月怎行，可要累得她沒時間煮飯！」

「不是一個月，那算罰？」

「兩個月吧！」劍痴道：「你們再只顧說話，我可要先動手了！」果然用手抓起一塊兔肉，放在嘴裡大嚼，含糊地說道：「好好，小砌子和女娃的『功夫』比老大深得多！」

衆人都失聲笑了起來，劍心大叫道：「好好，明天由老二燒！」

「沒有問題？就怕我燒的菜，你們不敢吃！」

劍狂道：「老二其實最奸狡，每次叫他燒菜，都故意煮得糊爛，別人不敢吃，他一個人全倒進肚子裏去！」

劍痴叫起撞天屈來：「寃枉，我捨不得暴殄天物！」這頓飯就在這愉快的氣氛中完成，莫紫薇起初尚有所担憂，與三劍難以相處，至此才完全放心！

＊　＊　＊

展砌和莫紫薇忙了三天，把島上的設施整理了一番，展砌腰上了的傷口也合縫了。而後第四天劍心便叫劍狂授莫紫薇劍法，展砌則由劍痴傳授。

展砌跟劍痴練了一陣劍，劍痴頗爲滿意：「小砌子，你劍法進度不錯，尤其在火候方面，更令人驚異！」

「這全是因爲砌兒到外面跑了一趟，跟不同的對手交過手！」

劍痴道：「爲師下午教你幾招新招式！」

「多謝二師父！」展砌問道：「二師父可知大師父最近在研究那一派的劍法？」

劍痴笑道：「他認爲武學最高境界，便是無招勝有招，所以近日來日夜夜都在思索！」

「無招勝有招？」展砌愕然道：「此說如果成立，何須練武？照大師父的說法，豈非一個三歲小童也能打贏咱們？」

劍痴大喜，拍掌道：「小砌子說得極是，爲師就是這樣反駁老大的！哈，想不到他反笑我膚淺！你說氣不氣人？」

展砌心中暗道：「有空一定要問問大師父，他對武學的見解，素來比其餘兩位師父高！」嘴上却道：「二師父，砌兒還是專心跟你學些新招式吧！」

劍痴喜不自勝，道：「小砌子，爲師一向知道你聰明，嘻嘻……你不用練了，爲師很久未吃過你的紅燒醋魚，嘻嘻……」

展砌忙道：「砌兒現在就去釣魚！」

「好好，二師父把壓箱本領都教給你，再過兩三年，你就可以打贏老三了！」

展砌一笑下山，他三位師父武功雖高，但生性純樸，又長期居於荒島，與世無爭，年紀雖大，但童心未泯，時常互相作弄和嘲笑，展砌見怪不怪，反覺純眞！

一晚，展砌仍在谷中練劍，因星朗月明，當他向竹亭方向出劍時，忽覺劍心坐在亭裏，以手支頤，像在苦思什麼難題。

展砌收劍奔過去，劍心毫無所覺，眼睛眨也不眨一下。他乾咳一聲：「大師父，你在想什麼？」

劍心忽然抬起頭來，問道：「小砌子，你聽過無招勝有招這句話麼？」

「聽過了，只是難以明白！如果眞的能夠無招勝有招，咱們還學武來作甚？」

劍心搖搖頭，嘆了一口氣：「你修爲尚淺，不會明白的！」

展砌小心翼翼地道：「大師父豈已想通透了！」

「還沒有……爲師只知道古人不會騙我！」劍心臉色居然十分嚴肅，「我猜『無招』其實也是一種『招式』，否則豈不正如你所說的！而要做到『無招』的境地，必須打好『有招』的基礎！」

展砌想了一下，道：「大師父，您的意思是『無招』要先經過『有招』的階段，換而言之，『無招』其實是由『有招』發展的，『有招』是起點，『無招』是終點，『無招』亦可能是『有招』！」

劍心大喜，哈哈連笑，「不錯！爲師一直認爲你比我聰明，果然沒有走眼！只是你最後一句可能錯了，『無招』可能是『招』的一種，這『招』可能是無形的！」

「無形兩字又是怎樣解釋？」

「你看過山水畫沒有？低手畫的，畫面上所表現出來的精神，都要經過仔細描繪，比如他要表現山勢之險要，就要畫一座山，再慢慢雕琢，要表現其高聳，可能要用長幅的宣紙來表達，但高手則不同，寥寥幾筆，中間『飛白』，以示是烟霧雲霞，則此山既高聳入雲，難道還不高？高手畫畫，大筆潑幾下，已將自己要表達的意思顯示出來……」

展砌截口問道：「大師父的意思便是『無招』便如高手繪畫，『有招』便是低手塗鴉？」

「非也，孺子不可教！」劍心搖頭擺腦地道：「繪畫方面的高手與低手，正如武學上的高手與低手，高手一拳擊出，即能中敵要害，而低手可能要使了好些花式，

繞了幾個圈才能達到目的，甚至只是好看，而不能擊倒敵人，高手一出手即能擊倒對手，低手則可能要用十招、百招才辦得到！」

展砀抓抓頭皮，再問：「那麼『無招』與高手、低手又怎樣分辨？」

「如果一個畫家，他只把一幅畫紙展示出來，完全不畫，又能達到目的，這便是『無招』！」

展砀失聲道：「如此焉可顯示其意圖？」

「爲師只研究到此一地步，能否做到完全了解，並用之於武學上，還沒有把握！」

「砀兒覺得這是難以想像的事！」展砀道：「大師父認爲弄通了這個問題，有何用處？」

「有招即有跡可尋，無論如何『完美』的招式，都會有破解之法，而『無招』則不同了，它既然無招無式，無軌無跡，試問你如何破解？既然不能破解，便可天下無敵！你明白了沒有？」

展砀似懂非懂地點點頭，劍心又道：「你很聰明，有空時多點想想，也許咱倆合作，能夠想通想透，你我都可無敵於天下！」

展砀心頭一動，含笑道：「砀兒跟大師父都天下無敵？砀兒沒法打敗大師父，大師父也不能打敗砀兒，那還算是無敵於天下！」

劍心一愕，用力在光禿禿的腦袋上抓了幾下，道：「對呀，那有理由有兩個天下無敵的？假如再多幾個『無招勝有招』的人，那這些人高低又如何分？」他忽然又揮手道：「走走，不要再來煩我！」

展砀向他請過安，自己一個跑到遠處練劍，可是練了一陣，因腦海中不斷縈繞着劍心的話，是故出手老是不準，他索性不練，坐在地上思索「有招」及「無招」這個問題，可是却越想越糊塗！

良久，他轉頭望去，竹亭裏已沒有人，他才收劍返回竹舍睡覺，次日開始改由劍狂傳授他的劍法。「砀兒，自你離開後，咱們三個開始鑽研，希望能夠創出幾招威力絕大的劍招，結果成功地創了一套劍法，叫『乾坤三擊』！顧名思義，只有三招！」

展砀道：「只要威力大，一招也足夠！」

劍狂道：「說得好，咱們三個，將所學的劍招融滙貫通，合成一招，每人一擊，三人便是三擊，你可莫輕視此三招，爲師相信每招你起碼得學上半個月，而且要完全發揮威力，最快也得在幾年後！」

展砀暗暗道：「眞的這般厲害？」

「哼，如果你內功未達到所要求的境界，便沒法發揮其威力！」劍狂一向是最嚴肅的，「所以由今日開始，日間你除了要練劍之外，晚上須習內功，不可爲男女感情而影响進度！唯四海之武功到底有多高，咱們不知道，但也想像得到……」

展砀一向都敬畏他，聞教唯唯諾諾。劍狂又道：「如今爲師先慢使三遍，再快使三遍，你看清楚了！」言畢挽劍刺出。

展砀只覺那一劍變化繁複，而且難度極大，深覺劍狂用半個月時間來教授，並無看不起自己之意，是以連忙摒除雜念，凝神觀看揣摸！

* * *

又是秋天，秦君燕在「千帆帮」已住了個多月。這個多月，他學會在水中打鬥和潛泳，因經過休養，身體和精神都已恢復，他每天都在後園勤練武功，並對本派的許多劍招，作出分析，希望能有所改進。

這天他向萬山告辭道：「萬帮主，在下叼擾了個多月，又自貴帮方面得益甚多，如今距離先師忌辰已近，在下欲回山拜祭，異日有機再來拜訪！」

萬山道：「少俠欲回山拜祭，乃盡孝道，萬某也不敢挽留，但請過兩天再起程，待敝帮設席爲你餞行！」

秦君燕忙道：「萬帮主千萬莫爲在下破費！」

「禮不可廢，少俠再推辭，便是看不起敝帮了！」

事實上這個多月來，秦君燕與「千帆帮」上下相處頗爲融洽，便不再推辭。

第二天以萬山和司徒東海之名義設席，次日則由葉峯偕各香主聯席歡送，「千帆帮」上下一片熱鬧，秦君燕甚是感動，暗道：「難怪古人謂仗義每多屠狗輩，觀此即可想像得到！」

自與莫紫薇分手之後，短短的半年，使秦君燕對人生的看法有很大的改變，這晚他扶醉回房，見床上多了兩套寒衣，還有一個包袱，一柄利劍，忙打開包袱觀之，裏面有三十兩銀子！

他上岸之後，身上分文全無，此去括蒼山路途不近，眞是寸步難行，這三十兩銀子和兩套衣服，物輕義重，秦君燕心頭一酸，暗道：「萬帮主面冷心熱，又是非分明，實令人敬佩，他日我秦君燕必須報答他！」

次日一早，秦君燕換了衣服，上聚義廳親向萬山致謝。萬山忙道：「些少禮物，少俠幸勿掛齒，日後還望再來，本帮尚要與少俠合力破海鯊帮！」

秦君燕道：「大恩不敢言謝，他日有需要我秦君燕時，只要在下知道，必定千里趕來！」

「言重言重！」萬山親自送他出大門，門外已停了一匹快馬，鞍鐙齊備，馬頸上尚掛着一個布袋。「少俠，馬上只有乾糧和食水，萬某不能再送，一路平安，峯弟，你代愚兄送少俠出城！」

秦君燕推辭不過，因見葉峯沒乘馬，只好拉韁與他並肩而行，葉峯爲人圓滑，又能言善道，常跟秦君燕開玩笑，是故感情最好。

到了城畔，葉峯道：「賢弟上馬去吧，如今邪魔當道，路上必須小心，愚兄不再送了！」

秦君燕躍上馬背，含淚與他揮手道別，雙脚猛力一挾馬腹，那匹神駿撥開四蹄，絕塵而去。他換過新衣服，梳好了頭，但頦下仍蓄着鬚，看來有點粗豪的感覺，與以前的形象大不相同，是故當他到達「蒼景客棧」，連那掌櫃也認不得他來！

「客官是來投店的？」

秦君燕道：「掌櫃，你認不得我麼？我是山上的秦君燕！」

掌櫃再仔細看看了他幾眼，哈哈笑道

：「你蓄了鬚，如果不說，老朽眞的認不出來！」

「這半年來可曾見過令師妹？」

「莫小姐已很久沒來過了，咳，算起來也快一年了！秦少俠你師妹不是出了什麼事吧？」

秦君燕再度失望，咳了一聲，道：「別提了，掌櫃，我且將馬匹放在你這裏，取馬時再跟你算賬！」

「隨便隨便！」掌櫃道：「倒是你那兩位童子，三五天便來探問你的消息，你快回去吧，要不可要急壞他們了！」

秦君燕苦笑一聲，告辭出店，他在鎮上買了好些食物和香燭，然後上山，當他登上那條長長的石級，心頭十分沉重，暗道：「師妹看來已葬身魚腹了，但不知後日師父忌辰，及大師兄跟二師兄會不會回山！」

豈料山上不然傳來一個宏亮的聲音：「小子，貧僧耐性有限，最後再問你一次，楊興家和秦君燕去了何處？」

又聽鶴童道：「三師兄今春下山至今未回，咱們不知他在何處，二師兄多在鏢行，你們大可以去調查！」

那宏亮的聲音道：「最近幾個月，楊興家已不在『八方鏢局』，他一定是躲在山上，秦君燕下山去了何處？你們怎會不知道？」

秦君燕縮手躡足走上去，匿在一塊大石後偷窺。他見到松童和鶴童被人打得鼻青臉腫，而背着自己的，有五六個大漢，其中一位是和尚，那和尚的聲音聽來有點耳熟，但秦君燕一時之間又記不起在何處聽過！

只聽松童道：「三師兄是下山去找師姐，而師姐是偷偷下山的，莫說咱們不知道，就算是三師兄，他也不知道他自己會去何處！你們統一盟神通廣大，有本領的，大可以直接去抓他，欺侮兩個孩子，算是那門子好漢？」

統一盟這三個字一入耳，秦君燕心頭猛地一跳，暗道：「是寶杖法王！」

只見寶杖法王一陣怪笑，道：「小小的年紀，已經牙尖嘴利，日後長大了，還了得，老魏，再替貧僧教訓教訓他倆！」

一個瘦削的中年漢子笑嘻嘻地道：「副盟主，這兩個小子既然牙尖嘴利，屬下提議，先將他倆的牙齒敲掉，如此便……哈哈！……」想到得意之處，他發出一陣瘋狂的笑聲！

秦君燕無名火起三千丈，顧不得後果，倏地自石後跳出來，喝道：「妖魔，住手！」

寶杖法王轉過身去，訝然問道：「小子，你吃了豹子膽老虎心？」

松童與鶴童與驚叫起來：「三師兄，他們是來對付您的，快跑！」

寶杖法王哈哈一笑：「眞是踏破天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秦君燕，你可知貧僧找你多久麼？」說着向手下打了個手勢。

老魏等人見正點子出現，不再理會松童和鶴童，向秦君燕包圍過去，秦君燕道：「你們兩個快跑！」

鶴童道：「咱們去了，您怎辦？不，有禍同當……」

秦君燕喝道：「快跑！愚兄自有辦法，你們再不走，愚兄的妙計便無從施展了。」

鶴童見他說得情急，與松童互換了一個眼色，轉身向山上跑去，秦君燕看了老魏他們一眼，臉帶不屑，冷冷地道：「想不到我秦君燕乃是個無名小卒，也值得勞動諸位，眞多謝諸位的抬舉！」

寶杖法王道：「姓秦的，只要你答應咱們的條件，貧僧自然不會傷害你，你如是識時務者，便將劍拋下！」

「你所謂條件，不外是叫秦某投降！」

老魏尖聲道：「算你聰明，省了咱們許多唇舌！」

秦君燕接道：「要不戰而屈服在下，那是萬萬不可能的，如要我秦君燕投降，也須令我口服心服。」

寶杖道：「你要如何方能口服心服？」

「一對一打敗在下！」

寶杖法王目光一閃，道：「假若你敗在貧僧手下，便肯投降？」

「你們有這樣多人，在下不投降，難道就跑得了？」

寶杖法王道：「爲了使你不反悔，貧僧便空手赤拳與你周旋，你敗了也只好跟貧僧回去，以後聽憑本盟指揮！」

秦君燕道：「大師赤手對我長劍，秦君燕敗了也無話好說，自得任由你們處置！」心中却暗道：「眞要敗了，我也無顏再活生世上，只好到黃泉追隨師父和師妹了！」

當下寶杖法王將法杖拋給老魏，道：「你們讓開一點，圍在四處，小夥子，你可以出劍了。」

秦君燕緩緩抽出長劍，却不敢貿貿然進攻，須知此戰只可勝不可敗！而對方却是名震武林的七大魔頭之一，絕非泛泛之輩，即使莫宣武在世，代替自己也未必能勝！

寶杖法王見他如淵停峙立，毫不急躁之色，心頭微微一懍：「想不到這小子倒也有點門道，今日可不能大意，免得十年道行一朝喪！」

秦君燕忽然踏出幾步，寶杖法王有心示威，故意不乘機出手，存心先讓對方。

秦君燕又停住，暗提一口眞氣，佈滿全身，然後出劍，此劍不徐不疾，指向寶杖法王的心窩。

寶杖法王雙脚一錯，偏開兩尺，右掌一翻，立即反攻。由於他動作快捷，幾令人有劍掌同時發動之感，由此可見其武功之深湛！

不料秦君燕早防到對方不會立下殺手，是以那一劍預留了力，寶杖法王剛一翻，他前劍已迴削，向寶杖法王的右臂切下。

這一招，攻敵之必救，寶杖法王暗暗哼一聲，雙脚再一錯，至秦君燕後背，秦君燕大吃一驚，脚尖點地，身子急轉，長劍挾風削出。

寶杖法王猶在木劍道人之上，這一劍怎奈得他何，只見他微退半步，讓上長劍，但一退即進，抱拳急打秦君燕左胸！

秦君燕暴退，長劍再起，在身前佈下一重劍網！寶杖法王輕嘯一聲，袖管一拂，突然彈在劍脊上，長劍竟讓其拂開，寶

杖法王另一隻袖管如白蛇出洞，直奔秦君燕面門。

寶杖法王再次後退，剛想反擊，不料秦君燕亦已變招，而且比他還快，長劍直削其胳臂，寶杖法王反擊，等於把手臂湊去挨劍！

他冷哼一聲，微退一步，秦君燕劍光大盛，着着搶攻，此刻，他已經將生死置之度外，不敢再存僥倖之心，但求能在臨死前，斷其一肢，於願足矣。正因爲他悍不畏死，是故寶杖法王一時間竟有縛手縛脚之感！

就在此刻，忽聞老魏暴喝一聲：「誰？滾出來！」

只見石後跳出兩條漢子來，一個年在四十五之間，看來十分慓悍，一見到這那份氣勢，便令人聯想起豹子來，另一個乃二十出頭的青年，正是元琦。

元琦乃初生之犢不畏虎，喝道：「瘦鬼，你大呼小叫作甚？以衆凌寡，以大壓小，虧你們還滿面神氣！」

老魏陰惻惻地道：「看來兩位都是不知死活之輩，大爺們便打發你們上路吧！報上名來。」

他同伴有個眇了一目的壯漢，滿臉凶氣，忽然發出一聲長笑：「原來是舊相好，馬嘯風，你大概是來找老子報仇吧，好極了，今日叫你來得去不得！」

原來那中年漢乃元琦的師父，江湖上人稱「風雷刀」的馬嘯風。當下馬嘯風怒道：「郝寧，當年你欺凌村女，被馬某傷了一眼，你若要報仇，乃可尋馬某，可是却不該趁我出外，潛到舍下殺死拙荊，馬某一定要用你的人頭拜祭亡妻！」

郝寧單眼一睜，道：「你毀我一眼，我殺你妻子，一報還一報，有何不對？」

「當年馬某根本可以殺死你，只因一念之仁，希望你受懲之後，會痛改前非，不料你不但不痛改前非，還背信報復，假若你自認沒做錯，爲何這幾年都龜縮起來？」

元琦道：「師父，如果他不是找到統一盟這個大靠山，他還是會做龜孫子！」

郝寧惱羞眼怒地道：「且讓你逞一時之快，等下老子就送你去跟你亡妻會面！」

馬嘯風轉頭問道：「琦兒，你怕不怕？」

元琦道：「琦兒誓跟師父一塊兒殺敵！」

「好，咱們師徒今日便跟他們拚命！」馬嘯風倏地向郝寧撲去，老魏長劍在半途一攔，只聽「嗥」的一聲，馬嘯風寶刀已制在手上，喝道：「讓開！」兩個字說吧，已攻了兩招。

老魏估不到他刀法如此快，連忙讓開，馬嘯風則自他身邊竄過，直劈郝寧的頭顱！

郝寧見他武功比幾年前又深了幾分，心頭一懍，不過自恃己方除了寶杖法王，還有四個人，硬着頭皮取刀應戰！

馬嘯風亦知道今日若要達到目的，且又要全身而退，必須用迅雷不及掩耳之法，是故一上手，便施展平生絕技，着着進攻。

幾年前郝寧已非馬嘯風之敵手，這幾年馬嘯風爲報仇，幾乎足不出戶，每日在家練武授徒，是故雙方的距離更大，老魏經驗豐富，目光銳利，只看了幾眼，便知道再不出手，郝寧便得倒地，他老奸巨滑，悄悄迫至馬嘯風身後，長劍才突然送出。

與此同時，元琦大聲叫道：「師父，鼠輩偷襲！」

馬嘯風聞聲橫閃，再一個急衝，然後才轉過身來：「我早應想到，和郝寧爲友的，都不會是好東西！」

老魏和郝寧已將其圍住，郝寧胆子一壯，笑道：「今日便讓你嘗嘗咱的厲害！」

「不要臉，兩個打一個！」元琦抽刀衝過去，不料另一個姓阮的胖漢，揮動一對鐵斧，將他攔住，元琦怒道：「少爺便先宰了你這肥豬吧！」

阮大胖怒道：「臭小子，你眞是死到臨頭猶不自知呀！」他身材雖胖，但行動則甚靈活，元琦自返回師門半年，就知道自己武功不可以在武林中逞強，是故練武比以前更刻苦，不過依然不是阮大胖之敵。但他生性慓悍，似極乃師，一出手便把命豁出去，是以阮大胖屢次因此而錯失機會！

老魏見以兩敵一，堪堪計過平手，又恐對方尚有人在附近，是以忙叫道：「老胡，快來，先把這廝解決了，免得夜長夢多！」

元琦破口大罵，馬嘯風高聲道：「琦兒，沉住氣，爲師若果不幸葬身於此，本門便全靠你了！」

元琦忙道：「師父，咱們不會死的！」

「你記住爲師的話就是！」

元琦因說話分神，被阮大胖一連數斧，迫得連連後退，竟然已靠近秦君燕，刹那間兩人打了個照面，才各自發出一聲驚呼：「是你！」

元琦道：「秦大哥，你蓄了鬍子，小弟差點認不出你！」

秦君燕自顧不暇，不敢看他，道：「元兄小心，他們人多，你還是快跑吧！」

元琦咬牙苦鬥，如果他在此刻溜掉，師父以一敵四，必死無疑，他才不會這樣做。馬嘯風雖然驍勇，但以寡敵衆，漸漸不支，不過他已立定主意，即使自己戰死，也要先殺了郝寧。

秦君燕急攻了一陣，氣勢稍弱力道也不如先前，但寶杖法王仍好整以暇，其實他大可以利用自己內力深厚此點制勝，却怕因此而傷了對手。

激戰間，秦君燕長劍當胸刺出，寶杖法王早已摸熟了他劍法的變化，是以雙掌倏地翻起，再用力合起，挾住劍脊！

秦君燕用力一抽，居然動不得分毫，他再一刺，也刺不進一分。說時遲，那時快，寶杖用力一拗，「啪」的一聲，劍刃自中而斷！

秦君燕失却重心，整個人却向寶杖衝去，急切之間，無暇多思，雙掌運動，望寶杖法王胸膛印去！

寶杖法王剛鬆開掌，拋下斷刃，秦君燕雙掌已到，寶杖法王避無可避，下意識也抬起雙掌向對方迎去。

「蓬」的一聲，四掌相觸，兩人各自退後，秦君燕之內功修爲又怎可與寶杖法王

相提並論？他連退幾步之後，忽然張口噴出一股鮮血，一屁股坐在地上！

寶杖法王只退了兩步即拿住樁，吸了一口氣，平抑體內翻騰的氣血，慢慢走前，道：「秦施主得罪了！」

忽然，頭頂上一股罡風壓體，寶杖法王猛吃一驚，一個倒退，再定睛一望，只見山上飛下一個穿黃色衣裙的女子來，臉上蒙着一塊紗巾，手上握着一根簫。

那女子落地之後，即向秦君燕走去，寶杖法王喝道：「住步！」轉身而上，人未至，掌風已刮得那女子衣裙獵獵乍響，似是風中仙子！

那女子正是「斷腸人」，寶杖法王掌風之強勁，大出乎其意料，她不敢怠慢，放步閃開四尺，再一扭腰，轉過身來，簫管已向寶杖法王當頭擊下。

這幾個動作，乾淨利落，一氣呵成，寶杖法王也吃了一驚，起初他尚以為來者是莫紫薇，但此刻不用問也知道不是，他一個「移形換位」，脫出簫勢，左袖一拂，急掃「斷腸人」的腰側！

「斷腸人」收回紫竹簫，再翻腕戮下，但聞「卜」的一聲響，袖管雖被擊開，但她虎口亦感到一陣痲痺！

寶杖法王問道：「你不知貧僧是統一盟的副盟主寶杖法王麼？」

「斷腸人」冷笑一聲：「我管你是寶杖還是爛棍，只要放咱們離開，姑奶奶便不與你計較！」

寶杖法王怒喝道：「難道貧僧會怕你不成？」他忽掌忽袖，與「斷腸人」的紫竹簫打得難分難解！

秦君燕坐在地上調息了一下，以劍作柱，慢慢站了起來，目光一掠，見元琦已危在旦夕，連手中的寶刀也被擊落地上，驚急之下，脫手將長劍拋出！

「噗」的一聲，長劍射中阮大胖的後肩胛，只因力道不足，並未做成嚴重傷害，但元琦已趁此良機，滾落地上，抄起寶刀，一刀貼地劈出！

阮大胖驚魂未定，一見刀光，急忙跳起，元琦大喝一聲，挺腰一彈，寶刀隨之抬高，只聽「刷」的一聲，隨着阮大胖的慘叫聲，他一條腿已被切斷！

元琦見狀不管三七二十一，向師父處奔去，叫道：「師父，我來了！」可惜馬嘯風在三人的合擊之下，身上已受了好幾處傷。

元琦一到，揮刀向郝寧砍去，喝道：「我殺了你這狗賊！」

郝寧回身擋開元琦的刀，道：「小子你找死！」反手回攻一刀！

馬嘯風精神一振，大喝一聲，用力揮刀磕開老魏的長劍，向郝寧撲去，可是另一個姓胡的，使的是鐵拐，斜裡攔腰橫掃。

馬嘯風沉臂翻刀一格，手臂微微一痲，事實上這些人之中，以他的武功最高。「亂披風」胡虎在西北黑道上，名氣還不小哩！

胡虎鐵拐再度擊來，馬嘯風閃開，回身格開老魏的長劍，如此一來，要想在短時期內，衝破危困，已甚困難！不過他師徒欲殺郝寧之心，已非自今日始，大有與對方玉石俱焚之心！

元琦比馬嘯風更沉不住氣，心想自己既然無法殺死郝寧，不如製造機會給師父，主意一定，見郝寧鋼刀砍住，忽然不擋而退，郝寧連砍三刀，都讓他閃過，當第四刀至時，氣力已衰，元琦這才翻腕揮刀，用力一格。

「噹」的一聲，郝寧的刀被震高兩尺，他吃驚之餘，急忙退後，元琦也不追趕，忽然轉身向師父處飛去！

他奮不顧身，揮刀向胡虎斬去，郝寧忙追上去，叫道：「老胡小心！」

胡虎回身一拐掃出，又是「噹」的一聲，鐵拐將寶刀磕飛，元琦乘勢滾落地上，重施故技，回身向老魏轉去，寶刀亂砍！

老魏見他好像瘋了一般，不敢抵擋，連忙退後閃開。元琦又向胡虎滾去，胡虎最是奸狡，他明知馬嘯風師徒，只是要殺郝寧，才不肯為他犯險，見狀也跳開，缺口已形成，馬嘯風閉住一口氣，向郝寧飛去。

郝寧回身便跑，但馬嘯風得此千載難逢的良機，怎會放過他。郝寧又驚又怒，叫道：「老魏，你們還不過來！」老魏只好飛身追去，胡虎這才專心鬥元琦。

元琦在地上，雖然他悍不畏死，但胡虎的鐵拐又沉又重，不但奈何不了他，而且反被鐵拐攻得手足無措！

馬嘯風追上郝寧，寶刀「嗚」的一聲砍出，郝寧三魂不見了七魄，回身舉刀一格，只聽「噹」的一聲巨響過後，虎口迸裂，鋼刀飛落地上！

郝寧忙後退，但馬嘯風去勢極快，寶刀再度劈出，說時遲，那是快，背後風耳急響，他知道有人偷襲，但仍咬牙完成那一擊！

「噗」的一聲，刀光過處，郝寧的首級已經飛落地上，與此同時，老魏的劍亦刺進馬嘯風後背。

馬嘯風向前急奔幾步，身子脫出長劍，隨即蹲下身，反手撩出一刀！

就在此刻，胡虎亦已一拐敲斷了元琦的手臂！而寶杖法王亦發出一聲怒哼！

只聽「斷腸人」大叫一聲：「不許動，你已中了姑奶奶的毒針，妄動只是引毒氣更早攻心！」

原來「斷腸人」雖然手上有兵器，仍佔不了便宜，她心中又擔心秦君燕的傷勢，須盡速制服寶杖法王，可是却找不到機會！

激鬥中，寶杖法王找到一個機會，右臂擊出袖管，一掌向對方印去。

「斷腸人」及時蹲身閃避，同時將簫管放到咀旁，用力一吹，管中突然噴出幾根牛毛細針！寶杖法王視線被自己的袖管所阻，根本不知，被那三根牛毛細針！射進大腿！

「斷腸人」及時向後退，同時張聲喝住了寶杖法王！

寶杖法王沉聲道：「你針上有毒？」

「斷腸人」回頭看了馬嘯風那邊一眼，道：「你先叫他們停手！」

寶杖法王一邊喝住老魏，一邊提氣，低頭一望，那幾根針竟全沒入大腿之內。

「斷腸人」問道：「你傷口痲不痲？」

寶杖法王冷哼一聲：「針上無毒，貧僧不會上當。」

他作勢欲撲，却又讓「斷腸人」喝住：「別動，針雖然沒毒，但你一動，它便隨血而流，到達心房，便一樣沒救！」

此刻，老魏與胡虎已走到寶杖法王身邊，「斷腸人」道：「大和尚，你最好立即盤膝運功，將針迫出體外，咱們後會有期了！」

寶杖法王道：「讓他們走，女施主可敢留下名號來？」

「姑奶奶叫『斷腸人』！」他言畢催馬嘯風師徒快走，自己則抄起秦君燕往山上攀登！

秦君燕伏在她肩上，忽然覺得自己好像是個孩子，心頭一暖，吶吶地問道：「前輩怎會來此？」

「斷腸人」道：「你內傷不輕，不要說話，你對此山一草一木都熟悉，就由你指點路線吧！」秦君燕一路指點，「斷腸人」中途歇了兩次，終於帶他下山。

* * *

一輛竹蓬馬車，由東向西馳，蕭蕭落葉，灑滿了一地，馬車輾過，發出得得的聲音。

「斷腸人」掀開一角布帘，向外面看了幾眼，再回頭用愛憐的目光，望着秦君燕：「孩子，你傷勢很重，起碼要躺一個月床！」

秦君燕艱辛地道：「多謝前輩救命之恩……你怎會去括蒼山？」

「我依你所說，在與郭郎訂情和邂逅的地方找尋和等候，都找不到一絲踪跡，路過此處，特地跑去看看你，哈哈，幸好我去得及時！」

「前輩準備去何處？」

「屆時你便知道，現在不宜多說！」

秦君燕在「斷腸人」協助之下，盤膝坐在車廂裏運功，可惜因爲馬車顚簸，難以收效。

馬車走了兩天，便停在一個小集，「斷腸人」付了車資，扶秦君燕下車，她在小集裏買了好些東西，僱了一個挑夫，向山裏進發，那是屬於洞宮山山脈，到百山祖(山名，屬洞宮山山脈)附近，「斷腸人」遣回挑夫，把東西藏在村莊裏，然後扶着秦君燕進山。

「斷腸人」專挑羊腸小路走，秦君燕內傷沉重，頗覺辛苦，幸而不久來至一排密密麻麻的竹叢前，她便道：「到了！」分開竹林，讓秦君燕進去。

秦君燕十分詫異，不料竹林之內，竟然另有天地，一片草坪中建兩座小小的竹舍，而竹舍的背後，則靠着一座山，另外兩端，一是樹林，一是草叢，四周不見人跡，「斷腸人」道：「你安心在此處養傷，統一盟找不到這地方的！」

她走至竹舍前，開了鎖，推開門扉，扶秦君燕進去，裏面是座小廳，廳後有兩個寢室，旁邊一道走廊，通往後面的灶房和澡房。

「斷腸人」打開一間寢室的門，道：「你先休息一下，我還得下去將那些食物搬上來！」

「斷腸人」去後不久便回來，她既要打掃內外，還要擔水、燒水、煮飯，忙了一整天，才可以歇下來。秦君燕在她悉心的照顧下，傷勢大有起色，匆匆過了十天，已可下床。

這天「斷腸人」拿了一套衣服和毛巾進房，道：「你該去清洗一下了，澡房裏還有剃刀，順便將鬍子刮掉！我不想再看到你這副模樣……」

秦君燕道：「人之外表，何足重視，以前晚輩亦甚注重儀表，但自從……」

「斷腸人」截口道：「我知道你想說什麼，你是男子，年紀又輕，要做的事還多，師妹死了，並不代表一切都已絕望，要愛惜身體，否則如何光大門戶？」

秦君燕應了一聲，心頭頗爲慚愧，接過毛巾衣服，走去澡房，待他出來時，已煥然一新。却聽到竹舍外面傳來一陣幽愁的簫聲，正是「斷腸曲」！

秦君燕心中暗道：「她脾氣雖然有點古怪，但若論到用情之專和深，世上恐怕沒幾個人及得上她！」他緩緩走到門口，簫聲戛然而止。

「斷腸人」回頭見到他，目光一亮，道：「眞是佛要金裝，人要衣裝，你現在看來多帥！」她上下看了他幾眼，道：「想不到這套衣服，居然這般稱心！」

秦君燕心頭一跳，問道：「這是前輩你做的？」

「我天天在山上，不是我做的，難道是買的？」

秦君燕心頭暖洋洋的，腦海中忽然浮上一個模糊的人影，這個人影又陌生又熟悉。十多年來，這個模糊的人影，經常浮現，但近幾年已失去踪跡！

他是個孤兒，從未見過母親，但早將這個模糊的人影當作母親，以前這個人影是虛幻的，摸不着的，但今日却實在起來，就像在眼前。

「斷腸人」見他傻乎乎的，雙眼濕濡，不由問道：「你又想起師妹？」

秦君燕呆呆地搖搖頭，兩行清淚却淌了下來，他有點不好意思，忙舉袖抹去淚痕。「斷腸人」訝然道：「那天傷得那麼重，哼都沒哼一聲，今日爲何好端端地掉下眼淚？」

秦君燕尷尬地道：「晚輩一時緬懷心事！」言畢匆匆回房。說也奇怪，自此之後，秦君燕覺得自己對「斷腸人」的感情有了變化，以前除了感恩之外，還有一種同是天涯淪落人之感，但如今却親切起來，她不單止是前輩，還像是親人！

日月如梭，匆匆又過了一旬，秦君燕內傷已癒八九，除了發力時，胸口還有點緊束之感外，已無礙行動。

早飯過後，「斷腸人」收拾好碗碟，取出紫竹簫來，道：「你且吹一曲與我聽聽，看你進展如何！」言畢到灶房洗碗。

秦君燕坐在門口學簫就唇，嗚嗚地吹了一曲「風月凰」，抑揚頓挫，婉轉悠揚，一曲既終，便聞「斷腸人」的聲音傳來：「進步不大。」

秦君燕道：「晚輩這些日子，日日練習……」

「最大的缺點尚未改善，何奢言進步，吹簫若未能吹出曲中的精粹，技巧再熟，也只是個庸才，這與那些吹樂的樂伶，有何分別？人家吹喪樂的，聽來也不會有歡樂的意味，偏你吹喜樂如奏喪樂！」

秦君燕苦笑一聲，道：「前輩教訓極

是！」

「吹一闋哀曲。」

秦君燕再度舉簫就唇，這一次吹來的却是「斷腸曲」，他只能吹三分之一，背後的因爲技巧不足以表達，轉折間甚是難聽。「斷腸人」連忙叫停，自內走了出來。

「這小半闋尚差强人意，証明你對令師妹的哀痛，一絲不減，這又何苦哉，且令師妹也未必不在人間！」

秦君燕將簫還給她，恭聲道：「請前輩教導。」

「斷腸人」將簫放在唇邊，先吹兩口氣試一試音，接着簫管中便飄出一陣悠揚而又輕快的樂曲。

「斷腸人」只吹了半闋，竹林裏忽然多了很多雀鳥，似在聆聽，忽然簫聲一轉，變得急促清脆，那些鳥兒都吱吱喳喳地叫着，秦君燕這才發覺「斷腸人」的簫聲，竟然是模仿鳥鳴聲！

簫聲忽急忽緩，忽高忽低，時而若繼若續，時而似高山流水，一瀉而下，聽得秦君燕如痴如醉，心中翳悶之氣，豁然消失。

簫聲戛然而止，秦君燕仍未醒來，「斷腸人」看了他一眼，雙眼閃過一抹驕傲的神色，便道：「這曲子很適宜你學，以後少點吹『斷腸曲』！」

秦君燕這才醒來，由衷地道：「前輩眞是神乎其技，使晚輩不知身在何處，如臨仙境，煩惱全消！」一頓再問：「此曲何名？」

「名爲『百鳥朝鳳』！」「斷腸人」言畢便開始傳授，秦君燕暫時將師門恩怨，男女之情拋諸腦後，全心全意學習。

一連五日，秦君燕每天都跟「斷腸人」習簫，不但學會「百鳥朝鳳」而且技巧方面亦大有進步。

「斷腸人」聽他奏畢，含笑點頭，道：「孺子可教，只可惜此不能當飯吃，也不能保命。」

秦君燕有點奇怪她會說出這種話來，怔怔地望着她。「斷腸人」問道：「你內傷已痊癒了吧？」

「多謝前輩這二十多天的悉心照顧，晚輩自覺已完全恢復！」

「如今世途凶險，即使你不犯人，人亦會犯你，爲人即使不與人爭權奪利，也須能自保，方可立足，學簫已可暫告一段落，希望明日你開始練武。」

「前輩說得是，晚輩遵命！」

「斷腸人」目光炯炯望着他，道：「小夥子，我又想舊事重提了……」

秦君燕微微一怔，問道：「請恕晚輩善忘，未知前輩所指是何事？」

「我已見識過括蒼派的武功，當今武林羣雄並立，貴派武功實在不入流，是故我希望你改學郭郎的武功！」

「本派武功雖然平凡，但晚輩一定盡力……」

「斷腸人」截口道：「你自信能有多大的改進？有此等天賦的人可不多！我給你一天時間，你可以慢慢考慮，假若你肯學郭郎的武功，五年之後，保証你能出人頭地！」

秦君燕道：「前輩對晚輩關懷之情，晚輩十分感激，不過晚輩已決定了的事，很難更改，請前輩原諒！」

「斷腸人」淡淡地道：「你有此志氣，我自不敢再勉强你！」言畢轉身欲行。

秦君燕忽道：「前輩，晚輩有一事……」

「斷腸人」只道他回心轉意，含嗔道：「男子漢說話何須吞吞吐吐！」

「只怕高攀不起，難以啓齒！」

「斷腸人」道：「我叫你說，自不會怪你！」

晚輩覺得與前輩甚爲投緣，而晚輩自幼即是孤兒，所以……」

「斷腸人」沉聲道：「我早說過，我今生不會再收徒弟！」說罷拂袖而去。

秦君燕急道：「前輩誤會了，晚輩只想拜前輩爲乾娘……」

「斷腸人」身軀一抖，霍地站住，格格地笑了一陣方轉過身來，「我未嫁人便有乾兒子……哈哈，也罷，你我均非世俗人，今日便認了你這個乾兒子！」

秦君燕大喜，立即跪下，口稱：「乾娘，請受孩兒一拜！」

「斷腸人」伸手將他扶起，道：「你且等等，待乾娘送你一件見面禮！」言畢走進竹舍，再出來時，手裡已多了一個木盒，道：「乾娘送什麼給你，你都得接受？」

秦君燕笑道：「難道孩兒還會計較這些！」

「斷腸人」道：「就算你不接受，也得替我保管！你先打開來瞧瞧！」

（未完・八）



俠情風趣小說／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賭命浪子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石磊服藥假死以求一綫生機，但件作基於驗不出他的死因而不肯讓屍體搬走，雙方爭持不下，終由浪子以銀彈解決了事……九千歲冷九帶領大隊人馬到來求見浪子，就是因爲他護送古董不力，被人刧鏢，所以帶着銀兩前來請罪，浪子並不要求他賠償，致使冷九從此甘心爲他效命……吸血鬼馬玉依計引領指揮使谷大用到再來賭坊作客，大獲全勝之餘，浪子劉三遂與他作賭，結果自是落入浪子的操縱中，乘谷大用昏賭酒醉下，浪子劉三要谷大用寫了三句臭罵他那權傾朝野的乾爹劉瑾的字句，作爲借貸六十萬兩賭欵給他，浪子意欲何爲？

甘奉獻銀票　志做山寨王

鹵蛋傻笑一下，道：「假如姓冷的不來搬救兵，咱們豈不要吃癟？」

浪子劉三笑道：「傻瓜，時代不同啦，不能待價而沽，而要主動推銷，他不找咱們，咱們不會去找他？」

鐵牛道：「可是，這一來一往，一抓一放之間，白白的損失了十萬兩銀子，便宜了谷大用。」

劉三一本正經的道：「你們可不知道，成大事立大業的第一個條件是什麼？」

小猴子道：「是精明強幹？」

鐵牛道：「是絕頂聰明？」

鹵蛋道：「是武功高強？」

劉三大搖其頭，道：「錯！錯！錯！你們通統答錯了！」

三人齊聲道：「請老大宣佈答案。」

浪子劉三鄭重其事的吐出來四個字：「揮金如土！」

×　×　×

石磊上路了。

是躺在棺材裏。

舒服是很舒服，可也夠悶的。

爲了掩人耳目，只好假裝成出殯的樣兒，一切的安排，亦皆照着喪葬的規矩來，抬棺、開道、捧香爐，拿引魂旛的人，全數都是由浪子劉三手下的一帮弟兄充任，大家皆哭喪着臉，眞像那麼回事，就差沒有請樂隊、花車、五子哭墓的。

喪葬的行列出西直門，一直望西而去。

目標是上官世家。

到達上官世家之後，石磊才可以「還陽」。

然而，約莫行出去十里左右，却遇上一件稀奇古怪的事。

路旁不遠處之山坡上，有人挖了一個坑。

是新挖的，從土的顏色可以清楚分辨出來。

坑不大不小，恰恰好可以放下一具棺材。

已經立好墓碑，赫然寫得是：「大俠

石磊之墓！」

石磊分明還活着，正要回師門去，而且知道此事的人也極其有限，怎會有人替他造墓立碑？

是有人惡作劇？

還是另有陰謀？

浪子劉三想不通。

鹵蛋、鐵牛、小猴子，以及棺材裏的石頭也想不通。

「什麽人？」

「看打！」

猛可間，浪子劉三連喝兩聲，順手從香爐內抓起兩炷香來，當作暗器，向左前方，三丈外的一株老松射去。

準！快！狠！兼而有之，大家順勢望去，也發現，枝幹盤結交錯之處，躲藏着一個人，香火正是奔他而去。

這人眞不含糊，猝然受襲，竟能應付裕如，只見他雙手伸出四指，便奇巧無比的將綫香接住。

到這時候，大家才看清楚他的廬山眞面目。

「哇，是邋遢公子！」

「呀，是刼走古董的傢伙！」

「這小子也去過刑塲！」

亂鬨鬨的，大家爭着發言，邋遢公子却處之泰然，彷彿是人猿泰山般，仍然高踞樹上沒下來。

浪子劉三昂首說道：「尊駕何人？」

邋遢公子眞邋遢，衣裳破舊骯髒不算，臉上也遍是油漬汚垢，聞言陰陽怪氣的道：「你們不是叫我邋遢公子嗎？」

說他陰陽怪氣，一點不假，從他的聲音上，根本雌雄莫辨，老少難分。

浪子劉三冷哼一聲，道：「咱家是請教你的眞名實姓。」

「就叫我邋遢公子吧。」

「難道沒有名和姓？」

「本來就是一個無名小卒。」

「朋友，眼前的墓碑、墓穴是你的傑作？」

「只不過對老友聊表寸心罷了。」

「你認識石頭？」

「曾有數面之緣。」

「石頭的朋友，咱家差不多全認識，從未聞有兄台這一位老友。」

「在下却從石兄那兒，不止一次聽到你浪子劉三的大名。」

「朋友，你錯了，舍弟劉三巳死，咱家是他哥哥絲綢大王劉二。」

「哼，去騙冷九，卜再來，谷大用吧，騙不了我。」

邋遢公子詞鋒銳利，浪子劉三越發不敢掉以輕心，本欲藉着談話的機會，向老松接近，却被對方識破，喝令大家立在原處，任何人皆不得妄進一步，否則，掉頭就走，言出必行。

浪子劉三只好站在原來的地方，道：「咱們談談刑塲的事吧，尊駕去刑塲作甚，可是想出手救人？」

「你臭美，只是適逢其會，看熱鬧而巳。」

「下手搶刼也是適逢其會？」

「純粹是爲了帮你的忙。」

「媽的，你說的比唱的還要好聽，帮忙跟搶刼，根本就是風馬牛不相及，搭不上調。」

「差矣，差矣，你這條『擒龍計』雖妙，可惜百密一疏，不該親自出手截刼，更不該企圖收回古董，須知古董留在身邊，等於是一顆炸彈，一旦被冷九發現，後果簡直不堪設想，所以本公子才帮你的忙，出手行搶，誘使你們迅速脫離現塲，怎麽能說搭不上調呢，眞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

「哦，原來狗咬呂洞賓的留言，是這個意思？」

「本來就是一片好心嘛。」

「朋友，請將古董還給在下。」

「此非其時，亦非其地，而且，這些東西乃是禍根，依本公子之見，最好澈底銷毀，方可永絕後患。」

浪子劉三大驚失色的道：「燒不得，燒不得，東西是向別人借的，必須物歸原主。」

邋遢公子道：「那就暫時由本公子代爲保管吧。」

「咱家情願自己小心收藏。」

「劉三，你好像對我很不放心？」

「坦白說，咱家不願意被別人牽着鼻子走。」

「可是，你却喜歡牽別人的鼻子。」

「嘻嘻，咱家有這個嗜好。」

「很不巧，本公子也有有愛牽別人鼻子的人的鼻子的嗜好。」

「哼！少說風涼話，直說吧，什麽條件？」

「你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本公子没有條件。」

「没有條件？那你爲何下手行搶？」

「老話一句：爲了帮你的忙」

「咱家信不過。」

「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

「話說三遍淡如水，別炒冷飯，下來談判。」

「抱歉，本公子尚有急事待辦，請君保重，再見！」

見字出口，人巳縱起，一霎時便消失在前面的茂密森林裏，當浪子劉三想到追趕時，早巳影踪全無。

鹵蛋，鐵牛，小猴子，甚至棺材裏的石頭，皆氣忿不巳，待要全體出動，將邋遢公子追回，浪子劉三及時說道：「這小子身手不凡，他要是想走，任何人也攔不住，算了。」

×　×　×

西郊。

一處山明水秀的絕佳所在，有一座甚是壯麗宏偉的莊院，雕樑畫棟，鬼斧神工，一對銅獅，雄踞左右，朱紅色的大門上方，有一方橫匾，清清楚楚的寫着：「上官世家」四個大金字。

不錯，這就是名滿天下！望重武林的上官世家在北京的居處，那塊匾還是武宗皇帝朱厚照的御賜親筆，聲望之隆，可見一斑。

浪子劉三一馬當先，棺木緊隨在後，還沒有到達上官世家的大門口，便被人攔了下來，一名守門的大漢粗聲大氣的喧呼道：「走走走，喪葬的人棺不得從此經過，免得觸我們上官世家的霉頭。」

劉三客客氣氣的道：「老兄，你攪錯

了，躺在棺材裏的是你們上官世家的人，我們是特地送回來的，並非出喪。」

守門大漢楞了一下，道：「到底是那一位？」

浪子劉三道：「石磊，上官前輩的高足。」

大漢驚愕的道：「哦，是石少爺，他——他不是被關在大牢裏，已經判了死刑嗎？」

劉三道：「現在行刑完畢，是我們替他收的屍。」

大漢一臉惶駭，叫大家原地稍候，獨自飛奔入內

不久，走出兩個年輕人來，浪子劉三認得，一個是上官嵩的次子上官瑜，一個是上官嵩的徒弟．也就是石磊的師兄杜少秋。

上官瑜和杜少秋也認得浪子劉三，一人驚呼一聲，異口同聲的道：「咦，劉三，你不是已經上了斷頭台，身首異處，怎麽會跑到這兒來？」

浪子劉三忙否認道：「兩位兄台認錯人了，咱家是浪子劉三的孿生哥哥劉二，舍弟確已魂飛天外，含恨九泉。」

上官世家的人一向目中無人，看不起劉三他們這一夥，小猴子借題發揮，自吹自擂道：「兩位公子大哥可能還不知道，我們老大劉三的這位兄長可不得了，是青年才俊，也是億萬富豪，拔下一根汗毛來，就一口氣買下北京城的四條街。」

鐵牛補充道：「九千歲冷九這個人，兩位一定很熟，說多神氣就有多神氣，但在我們二爺的面前却乖得像隻小貓咪，開口老大，閉口老大，叫他往東，絕不敢往西去。」

鹵蛋的話也不少：「還有谷大用，平時騎在別人頭上拉屎，從來不會擦屁股，對我們二爺同樣百恭百敬，唯命是從，今後你們那一位偷鷄摸狗，犯了案子，捉進官裏去，我鹵蛋拍着胸脯担保，只要我們二爺放一個屁，谷大用馬上放人。」

添油加醋，胡吹八吹，唬得上官瑜，杜少秋傻了眼，根本攪不懂浪子劉三吃幾碗飯，神色之間也大見緩和，沒敢再在他們面前耀武揚威。

上官瑜指着那口棺木道：「聽門房稟報，石師弟被已處决？」

浪子劉三道：「實在應該說石頭是自殺的。」

大門口，石階上面，出現一個身穿長袍，年約五旬，氣宇軒昂，不怒自威的老者，洪鐘也似的聲音接口說道：「處決也好，自殺也吧，上官世家早已沒有他這個逆徒，可以暴屍荒野，也可以就地掩埋，不必送到這裏來。」

講話的人正是脚一跺可使半個武林發抖的八荒神君上官嵩，身後還緊跟着長子上官璞，以及女兒上官小雲。

上官瑜，杜少秋急忙快步上前，將劉三作了一番介紹。

八荒神君上官嵩的神色則絲毫未變，陰冷的聲音道：「你是那個小混混劉三的哥哥？」

浪子劉三挺着胸脯說：「舍弟雖然沒財沒勢，默默無聞，但却重義氣，愛朋友，結交了一羣肝胆相照的好兄弟，咱家以他爲榮，不知尊駕可是上官老英雄？」

上官嵩「嗯」了一聲，道：「嗯，老夫正是上官嵩，逆徒石磊的屍體你是如何得到的？」

浪子劉三道：「是刑部的八臂神捕通知的。」

上官嵩聞言臉色微微一變，語氣亦頗不善：「哼，王鐵漢做事也未免太糊塗了，逆徒自殺，理當通知我上官世家，豈可任由他人插手。」

劉三道：「這當然是有原因的，其中另有一個小小的插曲。」

上官嵩道：「有何插曲？」

劉三行至一處沒人的地方，招招手，故示神秘的道：「事關機密，可否借一步說話？」

上官嵩遲疑一下，以爲這樣有失身份，但又想弄清楚事實的眞象，最後還是步下台階，走到劉三身邊去。

當他聽完劉三的敍述後，態度大變，棺材不單可以抬進上官世家的大門，還一直抬進他的書房才放下來。

上官嵩做事很小心，命上官璞，上官瑜，上官小雲，杜少秋緊守住書房門，口不准任何人出入，書房之內，也僅僅留下鹵蛋，鐵牛，小猴子與浪子劉三四個人，其他的人全部被趕出門外去。

諸事就緒，上官嵩用脚狠狠踢了一下棺材，這才沉喝道：「石磊，你可以出來了。」

鐵牛與鹵蛋帮忙揭開棺蓋，石磊一躍而出，但眸光一接觸到師父的眼神，便知事情不妙，忙不迭的撲跪在地，稟道：「徒兒不孝，使師父受累，但事實上我是被寃枉的，請你老人家明察。」

上官嵩冷哼一聲，道：「哼，逆徒，我問你，你知不知道振武鏢局的後台老闆是誰？」

「知道，是師父你老人家。」

「旣知是老夫的關係企業，爲何還要與劉三聯手搶刦，害得爲師的損失了無數錢財不算，還被胡太師刮鬍子。」

「沒有，絕無此事，徒兒沒有搶刦，劉三哥也沒有搶刦。」

「胡說，你不曾搶刦，爲何會在現場被捕？」

「我們到現場去，不是想搶奪老太師的壽禮，也不知道是振武鏢局所保的暗鏢，而是去找人的。」

「找什麽人？」

「佟玲，也就是冬冬。」

不提佟玲還好，一提起佟玲，上官嵩的火氣更大，「混帳，混帳！佟玲那個丫頭片子乃是司徒鶩的徒弟，我們上官世家與司徒世家有宿怨世仇，彼此水火難容，你明知故犯，居然敢跟她暗中交往，打得火熱，是不是存心想要把爲師的氣死？」

石磊道：「師父誤會了，事實上我與佟玲只是普通的朋友，冬冬眞正的意中人是浪子劉三，再說也是在跟她相識之後才曉得她的身份的，絕非有意違背你老人家的命諭。」

上官嵩怒氣沖天的道：「說，你們爲何截下振武鏢局的鏢車找人？」

石磊道：「那天，是冬冬的生日，我們三個人約好去野餐，爲冬冬慶祝，不料

，我與劉三到達約會的地點附近時，突然有一個人來告訴我們，冬冬被人刦持走，就關在前面官道上的一輛車子裏，誰知道會是振武鏢局的鏢車，他們又不表明身份，於是，雙方一言不合，便打起來。」

「就只有你們兩個人？」

「後來又來了一羣人，他們才是眞正的刦匪。」

「可知他們是那一條綫上的？」

「全部黑巾蒙面，身份不明。」

「後來呢？」

「後來，劉三拚死打開車子，裏面全是財寶，根本沒見冬冬的影子，這時才知道是中了別人的圈套，奮力突圍，不幸，徒兒慘遭重擊暈倒，僅劉三一人脫身。」

上官璞這時插言道：「這個小混混逃走之後，還犯下一件令人深惡痛絕的事，他強姦了他的女朋友佟玲。」

浪子劉三在心裏大喊大叫：「不！絕對沒有此事，我沒有碰她，強姦她的另有其人！」

奈何此時是劉二的身份，自然有口難言。

石磊望了他一眼，仗義執言道：「這不是事實，劉三是個大丈夫，眞君子，絕不會幹這種事。」

上官瑜道：「石師弟，當時你又不在現場，怎知不是那小子幹的？」

石磊道：「在大堂之上，劉三哥說的很清楚，在他到達那裏之前，冬冬就已經被人強暴，而且昏迷不醒，浪子來不及施救便被捕了。」

八荒神君上官嵩道：「你相信劉三的鬼話？」

石磊以肯定的語氣道：「徒兒堅決相信，因爲他們情投意合，已論及嫁娶，隨時可以親密，不需要用強迫的手段。」

浪子劉三總算找到一個說話的機會，道：「在下也堅決相信舍弟的人格！一定要將這件事查個水落石出。」

不知何故，上官嵩的眸中突然閃過一抹怪異的神采，投向門外，投向上官瑜與杜少秋的身上。

二人彷如觸電，打了一個冷顫。

又互換一道眼神，欲言又止。

經過片刻沉默後，上官嵩說道：「胡太師的壽禮全數被刦，振武鏢局的鏢師，趟子手也全部被殺，你是現場被捕的現行犯，一位鏢師在臨斷氣前曾指控，這一羣刦匪的頭頭就是你與劉三，你怎麽說？」

石磊情緒激動的說：「徒兒已經說過，這絕非事實，眞正的刦匪是那一羣蒙面人，我們只是誤中了別人的奸計，替別人揹黑鍋。」

「這些話在大堂之上說過嗎？」

「說過，至少說過十遍。」

「他們相信嗎？」

「無人採信！」

「旣然無人採信，那麽，雖然你已巧計逃脫，上官世家還是不能收容你。」

此話一出，劉三，鐵牛，鹵蛋，小猴子都嚇得呆住了，幾乎不敢相信自已的耳朵。

石磊的反應最強烈，渾身抖顫，早已泣不成聲，好半晌才淚流滿面的道：「師父，你老人家不要我了？」

八荒神君上官嵩面部表情全無的道：「應該說是我上官世家不能收留一個有重罪在身的逃犯。」

石磊竭力爭辯道：「可是，事實上徒兒根本沒有罪行。」

上官嵩道：「你自已說無罪沒有用，要別人認爲你無罪才有用，須知朝中的劉公公，江湖上的司徒鰲，莫不將我上官世家視爲眼中釘，肉中刺，正愁找不到打擊老夫的把柄，倘若將你收容在此，被他們發現，豈不要鬧翻了天？」

這話言之成理，石磊語爲之塞，做夢也沒有想到，逃出黑牢，迎接他的却是一片黑暗，天下雖大，竟無他容身之地，一顆心不住的下沉，下沉，下沉……

一股從來沒有過的寒意，則在猛往上衝。

鹵蛋，鐵牛，小猴子面面相覷，皆一籌莫展，只能陪着石頭掉眼淚，他們三人的淚綫很發達，感情也豐富，傷心的程度絕不在石磊之下。

上官璞，上官小雲似曾有代石磊求情之意，但爲上官嵩以目制止。

杜少秋與上官瑜則如泥人兒一般，沒有任何反應。

浪子劉三也沒有反應。

不是他沒有反應，而是此刻正陷入沉思中，在籌思奇策妙計，好爲石頭覓得一枝之棲，亦爲第三勢力佈下一着棋。

眞是奇才，妙計來得比飛快車還快，浪子劉三正容說道：「上官前輩可曾想到，將令徒石磊留在身邊，可能是對付司徒鰲的一件最有利的武器？」

這話沒頭沒腦，上官嵩有聽沒有懂，道：「什麽意思？」

「在下想冒昧的問一句，刦鏢的匪徒，前輩是否懷疑是司徒鰲的手下幹的？」

「光懷疑是沒有用的，要有證據才算數。」

「這證據，只有石頭才能弄到。」

「請把話說清楚。」

「石頭剛才的話，前輩應該還記得，刦匪全部黑巾蒙面，來去匆匆，根本無從追查。」

「是啊。」

「但有一個人却可以查出來。」

「誰？」

「就是那個騙石頭與舍弟去刦鏢車的傢伙。」

「對！」上官玉雙眉一挑，興緻勃勃的道：「此人必係刦匪的同路人。」

浪子劉三抓住這個機會，大發宏論：「如今，舍弟劉三已死，能够指認此人的只有石頭一個，留他在上官世家，等於握住對付司徒鰲的一個重要籌碼，何樂而不爲？」

這話絲絲入扣，俱在情理之中，馬上打動了上官嵩的心，像他這樣的奸雄之輩，心目中只知有利害，那裏有道義，一聽說石磊是對付司徒鰲的一張王牌，當即親手將他扶起，答應留下來。

不論如何，石磊總算找到一個安身之所，浪子劉三等人也隨即告辭而去

× × ×

第三勢力雖初具規模，但距離羽毛豐滿，實力強大，足以與上官嵩，司徒鰲爭

一日之短長，還有一段漫長的路
照浪子劉三的計劃，將丐帮列爲第二個目標。

丐帮是名門正派，帮主神丐唐威更是一位名滿天下大帥級的成名人物，自然不能以對付冷九、谷大用的那種陰謀詭計來對付丐帮。

劉三打算曉之以義以情，面對面的跟神丐唐威溝通。

於是，匹馬單槍，帶了一份厚禮，來到丐帮北京分舵——一座破舊的城隍廟。孰料，非但没有見到神丐唐威帮主，連北京分舵主飛毛腿燕青也没見着。

好在丐帮的弟兄多是劉三舊識，又送來厚禮，自不難打聽，原來丐帮訂在近日之內，在張家口舉行一個重要會議，唐威、燕青，以及各長老等重要幹部皆紛紛趕去。

經過一陣長考之後，劉三決定親自跑一趟張家口

而在臨行之前，特地返回武威侯府，向風塵俠隱張子樵辭行，並將連日來經歷之事一一提出報告。

老夫一聽說小子在短短數日之間，便已擒下冷九，劉伏谷大用，喜得他眉開眼笑，讚不絕口的道：「好小子，眞有你的，我老人家總算没有把你估計錯，也没有有辜負人家公主的厚望，但唐老兒可不是冷九，谷大用，千萬不能動心眼，耍手段，不然，準會將事情弄砸，甚至丢掉小命。」

浪子劉三還帶回來一大包酒菜，一邊打開來一邊說道：「老頭，你放心啦，咱家是粗中有細，細中有粗，對付什麼人，用什麼鳥，不會把事情弄砸的，來，吃吧，咱們邊吃邊聊，好幾天没聽你嘮叨，耳根子感覺怪怪的，媽的，眞賤哪！」

說到最後，居然自己罵起自己來。

風塵俠隱道：「小子，別吃，咱們先辦一件正事去。」

這一老一少，平時胡說八道，很少談到「正事」這兩個字，劉三不禁一楞，道：「什麼狗屁正事？」

「你小子發了，住在五福樓，現在又要到張家口去，應該向這裏的主人辭行。」

「喂，老頭，你不是開玩笑吧，這個鬼地方，我從穿開叉褲到現在，從來也没有見過半個主人。」

「我老人家說的是鬼主人。」

「什麼？鬼主人？」

「不錯，是鬼主人，十多年來我們一直白住的房子，臨別之前說一聲謝謝也是應該的。」

「是啊，是啊，十幾年没交房租，省下來不少銀子，是該謝謝人家。」

張子樵没再說話，從房裏拿來一捆檀香，一疊金紙，順便將劉三買回來的酒菜也帶了一部份，領着他來到後花園的一堆墳墓前。

將酒菜供在一張石桌上，石桌的後方是一塊墓碑，清楚的寫着：「故武威侯劉謙之墓」。

劉三忽然心有所感，暗中責罵自己：「媽的，眞是渾小子，住了十幾年，今天才看清楚這一塊碑，原來還是同宗，也姓劉，官兒還不小，是侯爺啊。」

供品擺好後，風塵俠隱點燃了一把香，叫劉三一座墳墓一座墳墓的拜，並且在每一座墳前皆插三柱香，最後還在其中的幾座墳前叩頭行禮。

上完香，二人便在武威侯劉謙的墓前開始燒紙。

張子樵道：「小子，想不想聽聽武威侯劉謙的故事！」

浪子劉三道：「老頭，少來這一套，你自已想說就說吧，反正閑着也是閑着，就陪你解解悶吧。」

風塵俠隱罵了一聲：「賊小子！」道：「這位武威侯劉謙出身名門，乃是開國元勳劉伯温之後，文韜武略，俱屬一時之選，官拜兵馬大元帥，屢建奇功，使韃子聞風喪胆。」

浪子劉三道：「兵馬大元帥的官可不小啊，應該造一座很大很大的墳墓，甚至蓋一個紀念館才對，怎會埋骨在咱家的後花園裏？」

張子樵長嘆一聲，道：「劉謙並不是壽終正寢，而是遭奸人所陷害，滿門抄斬的。」

「陷害他的人是誰？」

「就是當今的兵馬大元帥靖安侯胡鶴圖，以及太監劉瑾。」

「怪哉，這兩個混蛋不是死對頭嗎，怎會採取聯合陣綫？」

「胡太師與劉瑾本同是一條船上的人，鬥倒了劉謙後，才開始狗咬狗，反目成仇。」

「這位武威侯劉謙的爲人如何？」

「清廉樸實，剛正不阿。」

「老頭，我看他大概就是壞在這八個字上了，若是能同流合汚，也許就不會遭到滅門之禍，不知是那一個好心的人來此收屍的？」

「正是我老人家。」

「你？老頭，跟劉家沾親帶故？」

「老夫與侯爺有一甲子的交情。」

「可知有劫後餘生的人？」

「趕盡殺絕，鷄犬不留！」

「這麼說，劉家豈非已經絕後？」

「或許還有一條根。」

「根在何處？」

風塵俠隱望望劉三，復將目光移向遙遠的天際，道：「劉謙有一個兒子，叫劉文龍，官拜驍騎將軍，曾領兵一支，深入韃靼腹地，不幸戰敗被俘，至今生死下落不明，劉瑾和胡太師就是拿這件事小題大做，陷害劉謙的。」

浪子劉三燒完了最後一張紙，氣忿不平的道：「勝敗乃兵家常事，戰敗被俘，也不至於滿門抄斬吧，這個昏君當眞是昏了頭啦。」

張子樵道：「是他們搬弄是非，硬說成是叛國投敵，皇上也被蒙在鼓裏。」

「這位劉將軍可有消息？」

「如泥牛入海，了無訊息。」

「没有關係，待咱家大同調兵時，可以就近打聽一下。」

「我老人家正有此意，你小子務必要認眞去查。」

「放心啦，放心啦，咱家答應的事絕不吹牛。」

紙已燒完，香亦燒盡，一老一少這才返回原地，開始用餐。

喝了三杯酒，吃了一碗狗肉，浪子劉三便說道：「老頭，咱家今日此來，除辭行之外，另外還有兩件事情想跟你商量商量。」

張子樵道：「說吧，辦得到的就辦，辦不到的你小子再收回去。」

「都是動手動脚的事，好辦得很，就怕你這個老頑固，死腦筋，不開竅，不肯答應」。

「賊小子，有屁快放，別這樣婆婆媽媽。」

「希望你能搬到五福樓去住，吃香的，喝辣的，風燭殘年，來日無多，拚了老命去享受，也不會有多少日子了，別再窩在這個鬼地方。」

「赫，看不透你小子面惡心善，還有一片孝心，謝了，心領了，我老人家寧願繼續待在這個老窩裏，安度餘年。」

「哼，你臭美，誰會孝順你，咱家叫你去五福樓，是想當我的職務代理人。」

「果然別有居心，抱歉，歸隱之人不想再過問塵間俗事，更不想離開老友的廬墓庭園。」

「哼，正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不去就拉倒，咱家還可以省下一筆銀子哩。」

「小子，別發牢騷，也許第二件事我老人家可以略效犬馬之勞。」

「這事不難，只是舉手之勞，希望將你三脚貓的濫功夫能傳授鐵牛、小猴子他們幾手。」

風塵俠隱猶豫好一陣工夫後始正容說道：「勉爲其難，姑且答應帮你這個忙，但我老人家要聲明在先，只傳功夫，不收徒弟。」

「老頭，你眞是個大傻瓜，多幾個人來孝敬你不好嗎？」

「非也，非也，我老人家不想給任何人惹麻煩。」

「老頭，你究竟發生了什麽事，惹下什麽大麻煩，害得你藏頭露尾，躲躲藏藏起來？」

「好漢做事好漢當，我老人家自己的私事會自行處理，你小子不必插手。」

「哼，好心沒好報，你老頭今後若是遇上了麻煩，咱家保證袖手旁觀，絕不插手。」

「小子，這樣最好，且別把話題扯遠了，我老人家的話還沒有說完，你那幾個狗屁朋友要學功夫，叫他們自己來侯府報到，我老人家可不會拋頭露面，跑到五福樓去教。」

「可以，但一定要嚴格，一定要調教成一等一的高手才行，否則唯你老頭是問，這幾個傢伙是咱家的基本力量，闖江湖，打天下，全靠他們。」

「別虐待他人，放縱自己，你小子也要痛下功夫，力爭上游，倘若能與上官嵩、司徒鰲一爭長短，我老人家或許可以考慮收你爲徒。」

這正是浪子劉三夢寐以求的事，灌了一大碗酒，摸一下嘴，道：「老頭，你說話可要算數，上官嵩、司徒鰲有什麽了不起，找一個機會咱家就鬥一鬥這兩個老傢伙。」

風塵俠隱張子樵冷聲道：「小子休狂，司徒鰲、上官嵩是何等人物，能夠平分天下，自有其超人一等的本事，你小子還差一大截，切記，驕兵必敗，口說無用，眞本事才是最可靠的本錢。」

浪子劉三這小子眞是絕透了，說着說着又想到了賭，道：「老頭之言不差，賭錢賭錢，賭博的第一個條件就是要有本錢，沒有賭本怎麽能贏到別人的錢。」

二人說笑慣了，一向沒大沒小，口沒遮攔，不明內情的人一定會誤以爲是老不慈，幼不敬，實則張老頭對劉小子可謂關懷備至，劉小子對張老頭也同樣敬畏有加，只不過表達的方式不同凡俗之人罷了。

尤其在此分別的前夕，更是依依難捨，二人的眸中湧現出一眶熱淚。

但是，都沒有流出來，也避免彼此正視，直至劉三起身離開，張老頭說道：「小子，如果沒有長進，就死在外頭好啦。

劉小子說：「老頭，好好保重，千萬不要蒙主寵召，去西天散步，不然小心咱家鞭你的屍！」餘音縈繞中，浪子劉三業已越牆而去，他們二人的淚水這才奪眶而出。

× × ×

告別文儀公主朱雅蘭，將京裏的事全部交由小猴子、鐵牛他們去處理，並且鄭重交代，每日晨昏，必須到武威侯府找風塵俠隱張子樵習武條功，僅帶着鹵蛋一人，踏上征途。

浪子劉三胸懷大志，決不畏艱難，要將丐帮拉過來，成爲第三勢力的核心主力，他那裏會想到，丐帮此刻正處於內憂外患，風雨飄搖中，此去無異是自找麻煩，且險象環生。

經昌年，過南口，二人動作不慢，當天下午便通過居庸關，登上八達嶺。

正行間，在萬里長城上，突然通！通！通！的跳下來十幾條漢子。

一個個皮膚黝黑，粗壯如牛，勁裝打扮，足履快靴，身上還帶着傢伙，十足的北國男兒。

人如奔馬，袂聲如風，浪子劉三才轉了半個念頭，來人已衝至面前，堪堪將二人的去路堵住。

鹵蛋嚇一跳，道：「糟啦，老大，咱們可能遇上了麻煩。」

浪子劉三沒理他，冷眼掃視一下來人，朗聲叱喝道：「朋友們在那裏發財，可是司徒鰲或者上官嵩手下的爪牙？」

上官、司徒二世家勢力太大，幾乎壟斷了整個武林江湖道，劉三下意識的以爲是他們派人來，企圖阻止他出關招兵買馬，調兵遣將，是以，發話同時，已暗中提具一掌眞力，準備隨時出手應戰。

一個紅臉漢子，是來人中的頭目，挺身上前三步，大言不慚的道：「哼，司徒鰲、上官嵩算老幾，他們雖然威震武林，却管不到咱們兄弟上來。」

浪子劉三愕然一楞，道：「那諸位老兄究竟是那條道上的？」

紅臉頭目飛揚跋扈的道：「咱們來自翠雲山翠雲寨。」

鹵蛋「哦」了一聲，道：「原來是一羣落草的小毛賊。」

浪子劉三詭笑道：「各位賊兄意欲何

爲？」

紅臉漢子氣得直翻白眼，兩個半大不小的毛孩子，遇上了強盜，非但不害怕，還出言消遣逗耍，當下臉一沉，「刷！」一聲，亮出了一把金光閃閃的刀，喝道：「小鬼，你們聽清楚，不是扮家家酒，這是搶刦。」

浪子劉三冷然一哂，吊兒郎當的道：「想搶什麼呢？有沒有帶一張清單或明細表來？」

另一個黑臉漢子殺氣騰騰的道：「凡是金銀財寶咱們都喜歡。」

鹵蛋道：「金銀財寶我們都沒有，只有一樣東西。」

紅臉頭目急聲追問：「什麼東西？」

浪子劉三道：「是銀票，比金銀財寶更方便。」

財不露白，這是盡人皆知的事！劉三這小子却偏不信邪，反其道而行，口說不算，還自動的將銀票掏出來，抖一抖，又道：「還不少，好幾十萬，是大德堂的鐵票，保證不會退票！」

開天闢地，宇宙洪荒，從來以沒有這麽燒包的人，這樣荒唐的事！一羣刀口舔血，將腦袋別在褲腰帶上的強盜，居然被他這一股反常的氣勢給駭着了。

楞愣一陣，紅臉頭目始沉臉喝道：「小鬼，若想活命，就將銀票留下！夾着尾巴滾。」

鹵蛋冷笑道：「想要銀票就自己來取！只有白痴才會自己送上門。」

浪子劉三道：「起碼得亮幾手眞功夫，我們才被搶得心服，刦得口服。」

向來都是強盜趾高氣揚，威風八面，從未見被搶的人如此囂張，紅臉頭目被激得暴跳如雷，大刀向前一指，發號施令道：「弟兄們，上！先斃掉這兩個渾小子，再搶財物。」

話甫出口，十幾條漢子齊聲應是，便如潮水般殺上來。

「媽的，一羣酒囊飯袋，一邊涼快去吧！」

「你娘，三脚貓的莊稼把式，還是歇着吧！」

「没有本事就不要逞英雄。」

「没有學問就不 要賣文章。」

「蹲下！」

「滾！」

強盜展開車輪大戰，輪番上陣，奈何技不如人，被鹵蛋和劉三打得落花流水，潰不成軍，不過支持了片刻工夫，便再也没有人敢輕舉妄動。

鹵蛋拍一下自已的腦袋，道：「來呀，來太歲頭上動土！」

劉三露出兩排雪白的牙，道：「上呀，來老虎嘴裏拔牙！」

強盜知道遇上了扎手貨，那還敢再逞強鬥狠，領頭的紅臉漢子手一揮，當即率衆退走。

「站住！」

鮮，眞是鮮事，強盜要走！浪子劉三却不答應，乍然彈身掠頂而過，將他們攔下來。

紅臉頭目色厲內荏的道：「小鬼，你們想幹什麽？」

浪子劉三道：「賊兄哥剛才說，你們來自翠雲山翠雲寨？」

「本大爺說的是實話。」

「你們這個寨子有多少賊兄賊弟？」

「大約二三百人。」

「嗯，還不少，遠不遠？」

「就在十里之外。」

「不遠就好，大概正好趕上吃晚飯。」

「小鬼，你——」

「咱家想去拜訪一下。」

「你他媽的胆子眞不小，竟敢自投羅網。」

「没有三兩三，不敢上梁山，攪得好，咱們是不打不成交，攪得不好，說不定會血洗翠雲山。」

紅臉頭目聽不懂他話中的含意，雙眼發直，欲語無言。

鹵蛋是個鬼精靈，早巳洞悉劉三的腦子裏在打什麽歪主意，先自我介紹一番，然後拍一下頭目的肩膀，嘻皮笑臉的道：「還没有請教賊兄哥尊姓大名？」

紅臉頭目道：「王平，帝王的王，平常的平。」

「哼，本來就稀鬆平常，諒也做不了一寨之主，在翠雲山是什麽地位？」

「只是一名頭目。」

「你們有幾個寨主？」

「一共兩位。」

「叫什麽？」

「大寨主快刀手吳法，二寨主追風手吳天。」

「是兄弟？」

「嗯。」

「無法無天，好名字，名符其實，難怪會落草爲寇，許是前世註定的，想必會是橫行鄉里的大角頭，通緝有案的甲級流氓？」

頭目王平低垂着頭，閉口未語。

浪子劉三逗笑道：「三賊兄，你們可是騎馬而來？」

「没有。」

「是坐驕？」

「也没有。」

「那就很抱歉，痲煩諸位賊兄賊弟做兩頂克難轎子，或者是滑桿，抬着我們走，咱家的身子骨尊貴得很，走不得崎嶇山路。」

遇上浪子劉三，算這羣山賊倒了八輩子的血霉，搶刦不成，竟淪爲脚夫，旣然打人家不過，也只好俯首聽命！就地取材，做了兩副簡便的滑桿，將鹵蛋與浪子劉三抬着走。

× × ×

眞是滑天下之大稽，翠雲山上得到探子的回報，誤把「煞星」當「肥羊」，還眞以爲踩上了大紅盤，掀起一陣狂歡，大夥兒皆與高采烈的，消息傳遍整個山寨，齊集在一個大廳內，等候分花紅。

大寨主快刀手吳法，二寨主追風手吳天，二人也早巳各就各位，坐在兩張虎椅子上。

這兄弟倆年紀都不大，老大約莫三十上下！老二僅二十五六，皆生得濃眉大眼，虎背熊腰，有一股子凌人的勇猛氣勢。

「報！」

一名探子闖了進來，單手着地！朗聲

道：「王頭目一行正在山途中。」

追風手吳天望了他老哥一眼！道：「王頭目可是當眞逮住兩頭『肥羊』？」

探子道：「遠遠望去，的確看見抬回兩個人來。」

快刀手吳法眼一瞪，道：「咱們山寨的規矩，儘可能只要錢財，不要人命，不得已時，照例就地解決即可，沒有將人逮回山寨的必要。」

探子道：「可能這兩個傢伙不是普通人物，還可以從他們身上擠些油水來！」

追風手吳天道：「那也用不着抬上山呀？」

探子也說不出所以然來，自以爲是的道：「大概是太肥了走不動。」

在大家的一致企盼下，王平終於率衆回到山寨，更在浪子劉三的命令下！將滑桿直接抬進大廳。

浪子劉三步下滑桿，直嚷嚷：「妙啊！妙啊！滑桿這玩意還蠻不好坐的。」

鹵蛋伸伸胳膊，彈彈腿，道：「好好玩啊，下山時咱們再坐一次。」

大家一見抬回來的只是兩個在孩子，一點也不肥，而且口出狂言，沒有半分「俘虜」的味道，不由皆大感詫異，議論紛紛。

快刀手吳法怒溢雙眉，正欲出言追問究竟，頭目王平已快步行來，比手劃脚的，以最快的速度，向他們兩兄弟作了一次簡報。

一聽之下！直氣得兄弟倆七竅生烟，

追風手吳天從虎皮椅上跳了起來，戟指喝叱道：「你叫劉二，還是什麼狗屁絲綢大王？」

浪子劉三很有風度的拱拱手，道：「好說，咱家在北京城另外還有龐大的關係企業！正欲擴大範圍，四處招兵買馬。」

追風手口天又轉向鹵蛋道：「你叫鹵蛋？」

鹵蛋頷首道：「不錯，賊頭兄，等一下晚餐的時候，別忘給我弄幾個鹵蛋。」

快刀手吳法氣虎虎的道：「你們強行來到翠雲山，到底想幹什麼？」

浪子劉三不假思索的道：「大寨主千萬別別想歪了！咱們一不偷，二不搶，三不拐騙人家的老婆，是誠心誠意想來入夥的。」

這話大出吳法意料之外，道：「想入夥也想照規矩來。」

鹵蛋嘻笑道：「奶奶的，入夥當強盜也有規矩？」

追風手吳天道：「當然，必須先下山去做一票買賣，當作見面禮。」

浪子劉三雙肩一聳，道：「入夥是入夥，不是當賊兄賊弟，而是想坐第一把交椅，當老大！不知有何規矩？」

快刀手吳法以爲是自己聽錯了，道：「你說什麼？想當老大？」

鹵蛋道：「沒錯，聽不清楚最好去把耳朶洗一洗。」

吳天怒氣冲天的道：「娃兒乳臭未乾，口氣倒不小，憑什麼想在翠雲山稱孤道寡當老大？」

浪子劉三不疾不徐的道：「憑聰明，機智，憑財力、物力！憑功夫、本事！」

鹵蛋進一步解釋道：「跟老粗講這些話，你們可能無法完全接受，說的更明白一點，就是憑腦袋、銀票、及拳頭。」

老大吳法也從虎皮椅上跳了起來，還刻意搬起椅子來，又重重放下，咬牙切齒的狠聲道：「臭小子，你他奶奶的眞能贏得了我們兄弟，老子這一把金交椅就讓給你。」

浪子劉三道：「這話可當眞？」

吳法作了一個烏龜的手勢，道：「騙你是王八烏龜！」

浪子劉三哈哈一笑，道：「就請吳大寨主出題目吧。」

吳氏昆仲都是粗人，性情剛烈暴躁，老二吳天一言不發，順手從身旁提起一隻百十來斤的石鎖來，喝一聲：「接着！」仗着他力大，呼嘯而出，照準劉三的腦袋擲過去，存心要砸扁砸爛。

好厲害的劉三，單手一伸，便將石鎖托住，左脚柱地急旋，卸去強大的衝力，氣定神閑的道：「二寨主好大的蠻力！」

「接着！」

老大吳法喝聲又起，又有一隻石鎖破空飛來。

浪子劉三冷笑道：「媽的，走方郎中的把式你們也拿得出手，乾脆改行到大街上賣野藥去吧。」

呼！立將手中的石鎖全力拋出。

大家都以爲，他必是想丟掉一鎖，去接另一隻鎖，或是以鎖碰鎖，孰料，砰！的一聲，火花四濺，兩隻鎖是碰在一起，却並未落地，而是掉頭飛向吳法、吳天兄弟。

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沒有，這一手不僅要有深厚的內力，用力尤其要恰到好處，吳氏兄弟睹狀大駭，急忙閃身避開。

好大的力道，通！通！兩聲，撞破磚壁，飛到牆外去了！

「看刀！」

「看刀！」

兩聲暴喝，兩條人影，兩把刀。

哥倆惱羞成怒，雙雙攻來！

鹵蛋破口大罵：「不要臉，你們想以多爲勝？」

浪子劉三道：「自作孽，不可活，老子叫你們兄弟鬩牆，窩裏反！」

一個是快刀手，一個是追風手，兩人都是以速度見長，招發即到，快逾閃電，奈何着了別人的道兒，劉三雙手齊出，一導一引，「移花接木」功立生效，「噹！」一聲，哥倆好，寶一對，窩裏反，自己幹上了。

老大吳法的刀崩了一道口子，震得他虎口發麻。

老二吳天更糟，連退三步，手裏的刀差點落地。

吳天驚惶失色的道：「大哥，怎麼攪的？」

吳法根本不明所以，道：「大概是遇上鬼了。」

鹵蛋道：「呸呸呸！是神仙，大羅神仙。」

浪子劉三傲然道：「你們服不服？」

老大吳法道：「不服！」

鹵蛋道：「你娘，我看你們是不到黃河心不死，不見棺材不掉淚，要怎樣才肯服輸認敗？」

追風手吳天道：「娃兒曾跨下海口，欲在腦袋，銀票，拳頭上勝過我們兄弟，現在拳頭已經領教過了，尚未見識你們的腦袋與銀票。」

浪子劉三馬上從懷裏掏出一大疊銀票來，還將票面亮給他們看，當着他們面前計算，神氣十足的道：「看到了吧，算清楚了吧，幾十萬両，你們有嗎？」

鹵蛋道：「這只是九牛一毛，只要你們肯死心塌地的效忠我們老人，保證好處多多，前途亮亮。」

快刀手吳法見錢眼開，眼珠子瞪得老大，道：「本寨主承認沒有這麽多銀子，否則也不會在此幹沒有本錢的買賣。」

鹵蛋滔滔不絕的道：「現在改行還來得及，我們老大會給你們發薪水、特支費，有功勞的另有獎金，有老婆的還有生活補助費，因公殉職的有安家費，到北京開會時有交通費等等，好多好多，三天三夜也說不完。」

翠雲寨的衆好漢聽在耳中，齊皆喜上心頭，早已「芳心默許」。

有人嘟喃：「哇啦！有這麽好的條件，誰還願意當強盜。」

有人嘀咕：「可能眞的是遇上大羅神仙，來此普渡衆生。」

就連吳法、吳天兄弟也已凡心大動，願作劉三馬前卒，但畢竟是寨主的身份，不便在戰爭尚未結束前便豎起白旗，惹人恥笑！

浪子劉三道：「現在還剩下聰明、機智一項，怎麽比？」

鹵蛋道：「老大，你是天才，是電腦，跟他們比是以強凌弱，有失公平，讓我鹵蛋來。」

臉色一整，繼又說道：「無法無天，比計謀，賽韜略，學問太大，你們不一定會懂，乾脆簡單一點，來個智力測驗，或者猜謎如何？」

吳家兄弟一齊點頭應好！

鹵蛋立道：「是一個字，大家都讀錯，請問是那一個字？」

快刀手吳法、追風手吳天想了很久，都答不出來。

鹵蛋洋洋得意的道：「笨啊，就是錯嘛。」

接着又道：「遠看山有色，近聽水無聲，春去花還在，人來鳥不驚。請問是個什麽東西？」

二人你望望我，我望望你，哥倆好，寶一對，誰也猜不着。

鹵蛋宣佈答案道：「是一幅畫。」哥倆這才恍然，相顧愕然！

浪子劉三道：「就這樣把兩位三振出局，可能心有未甘，倒不如臨時再加演一個節目，咱們四個人，搶那兩隻虎皮金交椅，搶到的人是老大老二，搶不到的是老三老四，但要注意，搶到椅子的同時，手裏必須也要搶到兩隻鞋子，才算有效，如何！」

吳法毫不考慮的道：「好啊。」

「聽明白沒有？」

「明白了。」

「好，三、二、一開始。」

吳法，吳天動作好快，扳倒兩個弟兄脫鞋子，脫下鞋子，回頭再去搶椅子時，浪子劉三和鹵蛋早已大馬金刀的坐在上面了。

他們手裏自然也有兩隻鞋子，不過，不是搶的，而是他們自己的，先搶到椅子然後才脫鞋子。

這是鬥力，也是鬥智，哥倆輸得心服口服，心甘情願的將整個翠雲寨拱手讓給了浪子劉三。

也因而使劉三的身份起了戲劇性的變化，由一個微不足道的江湖小混口，奇蹟似的成爲絲綢大王，成爲一擲千金的暴發戶，現在又在山爲王，坐上金交椅，當上強盜頭子了。

他是一個天生的領袖人才，講義氣，有魅力，重友輕財，當場給翠雲寨的每一位弟兄各發二十両的見面禮，頭目五十両，吳法，吳天兄弟最多，每人千両，還留下一張五萬両的銀票，作爲山寨的財源基金，叫他們從此起別再作打家刦舍的勾當，應嚴加訓練，準備爲朝廷效命，成爲第三勢力的另一股主力。

特別交代，應派一位頭目長駐五福樓，接受小猴子的指揮調遣。

當天夜晚，翠雲山上大擺筵席，燈火通明，爲新上任的寨主慶賀，也爲他們自己的棄暗報明，重獲新生賀。

大家皆歡欣鼓舞，興高采烈，整個翠雲山陷入一片歇斯底裏的狂歡中。

不過，浪子劉三和鹵蛋這兩位大寨主，二寨主，監於任重道遠，並未久留，虎皮金交椅連屁股還不曾坐熱，第二天一早，便宣佈辭職，又交還給吳法，吳天，在大家的熱烈歡送下揮手告別。

× × ×

連日來，京張路上呈現不平凡的景象，武林人物絡繹於途，往來頻繁，一個個皆行色匆忙，似乎都有十萬火急故要事在身。

浪子劉三發現，這些人差不多全來自三個派別。

一是九州一霸司徒鰲的狐羣狗黨；

一是八荒神君上官嵩的黨羽爪牙；

另一批人，則是丐帮中分舵主以上的各地高手。

據聞，九州一霸司徒鰲也適逢其盛。盛傳，八荒神君上官嵩也御駕親征。

目標全部指向張家口。

而丐帮的一個重要會議，也將在該地舉行。

山雨欲來風滿樓，一場空前未有的暴風雨無疑正在醞釀形成之中。

就在這個危疑震怖，殺機四伏的時刻，浪子劉三和鹵蛋來到張家口數十里外的宣化。

是中午，正當打尖的時候。

二人信步走進一家叫「百里香」的飯館。

不巧，樓下食客已滿，座無虛席。無奈，只好跨步上樓去。

詎料，甫至樓梯口，乍然金光一閃，兩把明晃晃的寶劍相交，阻住去路。

定目處，只見兩名彪形大漢怒目而視，齊聲喝道：「這樓上已被我們老爺包下，滾！」

百里香的小二哥見此情狀，忙不迭的追上來運對那兩名大漢道：「對不起，對

不起，這位客官不知道，是誤闖，切勿見怪。」

言語間，忙拉着鹵蛋，劉三下樓去，神色甚是惶急緊張。

兩名大漢却更加囂張，其中一人出言唬嚇道：「媽的，要特別當心，不許再有誤闖的人，不然小心砸爛你們的館子！」

「是！是！」

小二嚇得面無人色，急忙給鹵蛋，劉三在一個角落裏，找了一副與人合坐的位子。

浪子劉三覺得事有蹊蹺，問道：「這樓上真的全部被人包下了。」

小二哥點點頭，表示同意，沒有再說話。

「是什麽人？」

「一位有錢的大老爺。」

「可知他的身份或姓名？」

「有人稱呼他司徒大俠。」

够了，憑劉三的腦袋，就這麽一句話，已知此人是誰。

而且，他有足够理由相信，樓上必然有見不得人的秘密，或者是某種陰謀詭計在進行中。

叫來餐點，留鹵蛋獨食，他自已則將小二哥叫往別處，鼓起如簧之舌，以孔方兄(錢)，作後盾，取得他的合作，拿來一套跑堂的衣服穿上，在臉上塗一些油垢，端了一碗湯，從厨房走出來。

鹵蛋差點不認識，還是劉三擠擠眼才認出來，伸出大拇指，喊了一聲：「美極了！」

浪子劉三那裏也不去，端着熱湯，直往樓上走。

「湯！」

「燙！」

兩名大漢見是端菜的小二，非但不攔，反而讓路給他。

奇哉怪也，樓上幾個十副座頭全是空的，沒見半個鬼影子。

另有兩名大漢守在一個一間雅座的門口。

劉三在心裏罵道：「神經病，有錢沒處花，來這裏擺闊，那一天想辦法鈞你去再來賭場，跟咱家——」

思緒被一陣話語聲打斷，只聽一個蒼勁有力的聲音道：「不知道姓紀的態度畢竟如何？」

一個沙啞的聲音道：「姓紀的是個騎牆派，是隻老狐狸，兩邊都來往運兩邊都不靠攏，始終保持等距離，十分難纏。」

蒼勁有力的聲音道：「說來說去，還不是想多爭一點好處，告訴他，只要肯一邊倒向老夫這一邊，答應送他美女十名，白銀十萬兩，另外在北京城再給他買一幢漂亮的房子。」

另一個粗獷的聲音道：「姓紀的處心積慮，爲的是就是這些，司徒大俠肯花大錢，相信大事必然可成。」

沙啞的聲音道：「恐怕未必，帮主的大位才是他最熱中的東西。」

蒼勁有力的聲音道：「這一點老夫可能用不上力，全靠兩位老長的鼎力帮助，以及你們丐帮的內部協調，乃至他個人的威望造化。」

粗獷的聲音道：「怕只怕上官嵩那邊拉得更緊，投資更大。」

蒼勁有力的聲音道：「這裏有幾張銀票，一共五萬両，兩位先拿去用，不够老夫可以再隨時支付，實報實銷，請放手去幹，儘量收買其他的長老，以期壯大聲勢，能買則買，不能買則殺，無論如何要打破丐帮長期中立的局面，更不允許投向上官嵩那一邊去。」

沙啞的聲音道：「司徒大俠請寬心，化子受人之託，忠人之事，屬定當全力以赴。」

粗獷的聲音更露骨：「司徒大俠供應我們吃喝玩樂，等於是我們的衣食父母，敢不盡心盡力。」

浪子劉三故意走的很慢，脚下聲息全無，直至此刻，才行至雅座門口。

「湯！」

「燙！」

端着熱騰騰的湯，大模大樣走進去。

前脚一踏進門，馬上揚日迅速撒視。

正對面，坐着一位五旬以上，留着兩撇八大鬍，虎目鷹鼻，面如重棗，穿一襲織錦緞黑色長袍，道貌岸然的的老者，劉三認得他正是與上官嵩旗鼓相當的九州一霸司徒鰲。

下首，背對着門，並肩坐着兩名老丐，面前還斷着幾張銀票，可惜方向不對，看不清二人的廬山眞面目。

「湯！」

「燙！」

這兩個字，劉三覺得比通行證還管用，正想轉過去藉放湯碗的機會，瞧一瞧這兩個丐帮的叛徒是何模樣，九州一霸司徒鰲也已彈身在他面前，沉聲喝問：「小子，你來幹什麽？」

浪子劉三對答如流的道：「送湯。」

「老夫並沒有要。」

「是小的奉送孝敬的。」

「不用。」

「這——」

「端下去。」

「是！」

事實如此，浪子劉三點子再多也沒有留下來的理由，只好轉身離去。

孰料，退出門外，才行得三五步，身後又傳來司徒鰲的喝聲：「回來！」

浪子劉三轉身道：「客爺可是要喝湯呢？」

司徒鰲以命令的口吻道：「老夫要你自己喝一口。」

劉三心忖：「算咱家行好運，阿彌陀佛，菩薩保佑，咱家沒在湯裏動手脚，若是下了毒，老子的這一條小命準會斷送在司徒鰲的手裏。」

湯裏無毒，劉三當然不怕，端起碗來喝了三大口。

司徒鰲這才釋然，命人將他趕下去。

劉三知道司徒鰲防範甚嚴，此路不通，也不再扮小二，恢復本來面目，與鹵蛋坐在一起餵肚子。

過沒多久，沉重的下樓之聲傳處，司徒鰲領着四名手下，下樓付帳而去。

可是，劉三等了好一會工夫，却始終沒見那兩名老丐下樓來。

「哼，叫化子就是叫化子，一定是兩個貪吃鬼。」

(未完・五)



上文提要．

岳家宇遭到少女戲謔，被迫狂奔百里猛飲桃花酒卻因禍得福，輕功內力增進不少；審訊佐世保大會上，執法定罪必須有人證出示，與會者爭執不休，幫主突然揭開面具自稱是受害者岳家驥，衆皆愕然，唯岳家宇不信，旋與幫主過招時佯裝敗陣，謀同朱嫣紅奪取幫助身帶的「三字經」與「百家姓」秘笈，原來這太華幫主陶百壽才是岳家的眞正仇人……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東方白．文

可飛．圖

仇海騰龍

避秦洞喜見生父　唐家宅解除宿怨

老人和老嫗一樣，臉上毫無表情，像一隻碩大無比的巨鵰，以連環腿猛攻岳家宇的面門。

二人都是攻勢，老人根本不想閃避他的第六式絕學，岳家宇暗暗一咬牙，又加了三成眞力。

「轟」地一聲，岳家宇悶哼一聲，身子落在一丈之外，胸前一陣悶痛。不禁爲之氣結。

這樣一來，「鶴形八掌」豈非變成無用之學了？這工夫老人飛掠過來，左腿一式「魁星踢斗」，右袖「蓬」地漲起，像根堅硬的鐵囱，上下交攻，銳不可當。

朱嫣紅大聲道：「嘯月吟風！」

岳家宇上步揉身，足踏連環，雙掌一翻，推出兩道狂飈。

老者「吭」地一聲，「鐵囱袖」被齊肩切斷，左腿被劈了一掌，已經粉碎，坐在地上，一語不發。

岳家宇不由大爲震驚，一掠而至，正要去扶。

老者厲聲道：「你要老夫自絕於此麼？」

岳家宇道：「晚輩一時失手，使前輩肢殘，至感不安！」

老者鬚髮皆張，大喝一聲「快滾」！似想躍起，但因左足已斷，又失去了雙臂，已是無能爲力。

朱嫣紅拉著岳家宇就走，掠出竹籬，道：「岳大哥，你只管出手，他們就是死了，也不會埋怨你的……」

岳家宇大惑不解，道：「爲什麼？」

朱嫣紅道：「他們爲了報恩……」

岳家宇哂然道：「可是我根本不認識他們，怎會對他們有恩！」

岳家宇苦笑道：「妳不要再打啞謎好麼？這到底怎麼回事？」

朱嫣紅猶豫一下道：「總之，此番黃山之行，都是爲了消滅太華幫而爲，你若無法通過十二村，太華幫將永遠奴役武林……」

岳家宇道：「我還是不懂！」

朱嫣紅道：「岳大哥，你現在不必懂，只要一心一意應付這十二村中的高手就行了！」

說話之間，已到了第四村，只見一位中年夫人卓立在竹籬內！衣衫極是樸素，但身段却非常窈窕。

此婦臉上罩着黑紗，面目輪廓依稀可辨。隱隱看出，此婦極美。

朱嫣紅道：「岳大哥，這一關很難過，你可要小心點！」

岳家宇道：「此婦爲甚麼要面罩黑紗？」

朱嫣紅低聲道：「世上眞正絕色女子，與常人不同，普通女子，是爲『悅己者容』，但絕色女子大多孤芳自賞，不輕易使她的絕世姿容被別人看到……」

岳家宇道：「原來是一位絕世美人，可惜無法看清。」

二人交談，那婦人當然可以聽清楚，好像微微哼了一聲。

朱嫣紅低聲道：「岳大哥，你看她的身段有多美！」

岳家宇點頭道：「不錯！一位絕世美人，絕非光憑面部之美，而必須有婀娜多

姿的身段配合起來才行……」

二人掠入竹籬之內，美婦悶聲不響，兩袖一抖，其長逾丈，像兩條蜿蜒矯捷的蟒龍，捲向兩小。

朱嫣紅自知不敵，退出一丈之外，岳家宇急忙一挫身，伸手向羅袖上抓去。

朱嫣紅大聲道：「岳大哥，不可——」

岳家宇收手滑步，掠過婦人左側，施出「鶴形八掌」第七式。

這一式的威力，自不待言，婦人衣衫「獵獵」作響，而一丈外的朱嫣紅也不由掩面而退。

但是，婦人身子未動，兩臂齊抖，丈餘長的羅袖倒捲而回，已經到了岳家宇的下盤。

岳家宇要閃已是不及，心中猛地一驚，這才相信朱嫣紅沒有吹噓，急切把「一元罡」提到頂點。吐氣開聲，以「鶴形八式」第八掌劈向羅袖。

「蓬」地一聲，羅袖震開了，但他却收勢不住，被反震之力帶出五步，弄得十分狼狽。

岳家宇一時驚怒交集，知道「鶴形八掌」在這裏到處吃蹩，第八式都敗了下風，不必再現眼了。想到「百家姓」上的白兔圖畫，身子疾蹦而起，就像一隻狡兔竄起一樣。

婦人微哼一聲，左袖一抖，幻出五六個罡風，向岳家宇套去。

岳家宇身懸半空，突感這一蹦力度其大，平常從未想到，這樣簡單的縱躍姿勢，竟比正宗身法奧妙的多。

因此這樣縱起，一點也不妨礙出招，他全力施出一招「橫刀斷流」，只聞「蓬」地一聲，婦人疾退三步，收袖轉身，疾奔而去。

岳家宇不解地道：「朱姑娘，她沒有敗呀！」

朱嫣紅道：「她雖未敗，你也未敗！」

岳家宇道：「這能算我通過此關了麼？」

朱嫣紅道：「當然算！若非你施出『百家姓』上的武學，你無法逃過她那倒捲的『飛雲袖』！」

岳家宇搖搖頭道：「我仍以為她和前面的老嫗和老者不同！」

朱嫣紅道：「當然不同，若非她一時高興，這第四村就無法通過的！」

岳家宇道：「她為甚麼高興呢？」

朱嫣紅道：「女人畢竟是女人，剛才我們誇讚她美，她當然內心高興，下手就有分寸……」

岳家宇道：「這樣過關，我認為很可恥！」

朱嫣紅道：「錯了！你若是敗了，並非敗在功力不濟，而是敗在心計不足之上！」

岳家宇茫然道：「這就不對了，這幾關都是硬碰硬，雙方都憑實力，沒有人投機取巧！」

朱嫣紅笑笑道：「岳大哥，你這人太坦誠，所以容易吃虧上當！你以為『鶴形八掌』不濟事麼？」

岳家宇冷冷地道：「當然囉！遇上妳這種人，怎會不上當？」

朱嫣紅苦笑道：「岳大哥，俗話說，吃虧就是佔便宜，不久你就會感激我的了！」

岳家宇哂然道：「我現在已經非常感激妳了！不然怎會弄個色狼的頭銜？」

朱嫣紅道：「岳大哥，我真希望你是個色狼呢……」她說出這話，羞得抬不起頭來。

岳家宇冷笑道：「女人真是不可理喻的動物！」

他獨自向前掠去，朱嫣紅立即追上，道：「岳大哥，你知道那婦人為何感激你而未下煞手麼？」

岳家宇冷冷地道：「不知道！」

朱嫣紅道：「她是一個麻子！」

「甚麼？」

「麻子！」朱嫣紅道：「若非有一臉麻子，她果真是一位絕世美人，所以經常罩了一塊黑紗，造化弄人，莫此為甚，既賦予她一個美好的面部輪廓，和動人的身材，却又使她……」

岳家宇恍然大悟，冷冷地道：「原來妳是故意誇讚她，而讓她聽到，以便使她一高興就放我過關！」

朱嫣紅道：「不錯！我確有這意思，因為這不是公平的決鬥，你已經吃了大虧……」

這時又到了第五村，朱嫣紅聲道：「岳大哥，為了不使你吃虧，待會我無論對你怎樣，你必須逆來順受，就算事後打我一頓，我也不會怪你！」

岳家宇冷笑道：「妳又要出花樣？」

朱嫣紅道：「是的，但不是害你，而是幫助你！」

岳家宇道：「我不需要妳的幫助！」

他掠入竹籬中，一個頭戴瓜皮小帽，身著長袍馬褂，手持鼻烟壺的老冬烘，坐在一把竹椅上，道：「小子，你來了……」說著站了起來。

那知朱嫣紅走到岳家宇身邊，突然抱著他，把櫻唇送到他嘴邊，「嘖嘖」親嘴起來。

岳家宇不由大怒，正要把她推出去，冬烘先生怪叫一聲，撲了上來，頭上幾根白髮，竟把瓜皮帽撐了起來，可見他已是怒不可遏。

只見他把鼻烟壺往懷中一揣，順手自腰上抽出一條竹製戒尺，向朱嫣紅的背心猛戳而來。

岳家宇雖恨朱嫣紅無恥，畢竟不忍眼看她被戳死，大力一推，朱嫣紅的身子飛出一丈之外，岳家宇立即閃了開去。

冬烘先生的戒尺好像突然長了一尺有餘，挽了個花，龍形一式，快逾電掣，已到了岳家宇的面門。

岳家宇不敢再用「鶴形八掌」，立即施出「雲龍三現」那一招，他現在感覺，以「一元罡」施出任何招式，都比「鶴形八掌」的威力大，自是十分驚異。

冬烘先生本已怒極，乍見此招，微噫一聲，戒尺抖手擲出，飛向岳家宇的前胸。

岳家宇伸手一抓，掌心奇痛，虎口發熱，心道：「這老傢伙好大的手勁！」

冬烘先生回頭就走，連戒尺也不要了，岳家宇大聲道：「前輩手下留情，晚輩感激不盡，請前輩接住戒尺……」

他擲出戒尺，冬烘先生回頭張口咬住，沒入竹叢之中。岳家宇怔了一會，向朱嫣紅冷冷地道：「好一個不要臉的女人！」

朱嫣紅面色一黯，道：「岳大哥，你罵我吧！反正我不是那種下流無恥之人！」

岳家宇厲聲道：「還說不下流，那老冬烘乍見妳的下流舉措，氣得怒髮衝冠！」

朱嫣紅道：「小妹正要使他發怒，你才能順利過關……」

「甚麼？」岳家宇冷峻地道：「以這種手段贏了人家，妳也不感到可恥？」

朱嫣紅幽幽地道：「岳大哥，我剛才說過，你的『鶴形八掌』並不遜於他們，但你却到處吃癟，難道你不認爲可疑麼？」

「這個……」岳家宇肅然道：「這眞是怪事，自我學成『鶴形八掌』之後，很少有人能接下第七招的，但今天施出第七招，反而落敗……」

朱嫣紅道：「岳大哥，你的想法是對的！『鶴形八掌』仍是當今絕學，只是你上了他們的大當而已！」

岳家宇茫然道：「他們沒有暗算我呀！」

朱嫣紅道：「岳大哥，這十二個村子的竹籬之中，都以奇門陣法佈成，生人到此，即使身負絕學，也要大打折扣……」

岳家宇一想，突然沈聲道：「怪了！我今天以『一元罡』施出『鶴形八掌』，都不如過去的威力大，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朱嫣紅道：「那是一個惑心陣法，雖是一草一木，一山一石，都花了極大心血，觸目之下，能分散人的精神，精神一分散，功力必打折扣……」

岳家宇微微點頭，疑信參半，但對朱嫣紅的那一手，仍是耿耿於懷，掠出竹籬，沈聲道：「妳那一手用意何在？難道要使冬烘先生發怒，使他的功力打個折扣？」

朱嫣紅道：「是的，此老爲人守舊而固執，一生中未近過女人，對於男女調情之事，痛心疾首，所以會怒髮衝冠……」

岳家宇道：「他爲甚麼會這樣？」

朱嫣紅道：「據說他早年有妻不賢，作出敗壞門風之事，他一怒之下，發誓今生不再接近女人，而每見輕佻風流的女人，就立下煞手！」

* * *

第六村是個中年漢子，第七村是個和尚，第八村是個尼姑，第九、十、十一是個道士、化子和一個年輕人，岳家宇都在朱嫣紅的暗暗協助下過了關。

現在到了第十二村，竹籬內站著一個高大的巨人，腰粗兩圍，赤著上身，胸前生著黑茸茸的長毛。

此人剃著禿頭，却不是出家人，腰上插著一柄雪亮的大菜刀，手中提著尺餘長的牛耳尖刀，背後掖著大砍刀，左手握著一柄鋼鉤，一雙牛眼，像小雞蛋似的。

岳家宇心道：「此人天生一副兇相，不怒自威，甚是駭人，此村既是最後一關，此人身手必定了得！」

朱嫣紅低聲道：「此人名字『八臂人屠』，身上的傢伙，都是殺豬用的利器，力大無窮，功力非凡……」

岳家宇道：「這一關我必須以『鶴形八掌』勝他！」

朱嫣紅道：「對的！只要你能心無旁騖，不看四周景物，一心一意注視敵人，『鶴形八掌』定能獲勝！」

二人掠入竹籬內，「八臂人屠」左鉤右刀，撲了上來，岳家宇這次下了決心，絕不看旁邊景物，大喝一聲，由「鶴形八掌」第一式起手。

大菜刀重逾二十多斤，利鉤長約三尺，刀光鉤影，霍霍生風，加之此人人高馬大，雙臂奇長，一丈之內，全在刀、鉤威力範圍之內。

岳家宇心無旁騖，而且『鶴形八掌』早已爛熟，竟閉著眼睛出招，掌勁威力大增，在一片刀光中飛掠。

「八臂人屠」像忿怒的天神，肆虐的雷公，大菜刀帶起的罡風，有如狂風吹嘯，砂飛石走。

岳家宇越打越有信心，第二招甫畢，對方已被他迫退一步，第七招一出，「八臂人屠」的鋼鉤側撞而回，大菜刀也遞不出來了。

岳家宇以十二成內力，施出最後一式，地上草皮，連根拔起，黃塵瀰漫，土石橫飛。

「八臂人屠」連連後退，岳家宇有如離弦之箭，一掠而上，伸手一抓，「刈」地一聲，手中已握著一撮黑毛。

朱嫣紅大叫「好」！「八臂人屠」胸前冒出一片血珠，却突然仰天大笑，道：「好小子！眞不愧爲『八臂子都』岳家驥的後人！小子！你看看這個……」

他拔下身上所有的各種大刀，一齊丢入高空，足有十餘丈高，然後刀尖向下，魚貫下落。

「八臂人屠」卓立不動，只聞幾柄大刀帶著「颯颯」風聲疾瀉而下，只聞一陣「錚錚」之聲，刀尖都戮在他的光頭之上，然後掉落地上。

幾柄大刀的刀尖，都捲了起來，他的頭頂却分毫未損。

岳家宇大爲震驚，一般「金鐘罩」和「鐵布衫」外家功夫，也只能硬接刀槍砍劈，像這等數十斤重的大刀，自十餘丈高空下落之勢道極猛，而不受傷，眞是奇人奇技了。

岳家宇詫然道：「前輩奇技驚人！顯然有意相讓！」

「八臂人屠」呵呵大笑道：「小子，別往咱家臉上貼金了！你小子剛才若要殺死咱家，咱家大概已活不成了！小子，十二村已經通過，你進洞去吧！」

岳家宇抱拳道：「謝謝前輩指點，晚輩暫時告辭——」

他和朱嫣紅出了十二村，向一個巨大出洞走去，這山洞像城牆一樣高大，而且有個鐵門，門上寫著「避秦洞」三字。

岳家宇上前敲著巨大的鐵環，不久大門「吱呀」一聲開了一縫，只見一個小童，大約十五六歲，生得極是俊美可愛，躬身道：「師兄師姊駕到，小弟有失迎迓！還請原諒！」

岳家宇愕了一下，道：「朱姑娘，這位是妳師弟？」

朱嫣紅道：「他不但是我的師弟，也

是你的師弟……」

岳家宇不由一怔，道：「甚麼時候，妳還開我玩笑？我根本就不認識這位小弟，怎會是……」

小童躬身道：「師兄有所不知，進洞一看便知了……」說畢身帶路。

岳家宇只得懷著一腔疑問，跟著小童深入洞中。

洞內十分寬敞，傳來陣陣檀香味，小童停在一個石室門前，躬身道：「師兄請進，師父就在石室內。」

岳家宇愕然推開石門，突然怔住，與石床上中年人四目相接，一種發自內心的孺慕之情，油然而生，不禁泫然欲泣。

「宇兒……」石床上的中年人身著藍布長衫，面如古月，海下有三縷長鬚，目蘊淚水，道：「難怪你不認識爹爹……」

岳家宇悲呼一聲，跪在中年人床前，低泣不已。

「紅兒！把妳師兄扶起來……」中年人拭去淚水，抓住岳家宇肩頭道：「孩子，眞難爲你，有此成就……」

「爹爹！您老人家爲甚麼不早點出頭，掃平魔談？」

這人當然就是岳家驥了，他長嘆一聲道：「宇兒，你那裡知道太華幫的厲害，那『萬里獨行』陶百壽，尚好應付，他的母親『血爪婆婆』，乃是當今武林第一人，一雙血爪，十步之內，可洞穿人的肺腑。爲父迄無把握除去她……」

岳家宇道：「爹爹昔年到底被何人所害？」

岳家驥道：「爲父與『聖手財神』曲志剛（即老化子）約鬥，事先當然不知道武林數十高手要對付爹爹一人，當我與那些高手力戰，被一高手暗中下手擊傷之後，逃出莊外，就遇上了曲志剛……」

岳家宇道：「關於這件事，已聽師父說過，曲志剛不知爹爹身負重傷，見面就動手，以至……」

岳家驥道：「是的，那可不能怪曲志剛，因爲父一向心高氣傲，唯恐被他發現我受了傷，而使他產生憐憫之心而罷手，那是爲父無法忍受之事，於是我先動手……」

岳家驥長嘆一聲，道：「坦白地說，那時曲志剛武功雖高，却非爲父敵手，但爲父重傷之下，僅是一掌，就昏了過去。曲志剛當然大爲悲痛，正要埋了爲父，突來強敵，把他引走，爲父則被一位高人救來此處。」

岳家宇道：「曲志剛爲甚麼說爹爹已經不在人世了呢？」

岳家驥道：「他追趕強敵，約三四個時辰之後才趕回，爲父早已被人救走，而那裡又却多了一坯墳，那是救爲父前輩作的手脚，使那些黑道之人誤認爲父確已死亡……」

岳家宇想起柳夢絲等人，看到左世保掘開墳墓，發現墳中不是父親屍體那件事，立即問道：「左世保會掘開那座墳，發現墳中的屍體不是爹爹，而是另一個人，不知那人是誰？」

岳家驥道：「救我的前輩，深恐那些黑道人物不相信，而掘墓察看，就在我們莊院附近找了一具屍體，身材與爲父略似，作爲替身，想不到十餘年後，左世保才想到這點！」

岳家宇道：「爹爹，岳家眞正的仇人是誰？」

岳家驥道：「按理說，應該是左世保，但因左世保乃是聽命於陶百壽行事，所以陶百壽才是岳家的眞正仇人！」

岳家宇狠聲道：「岳家與陶百壽有何仇恨？」

岳家驥悽然道：「禍事起因，當然是『鶴形掌法』，爲父承一位前輩傳了十二式掌法，那與爲父和同道所訂之盟約毫無關係，那盟約只是限定不準學那狂人的武功，而那狂人不久就死在仇人手中，但武林中人，以爲我所學的仍是狂人的武功……」

岳家宇岔然道：「龐起是我的舅父，他竟數次想陷害我，若非外祖父和二位舅父相救，孩兒早就……」

岳家驥慨然道：「昔年我就知道龐起爲人陰毒，只是看在你母親面上，曾數次警告他，想不到他惡性不改，但他遲早逃不出爲父的掌握！」

岳家宇黯然道：「只是舅母十分可憐……」

岳家驥撫摸著岳家宇的頭，慨然道：「孩子，你的心腸很軟，這件事爲父自會有合理的處理，務使惡人得到應得之罪，好人得到應得之報償！」

岳家宇道：「爹爹，有二位前輩，名叫石珊和石瑚……」

岳家驥面色一黯，道：「她們已經死了……」

「死了？」岳家宇大吃一驚，道：「孩兒剛離開師門時，在紀曉嵐家中，曾見過二位，且曾和她們動過手……」

岳家驥悽然道：「她們死了半年光景，殺死她們的主使人，是冒著我的名義，所以她們的姑姑，用各種方法陷害我們父子兩人！」

岳家宇茫然道：「可是到現在孩兒還沒有見過她們的姑姑！」

岳家驥道：「宇兒，你可知道谷中蘭是誰……」

岳家宇不由一震，道：「孩兒差點上了她的大當，現在只知她在覬覦孩兒的武功，還不知她到底是何人門下？」

岳家驥肅然道：「她就是石珊和石瑚姑姑的徒弟，當初石珊和石瑚姊妹，對爲師印象極好，曾提及婚事，但其父是一個怪人，且與本門有仇，極力反對，所以未成，不久那怪人被人殺死，那筆帳就記在爲父頭上，但石珊和石瑚仍不相信爲父是那種人，近來石珊和石瑚又被殺死，所以她們的姑姑，就不再懷疑，他已風聞爲父未死，本在疑信參半之時，那賊子又冒我之名將她們殺死，爲父跳在黃河也洗不清了，所以石珊姑師徒，乃設計向你偷藝，因爲當今武功，只有『鶴形八掌』最高，她們要報仇，非此學不可！」

岳家宇道：「尚幸師父看出谷中蘭心懷叵測，要我小心提防，後來終於露出馬脚……」

岳家驥道：「宇兒，你知道昔年救爲師之人是誰麼？」

岳家宇道：「孩兒不知！」

岳家驥肅然道：「就是太華幫的副幫主！」

岳家宇不由一震，道：「無怪孩兒此番冒充『獨角鰲』進入太華幫，恰巧眞的『獨角鰲』返幫，副幫主竟將眞的認作是假的，假的反而變成眞的了！」

岳家驥伸手撫摸岳家宇額上的肉瘤，不一會就消了下去，岳家宇十分驚異，因爲『病修羅』曾說，必須去毒之後，才能痊癒，可見爹爹功力之深。

岳家宇道：「如此說來，『鼓叟』耿老二也是我們的人了？」

岳家驥搖搖頭道：「不是，耿老二乃是陶百壽的部下，只因他發現陶百壽多行不義，乃暗與白道相通共謀義舉……」

岳家宇道：「那太華幫中的藏珍樓上，有三個高手……」

岳家驥道：「那都是白道中人，只是他們的行動和我們並不一致，只想各報私仇，因爲他們都是陶百壽的仇人，難得他們在裡面臥底，陶百壽竟未犯疑！」

岳家宇歉然看了朱嫣紅一眼，道：「原來師妹對我的一切行爲，都是……」

朱嫣紅柳腰一扭，面色甚是不快。顯然在生他的氣。

岳家驥肅然道：「宇兒，我知道你已經有了未婚妻，可是紅兒是爲父爲你訂下的親事，你要好好待她，因以前我不知道你和幾個女孩子的事……」

岳家宇不由一急，道：「爹爹——」

岳家驥搖頭道：「這件事就這樣解決了，不容更改，紅兒天資不錯，人品亦好，你一定會喜歡她的……」

朱嫣紅見岳家宇似要拒絕。泫然欲泣，低頭走了出去。

岳家宇心中十分焦急，又不敢再辯。

岳家驥道：「至於這裡的人，都是爲父的好友，昔年爲父曾救過他們，他們感恩圖報，決定追隨爲父，與黑道決一死戰……」

岳家宇道：「師妹要孩兒連闖十二村，用意何在？」

岳家驥道：「那不過是試試你的武功和機智，那是爲父安排的，爲父發現，你的悟性很高，只是有時心太軟，在江湖中容易吃虧！」

岳家宇道：「爹爹的十二式掌法，就是『鶴形掌法』，難道還敵不過陶百壽之母『血爪婆婆』？」

岳家驥道：「按理說此種掌法，堪稱當今奇學，應該可以破她的『血泣爪』，但據說此爪必須童身之人，具有上乘武功才能破，所以爹爹只得在你身上多下點功夫。」

岳家宇道：「那『三字經』和『百家姓』又是甚麼意思？和此谷有何關係？」

岳家驥道：「『三字經』和『百家姓』是兩位高人在此谷中靜修，各自研出十二招武功，研『百家姓』的前輩，就是此谷主人，據說以前此谷中各方雜處，雖無百家却也有數十姓之多，都是各派中的精英，前來向這位前輩請益，這位前輩各傳他們三招絕學，而各派中人也將各派的武功精華一招，告訴了這位前輩，於是他苦研十餘年，以十二生肖之形，悟出十二招武學，繪圖留傳後世，想不到被陶百壽盜走，紅兒在太華幫臥底，就是爲了這兩本秘笈，至於另一本『三字經』，乃是另一位前輩所寫，每句三字，作成口訣，這兩本秘笈上的武功，都與『鶴形掌法』相伯仲，只是『三字經』字義艱澀深奧，以陶百壽的文底子，恐非短時間能悟成。」

岳家宇又把昔年家遭禍事，吳明夫婦捨女相救，以及出道所遭遇之事說了一遍。

父子唏噓一陣，朱嫣紅已經做好了飯，端了上來，師徒四人，一桌用飯。

岳家驥指著小童道：「你師弟名字叫李鈺，是個孤兒，心地頗好，他的成就不在紅兒之下。」

朱嫣紅低頭吃飯，再也不看岳家宇一眼，似是又羞又氣，現在既有師父作主，她知道岳家宇不敢不要她，心中篤定。

岳家宇道：「爹爹，是誰冒您之名，殺死石珊和石瑚二位前輩？」

岳家驥道：「不是左世保，必是陶百壽。」

飯後，岳家驥道：「叫鈺兒帶你去休息，從明天開始，三天之內，我要把『鶴形掌法』第九式至十二式，全傳給你，並將『百家姓』上的十二式也精研一下，然後起程和『病修羅』等人滙合，消滅太華幫……」

第二天早飯後，岳家驥帶著岳家宇、朱嫣紅及李鈺出了百姓谷，來到另一個小山谷，以半天工夫，把另外四招『鶴形掌法』傳了岳家宇。

第一天過去，朱嫣紅始終沒有和岳家宇說一句話，岳家宇有很多話要問她，可是師弟李鈺又在，怕碰了釘子不好意思。

那知李鈺年紀雖輕，却很識趣，立即走開。

岳家宇道：「嫣紅，我有話問妳！」

朱嫣紅默然不語，坐在一塊大石上，怔怔地望著遠方。

岳家宇道：「嫣紅，妳處處爲我好，我錯怪妳了……」

朱嫣紅道：「我是一個無恥的女人，你不要理我！」

岳家宇搓著手道：「因爲我上了妳幾次當，所以誤會了妳……」

朱嫣紅冷冷地道：「離我遠點吧！也許還會上當！」

岳家宇道：「嫣紅，妳叫我去喝桃花酒，而酒缸中有一條巨大菜花蛇，是預先做好的，還是那蛇臨時掉落缸中的？」

朱嫣紅冷笑道：「那桃花酒本身毫無用處，但那菜花蛇却是十年難得之物，副幫主要我引你去，那是爲了成全你，因爲那毒蛇泡酒，喝了大量之後，不但功力增加，而且能延年益壽，最大的好處是以後身中鉅毒，不會致命，因爲菜花蛇天下至毒，可以產生抗力……」

岳家宇「哦」了一聲，道：「原來如此！嫣紅，妳爲什麼不早告訴我？」

朱嫣紅冷笑道：「師父的命令，你都想反抗，設若我一見了你就說出我們的關係，你不罵我瘋女人才怪！」

岳家宇心道：「這話也不錯，她也有難以啓齒的困難……」口中却道：「嫣紅，我鄭重向妳道歉！並向妳致謝！」

朱嫣紅道：「我是賤女人，別理我！」

岳家宇道：「嫣紅，我錯怪妳了！希望妳能原諒我，我們回去吧！」

朱嫣紅冷冷地道：「如果師父的話不算數，你最好對我表明態度，我並非賣不出的貨色……」

岳家宇道：「嫣紅，妳誤會了，只是這件事來得太唐突！」

朱嫣紅冷笑道：「來得唐突，沒有感情作基礎是不是？」

岳家宇並不否認這一點，但他不忍說出。

朱嫣紅霍地站起來，疾奔而去，岳家宇嘆了口氣，回到洞中，朱嫣紅不再理他，他也不便向她解釋，因為還有四五個女的，已有極大的糾紛，尚待解決。這一件是父親訂下的，他認為父命不可違，即使沒有感情也得接受。

因為父親的眼光也許沒有錯，朱嫣紅的條件，不會比萬紫琴、紀露露、白琬和柳小妹差，這件事錯在父親事先不知他已有了兩個未婚妻。

三天後，岳家驥率領三小，和十二村中人告別，逕奔華山，一路上不斷指點三小的武功。此刻岳家宇對『百家姓』上十二式武學，已得堂奧。

朱嫣紅仍是冷淡如故，岳家驥以為他們年輕人面嫩，在長輩面前不好意思接近。但小師弟李鈺却知道他們之間有着很大的危機。

這一天來到洛陽，岳家驥昔年遇難被救之後，還是第一次到這故鄉來，自要盤桓幾天。

他們入了店，已是晚炊時間，店小二突然持了一張素帖，交給岳家驥道：「剛才有一位客人來此，把此帖交給本店，囑咐轉交給一位姓岳的大俠……」

岳家驥接過帖子，原來是一張訃告帖，上書「家嚴於昨日逝世，敬告諸親友」，左下方空著「唐樹人稽顙頓首」字樣。

岳家驥賞了小二，慨然道：「想不到老友唐健，突於此時撒手人寰，估計他現在不過五旬年紀……」

岳家宇道：「爹爹！唐健，唐大俠之名，宇兒似未聽說過！」

岳家驥道：「唐大俠十餘年前即退出江湖，此人處世圓滑，一生未結仇家，必是壽終正寢，恰巧遇上了，說不得要去弔祭一番……」

向店家一打聽唐家住在南門外關林附近，這一帶風景幽美，正是隱居的好去處。

岳家驥帶著三小，買了些祭奠用品，逕奔唐家。

原來唐家並不如想像中之富有，和一般武林人物退隱後之富有生活相反，只有磚屋幾間，後有花圃，前有菜園，正是自耕自食的隱士生活。

這使岳家驥又增加了幾分敬佩，白道中人，到底不同於邪魔外道，這種黎藿自甘的樸素生活，可以看出一個人的操行。

門前紮着素白牌坊，放着紙人紙馬，看來前來弔祭之人並不多。正是門前冷落車馬稀。

進入門中，一個素衣少女接過奠儀，深深一福，道：「請貴客到廂房休息，然後再往靈棚弔祭……」

少女帶路，把他們師徒四人帶到三間廂房之中，裏面只有三五人，雖也是武林中人，却一個也不認識。

岳家驥心想，人在人情在，唐健生前交遊極廣，舊雨新知自是不少，但百年之後，人情竟是如此淡薄，能不使人慨嘆。

停了一會，少女在門外肅立道：「貴賓都是遠道而來，隆情厚誼，存歿均感，謹備薄酌，以饗來賓，請隨小女子到這邊來……」

廂房中七八人立即魚貫而出，來到另一幢屋中，屋中已擺好了兩桌酒席。

少女肅然道：「請貴客隨意享用，菜粗酒薄，不成敬意，尚請貴客見諒……」說畢自去。

衆人也不客氣，紛紛入席，恰好岳家驥等人一桌，另外五人一桌，就這樣冷冷清清地，誰也沒有講話，默然用膳。

只聞鄰桌一老者慨然道：「唐大俠生前兩袖清風，身後蕭條，遺下一子一女，都在弱冠，及笄之年，令人惋惜！」

另一漢子忿然道：「據說唐大俠是傷在仇人手中，不治而逝，但唐家不願張聲，草草舉行喪禮，似有他遷避禍之意……」

一個文士模樣之人冷冷地道：「李兄有所不知，據小弟所知，那仇人曾揚言要毀去唐大俠的屍體及靈柩，除非把他女兒許配給他……」

岳家宇不由驟然變色，低聲道：「這未免欺人太甚！不知此賊是誰？」

那文士回頭肅然道：「那賊子武功極高……」他放低聲音，道：「據說唐大俠與他動手，未出三招就中了一掌……」

岳家宇冷冷一笑，道：「此人也該有名有姓吧！」

文士道：「此人有此身手，當然不是藉藉無名之輩，但可能是剛剛來此，所以無人知他的姓名，大概也只有唐大俠本人知道……」

岳家宇抱拳道：「謝謝兄台指點！吾人既是唐大俠的友好，自然不能坐視！」

文士道：「小兄弟之言甚是，咱們豈能坐視……」

岳家驥始終未發一言，好像胸有成竹似的。

不一會一個身穿孝服少年和少女，在門外跪下謝客，岳家宇仔細望去，二人都很面生，但生得很俊逸。

衆人起而答謝，孝子孝女退走，衆人飯罷，相繼進入靈棚弔祭。

最後是岳家驥師徒，只見那孝子孝女跪在靈柩兩旁答謝，放聲大哭。

弔畢，已是二更左右，岳家驥對餘客人抱拳道：「敝人是唐大俠的好友，唐大俠有任何困難，敝人自是義不容辭！有敝人和門下在此守護已足，各位請先去作息！」

文士道：「請問大俠貴姓？」

岳家驥肅然道：「在下岳家驥！」

文士微微一愕，突聞身旁的老者失聲道：「莫非大俠就是失踪十餘年之久的『八臂子都』岳家驥岳大俠？」

岳家驥道：「不敢當！在下正是……」

老者深深一揖，道：「岳大俠武功蓋世，遐邇知名，既然有岳大俠在此，兄弟

等則有些碍脚了！」

岳家驥肅然道：「大俠客氣了！岳某只感與唐兄交非泛泛，這等事義不容辭而已，絕非話大！」

老者等人長揖而退，道：「岳大俠一代奇士，有大俠一人，可謂『太公在此』，無論對方如何厲害，小老兒等都不必操心，一切仰仗了……」

老人等退出靈棚，岳家驥作個手勢，示意坐下，而他自己首先坐在稻草上。岳家宇等人也坐在他後面。

孝子和孝女不停地哭泣，顯得非常淒涼，尤其此地四周極靜，更是增加了幾許恐怖之感。

大約三更過後不久，敵人未見踪跡，孝子孝女也停止哭泣，悄悄退出靈棚。

岳家宇甚奇怪，看這孝子孝女，似都不像準備應付大敵的樣子，心道：「莫非這是一個騙局！」

但岳家驥正襟危坐，似已進入物我兩忘之境，岳家宇看看朱嫣紅和小師弟，他們也都一臉惶惑之色。

時間一寸寸地溜，四周毫無動靜。

就在這時，那巨大的棺木蓋，緩緩地張了開來。但岳家驥師徒似都未曾看到。

因爲他們都是面向棚外，巨棺在他們右後方，而且棺蓋開啓，一點聲音也沒有。

棺蓋一寸寸地頂開，這時棚外却有了聲息，只聞衣袂飄風之聲，自四面八方傳來，似乎來人在七八個以上。

而岳家驥仍是端坐如故，三小也不便呼喚打擾，只得互相以目示意，小心戒備。

靈棚外出現八個蒙面人，有男有女，都是兵刃在手，緩緩走過來。

李鈺首先沉不住氣，因爲來人的輕功都不弱，而且有八人之多，他恐怕傷了師父。

李鈺一掠出棚，沈喝一聲，道：「來人可是要毀唐大俠的屍體？」

來人悶聲不響，其中三人，拏著傢伙撲上一刀、一劍和一柄短戟，猛攻李鈺的要害。

朱嫣紅低聲道：「家宇，你小心守護師父，我去幫小師弟……」

這時李鈺拍出七八掌，前拒後擋，左衝右突，居然接下三人，有條不紊。

朱嫣紅撲向另外五人，她一上手就出辣招，迫退其中二人，一口氣向其中三人劈出三十餘掌，掌掌不離要害。

這工夫屋上又落下一人，竟是一位少女，雖然頭臉以黑紗包起，只看她婀娜的身材，和矯捷的身法，就知道她的年紀不大。

此女並不撲向朱嫣紅和李鈺，却逕奔靈棚，朱嫣紅沈喝一聲，道：「家宇小心！」

岳家宇見父親仍然端坐不動，甚是焦急，絕不能讓此女進入棚中，立即一躍而起，向來人推出一掌。

這女人身手了得，閃身讓過，硬是不退，岳家宇絕不能讓她接近父親，更不能讓她接近棺木，但一人要照顧兩處，實有顧此失彼之勢。

他只得衝前三步，擋住這女人。左掌佯攻敵人上盤，却是一式「鐵牛鋤地」，身子突然躍起，兩道無儔掌力二爲一，「忽地一聲，那女人翻了一個觔斗。

那女人誓死不退，又繞向另一邊，向棺木奔去，岳家宇大爲焦急，低聲喚道：「爹爹……爹爹……」

岳家驥身子不動，也不回答，岳家宇疾掠過去，厲聲道：「賤人，妳再不退出靈棚，我可要下煞手了……」

那女人仍是不出聲，似乎這些神秘人物極有默契，誰也不講話。以免被人聽出口音。

岳家宇提足了十二成功力，施出「鶴形八掌」第七式，此招一出，靈棚稻草橫飛，竹棚倒場，把他們壓在下面。

但岳家宇看到那女人似乎受了傷，摔出棚外。

岳家宇大爲吃驚，不知爹爹現在如何了？急忙大力掀開竹棚蓋，突見一個蒙面女人站在爹爹背後，一隻手按在岳家驥的頭上。

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朱嫣紅和李鈺都收手愕住，不知師父爲何不加抵抗就被人制住？以師父的經驗，這場合之下，怎能毫不提防？

岳家宇厲聲道：「尊駕何人？家父與妳何仇！」

那蒙面女人冷峻地道：「岳家驥與本門有海漾深的仇恨！」

岳家宇厲聲道：「你們不是要毀唐大俠的屍體麼？」

蒙面人冷峻地道：「那不過是報仇的手段之一，我等的仇人是岳家而非唐家，至于唐健根本未死，以他的身手，還不値老身親自動手！」

岳家宇驚駭地道：「岳家和妳有何深仇？」

這蒙面女人顯然年紀不小，她立即招招手，向另一個蒙面年輕女人道：「蘭兒過來！」

那年輕女人掠到老嫗身邊，道：「師祖有何吩咐？」

那老嫗沈聲道：「露出本來面目，讓他看看！」

年輕女人猶豫一下，幽幽地道：「師祖，我看不必了！」

那老嫗厲聲道：「蘭兒，妳敢違抗我的命令！」

年輕女子道：「仇人既已被制，擒回去審也就算了，何必暴露身份？」

老嫗切齒道：「老身作事，一向是明來明去，光明磊落，叫他死，也要叫他死得明白！」

年輕女子無奈，只得扯下面罩。

「啊！」岳家宇駭退了一步，吶吶地道：「原來是妳！」

原來這婀娜少女，正是谷中蘭，那老嫗定是石珊石瑚的姑姑了。

谷中蘭一臉不安之色，今夜之事，似乎並非她之所願，乃是被迫來此冒充唐健死亡，暗算岳家驥師徒。

這時那另外七人也露出本來面目，原來正是來此吊祭的衆人，當然也是冒充的，其中的孝子孝女也是假的，現在已可辨認，只能脫了孝衣。

岳家宇沈聲道：「妳以爲石珊石瑚及

她們的父親，都是死在家父手中麼？」

老嫗順手扯下面罩，露出本來面目，看來五十多歲，一臉冷漠之色，厲聲道：「岳家驥，你有何話可說？」

岳家驥突然冷冷地道：「石前輩，妳也是極有身份之人，以這種手段暗算於人，也不嫌過份麼？」

老嫗切齒道：「對付你這種狠毒之人，可以不擇手段！」

岳家驥道：「妳以爲那些事都是本人做的麼？妳以爲岳家驥眞是那種兩手血腥之人麼？」

老嫗厲聲道：「你殺人之時，曾留下姓名，不是你是誰？」

岳家驥哂然道：「石前輩，妳該知道，要殺某一個人，必有重大的理由，也就是深不可解的仇恨！請問本人與石家有何仇恨？」

老嫗冷峻地道：「昔年家兄阻撓你和石珊石瑚的婚事，你才懷恨在心……」

「哈……」岳家驥朗笑一陣，道：「石前輩越說越離譜了！昔年本人與石氏姊妹確有交情，但尚未論及嫁娶，況且本門與石家有點仇嫌，也並非不可化解之事，本人獲知石珊之父反對後，就暗作決定，打消與石家聯姻之念，乃故意輸招，此事乃告吹，沒想到石氏姊妹死心塌地，誓志不嫁別人，蹉跎了大好青春，岳某事後大爲惋惜，這本是一種恩惠，岳某不能報答她們，已感內心不安，豈能再傷害她們？」

老嫗冷冷地道：「話是不錯，一人做錯一件事之後，就會再做第二件、第三件，昔年你一時衝動，殺了家兄，自知遲早必被她們姊妹知道，乃又殺她們滅口！」

岳家驥冷冷地道：「石前輩，本人希望妳冷靜考慮一下，本人昔年被害，被一位前輩救往黃山，從未離開黃山一步……」

岳家驥續道：「請問前輩，石氏姊妹何時被害的？」

老嫗道：「大約六個月前。」

岳家驥肅然道：「本人昔年的重傷，在三月前才完全復原，本人在傷勢未復之前，豈能擅離黃山，面臨大敵？」

老嫗冷冷地道：「口說無憑，老身必須把你帶回去，詳加審問！」

岳家驥肅然道：「石家三條人命之仇，自不能怪前輩蠻不講理，若非岳某有急事在身，定能跟前輩回去了斷這件懸案，但此刻大敵當前，友好齊集華山，有待支援，恕本人不能奉陪……」

老嫗厲聲道：「岳家驥，不去也要去，要不老身現在就殺了你！」

岳家驥此刻功力非凡，冷冷一哼，力聚百匯穴，老嫗突感一股奇大的力道，把她的手震開一尺有餘，就在此時，岳家驥坐姿不變，橫飄一丈，站在岳家宇身旁。

三小同時歡呼一聲，不禁暗暗佩服岳家驥的絕世武功，因爲老嫗是石珊石瑚的姑母，功力非比等閒，岳家驥竟能力貫頭頂百匯穴，震開她的手。

這種內力固然了得，時間拏揑也恰到了好處，原來岳家驥早已發現不對，首先感覺孝子孝女哭而不哀，這是不應有的現象。

因爲據說唐健是被傷致死，兒女竟無悲傷之情，其誰能信。

其次，那棺蓋微啓，岳家驥馬上發現，也看出那是一個婦人，以他的目力，可以透視婦人面紗，所以他已知道是石珊的姑母。

因此，岳家驥只得冒險佯作被制，以便解釋昔年誤會之事。

怎奈老嫗仍是不信，但此刻他有事在身，豈能留下，立即沈聲道：「華山事了，岳某必定親赴石府，弄清此事，現在失陪了！」

老嫗怒喝一聲，撲了上去，雙掌力推，似是出了全力。

岳家宇立即迎上，以「鶴形掌法」第二式接下，「蓬」地一聲，竹屑橫飛，二人各退了一步。

老嫗再次攻出一掌，岳家宇再以第七式接，老嫗有進無退，似有同歸於盡之意。

岳家驥沈聲道：「宇兒手下留情！」

「蓬」地一聲，老嫗又退了一步，只聞岳家驥沈聲道：「宇兒、紅兒、鈺兒，咱們走——」

四人急掠上屋，全力施爲，已將老嫗等人抛得很遠。

＊　＊　＊

華陰縣城外，有數間茅屋，屋中老幼濟濟一堂，有司馬龍、「病修羅」魏寶初、萬世芳、雷士亮、程九皋。藍淼、雷震、梅友竹、百了大師、「冷血武后」蕭傳芳和萬、紀、白人，都在急商迎敵之計。

因爲太華幫已知他們集居此屋，準備大舉進犯，所以太華幫準備先下手爲强。

此刻魏寶初肅然道：「據在下所知，『萬里獨行』陶百壽雖然了得，却仍非吾等的大敵，眞正的敵人是陶百壽之母『血爪婆婆』！」

司馬龍道：「魏兄之言甚是，『血爪婆婆』，允爲當今一絕，尚未聽說過有人能尅制此種武功！」

雷士亮宏聲道：「『血爪婆婆』雖然厲害，咱們的人手也很多，一個人敵不住，可以兩人聯手，我不相信……」

萬世芳冷冷地道：「『血泣爪』厲害無比，十步之內，可以洞穿人的肺腑，像你我這等貨色，再多也沒有用！」

萬、雷二人早已不睦，時常口角，此刻雷士亮勃然大怒，不管萬世芳旁邊是否有人，摟頭劈出一掌。

恰巧萬紫琴站在萬世芳身邊，祖孫二人時出掌相迎，「蓬」地一聲，雷士亮被震出三大步。

論功力，萬、雷二人相伯仲，但加一個萬紫琴，雷士亮就吃了大虧。

雷士亮大怒，又要出手，程九皋厲聲道：「雷瘋子，你到底是怎麼回事？」

雷士亮粗聲道：「姓程的，你瞎了眼睛，沒看到姓萬的出口傷人？」

程九皋道：「萬世芳說的也是實情，『血泣爪』非同小可，並非數人聯手的問題。」

雷士亮粗聲道：「根本就是放屁！如果聯手也不行，咱們豈不是等著送死了？」

（未完・廿七）



蝶飛蘿蘭花滿樓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高皐・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玉羅刹、拂琴與展芳臣均易容改扮直赴熊耳山探路，在山麓的客店食堂內，發現一男一女，黑衣裝扮，神秘非常，正是盤龍石府的王澤與方涓，玉羅刹從先師口中得悉孤烟門與盤龍石府的淵源及神龍令的秘密，是以懷疑他們因欲得神龍令而與天慾教勾結，玉羅刹遂用千里香追踪他們至范縣鎮，為免惹人疑竇，由拂琴再易容盯着王方二人，見他們與范玉祥的師弟玄珠及聖骨門的黑木大師約晤，商討對付狄飛虹，玉羅刹等人遂尾隨之，却發現眼下的只不過是普通的僧人而已……三人遂返回將軍府，與狄飛虹急謀對策，展開行動……

勾結外寇　證據確鑿

盧璋哈哈一陣狂笑道：「這麼說來，盧某敗得不冤。」語音甫落，他忽然倒轉頭，向自己的胸膛扎了進去，這位槍聖傳人，就這麼與世長辭了。

狄飛虹本無殺他之意，他却因槍聖的招牌被砸，以殉道的精神結束了自己。

在一聲輕輕的嘆息之後，狄飛虹轉向范宅的三名護院，及二十餘名武士道：「你們是要反抗，還是束手就縛？」

一名護院道：「小人們不敢反抗，不過咱們並未干犯王法？」

狄飛虹道：「王法不會冤枉好人的，將他們一起綑縛起來，拒捕者一律格殺。」

千總俞明立即招呼兵卒綁人，范家大宅的武力，至此全部瓦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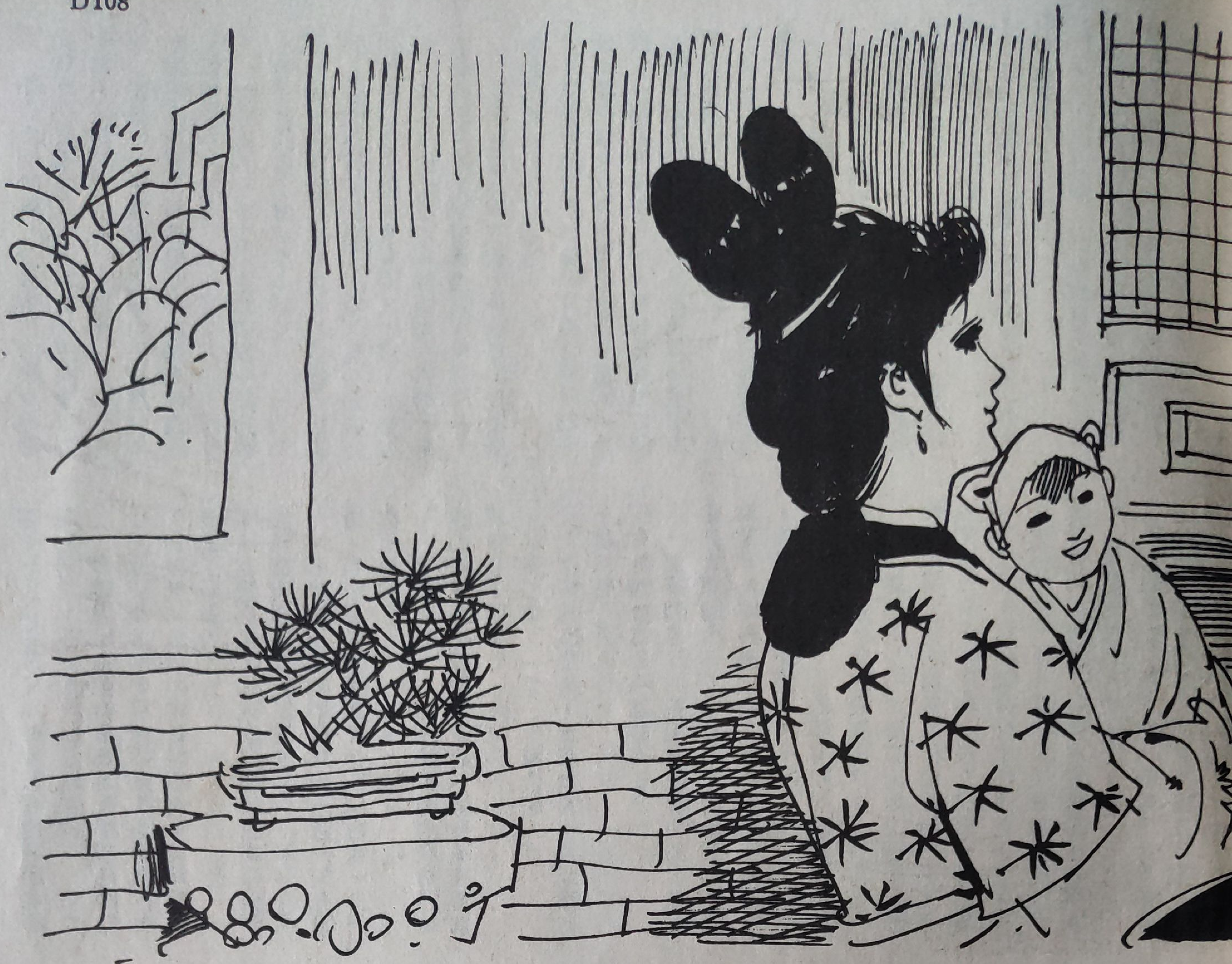
狄飛虹命五婢拘捕宅中的婦孺，其餘的人分頭抄查，望能查出范玉祥不法的證物。

范家不愧為盧氏縣城的豪門，家中財寶之多，大出狄飛虹意外。

祇不過洛陽將軍及六大門派不是強盜，自然不會動范家的任何財物，但找遍全宅，任何一點可疑之物都找不出來。

正當他們失望之際，狄飛虹忽然聽到一股怪異的聲音，像是有人衝撞牆壁，音量雖然不大，却逃不過狄飛虹敏銳的聽覺。

他們立即清查人數，只是找不到魔僧，狄飛虹道：「魔僧可能陷入機關，咱們找找



看。」

他領着衆人，按適才聽到的聲音尋找，好在那聲音還在繼續的响着，最後他們跟着聲音，找到一間藏書極爲豐富的書房。

聲音是在一座高大的書架之後傳出，但這座書架，似乎是生在牆壁之上，除非將它破壞，難以移動分毫。

覃小蝶向書架瞧了一陣，忽然騰身而起，抓着書架的上層，玉手一伸，向其中一本厚書一推，一陣軋軋之聲，同時响了起來。

她飄身落地，只見書架右側現出一道暗門，魔僧抱着一個大木箱，由暗門跑了出來，道：「找到了，大家快來看。」

他將木箱放在地上，掀開箱蓋，只見裏面全是各門各派的武功秘笈，在塲六大門派的不傳之秘固然都在木箱之內，還有很多已經不存在的帮派，或失傳已久的武功都有秘本在內。

狄飛虹請六大門派先收回他們本門的秘笈，其餘的留待以後再作處理。

東海桃花島主黑煞鯨鰲翻了一下手中的秘笈道：「這雖然只是抄本，却與原本一字不差，莫非天下門派都有范玉祥的奸細？」

少林了凡掌門喧聲佛號道：「敝寺曾經落入魔敎之手，秘笈被抄不足爲奇，桃花島遠在東海，秘笈竟也被人盜抄，這豈不十分可怕？」

覃小蝶道：「今日之事，各位最好不要對外宣揚，否則就永遠查不出奸細來了。」

在衆人應聲之後，狄飛虹回頭問魔僧道：「大師：除了這些，還有沒有別的？」

魔僧道：「當然有，你瞧這個。」

他由懷裏掏出一只紅漆木盒交給狄飛虹，然後招呼一聲道：「各位：將軍要詳閱公文，咱們到外面歇着去吧。」

這般人都是老江湖了，聞弦歌而知雅意，經魔僧一點，他們知道紅漆盒子裏面的東西，必然關係重大，因而一起退了出來。

此時留在書房裏面的，只有狄飛虹夫妻，門外由五鐵衛守着。

狄飛虹打紅漆盒子，只見裏面是一些來往的信函，他一面瞧着，臉色也變得十分難看。

當然，這些信函他的幾位妻子也都瞧到了，別人没有說什麽，羅蘭却叫了起來，道：「想不到范玉祥敢於勾結外寇，陰謀叛亂，原來他的背後，還有如此強大的後台。」

狄飛虹道：「此事太過重大，我這個洛陽將軍也作不了主……」

羅蘭道：「你說的對，此事只有勞動我爹親自面聖，咱們握有鐵一般的證據，不管他是誰，都得接受王法的裁判。」

狄飛虹道：「范玉祥不在家裏，必然在熊耳山魔窟中，走，咱們要儘快抓到他。」

他們來到前廳，各派掌門均起身相迎，只有金帶五婢不在，她們在內院看管着十幾名婦女！

狄飛虹對千總俞明道：「去後院將范宅的婦女帶出，無論男女一起帶到前院，不得漏掉一人。」

俞明道了一聲是，立即領着一批兵勇，將范宅的男女婦孺集中前院。

拂琴向狄飛虹稟報道：「姑爺：後院的人小婢已經查問過了，有兩名少婦是范玉祥的小妾，她們各有兩名丫環，全都習過一身很好的武功，其餘婦女十六名，男子十九名，全是家丁與僕人。」

狄飛虹道：「五衛七婢動手，只要是會武功的一起予以廢除。」

五衛七婢身形如風，片刻之間便已完成這項任務，狄飛虹再吩咐俞明道：「這般人一律收押縣府大牢，叫縣官秘密審問，最要緊的是查出有沒有被范玉祥派往京師及邊塞送信的人。」

俞明道：「是，將軍還有沒有其他指示？」

狄飛虹道：「對這般人犯及范家大宅，如果有什麽消息，立刻飛報潼關羅侯爺，及洛陽將軍府，這位姓盧的死者，給予好好的安葬。」

俞明道：「卑職遵命。」

狄飛虹道了一聲「走」，立即領先向熊耳山奔去。

待到達地藏寺，已是傍晚時分，一名參將迅速迎上前來道：「稟將軍，卑職奉蕭副將之命，在此地等候將軍的指示。」

狄飛虹一面坐下，喝着侍書捧來的熱茶，一面詢問道：「山上的匪徒有沒有什麽動靜？」

參將道：「曾有十幾名武功頗高的匪徒意欲突圍，咱們弓箭手幾乎攔他們不住，後來發放火銃，才轟斃四人，其餘的負傷逃了回去。」

狄飛虹道：「入夜以後呢？如果他們乘黑夜突圍，那該怎麽辦？」

參將道：「咱們已經架起數十盞孔明燈，可以將匪巢四週照得如同白晝，他們逃不掉的。」

狄飛虹道：「好，明天咱們辰初開始攻山，我會在辰初之前趕到，今晚叫蕭副將當心一點。」

參將道：「是，卑職告退。」

參將退出之後，玉羅刹道：「大哥，這樣只怕不妥……」

狄飛虹道：「怎樣不妥？」

玉羅刹道：「范玉祥狡詐如狐，他見咱們大軍圍山却不進攻，可能想到咱們會到范家大宅搜查證據，我想不必等到明天，他隨時可能突圍。」

狄飛虹道：「咱們有四門紅衣大炮，數百支火銃，他怎能突圍？」

玉羅刹道：「大哥忘記他有近千名白痴及鐵甲人了，這般人在他控制之下，必然會領先前衝，只要有幾十個能够衝到官兵陣營裏，官兵就會付出慘重的傷亡，而且也擋他們不住，圍山出了缺口，范玉祥再帶着高手突圍，就算有黃蜂弟子在那裏，他仍有逃脫的可能。」

狄飛虹道：「不錯，的確有此可能，各位先吃點東西，咱們立刻趕往匪窟。」

羅蘭道：「那些鐵甲人及白痴，都是不怕死的怪物，咱們去就能阻擋得了他們麽？」

狄飛虹道：「能，因爲咱們已經製成一種藥丸，可以使他們恢復人性和靈智，他們就不會不顧生死的往前衝殺了。」

羅蘭道：「那有什麽用，咱們還能一個一個的喂給他們吃？」

狄飛虹道：「那倒不必，咱們煉製的藥丸，擲出去便化爲一股濃烟，他們嗅到烟味，就會恢復靈智，一如常人。」

羅蘭道：「眞有這麽靈？」

狄飛虹道：「不必懷疑，毒神是被毒母逐出師門的，得到毒母眞傳的，只有玉兒一個。」

羅蘭道：「那好吧，你看漢生要不要帶去？」

狄飛虹道：「這是一塲空前的惡鬥，漢生太小會受到驚嚇，將他留在寺裏，由京娘六兒及寺裏的大師保護，他們是孤烟門的旁友，武功都有頗深的造詣，留在此地不會有問題的。」

羅蘭同意狄飛虹的處置，他們匆匆吃過晚餐，便向魔窟聯袂急馳。

待到達官兵營地，天色已經混暗，蕭副將急來參見道：「末將參見將軍。」

狄飛虹道：「免禮，匪窟可有什麽徵狀？」

蕭副將道：「適才曾經聽到重物擊地之聲，別無其他的徵候。」

狄飛虹道：「這是調集鐵甲人，他們今晚果然要突出包圍，叫孔明燈預作準備，聽號令便一起照射。」

蕭副將傳達命令之後，天色更形黑暗了，一彎新月，在浮雲中時隱時現，視綫顯得極爲晦暗。

約莫半個時辰之後，重物擊地之聲又在魔窟響起，而且聲音越來越大，在暗裏聽來，令人是一股毛髮悚然的感覺。

不久，幢幢人影由兩個洞口出現，右側的是鐵甲人，大約三百餘個，左側的是白痴，人數幾乎近斤。

這般人的身後，在不斷湧出身着各色背心的匪徒，人數之多，使得狄飛虹大感意外。

這是一枝強悍的勁旅，足可以攻城掠地，難怪范玉祥敢於勾引外寇，禍國殃民了。

狄飛虹見時機已至，喝叫身後的鼓手道：「擊鼓。」

鼓聲一响，百燈齊明，立將魔窟四週照得如同白晝，數千匪徒自是無所遁形。

狄飛虹與玉羅刹雙手連揮，擲出他們煉製的藥丸，一片黃色的濃烟，立將鐵甲人，白痴，及數千匪徒籠罩在烟幕之中。

這片烟幕，使得匪徒十分震駭，因爲他們不知道那些是什麽東西，因而陣容大亂。

更妙的是鐵甲人與白痴，他們原是奮厲衝殺，除死方休的，此時竟然一起停下脚步，一臉駭異之色。

他們恢復了靈智，看清眼前是無數的官兵，驚嚇之下，竟四下逃亡，無論魔徒如何召喚，他們一概不予睬理。

軍中又响起一陣急驟的鼓聲，四門紅衣大炮，數百桿火銃，立即噴出火光，向

魔徒無情的轟擊。

同時萬弩齊發，箭如飛蝗一般，也向魔徒集中飛射，在此等情形之下，縱然是銅燒鐵鑄之人也難以承受，何況他們只是血肉之軀。

魔徒一片片仆倒下去，如果以屍山血海來形容絕為不過。

紅衣大炮在狄飛虹指示之下，隨時修正射擊的目標，他見有部份魔徒逃入魔窟，立命以兩門大炮的火力封鎖兩處洞口。

這是一面倒的戰爭，魔徒根本沒有還手之力，除了生擒五百餘人，其他的非傷即死。

魔窟之外的戰鬥結束了，狄飛虹只命人尋找主犯范玉祥父子，在死傷及俘虜之中，却找不出這幾名主要的人犯。

祇不過天慾教的四堂八將五護法，除了九馬堂主牛奔，五護法中的帥無仁之外，全部喪生在炮火之下。

還有空門四怪中的三怪的屍體，只是不見圓角大師，連毒神，獨角神魔古均，三眼鷹王巢朔，黑木大師，南天門的幾名殺手，全都變作炮火下的亡魂。

羅蘭柳眉一皺道：「如果抓不到范玉祥，倒是一件痲煩事，大哥，他們該不是由秘道逃走了吧？」

狄飛虹道：「不可能，如若眞有秘道，他們必然由秘道分出一部份人手，對咱們作兩面夾擊，現在魔敎的主力，幾乎已傷亡殆盡，可見此地並無秘道。」

覃小蝶道：「范玉祥父子，可能藏在魔窟内一個隱秘的機關之中，咱們進去找找，或有所獲。」

狄飛虹同意覃小蝶的見解，他吩咐蕭副將讓那些已恢復神智的白痴，及棄掉鐵甲的人離開，並將火銃及弓箭手，組成三十個小隊，遍查魔窟附近二十里內，有沒有可疑的洞穴，以防范玉祥從秘道逃脫。

然後令六大門派，及黃蜂弟子仍然守着兩個洞口，他只帶着三名妻子，五衛五婢，及黑白雙姥進洞追查。

九馬堂主牛奔，護法帥無仁，及三十餘名魔徒，很快就被他們生擒，他們放出黃蜂帮助追查，因而得到事半功倍之效。

惟一使得他們大惑不解的就是他們查遍每一寸地方，就是找不到那些主犯的踪跡。最後他們在一間寬廣的石室之內，發現一個靈堂，裏面擺着四具棺木，還供着范玉祥夫婦及兩個兒子的靈位。

羅蘭向靈堂瞧了一陣道：「我不相信范玉祥他們已經死了，大哥，咱們掀開棺蓋瞧瞧。」

覃小蝶道：「使不得……」

羅蘭道：「為什麽使不得？」

覃小蝶道：「如果棺木内是炸藥，只要一掀棺蓋它就會爆炸，那豈不糟了！」

羅蘭道：「那該怎養辦？」

玉羅刹道：「讓我來看。」

她在四具棺木的四週瞧了一陣，再伸手試推棺木，然後回到狄飛虹的身邊道：「大哥：這四具棺材，的確有些古怪。」

狄飛虹道：「妳發現了什麽？」

玉羅刹道：「這四具棺材全都放在地上，仍能看出最裏面的一具，地上有鐵板顯露出來，其次我用陰勁試推棺材，靠外面的三具頗為沉重，裏面的一具很輕，像是一具空棺。」

狄飛虹一怔道：「姓范的究竟弄的什麽玄虛？」

羅蘭道：「也許裏面的一具沒有屍體……」

玉羅刹道：「裏面的一具或許沒有屍體，但外面的三具，八成也不是屍體。」

羅蘭道：「這話怎麽說？」

玉羅刹道：「裝了屍體的棺材，比空棺自然要重，但差別不會如此之大，外面的三具重有千斤，裏面的一具的重量只有二分之一。」

羅蘭道：「這果然有些又怪，覃姐姐，妳說這是什麽原因：」

覃小蝶道：「如果讓我來假設，外面的三具棺材，很可能都裝滿了炸藥，裏面空棺底下，或許是一個入口的機關。」

羅蘭道：「就算像覃姐姐所說，咱們掀開執面的棺材，會引起強烈的爆炸，咱們雖是難以倖免，但范玉祥父子一樣無法活命，他應該選擇跟咱們拚死一戰，也不會選擇活活悶死在地洞之内。」

覃小蝶道：「如果咱們被炸死，范玉祥不一定會悶死。」

羅蘭道：「這為什麽？」

覃小蝶道：「范玉祥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物，他意圖突圍之際，必然已經出洞，因為他相信鐵甲人及白痴天下無敵，仗着他們及毒神，必可闖出重圍，及見白痴恢復靈智，四散逃亡，我軍炮火又十分犀利，連毒神都被轟死，他才退回洞中，走這最後一策……」

羅蘭道：「妳還沒有說他為什麽不會悶死？」

覃小蝶道：「咱們找來此地之時，地勢逐漸昇高，似已接近山頂，他藏身之處，必有通風設備，縱使火藥爆炸，也會將山頂炸開，火藥會向上衝擊，落下來的土石不會太多，他藏身之處的洞口又有鐵板保護，多半不會崩陷，那時他要逃出，當然不會太過困難。」

羅蘭道：「那咱們怎麽辦？」

覃小蝶道：「大哥以紫河神功，配合降龍神抓，輕輕移開那具空棺，咱們瞧瞧棺下的鐵板再作計議。」

狄飛虹道：「好，讓我試試。」

他遙遙推開空棺，現出桌面大小一塊二分厚重的鐵板，板上一邊作有鐵環，以為拉起鐵板之用。

他們走近一瞧，玉羅刹立即取出一瓶紅色丹藥，分給每人服食一粒道：「此地佈有十分劇烈的無形之毒，各位服藥之後運功一週天就不碍事了。」

在各人運功之時，狄飛虹已拉開鐵板，由一條蹬道拾而下，終於找到了范玉祥夫婦及他的兩個兒子，他們的長子范世昌，也就是衆所週知的花滿門。

以狄飛虹那身超凡入聖的功力，加上玉羅刹相助，眞個是手到擒來，元兇終於受縛，此時大功告成，皆大歡喜，只有羅蘭愁眉不展，因為范家父子也不知他們化名花滿樓的女兒藏身何處。

本書走筆至此，暫時告一段落，至於花滿樓及狄璇的下落，狄飛虹夫婦重振盤龍石府等將在拙著「孤烟傳奇」續集中與讀者見面

（全文完）



上文提要：

展雲龍挾黃妙貞來到一處有瀑布飛濺的山谷，而瀑布之下乃妙貞生母埋葬的地方，黃妙貞原先欲用山野毒草將展雲龍毒死，但聽了他吐露自己悲慘身世之後，黃妙貞遂獻出「辟毒珠」救了展雲龍一命，兩人漸漸產生情愫；此際掠來三條黑影，他們是藥師黃超武派來追殺展雲龍的三大宗教派的傳人，誰若先取得展雲龍的人頭，誰就可以娶得黃妙貞，於是三人……

新派武俠長篇／逍遙客・文　可飛・圖

金魔血指環

憐憫身世生情愫　三派傳人爭頭功

話聲甫落，裴海中和蔣宗圻同時一聲輕嘯，身形疾掠飛起，朝對面瀑布下的峭壁撲了過去。

黎冬陽這時根本沒有考慮的餘地，狠狠地看了黃妙貞一眼，急忙追了過去。

這三人身形輕靈，仿如三縷輕煙，幾個縱落，已經爬上了峭壁但由於峭上終年被水珠濕濡著，上面長滿了青苔，光滑無比，無處落脚，是以他們三人，愈往上爬，愈是緩慢……

黃妙貞吁了口氣，曉得這三個年輕人只是被自己一時應付過去，等下便會回轉過來，那時才不知要如何應付了。

她目光凝注在展雲龍臉上，不由嘆道：「我怎會這麼關心他？不但如此，而且我連爹爹的話都不聽了，難道這就是所謂的愛情？」

她的臉上閃過一種羞怯的表情，隨即痛苦地長長一嘆，自言自語地道：「如果這就是愛情，那我這一輩子將永遠沒有快樂了，因爲他是那麼不容易使人親近。」

她痴痴地想了一會，可是却沒法驅除心中那股對他的關注與愛慕，於是她頹然的掠了掠頭髮。

她抬頭往對面望去，只見那三個少年像是三個小人，正緩緩的向崖頂移動。

那峭壁光滑如鏡，沒有可以攀緣之處，他們在短時間之內，是不會回來的。

黃妙貞轉過頭來喚道：「喂！你快醒醒！」

她深知展雲龍這時正在療傷，是不能容許任何外力的影響，稍有不慎，就會走火入魔。

展雲龍默默運功療傷，將亂竄經脈的殘餘眞氣慢慢導回丹田，他只覺自汗毛孔裏逼出了無數的冷汗，而身上沉重的傷勢也似乎慢慢減輕。

他正在朦朧之際，耳際隱隱傳來黃妙貞焦急的語聲，不由得緩緩睁開了雙目，只見她凝立於自己的面前。

他目光裏蘊含着一種詢問的神色，望着黃妙貞那雙滿懷關注的眸子。

黃妙貞道：「你的毒除去了沒有？能不能站起來？」

展雲龍張開口把嘴裏的辟毒珠吐了出來，道：「這顆珠子不但有驅毒之效，而且還有治療內傷的功能，若非是它，我的傷永遠都不會好！」

黃妙貞歡喜地道：「你的傷已經完全好了？」

展雲龍搖了搖頭道：「只不過才恢復了三成左右，若是時間久一點，一定可以痊癒的。」

黃妙貞接過辟毒珠，臉上泛過一絲失望之色，道：「剛才有三個人要來殺你，是我把他們騙到對面峭壁上……」她指着那瀑布上的峭壁道：「若是他們回來了，我們都走不了！」

展雲龍冷哼了一聲道：「我爲什麼要怕他們？」

黃妙貞急道：「他們都是爹爹指使來殺你的，我們現在找個地方先避他們一下，等你把傷勢療好就不怕他們了。」

展雲龍看了對面峭壁上緩緩滑落的人影，道：「我展雲龍不須逃避他們！」

「可是——」黃妙貞道：「你的傷只好

了三成，若是你的傷勢已經痊癒，我便不阻止你留在這裏，現在求求你跟我走吧！」

她說着說着都流下淚來，展雲龍默然望了她一眼，嘆道：「好吧！我跟妳走就是了！」

黃妙貞伸出那光滑細膩的柔荑，拉着展雲龍的手掌道：「我們只要躲在那個洞裏，他們便找不到了，那時你儘管安心療傷。」

她領着他彎彎曲曲的走了個大圈子，來到那流瀉的大瀑布底下，沿着滑潤的崖壁，穿過急瀉的水柱，走過側流而去的小溪。

他們身形才隱入瀑布之後，半空之中，已落下三條人影——

這疾撲而落的三個少年，彷如沒有看見展雲龍和黃妙貞已躍過溪水，朝那瀑布後面隱去。

清澈盈波的溪水，載着那落自溪畔楓樹上的楓葉，逐着雪白的浪花流去，鮮紅的楓葉有若大海中的小帆，帶着美麗的幻想，馳向那不知目的的遠處……

這三個少年四下顧盼了一下，除了淙淙的流水聲之外，沒有聽見什麼，也沒有看見一絲人影。

裴海中詫異地忖道：「那小子和她怎麼一到這裏就不見了？」

原來瀑布四周，由於水流奔騰急瀉，而瀰漫起一層濃濃的水霧，他們三人在飄身落下之時，為那濺起的水珠與瀰漫的水霧所阻，視線濛濛，僅看見展雲龍和黃妙貞的身影一閃，而沒有看見他們藏到那裏去了。

蔣宗圻目光一凜，怒道：「這小子若敢挾持妙貞，我會一掌把他劈死。」

黎冬陽嘿嘿一笑道：「恐怕我們三個上了那小妮子的當，這藥王谷的路徑最多，她整日裏在這裏玩耍，可能領着這小子離去了。」

裴海中楞了半晌，有些不信的道：「你怎麼知道她天天到這裏玩耍……」

黎冬陽臉上浮現出一絲得意之色，她嘿嘿的笑道：「當初我們在進這深谷之前，黃藥師不是特別警告過我們，不准我們到這瀑布附近一步，我那時太過好奇，所以有一天便偷偷溜到這瀑布下面偷窺。」

他話聲一頓，臉上泛出一個得意之色，道：「這一看眞要把我的魂看飛了，只見在瀑布瀉流下的溪水裏，有一個滿身雪白的少女在洗澡，你們猜這個少女是誰？」

他說得口沫橫飛，非常得意，當他說到這緊要的地方，竟仰天哈哈一陣大笑，笑得其他二人同時冷哼一聲。

蔣宗圻道：「好呀，原來你偷看妙貞洗澡，也不告訴我們一聲……」

黎冬陽曉得這兩人的心裏已有醋意，不禁嘿嘿笑道：「這剝得一絲不掛的少女，正是妙貞，像這種香艷刺激的事，我自然不會告訴你們，若不是妙貞那絕世的美麗吸引着我，我早就不願在這冷清的荒谷裏呆下去，更不用說跟黃藥師栽草藥了……」

他這陣得意鏗鏘的話聲嘹亮的傳了開來，穿過那傾瀉落下的水幕而飄進展雲龍和黃妙貞的耳中。

黃妙貞聽得滿面通紅，氣得渾身都起了微微的抖顫，帶着委曲的望着展雲龍。

展雲龍自己也不曉得為什麼有一股難言的痛苦，像一枝長劍似的刺進了他的心裏，使得他忿怒的低哼一聲，忖道：「這個可恨的傢伙，我非殺了他不可。」

他不曉得自己已在不知不覺中偷偷的愛上了黃妙貞，只覺她赤裸着潔白的身軀，呈現在別人的眼前，使他覺得有一種難受的滋味湧現在心頭。

但是當他想到這裏的時候，他不禁暗覺好笑的又忖道：「這件事根本與我無關，我何必去生這個氣呢？她不是我的妻子，也不是我的愛人，我吃那門的醋……」

黃妙貞痴痴望着沉思的展雲龍，輕嘆道：「你不生氣麼？」

展雲龍聞言一怔，淡然道：「我為什麼要生氣呢？」

黃妙貞想不到展雲龍竟會這麼冷淡的望着自己，她覺得有着滿腹的委曲沒有地方發洩，在那烏黑的眸子裏，驟然滾落兩道清瑩的淚水，她輕搖着雙肩，泣道：「我知道你不喜歡我……我從小就沒有娘，這個世間沒有人愛我，疼我……在這孤獨的人間，我的生存始終沒有人注意我……」她望了展雲龍一眼，道：「甚至，連你都不注意我……」

展雲龍暗暗的嘆了口氣，在翻湧的心湖蕩起無數的念頭，他的思緒隨着黃妙貞的淚水而轉動。

他覺得這世間沒有溫暖，沒有友愛，只有那無盡無涯的恨事……

他正在沉思之間，突然瞥見自水幕之外有三個人影一晃而過，他深深的吸口氣，問道：「妙貞，這裏有沒有出路？」

黃妙貞警覺有些不對了，她驚惶的道：「沒有，這裏只有一條通到我媽埋葬的墓穴中——」

展雲龍伸出手指壓在嘴唇上，示意黃妙貞不要說話。

水幕之外，又傳來了三人的聲音，只聽黎冬陽道：「你們可曉得這水幕後有一個窟窿？」

蔣宗圻大聲道：「什麼？這瀑布後面有個窟窿？你怎麼不早說呢？那小子一定跟妙貞躲在後面！」

裴海中道：「對！這附近我們都搜遍了沒有找到，一定躲在這窟窿裏。」

黎冬陽道：「你們聽我說，別他媽的嚕囌好吧？」他頓了頓道：「你們曉不曉得黃藥師不讓我們到這裏來的原因？那是因為他的髮妻葬在這瀑布的後面。」

蔣宗圻道：「你說那個窟窿是停屍用的？」

黎冬陽應了一聲道：「所以剛才我曾想到這裏，却又覺得不大可能，現在既然什麼地方都沒有，我還是進去瞧瞧，你們在此等着。」

展雲龍一見黃妙貞臉色微變，他沉聲道：「這裏既然沒有路，如果是必要，我只得硬闖了！」

「嘿！」黎冬陽輕嘿一聲，已飛身入水簾外斜穿而進。

他拂了拂頭上的水珠，一眼便看到展雲龍和黃妙貞躲在這瀑布後的一塊大石上

時，不禁發出一聲低嘿。

他向前進了一步，大聲道：「妙貞妳沒受傷吧？」

黃妙貞臉上冷冷無情的道：「你給我滾出去，這裏不准你來。」

黎冬陽尷尬地一笑道：「妙貞，妳又何必跟我嘔氣呢？」

黃妙貞叱道：「你如過敢再踏進一步，我就告訴爹爹——」

黎冬陽聽她如此一說，倒也不敢再前進了，他凝目一掃，只見這瀑布後面地方甚是寬闊，有一塊大石自崖邊斜飛而出，展雲龍和黃妙貞站在上面，倒也沾不到落下的水漬。

在他倆身後，却有一個方形石洞，裏面黑黝黝的難見其底，不知道是通向什麼地方。

展雲龍臉上佈滿了一層煞氣，他的目光在黎冬陽身上略略一瞥，心裏登時湧起一股莫名的怒火，冷笑道：「閣下最好給我滾出去。」

黎冬陽一愕，突然哈哈大笑道：「當今江湖之中，凡是我黎家子弟，誰不畢恭畢敬，想不到你這小子在我黎某人面前胆敢耀武揚威……」

展雲龍冷冷道：「你可知道我是誰？」

黎冬陽道：「我不管你是誰，我只是要你的頭顱！」

展雲龍冷哼一聲道：「無知小輩，你自己的頭顱已經不保了。」

黎冬陽右手一抖，已將背上長劍拔出，道：「小子，我非殺了你……」

語音未逝，自瀑布外面傳來蔣宗圻的聲音，問道：「黎兄，那小子果然在裏面麼？」

黎冬陽揚聲道：「不錯，這小子是黎某人找到的，你倆可不能搶先！」

他深吸口氣道：「小子，下來納命吧！」

展雲龍這時不知那來一股怒氣，冷哼一聲，手腕揚空一抖，一枚指環脫空斜飛，急射而去。

黎冬陽出身武學世家，江湖上任何一派的暗器都非常的清楚，但可沒有見過這種發出尖銳怪嘯的指環暗器。

那枚指環挾着刺耳的尖嘯激射而來，他心中一震，身形急挫，往右側躍去。

展雲龍沒有料到黎冬陽輕功如此了得，居然在危機一髮之間，閃身避過他從未失手的金魔指環。

他身形一動，如電射出，一掌揮處，已趁着黎冬陽未及立隱的身子，拍向對方胸前。

黎冬陽閃身一躍，已自避過，足下輕移，左手拍出一掌，右手長劍施了一招「天龍貫日」疾劈而去。

展雲龍暴喝一聲道：「好一招『天龍貫日』。」

他沒有料到黎冬陽應變之速，比一個武林頂尖高手還要靈巧，那份機警沉着當眞是俐落至極。

他冷哼一聲，突然疾伸五指，對着黎冬陽左肩上拍去，這一招快得有如火光一閃而逝，筆直而去。

那知他這一招甫出，臉上突然泛起一陣抽搐，胸前頓起了一陣起伏，那沉重的傷勢雖然已痊癒十之三四，但這一暗運眞力，使得傷勢，驟然又發作起來，是故五指一扣，立時覺得無從着力。

黎冬陽目注這疾抓而來的五指，心中頓時一駭，等展雲龍的指風觸體，突覺沒有絲毫力道。

他心裏一怔，疾快的忖道：「這小子功力時强時弱，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心中的懼意一除，精神陡然一振，斜移身形，如電的射了起來。

劍光繚繞，一蓬劍芒如雨洒出，咻咻的劍氣劃破沉寂的空中，向着展雲龍的身上重穴罩去。

展雲龍暗嘆一聲，忖道：「我的傷勢怎會又發作了，看來今日强敵環峙，我命該血濺於此，乘着傷勢還未加深的時候，我拚着殘餘的眞力，將這三個大敵盡毀於此。」

這個忖念在他腦海中一閃而逝，他奮起全身勁力，逼至右掌之上，對着倒洒而落的劍雨拍去！

黎冬陽悶哼一聲，長劍已被展雲龍逼出空門之外，他匆促之間，左手一抖，拍了出去。

「砰」地一聲，黎冬陽陡被展雲龍的掌力所逼，一交跌到瀑布之外，水聲一響，他已跌入水中。

展雲龍深吸口氣，右掌微抖，那枚落空的金魔指環在空中劃了一道橢圓形的光弧，又飛回他手上的指環上。

黃妙貞惟恐他會出去，連忙拉住了他的手，柔聲道：「你不要出去，他們三人會聯合對付你！」

展雲龍豪邁的一聲大笑道：「我血指金魔自出江湖何曾懼過誰來，諒這三個小子道行不大，我還能對付得了……」

他笑容一斂，雙目深深的注視在黃妙貞的臉上，當他目光投落在那張焦急惶恐的臉龐上時，他的心裏陡然一震。

從那澄如秋水的眸子裏，他忽然發現有一層關懷的雲霧在她眼中慢慢的擴張……

這是一種很奇妙的感受，他的心絃震了一下，而黃妙貞的全身也泛起一陣輕微的顫抖……

一點靈犀，兩人同時作了一個帶着羞澀的微笑。

有人說愛情會發生在男女雙方眼睛凝聚的一瞬間，也許他倆的愛情就在這一瞬間註定了這一生。

展雲龍緩緩的伸出手來，默然的凝望着黃妙貞，她的嘴角漾起一個美麗的弧線，緩緩把手伸出，放在他的大手裏。

她那纖柔的小手被他握住，一股幸福的感覺自兩人的心裏滋生了。

展雲龍挽着黃妙貞的手臂，依偎着走了出去。

他倆這種親暱的樣子驟然出現在凝立於瀑布外面這三個年輕高手的眼裏，立時使這三個年輕人泛起一股忿恨的醋火。

他們互相望了一眼，六道如電的眼光，凝注在展雲龍的身上。

蔣宗圻冷澀的一笑道：「兩位世兄，我們在藥王谷裏一晃就是三年，在這漫長的歲月裏，我們任勞任怨的等待在這兒，所爲的是什麼？」

黎冬陽全身被水濕透，怒笑一聲道：

「嘿！我們就是等待黃藥師選上我們其中的一個做她未來的夫君，看來這三年我們白等了。」

裴海中冷哼一聲道：「諒這小子也沒有這個福氣娶得這樣一個有如仙子似的美麗少女爲妻！」他瞄了一下黃妙貞道：「縱然是妙貞答應了，黃藥師也不會願意的。」

這三個少年自持有一身渾厚詭奇的功夫，根本沒有把展雲龍放在眼裏，冷言冷語，譏諷得展雲龍滿面怒色。

一縷隱隱的笑意自展雲龍的嘴角浮現出來，那冷冰的笑容逐漸的顯現着，使得這三個少年目光立時凝結了。

展雲龍冷漠的一笑道：「你們說夠了沒有？」

黎冬陽低嘿一聲，自背後緩緩拔出那柄冷寒如冰的長劍，他運指輕輕一彈劍身，立時一聲龍吟，清澈的嘯聲傳了開來……

展雲龍冷哼一聲道：「剛才那一掌還不夠麼？」

黎冬陽臉上一紅道：「閣下乘人之危的功夫不錯，那又算得了什麼……」

展雲龍不屑地道：「是你先上麼？」

黎冬陽手腕輕輕一抖，數個劍浪層層湧出，他大喝道：「適才你賞我一枚指環，打了我一掌，現在我要還你一劍！」

劍勢如驚電迅雷的閃了起來，黎冬陽脚下連移兩步，長劍在空中揮出一個光圈，斜斜劈了過來。

展雲龍目注黎冬陽劈來的劍勢，身形輕輕往外一閃，左掌順勢揮出。

頓時一股勁氣有如迅雷似的「隆隆」發出，往那劈來的劍虹擊去。

黎冬陽沒料到對方會在劍勢劈落之際，斜掌按向自己的劍刃，全然不顧那虛幻的劍光。

這種全然不顧己身生命安危的打法，黎冬陽還是頭一次遇上，頓時將他駭得收劍閃身暴退開去。

他沉聲大喝道：「你眞不要命了？」

展雲龍臉上微泛汗珠，深深吸一口氣，道：「如果你不後退，死的並非是我。」

黎冬陽冷哼道：「小子，你不要太狂了！」

說着將那提聚於掌上的內力逼於劍尖之上，登時强光大盛，空中閃爍起波浪形的劍浪。

「嘿——」展雲龍倏嘿一聲，冷笑道：「你是不見棺材不流淚，讓你知道我展雲龍並不是你想像的那樣無用，也不是你所見到的那樣懦弱……」

他驀地大跨一步，掌影斜灑削出，只見一道排山的掌影在空中劃起無數的掌弧，如電的拍來。

澎湃的勁氣，迫得週遭空氣頓時一塞，氣漩勁激風捲而至，端的奪人心神。

黎冬陽在年輕一輩中，是一流的佼佼者，從未有過像今日這種狼狽的情形，劍勢倏地一沉，反往展雲龍的手腕上斜削而去。

展雲龍掌勁一吐，大喝道：「去你的！」

黎冬陽只覺一股大力向自己身上推來，嚇得他連晃三次身形倒退了五六步，楞楞地望着展雲龍。

他大聲的問道：「你這是什麼功夫？」

展雲龍滿臉不屑的道：「諒你也沒見過，我並不需要告訴你。」

裴海中和蔣宗圻見展雲龍在彈指之間，將黎冬陽打得暴身而退，不禁被眼前這個默默無聞的青年人的一身功力所震慄住了，他倆相互施了一下眼色，向前連跨兩步。

蔣宗圻嘿嘿一笑道：「黎兄，可要小弟助你一臂之力？」

黎冬陽頓時滿面羞紅，他冷冷地道：「在下還沒有落敗……」

展雲龍見這三個青年個個均有如此了得的身手，一股豪邁的雄心自心底漾起，他臉上有種激動之色，腦海中飛快的湧起一個意念。暗忖道：「我如果在受傷之餘能連敗這樣三個高手，武林中不知又要如何的轟動，可惜我沒有太大的把握……」

他冷冷的掃視了這三個年輕高手一眼，雙目之中射泛出來的寒光，使得這三個青年心中一顫，料不到對方目中那股凜然不可侵犯的神光，是如此的令他們心駭。

展雲龍冷冷地道：「你們通通一起來好了！」

裴海中氣得哇哇大叫道：「嘿，這小子好狂……」

他輕輕碰了一下宗圻，小聲的道：「蔣兄，我們兩人要不要出手……」

蔣宗圻目中閃過一絲詭譎之色，嘿嘿一笑，低聲的道：「讓姓黎的出個大醜，他這小子不丟個醜也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還認爲自己了不起呢。」

黎冬陽彷如聽見他們這對話一樣，怨毒的望了他們一眼，在鼻子裏傳來一聲重重的冷哼。

他冷冷地道：「你們兩個誰要出手，我就和誰反臉，到時休怪我不顧念大家之間的感情。」

他素來自視甚高，出道江湖以來，還沒有遇過眞正的敵手，這時一聽蔣宗圻和裴海中冷言冷語的嘲笑自己，認爲是生平之恥，暗暗恨上了他們兩個。

他爲了顯得英雄，還要獨鬥展雲龍，語氣之間顯示出一種不屑的高傲，彷若不屑他們的幫助。

裴海中大笑一聲道：「黎兄眞是不知好歹，算我們多管閑事了……」

「哼！」蔣宗圻冷哼一聲：「黎兄既然如此，我們只好看你的了。」

黎冬陽冷笑數聲，對着展雲龍大喝道：「我倆不死不休——」

喝聲一落，劍勢登時顫動而起，一招詭譎莫測的招式疾湧顫出，向展雲龍的胸前點到。

展雲龍嘴角一撇，腦海中疾忖道：「這三個東西均是一流的高手，我如不施出『血魂指』很難連斃三人，爲了早些離開這裏，我拚着損耗眞力也要……」

未等這個意念消逝，那冷寒的劍光已顫振而至，他大喝一聲，掌心捷伸而出，對着黎冬陽身上按了過去。

他收勢已經來不及，只得手腕一翻，劍芒吞吐間，化作一道寒光射了過來，射向對方掌心——

展雲龍低嘿一聲，右掌陡然一縮，食指伸出，緩緩點了出去。

在那雪白的指尖上立時射出一道流激鮮艷的紅光，愈來愈熾，耀人眼目……

「咻——」

在劍尖尚未刺至展雲龍身上一剎那，他運起血魂指，化作一縷指風，自劍刃隙縫裏穿過。

指風劃破空氣，「咻」地一彈而去，直彈向黎冬陽身上七處死穴。

裴海中突地驚呼一聲，道：「血魂指——」

黎冬陽低呃一聲，劍勢倏地一歛。

他身形一閃，滑出五尺之外，劍刄噹地一聲，斷爲兩截落在地上。

雖然，他用長劍擋了展雲龍的血魂指，而僥倖的避開了身上的死穴，但是脅下已被血魂指的指風刺了一下。

只見他面色剎那一陣青白，身形踉踉的退了數步，左掌緊緊的壓住脅下，幾乎跌倒於地。

蔣宗圻單掌一立，身形霍地搶了過來，喝道：「裴兄，我們毀了他。」

說着斜掌劈來一股掌風，罩向展雲龍的身上，掌風未到已傳來一股陰寒的功力，疊疊層層的湧來。

裴海中深知「血魂指」的霸道，他身形輕輕一閃，電疾的掠了過來。

他在黎冬陽身上略一察看，臉上頓時凝重起來，滿臉都是驚懼的神色。

他急忙高聲道：「蔣兄請退，在下有幾句話要問問這位兄台。」

自從展雲龍施出血魂指後，他的口氣頓時軟了下來，蔣宗圻冷哼一聲，身軀微微一擰，便自飄身退了下來。

裴海中目光如電逼視着展雲龍道：「這位兄台，請問令師何人？」

展雲龍冷笑道：「這個你不需要知道，我也沒有義務答覆你這個問題。」

裴海中心裏突然蕩起一股怒火，嘿嘿冷笑道：「也許我給你看看這個，你才會告訴我。」

說着便自懷裏拿出一枝金色短劍。

這枝金劍僅有數寸長，有一隻紫色鳳凰雕刻在劍刄上，伸出一條長長的鳳尾直達劍柄，形式很是怪異。

裴海中雙指挾着這隻小劍，緩緩的送在展雲龍的眼前。

展雲龍神色一變，激動的道：「紫鳳金劍！」

裴海中也是激動異常，他顫抖地道：「現在你會告訴我，令師是誰了吧？」

展雲龍臉上一片黯然，道：「家師已經作古，不提也罷——」

裴海中微微一震，詫異地道：「什麼？令狐海已經死了。」

黎冬陽驟聽令狐海三字，身形霍地躍了過來，他神情也是一變，大聲問道：「你是令狐海的徒弟？」

展雲龍目光一冷，抑住心裏的激動，指着黎冬陽道：「你是紫鳳金劍的傳人，那閣下定是南海黎家的子弟？」

當他的目光斜睨着黎冬陽的時候，蔣宗圻也是滿面異色的走了過來。

裴海中嘿嘿一笑，道：「令狐海與我們三家有深不可解的大仇，閣下既是令狐海的傳人，當可替令師了結當年的那些恩怨……」

展雲龍神情肅穆的道：「不錯，我這次踏入江湖，正是追尋出恩師當年和武林三大宗門結仇的經過，並且担負恩師一切的事情……」

蔣宗圻冷哼一聲大喝道：「放屁！令師是出了名的裝死專家，我就不相信令狐海眞的會死去！」

他嘴角一撇道：「他就算死了，也輪不到你來了結這些事情……」

展雲龍沉聲問道：「這是爲什麼？」

蔣宗圻道：「你不夠資格。」

展雲龍冷漠的道：「衝着你這句話，我就該殺了你。」

蔣宗圻毫無懼色的道：「在我們尚未交手之前，我相信你還沒有這個種——」

展雲龍似是怒到了極點，作勢就待撲了出來，但他却不知有什麼顧忌似的，最後還是鬆馳了全身的功力。

裴海中身形向前一撲道：「你見了『紫鳳金劍』還不給我納命來！」

他這時目眥欲裂，仿如失了理智似的，喝聲一落，全身的勁氣陡然發了出來，只見他身上衣袍隆隆鼓起，有如灌滿風似的。

展雲龍一洩袍角，齊飄而退，冷哼道：「笑話，令狐海之徒，還沒有那麼膿包的人。」

此刻裴海中的手掌已經隨身形拍了過來，展雲龍在飄身躍起的時候，右掌斜斜的往外一推，頓時一股渾厚的勁力，激蕩的推了出來。

「砰——」

兩掌相交發出一聲大響，展雲龍面露微笑，身形只不過略略一晃，而裴海中却不由自主的連退七八步。

蔣宗圻怒笑道：「黎兄，我們何不擒下這小子，逼他說出令狐海的下落？」

他和黎冬陽互相施了個眼色，身軀仿如棉絮似的踏了過來，搶身就待向展雲龍背後擊去。

傍立的黃妙貞，驟見這三人要聯合對付展雲龍，芳心裏不禁一急，她清叱一聲道：「無恥——」

她那皓腕一抖，向蔣宗圻身上擊了一掌。

蔣宗圻一讓，道：「妙貞，妳——」

黃妙貞淡淡一笑道：「你們若要三個打一個，我就和你們拚了——」

蔣宗圻閃身避過她擊來之掌，目中突然閃過一絲憐愛之色，他從未眞正看過黃妙貞那美麗的笑靨一眼。

這時雙方距離得如此之近，他的雙目頓時被她那美麗的臉靨吸引住了。

他的腦海裏掠過一絲遐思，楞楞地道：「妙貞，妳眞美。」

他本來非常善於辭令，那知見了黃妙貞之後，竟然想不出一個最能讚美的辭句，嘴唇蠕動了半天，竟然只迸出這幾個字。

殊不知他這一招不但沒有取得黃妙貞的歡欣，反而被黃妙貞打了一掌。

黃妙貞杏眼一瞪叱道：「在我爹爹沒有選中那個之前，誰想佔我便宜，我就給誰一掌。」

蔣宗圻楞楞的望着黃妙貞那種嗔怒生氣的樣子，竟然連臉頰上的痛苦都忘了。

黃妙貞冷哼一聲，轉身往場中望去。

蔣宗圻茫然的望着她那纖細的背影，長嘆一聲，腦中疾快的忖思道：「從前只是傳聞黃藥師的女兒如何如何的美麗，自己還是有些不相信，若不是爲了得到黃藥師的醫技，爹爹也不會命我們等在這裏如此之久……」

他長吁口氣忖道：「第一眼見到她倒沒有什麼，現在我眞正的愛上了他——」

「砰——」

激鬥的三人這時身形霍地一分，展雲龍以負傷之體居然能打成平手。

三人這時已沒有先前鬥得那麼激烈，只是繞着圈子在游走，偶而展雲龍也會遞出一招，但是招到中間，便自收了回來。

正在這時，自峭壁的絕頂上，突然傳來一聲清越的長嘯，悠揚的高嘯隱隱透出了殺機，在瀑布底下作殊死鬥的數人，臉色同時一變。

他們身形一分，齊都往話聲傳來處望去。

只聽黃藥師遠遠傳來話聲道：「三位世侄，我說過誰能取得那小子的頭顱，我便把妙貞許配給他，你們怎麼還不快動手——」

黃妙貞一聽大急，道：「喂，你快往北逃。」

蔣宗圻自聽了黃藥師傳話之後，頓時神情大變，他的身軀驀地向前一躍，對着展雲龍斜劈一掌。

他大喝道：「這小子的頭我取定了。」

展雲龍以一敵二雖勉强拉成平手，但一加上蔣宗圻這種拚命的打法，他就顯得有些不濟了。

他呼呼擊出兩掌，厲笑道：「今日之仇，展雲龍異日必會加倍奉還——」

話聲一落，當眞拔起身來，朝北方那些怪石嶙峋的岩石間躍去。

蔣宗圻在後面大喝道：「不要讓這小子跑了。」

話聲廻蕩在山谷間，三個人的身影，轉瞬間消逝在峯林之處。

展雲龍奔走於亂石之間，心中很不是滋味地暗忖道：「我若是傷勢痊癒，一定將這個混帳小子殺了……」

兩旁樹林紛紛倒退，他胸中的氣血漸漸不能平抑，他回頭望了望那三個緊追不捨的人，忖道：「他們緊追不捨，看來要擺脫也相當困難。」

他的身形如電般漸漸的奔下斜斜的山坡，眼前一個葫蘆形的山谷展現在那一片綠綠的草原上。

展雲龍想道：「我只要能跑出那個谷口，便能藉着地形躲避他們的追踪。」

他深吸口氣，順着山坡旁的樹林，躍向那葫蘆形的山谷。

倏地——

眼前一條人影閃動，自那弧形的山谷後走了出來，擋住他的去路。

展雲龍脚下一頓，只見那人全身發亮，身上穿着的不知道是什麼東西織成的衣袍，頭上插着一支金簪，長長的頭髮自臉頰兩旁垂了下來。

目光一閃，展雲龍自那人臉上掠過，發現來人雙目陷下，臉上一條刀疤，顯然還是個瞎子。

那個瞎子擋住他的去路，道：「尊駕逃避什麼？」

展雲龍喘了口氣道：「你是何人？」

那個瞎子沉聲道：「在下盲劍客林森。」他緩緩道：「這兒可是藥王谷？」

展雲龍道：「這兒正是藥王谷。」他看了看身後道：「閣下能否讓在下出谷？」

盲劍客仰首望天道：「尊駕是否受人追擊而逃到藥王谷求救？」

展雲龍驚詫於這人的聽覺之靈，他沉聲道：「閣下可是爲此而來？」

盲劍客林森點頭道：「你且到我身後躲一躲。」

展雲龍道：「在下從未受人庇護……」

語音甫落，裴海中身形一掠，已經來到面前，揚聲道：「姓展的，留下頭顱來！」

盲劍客林森脚下一移，閃身至展雲龍面前道：「你往谷外跑去，我來擋他們一陣。」

裴海中一劍劈了下來，盲劍客林森右掌倏地一伸，掌緣削了出去，成一大弧，截住裴海中的來勢。

裴海中的長劍在刹那間顫動了十二次之多，發出一片嗡嗡之聲。

「叮——」

劍光在空中一閃，墜落在塵埃之中，顫動的劍刃射出條條的寒光，刺得場中諸人眼睛有些睜不開來。

「啊——」裴海中嚇得連退兩步驚道：「你……」

當他看清那個臉上的時候，不禁嚇得連話都說不出來，因爲他幾乎不敢相信一個雙目已瞎的人會有這樣深的功力。

尤其是此人臉上留下一條長長的疤痕，特別令人觸目。

盲劍客林森冷冷地道：「給我滾回去，在我面前誰也不要想通過這裏……」

裴海中想不到一個瞎子竟如此的蠻不講理，他不信這個瞎子能夠攔得住自己，腦海中不由忖思道：「這個瞎子功力再高也看不見自己，我只要和他捉迷藏的快鬥，他總沒有辦法奈何了吧……」

他大笑一聲道：「死瞎子，你是不是不想活了？」

盲劍客林森面上沒有絲毫表情，他緩緩的道：「我瞎了眼睛已經十二年了，還沒有人敢當面罵我的瞎子，你這小子口出狂言，我盲劍客必要好好教訓你。」

他冷笑一聲，向前大跨一步，伸出一掌向裴海中的胸前拍了過來，這一招快得眩人耳目，當眞是凌厲異常。

裴海中斜斜一躍，大喝道：「我還怕你……」

他故意將輕功施得沒有一絲聲音，認爲盲劍客林森必然沒有辦法追踪自己的形踪，先前那存於心裏的一絲懼意登時消滅不少。

那知盲劍客林森冷冷一笑，道：「你想欺負我瞎子……」

他如電的向前一撲，正好擋住了裴海中的身形，裴海中駭得急忙一退，向後就跑。

盲劍客林森回頭對展雲龍道：「你快

走，還在這裏幹什麼？」

展雲龍搖搖頭道：「我不能留下你一個人拒敵，況且……。」

盲劍客林森怒叱一聲道：「別這麼多廢話，你再不走我就不管了！」

展雲龍暗嘆了口氣，爲難的答應了一聲，舉着沉重的步子，向谷外馳去，身影逐漸逝去……

裴海中一見展雲龍快要逃走，不禁大急，身形如電的拔了起來掠向盲劍客林森的頭頂，大喝道：「蔣兄，黎兄那小子要逃了……」

盲劍客林森怒叱道：「滾回去！」

他一掌擦出將裴海中身子逼落下來，裴海中身子隨勢向前撞了過去。

他脚下一進，平肘一撞，頂向裴海中的脅下「志堂穴」而去。

裴海中呃地一聲，暴退出七尺。

蔣宗圻大驚道：「你到底是什麼人？來自何處？」

盲劍客林森冷冷道：「在下盲劍客林森」，他長嘯一聲道：「來自大菩薩嶺——」

狂亂的奔跑中，眼前嶙峋的怪石與峭聳的崖壁，漸漸地被抛諸身後，一連串的叫嚷也都漸漸遠去……

展雲龍滿身大汗，整個的意志都凝注怎樣逃離這個地方？

對於黃妙貞，他的心裏有着一份異乎尋常的榮念，但是在這奔逃之中，他却很奇怪的，一點都沒想到她。

身形陟然下降，眼下一片茫茫的白霧，繚繞着山谷，幾叢青色的樹梢露出於雲霧裏，好似盞盞綠燈！

他的身形剛一沒入雲霧之中，一股寒颯的水氣立即撲上鼻來，渾身汗氣一閉，他不由得打了個寒噤。

白茫茫的雲絮掩目，他猶疑了一下，耳邊已經沒有聽見身後傳來的追趕之聲。

狂亂的情緒一鬆，理智立即回到腦海，他這才想起自己是在慌亂的奔跑中，不由暗忖道：「眞是好笑，我到底爲什麼要這樣毫無目的的奔跑呢？」

他想了一下，腦海裏立即浮現起黃妙貞那嬌柔而微帶羞意的微笑。

茫茫的雲霧裏，眼前又浮現起她那美麗晶潔，動人心魄的眼睛……

她那微含幽怨的一瞥，以及輕巧如鈴的絮語，此刻又泛上心頭，另有一番滋味……

「咦！不對！」他暗暗叫了一聲，忖道：「怎麼我從沒見到過有任何人這樣看我，莫非……」

一連串的疑問在他心中泛起，可是他却又弄不清楚黃妙貞對他的情意，僅是被一種微妙而奇異的感覺所困惑。

因爲他從小就生長在一個凄涼的家庭，沒有一絲溫暖，沒有一絲慈愛，有的僅是一些殘酷的遭遇。

他從來都沒有領受到愛情的滋潤，更無從了解什麼是愛情？在他來說愛情僅僅是一種奇異的感覺罷了！

想了半天，他也摸不清楚她嘴角眼梢所流露出來的一份柔情？

在茫茫的白雲裏，他聳聳肩，自嘲地道：「眞奇怪？我自命爲天下第一高手，此刻却會在三個普通年輕人面前拔足飛跑，而這些却因爲聽到了她說的一句話：「喂！向北方跑！」誰曉得我會如此聽話……」他苦笑一下，忖道：「武林中若知血指金魔竟在泰山連殺四十多個佛門高僧……」

驀地雲霧翻滾而起，一陣狂飈自頭頂壓了下來，耳邊金刃劃空之聲急響，已經逼到身邊。

展雲龍低嘿一聲，身形一個大飛旋，左手捧着金魔神，一式「沉沙漫天」揮出，風雷之聲大作，雲霧立即分散開去。

金光閃爍，流霞射灑洒出……

「嗆」地一聲！劍刃受擊，斷爲兩截，震飛開去。

在這白霧敞開之際，展雲龍清晰地看到，那被自己用金魔神擊得倒退開去的正是蔣宗圻。

他冷哼一聲道：「你眞想來送死？」

話聲裏，他眼中神光一聚，煞氣騰於眉間，上身一傾，手中金魔神兜一大弧，往頭頂擊去。

金魔神那高舉交合的雙掌迎空劃起，金光幻影裏，已穿過那股掌風，擊中蔣宗圻的手掌。

「呃——」

一聲痛苦的哼聲傳來，展雲龍右掌一橫，反掌又劈了出去。

白雲翻滾，狂飈齊飛，霹靂流射裏，蔣宗圻已慘叫一聲，身形飛起丈許，跌入山谷之中。

慘叫之聲拖着一條長長的尾聲，響徹四週，漸至杳然，頭頂洒下一片血雨，濺得展雲龍滿頭都是。

陟聞那凄厲的慘叫之聲墜入深谷，展雲龍心中一跳，忖道：「幸好我跑到這裏就住下脚來，否則在這白霧濛濛裏，我豈不早墜下深谷而死！」

他暗暗爲自己捏了一把冷汗，意念有如閃電般掠過腦際，他那凝聚的煞氣更加重了。

他冷笑道：「今日我又開殺戒了，誰叫你死跟着我呢？」

黎冬陽想不到展雲龍在這剎那間，功力會恢復得那麼快，頓時有一股從所未有的恐懼湧上了他的心頭。

他不由自主地退了兩步顫聲道：「你……你是誰？」

因爲在他的記憶裏，從來沒有任何人，有如此令人恐懼冷煞殘酷的眼睛。

似乎與夢幻的魔魅一樣，使人不得不爲之心驚胆顫。

展雲龍冷冷一笑，緩聲道：「你可曾聽過血指金魔？」

「血指金魔？血指金魔？」黎冬陽眼光掠過對方中金光閃爍的金魔神，顫聲道：「江湖上何時出了血指金魔？」

展雲龍冷冷道：「天下那有不曉得血指金魔的？」

他臉色一變接道：「那麼更不能留下你的活命？」

一股懾人的光芒自他眼中發出，使得黎冬陽更加害怕！

彷彿他自己是一個怯懦的小人，面對着魔神一樣，連整個神智都被對方控制了！

他顫聲道：「爲……爲什麼？」

展雲龍寒聲道：「我若是留下你的活命，那麼黃妙貞將不會高興了！」

一提到黃妙貞，黎冬陽腦海之中，立時漾起她那艷美的臉靨與動人的風韻。

那是使得他捨棄周遊天下而居留於藥王谷的原因。

心中的愛慕之情燃起了他求生的意念，他大吼一聲道：「你不要逼人太甚？」

展雲龍：「我可沒有逼你什麼！」

話聲未了，裴海中大喝一聲，飛躍過來。

展雲龍目光一閃，已見到那盲劍客，隨着裴海中身後飄身過來。

裴海中冷冷一笑道：「今日你要逃到那裏去？」

展雲龍道：「我要將你們殺死。」

語聲一頓，冷冷一笑道：「如果你不服氣，首先死的是你！」

他的話是如此的堅定。

縱然裴海中的目的是要誘展雲龍出手，這時也不禁被對方的一種寒冷如冰的語聲所震懾住了。直嚇得他連退了好幾步，方始穩住了身子。

盲劍客隨後追來，細長的柳枝一晃，大喝道：「小子，你竟敢欺侮我瞎子。」

只見盲劍客手腕一翻，那根柳枝劃起一道淒迷的弧影，在不及一尺之處，朝裴海中背脊上抽去。

一條細細的柳枝在他使來有如一枝長劍，「呃！」只見裴海中發出一聲慘呃之聲，身形劇烈的一顫，便往後倒去。

黎冬陽心中大駭，不禁叫道：「裴兄勿驚，我來了！」

他飛身撲來，雙手張開，往盲劍客擊去！

展雲龍步下斜移，閃身而至大喝道：「黎冬陽，納命來！」

喝聲一落，右掌倏地一翻，氣勁颷然反捲而去，把黎冬陽打得跌落淵裏。

「啊——啊——」

長長的兩聲慘叫，裴海中也被盲劍客殺死。

展雲龍抱拳道：「謝謝你救我一命……」

盲劍客一揮手道：「你不要謝我了！我還有事情要辦，等會兒再談。」

盲劍客反身就走，霧中只聽到他的歌聲：

「鳳凰山下，恨聲聲。
玉漏今宵易歇，三疊陽關。
歌未竟，城上棲鳥催別。
一縷情絲，兩行情淚。
清透千重鐵，重來休問，
尊前已是愁絕，還憶浴罷描眉。
夢回攜手，踏碎花間月。
謾道胸前，懷荳蔻，今日總成虛設。
桃花渡頭，莫愁湖畔，遠處雲煙疊。
剪燈簾幕，相思誰與同貌？……」

歌聲漸遠，以致於杳然，展雲龍惆悵地望着白霧，悵然忖道：「這眞是一個怪人？」

漸散的白霧繞飛翻動，霧裏有着幾片枯葉悄悄落下，展雲龍心中激動的狂熱一過，立即覺察到這一番搏鬥給予自己的傷害了。

冰冷的空氣吸進胸中，使得他的經脈一陣抽搐，竟然好像氣血要凝滯似的，一絲力氣都沒有了。

他心中大驚，急忙把金魔神收到包囊之中，盤膝坐了下來，運出本門獨特的內功心法，開始調息起來。

剛才他仗着一股先天之氣，與潛伏於體內的獨特潛力，能在傷勢未癒之前，重振神威，將蔣宗圻和黎冬陽打落深淵。

這時意志驟然失去寄託，那股精神立即就鬆懈下來。

於是他的傷勢，由於這次奮力而顯得更加嚴重了。

展雲龍運了一下功，好像渾身氣血飄散，非但不能將之凝聚起來，反而有消失的象徵。

十二年來苦練的內功，此刻已經失去了十之八九，所剩下的已寥寥無幾了。

他頹然的抬起頭來，擦了擦滿頭的汗水，望着茫茫的白霧，發出一聲乾澀的苦笑！

「唉！」他嘆了口氣，喃喃道：「我是不該逞強的，剛才我又爲什麼拚了毀去全身功力的危險，提聚那殘餘的內力一拚？」

他緩緩站了起來，忖道：「我若不是由於忍耐不夠，又怎會落得這樣呢？現在我縱然已殺死了他們，但是我也……」

他痛苦的搖了搖頭，踽踽地向着前面走去。

白霧以柔軟的手掌，輕輕的撫著他的面頰，像是給他安慰與撫愛，但是展雲龍却茫茫地向前邁行，穿過稀落的樹林，向著北邊而去。

他現在唯一的希望，是按照黃妙貞的囑咐走向北邊，在他認爲或許她會在那裏等着他。

「或許她會將續命丹盜出來……」他暗忖道：「那麼我還有希望可以恢復這一身功力，否則，我將會喪失一身武功，變爲一個平凡的人……」

練武的人將一身武功看得比自己生命還重，他們寧願自己死去，也不願喪失武功，而變爲一個平凡的人。

因爲從一個不平凡的人變成平凡的人，是沒人能夠忍受得了的，那份痛苦可以說是日日都刺入他的心裏，使他時時都在痛苦中掙扎。

展雲龍想著想著，忍不住長嘆道：「想不到我展雲龍僅僅像初現的星辰，剛照亮了黑暗，便遽然的逝去……」

他又踉蹌的走了幾步，已經走出白霧，來到一片亂石雜草與叢樹老松的崖上。

眼見浮雲片片，游動於將垂的落日前，一幅美麗的景象，齊都顯現出來，美得使他竟不忍再舉步向前。

「吁——」他輕輕的吁了口氣，自言自語道：「想不到這兒會有如此美的景緻，眞像是人間仙境……」

他在嶗山呆了十二年之久，終日都是留在觀裏，幫火工道人担水或者砍柴，雖然他被觀主收爲徒兒，可是觀裏却沒有一個人曉得，他也就沒有得到較好的待遇。

嶗山風景雖然美麗，可是他却沒有空暇、也沒有那種心情去欣賞。

這時他在搏鬥後，身受重傷，曉得將

要死去時，走到這風景秀麗，却又含蘊着雄奇的峽谷裏，心情自有一番不同的滋味。

他悄然屹立於亂石雜草間，將目光投落到遙遠的悠悠白雲上。

落日的光輝依然火熱的照射着，高大的松樹，枝葉如華蓋展開，剪碎了一地的光影，散落在他的身上。

時有片片落葉飄下，輕柔的微風低吟如訴……

展雲龍凝立良久，忖道：「剪碎的月影，殘碎的星光，零落的晚霞，孤獨的浮雲，那一樣不是美的象徵？」

他將整個精神都放在山水之間，心情漸漸寧靜，渾然忘却己身所在。

只聽他喃喃低語道：「雨後的彩虹，一現的曇花，清晨的露珠，夜空的流星，豈不都是美麗的精神？」

在這一剎那間，他似乎已經覺得自己與天地同在，與浮雲同遊，但是不久又回復到本來的意識。

他怔怔地撫著粗大的松樹枝幹，好像從剛才的凝望裏獲得了一些什麼，可是却又捉摸不到。

他收回投落於遙遠白雲深處的目光，忖道：「我怎麼好像從這裏面領悟到一些武學上的道理，可是却又使我一片茫然……」

想了一下，他苦笑地搖了搖頭，長嘆道：「我又何必這樣苦思呢？我倘若得不到『續命丹』，反正將要重傷死去……」

他的目光瀏覽了四週，自言自語道：「我若是能死在這種美麗秀絕的風景裏，又有何憾……」意念一轉，他又皺了下眉，忖道：「只是武林中將不能再見到金魔絕技了……」

他一想到這裏，竟然出了一身的冷汗，凜然道：「我身繫父母血仇，師父遺命，一門的興亡，武林之希望，豈能如此自甘墮落，竟然不願與死亡搏鬥，而輕輕放棄生命——」

一念及此，他狠狠的打了自己一個耳光，罵道：「展雲龍！展雲龍！你年紀才這一點，便預備選擇好死的地方了，難道你忘了自己一生的血仇？難道你已忘了做人的責任？」

「好！」一聲低沉的讚喝，在他身後響起，使得展雲龍悚然一驚？

脚下一轉，他閃身到松樹之後，右手一舉，若是來人不善，便預備拚盡力竭身亡，也要將金魔指環發出。

他目光一閃，只見一個長袍及踝，頭挽高髻，斜掛木劍的年青人，站在一塊大石之上。

「盲劍客！」他暗暗呼了一聲道：「原來是你！」

盲劍客淡然一笑道：「正是小弟我！」

展雲龍道：「尊駕有何事情雖要小弟我幫忙的？」

盲劍客搖了搖頭，道：「在下很感激兄台的熱心，只是恐怕吾兄你幫不上這個忙？」

展雲龍一怔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盲劍客道：「兄台身受重傷，仍然有此豪氣，能夠向死神挑戰，向他索取生命……」

展雲龍雙眉一斜，道：「你已經知道我……」

盲劍客沒有理會展雲龍的話，繼續說道：「在下最佩服的人？便是面臨死亡之神而絲毫不變自己的意志的人，惟有這種人才能負起人生最大的責任。」

展雲龍自樹後閃身出來，道：「你來了多少時候？」

盲劍客道：「在下是剛剛到此。」

他脚下微動，在空中斜跨一步，已越過壘壘亂石，走到展雲龍身前。

展雲龍心中暗驚林森的輕功，沉聲道：「請尊駕受在下一禮，謝謝方才救命之恩！」

盲劍客那空洞的眼眶一開合，道：「我原以為像你這等豪壯的熱血男兒，不會拘泥於世俗的禮節，豈知却依然如此，眞是令在下失望得很。」

展雲龍一怔，正色道：「在下生平從未欠過人家一分，惟有別人欠我一份血仇，因此在下不願平白受人之恩，尊駕既不願在下言謝，那麼有生之日，在下必然會盡一己之力，報答這次救命之恩。」

他的語聲鏗鏘，使得盲劍客聽得臉上浮起一絲微笑，不住地點頭道：「好男兒！好男兒！」

林森揮了揮手，道：「你坐下我們談一談。」他緩緩的坐在一塊石頭上，拂了拂衣袖，又道：「我歷經數十里路，見過許多所謂江湖後起之秀……」

說到這裏，他話聲一頓，解釋道：「我的意思是指見識過，而不是說我能看見他們的形像，因為我是一個盲者，我只能以心靈去體會別人。」

展雲龍依言坐了下來，點頭道：「我明瞭你的意思。」

他此刻只覺面前這個劍法極好的盲者，有一股說不出的神韻使自己為之心折。那種沉穩冷靜的樣子，正像他以前在師父身邊所見到的一樣，覺得盲劍客有一種哲人的氣質，以及一代宗師的豪氣，顯現在他的眼裏。

盲劍客林森道：「所以我認為將來天下武林將是你的，雖然你現在武功不行，我相信將來必然是你，才能成為我向天下第一寶座邁進的唯一對手！」

展雲龍兩眼一瞪，凝望着林森那英偉而冷峻的臉孔，有一股說不出的滋味泛現於心頭……

一方面是由於盲劍客能夠以自己作為爭奪武林第一寶座的唯一對手，而使得他自傲。

另一方面是驚奇盲劍客林森的野心，因為以他一個盲人，竟然想成為天下第一高手。

展雲龍默默無語，盲劍客林森冷肅地道：「你是否在暗笑我太過妄想，竟然欲成為天下第一人？若是如此，那麼你就錯了！」

展雲龍搖了搖頭道：「我是認為你的觀察不對，你不應將我作為你的唯一對手，因為……」他嘆了口氣接道：「因為我已身受重傷不能與你對敵了！」

盲劍客林森冷漠地道：「我就是因為這樣，所以要救你，盡我一切的力量來救你！在這段時期內，沒有任何人能夠傷害

到你的。」

展雲龍一怔，道：「你這又是爲了什麼?」

「哈哈!」林森長笑一聲，道：「爲了什麼?因爲你是我唯一的對手。」

他深沉地道：「一個武人若是沒有對手，那麼就算他穩居天下第一，又有什麼意思?」

他這番歪理，聽得展雲龍莫明其妙，想了一下，也沒想出個所以然來。

盲劍客林森仰首向着天空，道：「當年我師父就是因爲沒有對手，而終日鬱鬱不歡，誰曉得後來却被小人暗算。」

展雲龍心中大吃一驚，忖道：「不曉得他師父是誰?竟然能自居天下第一高手，而興無敵手之嘆，可惜師父被佛門那三個老鬼所害，否則……」

他吁了口氣正要問一問盲劍客林森的師門來歷。

突然——

見林森倏地側首，沉聲道：「你們還不出來?莫非要在下來請你們不成?」

三條人影自叢林裏飛躍出來，那當先一個老者冷笑，道：「展雲龍，你要逃到那裏去?」

展雲龍聞聲，霍地立了起來，道：「黃藥師，將『續命丹』拿來。」

黃藥師怒道：「你把我女兒藏到那裏去了?竟然還敢大模大樣的在這兒!」

他氣得拂了拂長髯，顧左右而指展雲龍又道：「這就是老夫與你們說的人，你們若能將他擒住，老夫便將『長春丹』交你們帶回唐門!」

那左邊一個青衣漢子尷尬地道：「這個……」

盲劍客緩緩轉過身來，道：「誰是唐門弟子?」

那青衣大漢面色鐵青，道：「在下唐門第十九代弟子唐可，參見林少俠。」

林森冷峻地道：「還有一個呢?你是那一門派弟子?」

那右邊的褐衣虬髯漢子，一見盲劍客呼喚自己，全身一震道：「在下洛水鐵船幫，第三舵舵主左臂刀劉平漢參見林少俠!」

盲劍客自喉裏低嗯了一聲道：「你們都是替你們幫主跟黃藥師索藥的?」

劉平漢應聲道：「是!」

唐可咳了聲道：「家師母患病，所以家師……」

盲劍客林森指了指展雲龍道：「你們可知道他是在下何人?哼!誰若敢動他一下，我便找你們幫主算賬!」

唐可與劉平漢面面相覷了一下，恭聲道：「小的絕不敢冒犯展少俠!」

盲劍客揮揮手道：「你們走吧!」

黃藥師楞楞地道：「喂!你們到底要不要丹藥?」

盲劍客低哼一聲，右手一揮，只見他身前一株海碗粗的松樹已斷成三截，砰然落地。

他緩緩將木劍回鞘，道：「如果誰敢侵犯展雲龍，便有如此樹。」

他在東來中原之際，以一枝木劍大會唐門家長十手屠夫唐化，將唐門弟子殺得七零八落，一直闖進中堂之內，逼得唐化在連施七十二種暗器後，終於伏首就屈。

而洛水鐵船幫在盲劍客過洛水時，百般欺負，也是被林森以一柄木劍，連挑十三個分舵而幾至全幫瓦解。

所以唐可與劉平漢一想到林森的神威時，不禁打了個寒噤，飛快地走了。

黃藥師怔立於地，目光投向那地上的段段松樹，嘴唇囁嚅了一下，也反身走去。

展雲龍由衷地道：「林兄，你的劍法眞是高明……」

林森苦笑了一下，道：「我們找個地方再談，然後等到天黑，我替你採藥去!」

他們一前一後的消失在沉沉的落暉裏!

漫天的彩霞淡淡的洒落下來，流射在地上。

展雲龍和盲劍客向着一個大洞鑽了進去，兩人相互對坐着，却沒有發出一點聲音。

沉默了良久，展雲龍終於沉不住氣問道：「林兄是從那裏來的?」

盲劍客道：「在下來自大菩薩嶺。」

「大菩薩嶺?」展雲龍問道：「這是個什麼地方?」

盲劍客道：「大菩薩嶺位於青康藏高原的邊緣，藏南縱谷之北，是一個片草不生的地方。」

展雲龍道：「那麼你爲何要到這邊來?」

盲劍客道：「在下有一個妹妹身患奇症須要大雪山的雪蓮合以『碧蘿果』方始能配藥，我跑遍了大江南北，沒有一個地方出產這種『碧蘿果』，後來聽說藥王谷有黃藥師手植的『碧蘿果』所以……」

展雲龍道：「多虧你這一來，否則我今日這傷勢將永不能好。」

林森道：「我今晚尚要回藥王谷去盜取碧蘿果……」

展雲龍詫道：「你又怎能曉得這碧蘿果是什麼樣子?」

盲劍客一笑道：「世間一切的藥草都有其獨特的氣味，那碧蘿果是屬木本植物，在本草綱木裏列爲天下十大仙草之一，它最特異之處是果實成熟時有一股臭味發出……」他頓了頓道：「那種臭味就與南洋所獨產之榴槤果氣味相同，有似狗屎!」

展雲龍笑道：「跟狗屎一樣?哈，天下還有這種果實?」

盲劍客道：「這世間有的東西雖然外形醜惡，但是却往往會有很美的內容，人，往往不能以外形來判斷一件東西，就說榴槤吧，它帶有臭味，却甘美無比，吃下時齒頰留香，三日不散，南洋一帶之人嗜之若寶……」

他說的竟如此莊重，使展雲龍不能反駁。因爲事實上，這人世間，許多的事都如此。

有許多人只重外表，而漠視內涵的眞義，其實，唯有內在的美才是眞正的美。

展雲龍慚愧地忖道：「想不到以他一個盲人，不但精通劍術，而且對於醫術之道還有如此深的了解，眞使世間多少明眼人要慚愧死了。」

（未完・四）

上文提要・

俞劍峯顏眞卿不約而同西行赴崑崙之會，兩人途經山崖時陷入奸人佈下的蠱絲魔網，幸得玄玄郡主現身相救免難，之後却又遭伏兵飛馬追殺，俞顏終逃離厄境，來到崑崙只見數十崑崙弟子躺臥血泊之中，太平道士天機和尚已立於寶殿，另有四名紅衫女子侍立一乘轎輿側旁，口稱乃受銀川千百佛徒之託送一物至此，正當掀起轎簾之際……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徐諾・文　可飛・圖

鳳在江湖

浮雲大師焉生還　崑崙門派再遭難

天機和尚道：「轎輿乃女檀樾送至此間，掀簾之事自非女檀樾莫屬，老衲怎好僭越？」

雙方針鋒相對，勾心鬪角，殿內羣僧都爲他們掌教變得如斯好辯，而暗暗納罕。

一旁的俞劍峯心念略轉，插口道：「前輩與這位姑娘互相推諉，便由區區代勞如何？」

天機和尚急道：「不敢，俞施主是局外人，這轎輿……」

他欲言又止，不住向俞劍峯打眼色，惶急之色，溢於意表。

俞劍峯何嘗不知對方勸阻自己之用意，但他心中另有打算，是以聞言只是淡淡一笑，道：「正因小可是局外人……」

小可來仲裁此一僵局，允爲恰當，況乎—

他語聲一頓，又道：「況乎，轎輿自銀川首途崑崙時，小可適逢其會，偶因風吹動轎簾，瞥見轎內所載之物……」

殿內衆人包括四名紅衫少女與天機和尚在內，神色爲之一變，那天機和尚顫抖着聲音道：「俞施主可曾瞧到什麼？」

俞劍峯沉聲道：「小可瞥見了一個熟稔的面孔！」

天機和尚道：「莫非是……」

俞劍峯截口道：「那是貴派掌教：浮雲大師！」

天機和尚與殿內衆僧顏面霍變，那四名紅衫少女陡地彎腰嬌笑不止，爲首者徐徐轉過臉來，面朝俞劍峯道：「俞相公也相信轎內載有浮雲大師法身這等荒唐到家的話？」

俞劍峯搖搖頭，正欲說話，陡聞殿前足步聲起，三名灰衣僧人匆匆自外走入，朝天機和尚一禮，居中一名僧人說道：「稟掌門，心瀰奉命率塵字輩十名弟子守住寶塔，剛才忽有四個身着綠衫的女子抬着一頂轎輿堅欲入塔，心瀰……」

說到這裏瞥了殿內旁立的紅衫少女一眼，忽然住口不語。

天機和尚與俞劍峯對望一眼，天機道：「那轎輿是否已經抬入塔中？」

心瀰和尚面露赧色道：「那四位女檀樾身手好生了得，弟子等居然阻之不住。」

天機和尚面色凝重異常，道：「巨變就在眼前——心瀰可速回寶塔，留意監視那乘轎輿，一有動靜便着一名弟子前來報訊！」

心瀰和尚諾了一聲，轉身走出。

天機和尚面向那名紅衫少女道：「女檀樾敢情還有伙伴同來。」

四名紅衫少女不答，這時步聲再起，自殿外又走進一個中年僧人，未及行禮已氣急敗壞地道：「啓稟……掌門，有四……四個身份不明女子手抬一轎，强行闖入釋法閣，弟子無……無力相攔……」

天機和尚接口道：「知道了，你速挑九名塵字輩弟子守住樓閣，提防意外事變，另率三十名弟子巡察大殿內外，遇有外殿侵入立刻鳴鐘示警，快去！」

那中年僧人唯唯諾諾，選了三十九僧，魚貫走出內殿。

俞劍峯睹狀，皺眉暗忖：「這天機掌教遇事冷靜，調度也頗爲得法，但是却乏

事先準備，顯是過於大意，看來今日之局眞是吉少凶多了……」

立於天機身旁的太平道長趨前一步，說道：「事不宜遲，掀簾之事須得速作決定。」

天機和尙道：「道長之意如何?」

太平道長道：「兪施主盛意可感，貧道管見，這掀簾之擧不如由他代勞……」

天機和尙略一沉吟頷首道：「如此便有煩兪施主——」

兪劍峯微笑道：「小可義不容辭。」

那顏眞卿一把拉住兪劍峯衣袖，叮嚀道：「兪兄，你……你千萬小心!」

兪劍峯朝他投以感激之一瞥，擧步向停放在殿角的轎輿走去，倏地人影閃動，四名紅衫少女已連袂擋在他的身前。

兪劍峯劍眉一皺，道：「姑娘意欲何爲?」

那爲首的紅衫少女道：「小女子奉勸兪相公罷却掀簾之念……」

兪劍峯道：「區區向來十分固執，姑娘此勸可以免了。」

紅衫少女道：「好言相勸不成，小女子迫得只有出手攔阻了。」

兪劍峯哼一哼道：「姑娘不妨試試。」

說着大步向前，那爲首的紅衫少女右手隨勢而發，朝兪劍峯「玄機穴」拂去。

兪劍峯全然不退，待得對方一手拂近，左掌始輕輕一揮，拍出一掌。

那紅衫少女去勢如風，本是拂向兪劍峯的玄機穴，見他左掌劈來，中途忽地折勢，點向對方右腕。

兪劍峯見她變招如斯輕鬆寫意，心中一驚，一沉右腕，身子往左移挪，不料紅衫少女那半屈的五指，突然伸直彈了出來，幾縷尖厲的指風，朝他上半身五大要穴急襲而至。

霎時一聲銳響聲起，兪劍峯緩緩退了兩步，然後上身陡地一翻，那五縷指風只差分毫便從他身前掠過。

兪劍峯翻了一個觔斗立住，冷冷道：「姑娘是故意要拖延時候了，區區我可不奉陪。」

他一振袂，身子平平掠前，那紅衫少女飛袖又是一拂，兪劍峯只覺一股暗勁當胸襲來，他足尖一點，貼地斜射正東，其餘三名少女驀地同時出手，四隻玉臂釘住兪劍峯飄忽的身形。

兪劍峯滿面凜然，這四個紅衫少女武功之高誠大出他意中所料，當下手足齊動，刷地又由東轉西，一忽裏，折了三次方向，換了三次身法，「颼」地自第二名紅衫少女身側一繞而過。

那少女閃電般一個轉身，玉手一擊而出，兪劍峯身軀方自騰起，立感後體生涼。他連喘口氣的時間都沒有，前身下意識向前一斜，雙足凌空虛點，只八、九步便已趕到那乘轎輿之前!

四名紅衫少女在聯手阻擋之下，居然叫兪劍峯一衝而出，而且連對方的衣邊也沒有摸到，不由齊齊一怔。

顏眞卿只瞧得眼中發亮，內心興奮莫名地道：「大哥，大哥，就憑這身子，武林高手名位，便有你一席之地了……」

那太平道長與天機和尙既震於那四名少女武功之高，也爲兪劍峯所施出的美妙身法而嘖嘖驚讚不已。

兪劍峯在轎輿前面窒氣駐身，右臂一伸，便要去掀轎簾，四女欲阻不及，爲首者嬌喝一聲道：「慢着!」

兪劍峯手臂一沉，回首道：「姑娘還有什麼話要說?」

那爲首少女道：「奉勸最後一句：兪相公要三思而行!」

兪劍峯略一猶豫，「刷」一聲，他一手掀開了轎簾——

說時遲，那時快，兪劍峯轎簾才掀，轎角上鑲着的三角玻璃小燈，突然自動旋轉起來，幻映出五顏六色的彩光，那彩光，自急轉中的三角小燈閃射出來，直若星花點點，令人爲之目眩神迷!

兪劍峯只覺眼睛一花，瞳孔中盡是閃爍着繽紛七彩，周遭的事物再也無法瞧清，就在這一霎間，「嗤」「嗤」之聲大作，一排細若牛毛的鋼針如一蓬亂雨，自轎輿中直射而出!

殿內衆僧都爲這突生巨變嚇得呆住了，太平道長大吼道：「兪施主快退!」

然而兪劍峯却再也沒有後退的機會了，他眼不能視，僅能由風聲辨出暗器的大小及方位，急切裏他將眼睛一閉，避免因外界的彩光而產生幻覺，於是兪劍峯有如變成了一個盲者，雙手猛地往外一甩，身子却乘勢一下子摔到地面，貼地仰臥，那一蓬牛毛鋼針正好從他肚皮上閃過。

這本是一式極爲平凡的「鐵板橋」外家功夫，但被兪劍峯拏來應用在此天衣無縫的奇襲中竟奏奇效，一時殿內諸人面面相覷，作聲不得。

顏眞卿忍不住出口歡呼道：「兪兄，好一手鐵板橋……」

語至中途忽然頓住，緣因他發覺在那轎簾一掀之後，竟然立刻又闔了上去!

兪劍峯望望那重又垂闔的轎簾，略一思索，徐徐回過身子，視線投注在那崑崙掌教天機和尙的身上。

天機和尙被瞧得莫名其妙，說道：「兪施主莫非有事欲開導老衲?」

兪劍峯肅聲道：「不敢。」

他語音一沉，復道：「前輩請回答小可一事——」

天機和尙納悶道：「兪施主只管發問，老衲知無不言。」

兪劍峯道：「前輩，小可若以太淸三十九式中的第九式『鋒銳水寒』攻你前胸十五大穴，不知掌教如何迴避?」

天機和尙失聲道：「那是本派先師揉合暗器與掌法所創，乃太淸三十九式最見威力的殺着之一，兪施主怎麼也會此式?」

兪劍峯不答，他緩緩道：「前輩還未回答小可的問題。」

天機和尙不假思索，道：「用長橋臥波閃避!」

兪劍峯道：「前輩使出『長橋臥波』，想必是一種潛意識的本能，但設若前輩蒙住雙眼，小可改出一式『星流彗掃』直取你氣海與喉結——」

天機和尙道：「在此等情勢下，老衲只有踏子門，走偏宮，身形右傾或左傾……」

說到這裏，他突然想起一事，面色登

時由灰而白。

俞劍峯不住頷首道：「這就是了！這就是了！身形右傾或左傾……」

天機和尚忍不住道：「俞施主是指那轎輿……」

俞劍峯正色道：「那轎輿與彩燈自旋，鋼針陡發，想暗算的原來正是前輩，好一式『星流彗掃』，向左向右皆無法倖免！」

天機和尚不知不覺已是汗流浹背，楞楞不能作聲。

良久，天機始道：「只是俞施主怎生得知，自轎內發出的暗器手法會是崑崙太清三十九式的流星彗掃？」

俞劍峯道：「前輩忘了小可曾身受浮雲大師之教誨。」

天機和尚若有所悟地「哦」了一聲，俞劍峯望了四名紅衫少女一眼，又道：「毋怪這四位姑娘一再相阻小可出手掀簾，敢情設下此計之人，早已算定前輩臨危之際，將會如何閃避，那人不但心密如絲，而且對前輩的身法也瞭若掌指……」

天機和尚搖搖頭道：「不可能，外人怎會熟語敝派絕傳……」

俞劍峯雙目突露異光，道：「此事只有一解：那設此毒計之人便是……便是……」

天機和尚道：「俞施主有何高見？」

俞劍峯道：「小可妄加推測，那設此毒計者除貴派之人外，再不能有第三者了！」

天機和尚怦然心動，道：「俞施主的意思是：本派出了內……內奸？」

俞劍峯重重的點了一下頭，殿內崑崙衆僧盡皆變顏，但却有人說話。

這時候，殿外倏地傳來一陣凌亂的足步聲，有人喊道：「火！火！寶塔起火了！」

喊聲裏，一名僧人匆匆忙忙的掠進來，却是那奉命防守寶塔的心瀰和尚。

那心瀰和尚入殿後，視線自紅衫少女四人及殿角那乘轎輿掃過，最後對着天機和尚欠身道：「心瀰無能，寶塔竟遭回祿之災……」

天機和尚長眉一皺，道：「心瀰，可是你在外頭呼喊？」

心瀰和尚默然，天機復道：「心瀰，你一向冷靜持重，今夕怎地一反常態，須知寶塔起火事小，但若倉惶失措，窮呼瞎喊，便影響到派內千百名弟子的心神了。」

心瀰和尚垂首道：「是弟子一時焦急，致失常態，掌門恕宥。」

天機和尚道：「擇要而說，寶塔是如何失火的？」

心瀰和尚道：「事由那乘轎輿而起，在弟子和九名塵字輩弟子嚴戒之下，轎中陡然噴出無數火焰，着物立燃，弟子等急忙救火，又吃那四名綠衫女子橫加阻撓，一時火勢熊熊，演成無可收拾之局，塵字輩九名弟子也……也葬身火窟……」

天機和尚雙目盡赤，沉聲道：「又犧牲了九名弟子？火勢既是無法救得，便應退出，為何白白以身殉葬？」

心瀰和尚期期艾艾道：「斯時局面混亂異常，弟子又被敵人纏住，一時來不及招呼……」

天機和尚長歎一聲道：「老衲之咎……老衲之咎……」

心瀰和尚道：「目下火勢未熄，掌門可往現場一瞧？」

天機和尚微一頷首，正欲舉步，俞劍峯適時出聲道：「前輩且住，小可有一言奉告——」

天機和尚轉過首來，俞劍峯不待天機開口，續道：「寶塔已經毀了，前輩事後出去察看，非但於事無補，而且正中敵人之計！」

心瀰和尚插口道：「這位施主說些什麼？」

俞劍峯道：「小可說：貴派掌教若離開內殿，便中了敵人聲東擊西之計！」

心瀰和尚面色霍變，迅疾回復常態，一旁的太平道長道：「俞施主說得極有道理，貧道之心戚戚焉。」

心瀰和尚道：「何以見得？」

俞劍峯道：「只因敵人的全部陰謀就在內殿這乘轎輿上！」

此言一出，不但心瀰變色，四女動容，就是殿內其餘諸人內心也為之大震。

太平道長道：「貧道也是此意。」

心瀰和尚道：「抬入寶塔的轎輿既能噴出火焰，有了前車之鑒，只要備下砂石泉水等救火之物，到時便不會措手不及了……」

俞劍峯搖頭道：「聽似有理，其實不然。」

心瀰和尚譏笑道：「今夜之局，不知是由誰主持？」

天機和尚擺手道：「聽俞施主說下去。」

俞劍峯道：「小可管見，寶塔中那乘轎輿噴火燃燒，只是用以擾人耳目，至於內殿這一乘，怕不就這麼簡單了……」

心瀰和尚冷笑道：「俞施主似是無所不知……」

那四名紅衫少女之一道：「的是不簡單，小女子們千里迢迢自銀川護送此轎到達這裏，若是簡單，還值得如此費事麼？」

說着，婀娜前行數步，伸出潔如白玉的纖手，緩緩掀開轎簾——

衆人懸着一顆忐忑的心，運足目力往轎內望看，在昏黯燈光下，隱約現出一張白髮蒼蒼，嚴肅出塵的面孔！

心瀰和尚倏地高聲呼道：「浮雲掌教？……浮雲掌教猶在人世！」

轎中那一張面孔，俞劍峯在銀川是見過的，正是浮雲大師的面容，但心瀰和尚儘管高聲呼喊，兩眼却直瞪着殿門，衆人不覺循着他的視線望去，登時都被驚駭得呆住了——

俞劍峯但見殿門上，不知何時已立着一個身穿僧袍，足踏芒鞋，白髮鬖然的老僧，這老僧的容態和轎中那張面孔竟完全沒有兩樣，他不是浮雲大師是誰？

衆人激動的一顆心都要跳到口腔了，那心瀰和尚不住放聲高喊：「是浮雲掌教！浮雲掌教回來了……」

俞劍峯望了那表現得過份興奮的心瀰和尚一眼，心念一動，想說什麼却忍了下來。

那天機和尚本有些猶豫，但經心瀰這一呼嚷，便不由他不相信了，喃喃道：「師父……師父……」

心瀰和尚冷哼道：「心瀰只道天機師兄戀棧這掌教之位，是以連師父也不敢相認了。」

言詞甚是尖刻，而且已改口稱天機為「師兄」，言下之意已認定那位立在殿門的是「浮雲掌教」了。

天機和尚此刻之神智已迷亂到無以復加，是以心瀰和尚的話連一句也沒有聽進去，只是一會望望殿門，一會又望望轎輿發楞。

終於，立在殿門的「浮雲大師」開了口：「天機——」

天機和尚渾身一顫，結結巴巴道：「師父，是，是您麼？」

此刻，轎旁鑲着的琉璃小燈蕊爆了一下，光線一亮，衆人瞧見轎中那「浮雲大師」也是穿着一襲僧袍，端端正正坐在轎中。

天機和尚駭然道：「這，這是怎麼一回事？」

太平道長趨步至天機和尚身側，低聲道：「道長毋忘在內室所卜之卦。」

天機和尚像被提醒了什麼似的，吶吶道：「難道轎內之人竟會是個……」

「死屍」兩字猶未出口，殿門上已傳來一聲：「阿彌陀佛——」

佛號聲外，那殿門上的「浮雲大師」徐徐走至轎輿門，手指轎內那一動也不動的「浮雲大師」說：「這是老衲的浮彫石像——」

愈劍峯聽到「石像」兩個字，內心一震，他在暗地裏狂呼道：「沒有錯！就是這話兒了！」

他舉步上前，朝「浮雲大師」欠身道：「前輩可還記得小可？」

那「浮雲大師」打量了一眼，晶瞳內掠過一絲異采，說道：「自然記得，自然記得。」

愈劍峯道：「當日在荒山野屋別後，只道已是永訣，不想今夜又得重瞻前輩風采？」

「浮雲大師」乾咳一聲，道：「世人皆以為老衲已死，而老衲幾乎也不能相信自已身歷大劫之餘，竟能保得殘生……」

太平道長一抖道袍，朝「浮雲大師」一禮，道：「大師無恙歸來，誠為崑崙之幸，不知家師……家師……」

「浮雲大師」截口道：「令師無為道長確已去世！」

太平道長神情一黯，那「浮雲大師」又道：「說來不勝痛心，昔日五大門派掌教，包括老衲在內，身中那不知名的紅袍人牽機毒，那毒物端的是其毒無比，以老衲五人那等功力，竟然無能自救，老衲也隨之不醒人事……」

說到這裏唏噓一聲，續道：「不知過了多少時候，老衲悠悠醒轉，見左腹之下鮮血不斷汩汩滲出，想來是被紅袍人以利劍所刺，再回顧其他五人，腹間傷口血液凝固，却都早已氣絕身死，斯時老衲百思不得其解，不斷自問：「六個人同時中毒，同受劍刺，為何老衲能夠僅以身免？……」

久未開口的愈劍峯突然插嘴道：「大師想通了沒有？」

「浮雲大師」道：「老衲苦思良久，終於悟出一點道理，原來老衲幼承師教，以前曾習過一種獨門神功——」

天機和尚倏地失聲呼道：「崑崙無相神功？師父您……您將他練成了？怎地從沒聽您提起過？……」

「浮雲大師」不答，頓一頓道：「這無相神功乃本門絕傳，是時老衲身處危境，不知不覺已將神功運起，後來昏死過去，但毒物的蔓延已被遏住，是以，終得調息而生。」

驚嘆之聲此起彼落，「浮雲大師」續道：「老衲自思，毒物雖被逼住，但必須尋得安全之所好好調息，運功將其逼出體外，遂忍痛離開茅屋，偶在道上遇到一樵夫，被延進其家……」

天機和尚期期艾艾道：「那麼轎中這石……石像……」

「浮雲大師」道：「老衲在樵夫家中調養數日，那樵夫偶窺老衲運功，又聞老衲來自崑崙聖山，竟驚為神人，老衲百口莫辯。樵夫經常往來銀川賣薪木，將此事透露出去，銀川千百善男信女堅欲為老衲鑄一石像，送至崑崙……」

他一口氣說到這裏，大家聽得入神了，忽然一道冷冷的語聲響起：「編得好！編得妙！編得動人之極！」

大夥兒都猛可吃了一驚，循聲而望，見說的竟然是個少年！

「浮雲大師」身軀有似旋風一般轉了過來，沉聲道：「愈施主是說老衲麼？」

愈劍峯淡淡道：「不錯！」

他口出驚人之語，殿內衆人都被唬得目瞪口呆，天機和尚出聲道：「愈施主，你……」

那「浮雲大師」打斷天機的話，道：「老衲願聞愈施主弦外之音？」

愈劍峯：「還有誰沒聽明白麼？這一切是假的！」

「浮雲大師」怔了一怔，瞬即笑道：「愈施主你是說笑了，但在這等場合說笑，是否有點不合時宜？」

愈劍峯冷然道：「愈某西來崑崙，有幸遇上一個編故事的能手，哈，當眞是天衣無縫，無懈可擊……」

「浮雲大師」面上毫無表情，道：「別再胡說了，老衲……」

說話間，雙目有意無意的瞥了一旁的心瀰和尚一眼，那心瀰和尚陡地大喝一聲，說道：「愈施主出言辱及本派掌教，貧僧第一個不能忍耐！」

愈劍峯道：「大師當然無法忍耐，只因……」

語猶未盡，那心瀰和尚又是一聲呼喝，搶着說道：「愈施主是故意搗亂來了，看鏟！」

他自身旁一名僧人手中奪過一把方便鏟，「虎」地往愈劍峯頭頂擊去，這一鏟若給砸中，怕不腦破血流。

愈劍峯矮步進身，翻掌進擊，那心瀰大師一鏟立即變了個方位，攔腰橫掃過來，鏟上毫無風聲，攻入掌圈之後，鏟風才呼嘯湧出。

愈劍峯衣袂飄拂不已，「啦」一聲，

他左手疾出，迅如電光火石的抓住了對方的方便鏟，用力一扭。

這一招乃是崑崙「太淸三十九式」中「盤馬擒拏」的一記妙着，當日曾身受浮雲大師教益，是以使來熟習異常，心彌和尚見對方伸手奪鏟，發勁一滑，鏟頭登時偏開，擦身而過。

心彌和尚雙眉一聳，神態威猛非常，手中方便鏟一收一放，頃忽間分擊了對方五處穴道。

兪劍峯見心彌出鏟迅速，氣勢非凡，暗喝了聲「好鏟法！」晃身退開五六步，心彌和尚揮鏟追擊，接着鏟勢橫移，封住對方退路。

刹那間心彌和尚已搶攻了十多招，使的居然也是「太淸三十九式」。

兪劍峯心念微動，那天機和尚在旁喝道：「心彌住手。」

心彌和尚置若未聞，方便鏟一抽一送，翻到上方，挾着一道奔雷巨響，朝對方當頭疾落。

足跟運勁，倒旋而進，「轟」一響，心彌一鏟自他身側掃過，砸在地上，石磚登時裂開一大塊。

兪劍峯乘機又是一個旋身，翻掌之際，連發三招，那心彌和尚應變好快，身形幾乎和兪劍峯同時轉回，方便鏟縱擊橫掃，將對方三掌悉數封回。

緊接着他手中大鏟一掄，化爲漫天鏟影，一忽裏，「嗚嗚」之聲大作，兪劍峯低呼一聲，雙手往外一甩，身子借勢摔倒地面，貼地仰臥，方便鏟呼地自他肚皮上掃過。

又是一式「鐵板橋」！兪劍峯雙足一蹬，躍身而起，沉聲道：「『星流慧掃』！『星流慧掃』！兪劍峯明白了……」

心彌和尚一愕，道：「明白什麼？」

兪劍峯：「兪某就是等你施出這一手『星流慧掃』，方才那轎輿……」

心彌和尚神色霍變，截口說道：「兪施主還有什麼陰謀圈套，你就一併耍出來吧！」

這時「浮雲大師」輕咳一聲，打斷兩人的談話，面朝天機和尚道：「天機，眼下有多少本門弟子在殿中？」

天機和尚囁嚅道：「塵字輩八十名，巽字輩一百二十名，慧字輩一百名。」

「浮雲大師」頷首道：「嗯嗯，一共三百名，餘下四百名又在何處？」

天機和尚道：「他……他們分派在樓內外把風……」

「浮雲大師」道：「火速傳令他們到內殿集合，老衲要對本門全體弟子說話……快！」

天機和尚猶豫道：「這……這……」

「浮雲大師」怒道：「怎樣？爲師之令你竟敢不從？」

天機和尚道：「弟子不敢。」

語罷，就要轉身而出，兪劍峯高聲道：「前輩不用費事，若將貴派全體門人盡調入殿，便予敵人以可乘之機……」

天機和尚足步一頓，那「浮雲大師」冷冷道：「兪施主對本派之事，干涉得還不夠多麼？」

兪劍峯聳聳肩，道：「本派？閣下隸屬何派？恕兪某孤陋寡聞——」

「浮雲大師」怒極笑道：「兪施主是有心找事的，適才你說予敵人以可乘之機是何意思？」

兪劍峯：「閣下是明白人，天機掌教若盡調崑崙子弟入殿，不但防衛空虛，而且便利了閣下一網打盡……」

「浮雲大師」似乎又吃一驚，恚道：「兪施主口發夢囈，老衲完全不懂。」

兪劍峯哼了一下，道：「閣下不必費唇舌了，只因……只因兪某已知閣下是何許人也！」

「浮雲大師」哂然道：「老衲浮雲，只是數月不見，却不料兪施主憶性如是之差。」

兪劍峯哼道：「姓兪的，你還要裝下去麼？」

這「姓兪的」三字如天雷霹靂倏起，那「浮雲大師」一連倒退了三步，瞪目道：「兪施主……老衲——好！好！到底還是被你認出來了，兪劍峯！你好厲害的眼光！」

他往臉上一摸，往身上一撕一揚，立刻露出一張僵硬刻板的面孔，及一身血紅色的長袍，那紅色透着一種說不出的陰惡氣味！

在場諸人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那天機和尚面色倏變，刹時只覺如夢方醒，恍然悟道：「原來——原來是你！」

衆人都被這突然變嚇得不知所措，那紅袍人突然大笑一聲，衝着兪劍峯道：「老夫處心積慮每做一事，都遭你橫加破壞，小子！你是陰魂不散了！」

兪劍峯說道：「閣下的易容之術，堪稱獨步天下，浮雲前輩眞個在你的身上被演活了，只是，天網恢恢，那轎輿中的石像……」

紅袍人道：「知道石像秘密的而又與老夫敵對的只你一個，果然你是自石像聯想到老夫身上，嘿，當日在竹篁中，老夫委實應該將你一掌擊斃！」

兪劍峯道：「今夜閣下有機會的，惜乎你在轎中置下『星流慧掃』毒針，用來暗算天機掌教，未免操之過急，這是閣下計劃中的一大敗筆，那心彌……」

正說間，大殿內外陡然响亮起「鐺」「鐺」鐘聲，衆人身子齊地一震，太平道長脫口呼道：「有警——」

鐘鳴愈趨急驟，在一陣淩亂的足步聲中，一個全身浴血的中年僧人跌跌撞撞的奔進來，嘶聲喊道：「來……敵……已……闖……入……三層……殿……」

「叭」一響，他身子翻倒殿門上，再也無法出聲了。

那紅袍人突然大吼一響：「快——快出手！」

心彌和尚聞聲身形猛地一弓，雙掌閃電一抬，對着五步之外的天機和尚直擊而出！

這一式快捷得簡直令人無法瞧淸，天機和尚背對心彌，做夢也想不到心彌會突施暗襲，他來不及回轉身子，心彌掌勁已逼到他的背宮之上！

驀然之間，一聲銳響，尋丈之外的兪劍峯一步飛躍而出，他身軀猶在空中，天機和尚已運氣挺背，硬受了心彌一掌。

天機和尚被震退三步，正覺血氣震盪

，突然背上又是一股蓋世掌力壓下，那紅袍人已是繼心瀰之後出手偷襲，動作之快，簡直分不出先後。

這一忽俞劍峯已掠到近處，他前身一撲，雙掌齊擧，發出了一十二成內力，那股掌風急奔而過，紅袍人只覺右腕一麻，急忙撤掌閃身，一連退了三四步才停下足來。

心瀰和尚和紅袍人相繼暗算，的確大出在場諸人意外，天機和尚强將一口翻騰的血氣壓下，回首大吼道：「心瀰，你……你狠心狗肺……」

太平道長一縱而前道：「背叛師門，向爲武林同道所不齒，心瀰道友，你大錯已成！」

心瀰和尚偷襲不成，反而露出狠厲之色，道：「不用多說了，天下有何人甘心爲叛逆？心瀰……」

他視線偶然觸及紅袍人那可怕的眼光，不由立時將下面的話硬吞了回去。

俞劍峯將一切動態收在眼裏，暗暗納悶道：「聽心瀰口氣，似是被逼而爲，難道他有什麼把柄落在那紅袍人的手裏，致爲他所脅迫？」

殿內崑崙弟子見掌門被襲，早有數十名上前將紅袍人、心瀰和尚及四個紅衫少女團團圍住。

俞劍峯百忙中抽暇去打量置於轎中的石像，只見像上神容浮雕得神采飛揚，尤以那對眉眼生氣栩栩，呼之欲出，若不加細觀，誰也不會發覺竟是一尊石像。

顏眞卿緩緩走至俞劍峯身側，天機大師突然開口道：「又是誰來啦？」

俞劍峯一怔，心知自己心神貫注於石像之上，耳目居然失聰，抬眼一望，果見黑影連閃，殿門上已並排立着兩人！

只見左邊的身着一襲黑衫，年紀在二十上下，右邊的已在三旬左右，體格十分魁梧，這兩人俞劍峯都入眼識得，正是紅袍人之徒，陸三思和寇中原。

紅袍人目睹兩徒出現，問道：「一切都處置停當了？」

那寇中原頷首道：「崑崙僧衆已除去泰半，七座閣樓悉數焚燬……」

天機和尚只聽得雙目盡赤，「哇」地吐出了一口鮮血，厲吼道：「劫數……劫數……」

紅袍人眼中掠過一絲殘忍之色，復道：「其餘的人呢？」

寇中原道：「已在約定之處會合，只等師父到臨……」

紅袍人倏地高聲道：「時限已屆！快退！」

聲音猶在衆人耳際縈迴，便已發動了攻擊，只見他右掌一沉，斜劈了出去，一名僧人應掌飛開丈許之外，當場斃命。

衆僧紛紛圍上，天機和尚連忙下令發動陣法，一時梵唱聲起，滿殿人影飛閃。

那四名紅衫少女長袖飛舞，在大陣威力欲發未發之際，已迅施辣手，一口氣又擊飛了數個僧人。

崑崙大陣次漸縮緊，那紅袍人在陣圈中縱橫往來，風聲勁厲無匹，僧人又接二連三的倒下了十五名。

這一邊戰火已燃，寇中原與陸三思竟在殿門上負手靜立，並未加入陣參戰。

而俞劍峯仍然在用心觀察轎中那座石像，他已隱隱覺得，那紅袍人所有的陰謀禍心就聚集在「浮雲大師」的浮雕石像上了！

那紅袍人顧盼間連殺數十僧人，僧衆均爲之駭然不已，只聽他口發豪語道：「老夫要走便走，其誰能擋！」

他雙掌運足內力逆拍向後，身後四名僧人登時摔開老遠，屍橫於地。

但崑崙大陣並未因此渙散，戒刀、禪杖從四面八方捲到，衆僧擧手投足間也配合得十分貼切，顯經訓練有素。

天機和尚清嘯一聲，飛身一縱便欲入陣擋住那紅袍人的凌厲攻勢，使衆僧能放手對付心瀰與紅衫少女，如此一來，整個局勢便可扭轉改觀。但紅袍人拏準時刻，口中喝了一聲「起」，身子一躍而起，有似脫弦之箭向前疾射。

同一忽裏，天機和尚已然縱到，那紅袍人頭都不回，右掌反打而出，掌位距離直如腦後生眼，一分不差地擊向身在半空的天機。

紅袍人一掌發難，立時激發出一股森厲殺機，强如天機，竟也感到情怯，去勢一窒，剎時只見一團紅色的影子自衆僧頭上掠過，其捷有如電掣，緊接着四名紅衫少女與心瀰和尚相繼躍起。

俞劍峯及太平道長一看要糟，異口同聲喝道：「那裏走——」

喝聲中雙雙掠起，自紅袍人左右兩方夾擊合圍，但紅袍人一身神功委實出神入化，對手兩人招猶未出，他陡然搶先出手，雙掌並出，去勢凶毒無比，乍看之下似是情急拚命，其實狠厲詭變，較諸他方才在陣內所施掌法尤有過之！

而且他身在空中，提攜眞氣之餘，連出數掌，居然全無氣衰力竭之象，更是以令人不解。

俞劍峯前掠之勢甚猛，已不遑推究對方這兩掌之奧妙，他擧掌當胸一推，森森颷風湧捲出去，另一邊，太平道長也發出一記武當「鎮山神掌」。

「蓬」「蓬」兩大響過處，俞劍峯與太平道長身形分向左右兩方斜飛，同時落地，只見太平道長面色森然，急急吸了一口長氣。

反觀紅袍人身形略一搖擺，又向前衝出了幾尺，堪堪到了殿門之前，身軀一大迴旋，步履有若行雲流水，到最後簡直成了一片模糊的影子！

殿內一衆高手何等眼力，竟只瞧到了一抹紅影自殿門一閃而過，四名紅衫少女及心瀰和尚隨後掠出，寇中原、陸三思掠後，竟是無人能阻。

殿內諸人相顧駭然，每一個人心中都有一句話欲吐未吐：「啊！世上竟有這等輕功？」

俞劍峯腦際念轉，忽有所悟，他視線迅速掃過轎中石像，已然省得那紅袍人所以忽忽撤退的緣故，洪聲道：「前輩，請速令貴派弟子退出本殿！」

他判斷雖速，然而已遲了一步，只聞外面吆呼聲起，早有十名勁裝大漢合力抬着一隻巨大石柱奔來！

俞劍峯略一動念，立即了然敵方之用意，雙掌急翻而出，當頭漢子連倒五人，

但那一干大漢反而加速衝至，只聽「轟隆」一聲巨震，殿門已經被那巨大的石柱堵住！

雖然石柱之粗可數人圍，但並未將殿門塞死，露出一道窄縫，約莫可容一個人側身擠過。

顏眞卿見狀情急呼道：「咱們被困住啦！」

衆人猶未及改變臉上神色，那轎角鑲着的三角燈蕊倏地又是一爆，一陣「軋」「軋」機括聲起！

兪劍峯放聲道：「大家貼近牆壁站住，不要胡亂移動位置！」

崑崙衆僧齊然注視天機掌敎，天機揮手道：「聽兪施主的話！」

衆僧紛紛退到牆角。兪劍峯迅速走至轎前，辨出機括聲正是響自那座浮雕石像之內。

倏地，他眼前綠光一閃，石像臉上眼睛中嵌着的兩顆透明的圓球，突然自動亮了起來！

「卜」！「卜」！

隨着異響聲起，石像臉上的嘴唇一張，頓時噴出嫋嫋煙絲，不一刻便瀰漫殿內，全是五顏六色的濃厚迷霧！

一名僧人陡然驚叫一聲，露出恐怖的神情，全身不住抖顫着。

他接着又是一聲怪呼，大聲的喘着氣，雙手不停在胸前撕抓，血肉狼藉，胸衣盡碎。

接二連三又有十數名僧人倒地，身軀拚命在地上蠕動，面孔扭曲成一怪形，目中都射出一種瘋狂而又痛苦至極的顏色。

兪劍峯爲這突生的奇變所懾住，一時竟爲之驚惶無措，就在此時，他嗅出空氣中有一股怪異至極的香味，那邊，大平道長已出口喊道：「快屏住呼吸！烟內有毒！」

顧盼間又倒了數十名僧人，一個個直挺挺躺在地上，雙眼暴突，口角不住流着白沫，形狀之慘，令人不忍卒覩。

兪劍峯雖已閉氣，仍覺得目眩神迷，身軀搖搖欲墜，勉力展眼望去，但見殿內煙霧嬝繞，香霧氤氳，寒烟撲臉，冒出一絲絲寒氣！

他向顏眞卿招了招手，一齊縱至天機和尚與太平道長身前，說道：「合咱們四人之力，不知能否將當門堵塞的石柱推開呢？」

太平道長頷首道：「咱們不妨妨試一試——」

四人立好位置，八掌齊出，掌風過後，那巨大石柱居然紋風不動，四人這才發覺體內功力只存十之四五，眞是震驚駭然兼而有之。

驀地，烟霧中傳來一聲輕微的異響，凝神聽去，那異響也像是來自極爲遙遠的地方！

不可捉摸的異響在飄飛的七彩香霧中傳出，給殿內籠罩上一層神秘邪異的氣氛！

顏眞卿雙手如冰，緊緊握住兪劍峯手腕，顫聲道：「大……兪兄……小弟心虛得緊……」

兪劍峯只覺這位「顏兄弟」的雙手嫩滑纖長，眞與女人的柔荑無異，不由暗自納罕，一時間神思恍忽，忘却了周遭的危境。

顏眞卿忽然有所警覺，偷偷看了兪劍峯一眼，縮回雙手。

彩煙搖曳，衆人的瞳孔裏突然映出了一幕景像——

只見一道迷霧在轎前昇起，彩色煙霧交互盤繞，朦朦朧朧中，似有無數張牙舞牙的怪獸對衆人撲來！

衆僧幾經變故，心力交瘁，再目睹這似是而非的幻象，不禁大受刺激，早有不少僧人出聲驚呼，昏死於地。

天機和尚一掌拍出，挾着一道颼風，彩雲應掌四下飛散，幻象盡失。

「卜」「卜」「卜」！

石像眼中的晶珠又亮，兪劍峯正自提神戒備，忽見石像「呼」地自動躍出轎輿，朝前一縱一跳，它每跳出一步，便發出雷霆霹靂一般的巨響！

顏眞卿好奇心動，偎近兪劍峯身側問道：「兪兄，這尊石像好生古怪……」

兪劍峯沉吟道：「想是石像體內裝有機簧，能自動控制操縱……」

話未說完，陡覺眼前金光閃爍，漫天暗器自石像身上發出！

兪劍峯一翻掌，運起內勁呼呼揮了幾個大圈，暗器紛紛墜地。那石像繼續向前縱跳，擦擦之聲復起，幾乎是毫無暇隙的射出一隻隻三角形狀鋼釘，接着「砰」「砰」數響，已有數名僧人應釘飛開，倒地斃命。

慘呼之聲，此起彼落，這些被鋼釘擊中的人，無一不是被釘穿腦骨，血髓濺撒，屍橫就地！

死狀之慘，人寰罕覩。

石像有規律的跳躍，每距五尺縱出一步，穿梭於衆僧之間，鋼釘橫飛掃擊之際，風聲勁銳無匹，當者無不披靡！

陣陣慘號聲中，只傳出天機和尚的喃喃佛號：「我佛慈悲……我佛慈悲……」

兪劍峯觸目心驚，他大吼一聲，一掌覷準石像前縱的方位擊出，掌風過處，那尊石像竟是安然無損。

衆僧一時亂了手脚，滿殿人影亂閃，石像縱跳間，鋼釘如星飛雷漩，晃眼又擊飛了多名僧人！

「卜」「卜」「卜」「卜」！

石像晶瞳再亮，兪劍峯心知又有變故，猶未及推度，那尊石像倏地一改前縱之勢，繞殿不住旋轉，石像面上五孔金星亂冒，射出一排排的薄葉飛刀，分向四面八方捲掃而散。

天機和尚目皆欲裂，大喝道：「莫自慌亂！冷靜閃避始可保身……」

薄葉飛刀嗚嗚橫飛出去，令人防不勝防，擊中數僧的胸口，刮下一片片血肉，鮮血淌滿了一地！

兪劍峯無論如何也想不到這尊石像居然厲害如斯，毋怪那紅袍人處心積慮，不許有關石像的秘密洩漏出去，多番欲殺自己滅口，但目下自已雖然知曉石像之秘，却祇有怔怔的瞧着衆僧傷的傷，死的死，而束手無策。

突聞身側的顏眞卿尖叫了一聲「哎喲」，「碰」地摔倒於地！

兪劍峯猛可一驚，脫口呼道：「顏兄

怎麼了？」

語聲未落，那尊石像就在這刻縱過他身前，早有四排薄葉飛刀破空襲來，俞劍峯手臂運勁一揮，將其掃落。

他正待哈腰下去察看，倏聞「卜」「卜」之聲又起，石像中的薄葉飛刀已然放盡，機簧一陣連響之後，忽然又自口中噴出火光熊熊的火輪！

火輪宛若匹練四下噴射，着物便燃，羣僧飽受驚擾，心智渙散，立刻有一僧身中火輪，紅色火焰直燒上身，滿地打滾慘號，情狀慘酷之極。

一時殿內火焰熊熊，燃物「劈啪」之聲不絕於耳，天機和尚與太平道長在火輪中穿梭往來撲火，但火勢並未稍歛，天機長嘆道：「天亡崑崙，哎……」

太平道長亦自唏噓道：「浮雲前輩的浮雕石像，居然毀了崑崙一脈，令師九泉有知……」

說到這裡，驀然一隻火輪遠遠射來，他頭一俯，火輪將頭上戴着的道冠掃落，燃燒起來。

俞劍峯聞言心念一動，這刻他已不暇顧到臥倒於地的顏貞卿，匆忙往飛轉中的浮雲大師石像一瞥，這一瞥便讓他瞧見了石像額上鑿有一個圓形小洞！

一霎時，他靈機一觸，默默自語道：「浮雲前輩的浮雕石像……三匠託我送至銀川承天居的木匣中所裝的『浮雲之鑰』莫不成便是可以控制這石像的鎖鑰？」

一念及此，像是從苦海中又出現一線生機了，他不遑多想，移步至天機和尚及太平道長面前，..「小可突然想起，以前曾受人交託一支銅鑰，或可將石像控制下來，但必須接近那尊石像，二位前輩請為小可掩護，遇有火輪便出掌將其掃飛。

錯非是俞劍峯這種心機深沉之人，在此等混亂場面中，絕難考慮到如此精細，而且換了他人，也一定心浮氣躁，更遑論用心尋思了。

天機、太平頷首唯唯，太平道長道：「俞施主若此時能控制石像內的機簧，仍未為太遲，否則一俟石像繼續繞轉，火勢一路延伸下去，形成一個極大的火圈，我們便插翅難飛。」

俞劍峯游目四顧，見火勢果然迅速伸延，只頃忽工夫，已形成半個大圈，當下更不多想，自懷中掏出那支小鑰，猛吸一口眞氣，身子破空而起，天機、太平在後發掌，堪堪將俞劍峯前掠時勢必碰到的火輪打飛。

呼呼然俞劍峯已射到了石像兩步之前，他身形猛可一側，如同螺絲一般在空中旋了兩圈，然後右足向上倒躍，整個身軀倒轉過來，勾住了殿上屋頂的橫樑，同時借力再將身形一轉，與石像打了個正面，犖準時刻將手上那支「浮雲之鑰」插入石像額上小孔，然後一扭一轉。

只聽得「卡擦」一響，那尊石像前進之勢登時頓住，再也無法動彈了！

俞劍峯右足一鬆，蹬地落身着地，此際他並不顯得特別興奮，只是默默在心中道：「行啦！想不到這『浮雲之鑰』竟有這般妙用……」

由此也可看出承天三匠顧慮之周詳，他們三人身受紅袍人之脅迫，鑄下這尊石像，又暗暗在石像上做了手腳，便是「浮雲之鑰」這控制機括的樞扭，三匠託俞劍峯將此鑰送至承天居，原意便是要其家人設法將石像操縱控制，免得紅袍人用來為害他人。

天機和尚着眾僧將火勢撲滅後，向俞劍峯走去，道：「多虧俞施主能及時將石像制住，否則今日之局誠是不堪設想。」

俞劍峯恍若未聞，只是怔怔地望着石像道：「這石像不知為何物所鑄，小可適才連發數掌，居然毫無損壞。」

他自囊中取出一支小刀，在石像身上一刮，這一刮便露出了一片烏黑的鋼片，敢情整個人像竟然悉為精鋼所鑄，內中按上機關樞鈕，精鋼外面抹上一層石灰，自外表觀之，儼然便是一座石像。

俞劍峯登時明白石像連受掌擊，而毫不受損的緣故，內心釋然。

放眼望見地上屍身狼藉，蔽塞殿內，如此殘酷淒慘的場面，即連俞劍峯那麼堅韌強毅之士，也為之惻然。

崑崙眾僧忙着料理殘局，太平道長正蹲在顏貞卿身側審視情狀。

俞劍峯匆匆走近，見顏貞卿仰地上，半閉着雙目，兩頰汗珠滲落，一隻薄葉飛刀深入左肩數寸，鮮血將衣服染紅了一片。

他焦急問道：「顏兄傷勢如何？」

太平道長緩緩道：「刀創之傷，想不礙事，但貧道必須將他肩上衣服撕開，拔下薄葉刀，再敷上刀創藥——俞施主請轉過身去。」

俞劍峯依言將身子轉過，心中奇道：「同是大男人，何須避嫌？太平道長未免太過拘泥。」

頃刻，太平道長已將顏貞卿刀創裹好，問道：「師弟怎地也到崑崙來了？」

顏貞卿忍痛支撐立起，道：「我——我此來是為了見一人之面……」

太平道長一怔，旋即笑道：「這人當然不會是愚兄了，哈哈，可是師弟你日前所提過之人？」

顏貞卿臉上一熱，點了一下頭，天機和尚疾步前來，說道：「殿門仍被堵住，我們必須設法將石柱移開……」

話猶未完，陡聞「蓬」地一聲巨響，當門那巨大石柱硬生生已為人推了開來。

＊ ＊ ＊

明月千里，岑少風悄悄從旅邸越牆出來，仰首望望長空的那些微微飄動的浮雲，心中忽有飄然若失之感。

他不斷在心中自問：「自家該不該去赴主母之會？赴會後又該如何自處呢？」

為了這事，他考慮了整日整夜，猶未能作決定，但是他何嘗不知自己壓根兒沒有不去赴會的理由，因之這般猶豫只不過是徒增困擾罷了。

終於，岑少風來到了郊外的白馬寺。

在夜色籠罩下的這座古寺，是那麼的寧謐安靜，岑少風在寺外來回踱了兩圈，方始推開大門。

他舉步入廟，只見一個妙齡尼姑正在拂掃神龕香案，岑少風輕咳一聲，那尼姑並未回頭，仍然用心的做着清掃工作。

岑少風見對方分明知道有人入廟，竟不掉頭觀看，當下故意加重足步，走到龕

前說道：「請問道姑……」

那妙齡尼姑徐徐回首，望了岑少風一眼，道：「這位施主可是姓岑？」

岑少風愕了一愕，旋即點頭稱是，那妙齡尼姑道：「施主請稍候。」

說着，施施然走進偏殿，不一會，祇聽得一道悅耳的少女聲音自內傳出：「姆媽，那……那人當眞來了？」

另外一個聲音「嗯」了一下，岑少風立刻認出這聲音的主人，敢請她們母女倆正是在此寺落脚。

那老嫗和黃衫少女掀簾走出，黃衫少女見岑少風立在寺中，一對大眼睛散發出奇異動人的神采，說道：「你果然沒有爽約。」

岑少風一揖到地，喏道：「拜見主母及少主人。」

老嫗哼了一下，道：「老身當不得這等大禮。」

黃衫少女轉首朝老嫗道：「姆媽，下午您說過，那使您受到這般刻骨刮心苦痛的趙……趙鳳豪竟是我爹，難怪此人對您畢恭畢敬……」

老嫗白了她一眼，道：「嘉玲妳少開口……」

她轉向岑少風：「老身若不健忘，昨夜你自報姓名就叫岑少風是不？你幾時入趙門爲傭？」

岑少風道：「小人家貧無以爲生，淪落江湖多年，十七歲時蒙趙老爺收容。」

老嫗道：「既爲趙家之傭，趙鳳豪何以又傳你武功？」

岑少風道：「小人常見趙老爺子練功，耳習目染，不覺對武事發生興趣，一天晚上小人正在房中偷練劈空掌力，爲趙老爺撞見，是晚主人就正式傳我武功。」

老嫗忽然沉下面孔道：「岑少風，你入趙門爲傭，該不是爲了要偷招吧！」

這「偷招」兩字，像一把悶棍狠狠擊在岑少風心上，刹時他湧起了一種被侮辱的感覺，說道：「主母如果認爲小人是這種人物，小人再出口自辯亦無用處。」

他一偏首，發見黃衫少女嘉玲那動人的美目正投視在自己身上，從這目光中，岑少風隱隱覺出，對方居然能夠相信自己的眞摯坦誠，不禁熱血沸騰。

老嫗道：「老身閱人已多，何嘗無知人之明，適才故意拏話激你一激。」

岑少風道：「小人愚拙，不明主母之意。」

老嫗道：「先說你爲何口口聲聲以傭人自稱，可是因自己貧窮無行，便自己菲薄？」

岑少風昂然道：「窮祇要窮得硬朗，傭人又何賤之有？」

老嫗頷首道：「你能說這話最好，值得做玲兒的敵手！」

岑少風心中一震，道：「小人並不是爲……爲此而來……」

老嫗沉聲道：「岑少風，你入趙門多年，有關老身與趙鳳豪間之事，你主人大約是說過了？」

岑少風道：「趙老爺子曾多次提及此事。」

老嫗厲聲道：「既是如此，你還不準備動手！」

岑少風惶恐道：「主母是要陷小人於不義了！」

老嫗大怒道：「說！老身自離開趙家伊始，與趙鳳豪之關係已兩相斷絕，今日你只要將老身及玲兒視做陌路人可也！」

岑少風道：「小人聽人說過，親者毋失其爲親也，故者毋失其爲故也。」

老嫗恚道：「你這是在教訓老身？」

岑少風道：「小人不敢，但若主母能與趙老爺子重修舊好，又何啻少風一人之幸。」

老嫗冷哼道：「重修舊好？說得多動聽，玲兒，進房將爲娘之淥水琴拏來！」

岑少風聽到「淥水琴」，猛然一驚，暗忖道：「傳聞淥水琴乃上古奇寶，主母是如何得到它的？」

嘉玲應了一聲，正待轉身步入，只聞一道冰冷的語聲自後響起：「貧尼已爲你拏出來了！」

岑少風循聲望去，但見先時他曾見過的妙齡女尼就立身在神龕之後，手上提着一隻檀木琴。

他心念一動，暗想：這年輕女尼來到殿裡，居然毫無聲息，自己猶懵然不知，難道這女尼也是武林中人？

嘉玲移步趨前，朝女尼道：「有謝代勞。」

她自女尼手中取過那隻檀木琴，那老嫗衝着岑少風道：「今晚你在較技上能贏得過玲兒，老身與趙鳳豪的死約便一筆勾消，否則……」

嘉玲睇了岑少風一眼，輕聲接口道：「請聽一闋『瀚海雁飛』曲。」

她即地盤膝而坐，撫琴彈將起來，檀木琴叮叮地發出幾聲音律，絃聲極是幽深細弱，饒富韻味，但過了一小節起音，忽然中途頓住。

岑少風心知對方是要藉琴韻來考較自己的內功及定力，當下暗暗凝神提氣，運起內功來，隨時準備與琴音對抗。

嘉玲繼續撫彈，先撥動五音中最低的商弦，然後拂起清高的角音和羽音。

繼續再彈二十有六拍，開始絃音甚是優美動人，飄洒有若迸泉，幽細有若濺珠，當眞是深松竊聽來妖精，言遲更速皆應手。

大絃嘈嘈如急雨，小絃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綜錯彈，那撫琴的嘉玲頭上已微微見汗，敢情這種彈法耗力甚巨，最傷元氣。

漸漸琴聲中透出一種怪異的力量，岑少風自然而然運功相抗，但那種怪異的力量似乎有增無減。

琴音在三十九拍後戛然而斷，岑少風突然覺得有些難耐。

嘉玲雙手轉軸，重自角絃拉起，琴音與方才大異，轉爲淒寂冷怨之調。

瑟瑟哀怨琴音，將一幅原野蒼蒼，大漠陰沉的蕭索景象在無形中繪了出來，足以使遠客思鄉淚垂，旁鄰聞者嘆息。

過了數十餘拍之後，聲調又自一變，改爲戰鼓殺伐之聲，嘉玲此時已用上全身感情，雙手挑動，只覺此音宛若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槍鳴！

在琴音的高潮中，突然中止，有若斷帛一聲，擊在人的心田上。（**未完・廿一**）